

前漢演義

前漢演義

第一回 高祖置酒論三傑 婁敬建策都關中

話說漢高祖皇帝自滅項羽。經諸侯王王時稱各國之擁戴於漢五

年二月甲午日。即帝位於汜陽。陶今山東定命諸侯王各罷兵歸國。

此時天下半為封建。半為郡縣。封建之中。諸侯王凡有八國。即楚

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長沙王吳芮、趙王張耳、燕

王臧荼、閩越王無諸是也。其餘土地皆為郡縣。屬於天子。惟有南

粵一處。現為趙陀所據。尚未歸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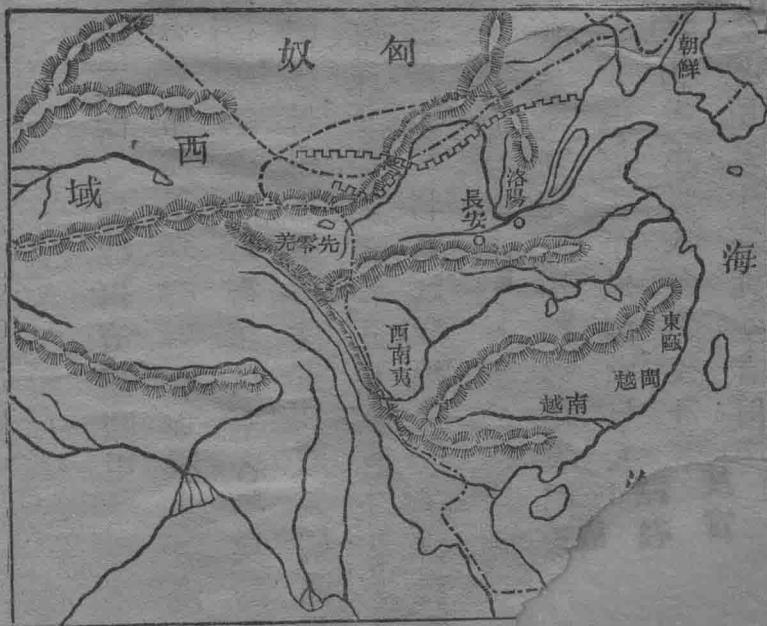
高祖定都洛陽。洛今河南因值天下新定。政事繁多。中有兩事。宜一

緊要。第一是招集流亡。第二是遣散士卒。只因當日人

政暴虐。不堪其苦。後來楚漢相爭。至於八年之久。壯者將約。明皆

老弱死於流亡。死亡無數。大兵所過。十室九空。有財竭。我所以得

宅。逃入山谷。自築堡寨。以避寇盜。一班貧苦小民。強壯者流為強徒。到處搶掠。老弱者不得衣食。皆轉賣為人奴婢。真是流離顛沛。滿目荒涼。高祖乃下詔各郡縣。飭官吏妥為招撫。使其各歸故里。原有田宅。仍舊給還。俾得安生。官吏等務須詳細曉諭。不可輕用笞辱。其因貧賣身為



疆域圖

人奴婢者。一律免爲庶人。許其還家完聚。此詔既下。地方官奉命辦理。於是人民得各謀職業。畧有生氣。各處城邑。人烟亦逐漸興盛。至於從軍士卒。分別賞賜爵邑。遣其各自歸家。盡免本身家族租稅力役。此二事皆已辦完。又命有司將歷來隨從征戰之武將文臣。各按所立功勞。並所取得城邑。所獲將士。分別議功。以便封賞。

高祖因這幾件大事。忙了數月。直至夏五月。諸務漸清。稍得閒暇。特在洛陽南宮。大宴羣臣。慶賀成功。高祖先對羣臣道。諸君隨我攻秦滅楚。勞苦數年。助成帝業。今日宴會。君臣同樂。各皆盡量一醉。羣臣奉命。歡呼痛飲。

高祖飲至半酣。對衆說道。朕今欲發一問。先與列侯諸將約明。皆須直言對答。不得隱瞞。羣臣同聲應諾。高祖方始問道。我所以得



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二者皆必有個原因。試問其原因爲何。羣臣見問。各自俯首尋思。少頃。高起王陵起身答道。陛下平日待人輕慢。項羽待人恭敬。然陛下使人攻取城池。每得一地。卽以封與其人。能與天下同利。項

羽生性妒賢忌能。遇有戰勝。不肯錄人之功。攻得城邑。不肯封賞將士。所以失天下。高祖聽了。便將二人之語徧問羣臣。是否意見相同。羣臣盡皆道是。

高祖方對二人道。汝知其一。不知其二。待吾細細說明。因飲了一杯酒。說道。據我看來。天下得失。第一關係。在於能否用得其人。吾有三人。皆具奇特之才。吾所不及。諸君知之否。羣臣皆答不知。高祖道。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供給軍餉。接濟前敵。吾不如蕭何。統百萬之兵。有戰必勝。有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皆人中之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得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所敗。

羣臣起先未聞高祖說出三人名字。在座一班武將。如曹參。樊噲。諸人。心想自己定然有分。及至聽到三人名字。除韓信一人外。蕭

何張良。不過文臣謀士。竟與韓信並列。實出衆人意料之外。各人腹中暗自評論。大抵說高祖偏愛二人。要想重加爵賞。只因二人平日並無戰功。恐諸將不服。故特加稱贊。以爲將來封爵地步。但礙著是皇帝所說之語。不敢辯駁。只得外面假作心悅誠服。一齊同聲道是。後人因此遂稱張良蕭何韓信爲三傑。

此次南宮宴會。韓信已到楚國爲王。蕭何尙在關中。惟有張良一人在座。聽得高祖將他與韓信蕭何並稱。心中倒喫一驚。只因張良深知高祖心事。凡平日被他敬重之人。多半犯他疑忌。韓信爲高祖所最忌者。卽蕭何亦不能免。如今竟連類及到自己身上。安得不驚。從此張良愈加謹慎。非遇高祖詢問。不肯多言。常日藉口多病。閉門靜養。只因他見機獨早。所以終得保全。

一日高祖罷朝無事。正在宮中閒坐。忽有戍卒婁敬求見。高祖便

命喚入。原來婁敬乃齊國人。此次充當兵卒。前往隴西戍守。行經洛陽。忽然想出一事。便欲面見高祖。但自顧一個平民。如何能見天子。因往訪一同鄉人姓虞。現爲將軍。託其先行介紹。虞將軍許諾。因見婁敬身穿旃衣。外披羊裘。心想此種服飾。往見天子。甚不雅觀。便自脫身上綢衣。令其更換。婁敬辭道。凡人須各安本分。應穿綢衣。便用綢衣入見。應穿旃衣。便就旃衣入見。吾乃平民。不敢更換服飾。遂脫去羊裘。單穿旃衣。見西京雜記虞將軍聽他說得有理。也不相強。於是帶同婁敬。到得宮門外。令他暫候。虞將軍先入宮中。向高祖說知。然後出來傳喚。

婁敬隨著虞將軍入宮。見過高祖。高祖先命賜他酒食。待得婁敬食完。高祖方始問他來意。婁敬見問。因說道。陛下定都洛陽。是否欲與周朝比盛。高祖道是。婁敬道。陛下取得天下。與周不同。周由

諸侯積德十餘世。至武王始爲天子。周公相成王。方營洛邑。因其地適中。諸侯便於納貢。其意在使後世子孫以德服人。不欲恃險。致養成驕奢暴虐惡習。但周公雖建洛邑。亦未遷都。後至平王。方纔東遷。周室遂弱。分裂爲二。諸侯不服。周不能制。並非德薄。乃由形勢過弱之故。今陛下崛起豐沛。滅秦勝楚。大戰七十。小戰四十。專由武力取得天下。人民遭亂。瘡痍滿目。不比成康之時。爲陛下計。不如定都關中。關中負山帶河。形勢險固。沃野千里。號爲天府。驟然有變。百萬之衆。可以立時招集。天下雖亂。堅守險要。關中之地。亦可保全。是爲上策。

高祖聽了。便命婁敬暫退。遂將此語。徧問羣臣。當日羣臣多是山

東

此山東指太行山以東

之人。貪著洛陽近便。不欲西入關中。便皆

託詞說道。周都洛陽。傳國數百年。秦都關中。不過二世卽亡。不如

學周爲是。且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_殽。陘_陘。池_池。山_山。背河面洛。險亦可恃。高祖聞言。心中疑惑不決。又將婁敬及羣臣言語詢問張良。張良道。洛陽雖有險可守。但中間平原不過數百里。田地甚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有殽函。右有隴蜀。三面據險。獨以一面東臨諸侯。天下無事。可由河渭漕運米穀。供給京師。一旦有變。發兵運餉。順流而下。甚是便利。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之說甚是。

高祖聞張良之言。意遂決定。卽日車駕西行。定都關中。因說道。首先建策定都關中之人。乃是婁敬。婁者劉也。於是賜婁敬姓爲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高祖行到關中。見咸陽地方宮室殘破。遂命蕭何就渭水之南。建築長樂未央兩宮。待宮成方始遷往。此時高祖暫在櫟陽洛陽二地往來居住。

當日各國諸侯王大抵皆高祖所立。著有功勞。惟燕王臧荼。乃項羽所立。又未曾隨從征戰。今因項羽已滅。心中不安。惟恐高祖見疑。遂於是年八月起兵叛漢。高祖聞報。親率諸將討之。不上兩月。擒獲臧荼。平定燕地。高祖便想將他素日心愛之人。立爲燕王。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平燕地盧綰封王 據海島田橫死義

話說高祖擒了臧荼。平定燕地。意中欲立盧綰爲燕王。惟因盧綰平日無甚功勞。若自出主見。立之爲王。羣臣當面雖不敢違。背地定然不服。必說我偏心。若命在朝諸臣。公同推舉。照理曹參戰功最多。料羣臣必然舉他。萬不能輪到盧綰身上。此策亦覺不妥。高祖想了許久。忽得一法。立時寫成詔書。分遣使者齎往各國。命諸侯王選擇有功之人。立爲燕王。各使者臨行之時。高祖早已當

面授意。及至行到各國。宣讀詔書已畢。各國國王見是選立燕王。自己意中。本無一定之人。遂先向使者探問高祖意思。使者與之說知。各國國王心想。無論何人。爲了燕王。與己毫無關係。既然高祖意在盧綰。樂得順旨行事。迨至各國推舉上來。都說是太尉長安侯盧綰。隨從征戰。平定天下。其功最多。應請立爲燕王。高祖於是藉口諸侯王公推下。詔立盧綰爲燕王。羣臣遂皆不敢議論。說起盧綰本與高祖同里。先是盧綰之父。與太公交好甚密。盧綰又與高祖同日出世。鄉里中人。因兩家同日生子。實是合村有喜。遂各出錢文。買了羊酒。與兩家賀喜。到得高祖盧綰年漸長成。同在一個書塾讀書。二人又甚相得。鄉里中人。見兩家父子。並皆交好。高祖又與盧綰同日生辰。甚是奇異。大家復買羊酒。送與兩家。後來高祖長成。時時鬧事。避匿他處。不敢回家。一路虧得盧綰照

應。高祖感其患難相從。因此愈加親愛。及高祖自沛起兵。縮爲賓客。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隨侍左右。高祖東擊項羽。拜盧縮爲太尉。常得出入臥內。所有飲食衣服賞賜。與衆不同。格外優異。羣臣中如蕭何曹參等。雖也是高祖舊人。深得高祖信任敬禮。若論親密寵幸。卻都不及盧縮。如今立爲燕王。在高祖算是各國諸侯王中第一信愛之人。盧縮奉命辭別高祖。自帶妻子住在燕國。高祖由燕地回到洛陽。一日偶閱列侯名冊。遂下詔盡召列侯前來洛陽。意欲面詢地方情形。誰知中有一人。名爲利幾。本是楚將。當項羽死時。利幾爲陳縣令。舉城來降。高祖封之爲潁川侯。如今聞得詔命。卻不知道各處列侯盡皆被召。以爲單單召他一人。又猜不著召他何事。反疑自己曾爲楚將。因此高祖見忌。欲加殺害。心想此去必然凶多吉少。與其束手就戮。不如舉兵反抗。或可僥

倖成功。於是遂起兵造反。高祖聞信大怒。親自帶兵來擊。那潁川小小地方。如何當得大兵。不消兩日。早將城池攻破。利幾被獲正法。

高祖回至洛陽。因利幾之事。想到楚將尙有季布鍾離昧二人。自從垓下兵敗。不肯投降。脫身逃走。至今未獲。遂下詔通飭天下。懸賞購拏。以絕後患。

又有人來報。說是齊王田橫。領衆五百餘人。逃入海島中居住。高祖聞說。心想田橫與田儋田榮兄弟三人。久據齊地。稱王。深得人心。今若不早招安。後來必致爲亂。於是立遣使者前往海島。使者至島。見了田橫。傳高祖詔命。盡赦其罪。召之來京。田橫聞命辭謝。道。臣前曾烹殺陛下使者。酈食其。今雖蒙陛下赦臣之罪。但臣聞得食其之弟酈商。現爲將軍。立有大功。臣若到來。酈商必然懷恨。

暗地設計害臣。以報其兄之仇。臣因此恐懼。不敢奉詔。

使者將言回報高祖。高祖聞說。心想田橫所慮甚是。此時酈商官拜衛尉。掌管禁兵。高祖遂將酈商召到。面諭不准報仇。又下詔道。齊王田橫。不日奉召將到。所有一行人馬從者。敢有人動其毫髮者。誅及三族。於是又遣使者持節。往召田橫。並告以詔書已下。可保無虞。儘管安心前來。如果肯來。大則爲王。小亦不失封侯之貴。偷違詔不來。卽日發兵征討。田橫奉到此詔。只得從命。隨身僅帶門客二人。隨著使者動身。沿路乘坐驛站車馬。直赴洛陽。

一日行到尸鄉驛。

在今河南西縣

例須換馬前進。田橫便託詞對使者

道。此去洛陽不遠。人臣入見天子。應須潔淨身體。以表誠敬。如今一路跋涉。受了風塵。渾身垢膩。不如在此暫住。以便洗沐。使者見田橫說得有理。只道是真。因傳令就館驛住下。

田橫避開使者。私喚二客到靜僻之處。對他說道。我從前與漢王。並皆南面稱王。如今漢王身爲天子。我乃成爲逃人。北面事之。甚是可恥。更有一層。我既殺人之兄。今又與其弟比肩同事一主。縱使其人心畏天子之詔。



不敢動我。我心豈不內愧。至漢帝所以必欲召我者。無非欲一見我之面貌而已。漢帝現在洛陽。此去不過二三十里。若斬我頭。急行三十里。天氣雖熱。形貌尙可認識。不至變壞。我今便尋一死。死後汝可依言行事。說罷。立即拔劍自刎而死。二客聞言。錯愕。急欲救時。事已無及。

原來田橫爲人。生性俠烈。志氣高強。平日敬賢恤下。甚得人心。自從兵敗之後。往依彭越。雖然逃亡流落。不肯屈居人下。及彭越降了高祖。封爲梁王。田橫便率領部下五百餘人。逃往海島。不願歸漢。今因高祖一再遣使來召。要想拒絕不來。又自料勢力不敵。徒害部下衆人生命。決計自己安排一死。遂慨然同了使者起程。隨身不帶多人。也是恐部下人多。見自己身死。或生擾亂之意。如今轟轟烈烈。拚個自盡。可見平日並非畏死。所有恐懼酈商報仇之

說原是託詞。總之以身殉國。不肯降漢而已。二客見田橫已死。撫尸大哭。使者聞聲趕來一看。心中大驚。二客便將田橫臨死之言。述了一遍。使者無法。只得依言辦理。將田橫首級割下。帶同二客。立即乘坐驛馬。趕到洛陽。入朝見了高祖。備述情形。並將田橫首級呈上。高祖聞言驚訝。又看了田橫首級。見他英氣勃勃。面目如生。心中甚是痛惜。因嘆一口氣說道。此人兄弟三人。皆由布衣出身。相繼稱王。豈非天下賢人。可惜吾不能生見其面。言罷不禁爲之流淚。遂拜二客爲都尉。命有司發遣士卒二千人。修築墳墓。將田橫首級合著尸身。用王者之禮安葬。到了安葬之日。二客親自送葬。眼看葬事已畢。二客便在墓旁挖成二穴。拔劍自刎。一時觀看之人。盡皆傷感。便將二客棺斂。葬在墓旁。早有人報知高祖。高祖聽了大驚。心想田橫之客。原來都是



賢人聞說尙有五百人。現在海島。如果聞知田橫已死。定爲其主報仇。不如盡數召來。授以官職。遂又遣使前往。只說是田橫已受封爵。特來相招。衆人信以爲實。一齊隨同使者。到得洛陽。方知田橫並二客死信。五百人

既已被誦到此。無力報仇。便同往田橫墓上大哭一場。盡皆自殺。至今河南偃師縣西有田橫墓。唐韓愈路過墓下。爲文祭之。其辭道。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鏃。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臨陳辭而祭酒。魂髣髴而來享。

田橫及五百人所居之海島。在今山東卽墨縣東北。一說卽江蘇東海縣東北之小鬲山。未知孰是。卻說高祖聞五百人皆從田橫。

而死。愈加駭異。一連歎惜數日。夏侯嬰看見高祖感念田橫。便想趁此時救了季布。未知夏侯嬰如何救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勇季布辱身爲奴 俠朱家設計救士

話說季布乃是楚人。少時任氣仗義。鄉里稱爲俠客。後歸項羽爲將。常與漢兵爭戰。屢次迫逐高祖。到了十分危急。高祖幾乎遭他毒手。因此心中甚恨其人。如今項羽旣滅。季布自知高祖恨他。不敢降漢。獨自逃匿。高祖見季布逃去。便懸出賞格。有人擒得季布來獻。或知風報信。因而拏獲者。賞以千金。如敢私自藏留者。事發之後。罪及三族。

季布此時正藏匿濮陽周氏家中。只因周氏也是俠客。素與交好。故往投之。周氏一見季布。慨然留住。分付家人不得漏洩。不到幾時。濮陽地方官吏奉詔購拏季布。立卽通告人民。本地人民皆知

周氏是個大俠。且素與季布往來。因猜到季布必定藏匿其家。便有人想出頭告發。領此賞格。就是地方官吏。也想擒獲季布獻功。心中亦疑到周氏。正要帶兵到其家中搜查。早有人報與周氏得知。周氏暗想風聲已緊。若待官吏到時。不特季布被擒。自己全家盡皆坐罪。爲今之計。惟有將他送往他處藏匿。但須尋個穩妥地方。周氏尋思半晌。忽然悟道。惟有此人。方能救得季布。必須如此。如此行事。

周氏主意既定。又恐季布不肯委曲聽從。遂先對季布說道。現在朝廷購拏將軍甚急。地方官吏。不日將到舍下搜查。此地更無可以藏身之處。吾已想得一計在此。將軍如肯聽從。方敢說出。若將軍不聽。吾請先行自刎而死。以明吾非有意不肯收留。季布見周氏說得激切。只得許諾。周氏方始將計言明。季布此時迫於無法。

勉強依從。於是周氏便七手八脚。將季布改裝起來。先把季布頭髮薙得精光。然後取出一個鐵環。套在頸上。牢牢拴住。再脫



去身上衣服。換穿灰色毛布寬大之衣。此種裝飾。由今日看起來。竟像一個和尚。惟頸上多一個鐵環。但此時佛法尚未東來。人

民並不知有和尚。此乃是當日奴僕裝飾。只因秦漢制度。凡犯罪之人。沒收爲奴者。都要剃去頭髮。帶上鐵環。名爲髡鉗。周氏將季布裝成奴僕模樣。所以掩人耳目。

季布此時閉著雙眼。一任他人排布。心中回想自己平日氣概。何等英雄。替人扶危濟困。名震一時。到如今山窮水盡。無路可走。自顧堂堂男子。豈不能早尋一死。何至爲人奴僕。受此辱沒。但因平生功業。尙未成就。一遭危難。便欲自盡。人反笑我志氣薄弱。死得無名。心中實是不甘。所以暫時忍耐。希望將來得見天日。重新建立一番事業。也可雪此恥辱。

季布正在胡思亂想。周氏早已將他裝扮完全。季布攬鏡自照。失了本來面目。不禁眼中流下淚來。周氏著實安慰一番。便命左右備了一輛廣柳車。裝大車貨物將季布裝在車中。當作貨物。免人生

疑。周氏自帶家僮數十人。隨車押送。卽日起程。

行經多日。到了一處。車馬停在門前。周氏先行入內。見過主人。說是新得一奴。要來販賣。其人聞言。便命將季布喚入。季布此時只得裝作奴僕身分。向著其人行禮。其人將季布渾身上下。看了一遍。回心中明白。故意問明身價若干。遣人如數付與周氏。便將季布留下。周氏辭別其人。自回濮陽。

從此季布便在此人家中爲奴。此人是誰。原來乃是魯國有名一個大俠。姓朱名家。他自少生長魯地。魯地之人。大抵學習儒業。只有朱家與衆不同。生成一種俠性。看見他人災難。比著自己。還覺緊急。定要設法拯救。他自己家產本非富足。地方上窮人又多。不能一概周濟。便想得一法。先從極貧賤之人著手。自己平日節衣縮食。不肯絲毫浪費。所餘之錢。儘數用爲賑恤。家中不留一文。若

遇人有了危急之事。或是亡命避仇。他便費盡心力。務使脫免。前後被他收留藏匿。因而救活之豪傑。已有百餘人。此外平常之人。更屬不計其數。他尤有一層好處。絕不矜誇本事。數說功德。凡曾受恩之人。事後不但不肯受其報酬。且惟恐再見其人。說起感激之語。因此魯地貧民。個個感德。都願替他效力。連著地方官吏。以及富家巨室。盡皆尊敬。遠方之人。聞說朱家大名。也都欽仰。朱家遂在地方上具有大勢力。無人敢犯。所以周氏特將季布託付與他。卻並不言明其事。只因彼此皆是同道之人。兩心相照。在朱家平日雖不識季布之面。今見周氏此種行動。早已了然。料定此奴除卻季布。更無別人。所以立即收買。卻也並不說破。朱家既得季布。便想設法安置。但是留在家中。與同原有奴僕一般。使喚。太覺辱沒季布身分。斷然不可。若加以特別優待。又未免

惹人疑心。亦非善法。忽記起自己兒子。現在鄉居。經營田產。可令季布前往同住。遂喚到其子。囑付道。此奴甚有才幹。所有田中事務。儘可聽他料理。汝並須與他一同飲食。不可輕慢。其子領命。帶同季布自去。

說起朱家。他平日明目張膽。包庇許多重罪人犯。官府尙且無可奈何。何況此輩安置季布。神不知。鬼不覺。地方官吏。更屬無從捕拿。季布得了此種去處。真是十分安穩。周氏可謂付託得人了。誰知朱家心中。仍不滿足。以爲救人須要救徹。如今季布雖得保全無事。但一世埋沒不得出頭。究非了局。必須設法運動赦免。其罪方始遂我心願。朱家便想瞞著大眾。親到洛陽一行。因他平日聲名頗大。一舉一動。易惹世人注意。此次爲了季布之事。更須秘密。於是裝作商人。乘坐軺車。之商人車人直赴洛陽。覓一僻靜旅館歇下。

朱家暗想滿朝公卿。惟有夏侯嬰一人。生性義俠。又與高祖親密。欲救季布。只在此人身上。遂換了衣服。一徑往見夏侯嬰。夏侯嬰久慕朱家之名。今聞來訪。



連忙引入相見。二人談論之間。甚是相得。夏侯嬰便留在家中飲酒。朱家但與夏侯嬰泛論別事。卻未說到季布。夏侯嬰見朱家慷慨豪爽。愈加敬服。到得席

散。朱家辭去。夏侯嬰又訂明日再來。朱家應允。如此一連飲了數日。朱家與夏侯嬰已是十分熟識。遂就飲酒中間。假作無意。隨口問道。季布有何大罪。主上拏捕如此之急。夏侯嬰見問。便將季布結怨高祖原由。說了一遍。朱家道。原來如此。因又問夏侯嬰道。君觀季布。是何等樣人。夏侯嬰答道。他是賢人。朱家接口道。凡人臣各爲其主。季布前爲楚將。迫逐主上。正是能盡其職。今楚國雖滅。項氏之臣尙多。豈能盡數誅戮。主上新得天下。便欲嚴拿一人。圖報私怨。何其示人不廣。况如季布之賢。若被捕拿得急。不是北走匈奴。便是南投粵地。似此輕棄壯士。資助敵國。伍子胥所以得鞭平王之墓也。君何不乘機向主上言之。夏侯嬰聽了。心中暗想。朱家是個大俠。此言出於有心。由此看來。季布明明被他藏匿。故特將言來打動我。使我向主上求救。季布他既如

此熱心救人。我也樂得成全其事。於是滿口應允。朱家見夏侯嬰許諾。心知此策有効。卽辭別侯嬰。回去魯國。

不過幾日。恰遇田橫之事。夏侯嬰見高祖痛惜田橫。便趁此機會。照著朱家語意。向高祖陳明。高祖依言。立時下詔赦了季布。並卽召其入見。朱家聞得消息。立將季布送至洛陽。入見高祖。季布當面謝罪。高祖此時怒氣已平。乃拜季布爲郎中。朱家見季布已得出身。心滿意足。後來季布歷位顯官。朱家卻終身不與相見。此事傳播外間。人人皆知。都說季布能屈能伸。不愧丈夫氣概。朱家滿腔熱血。肝膽照人。義俠尤爲難得。由是朱家名聞天下。高祖旣赦季布。只餘鍾離昧未獲。聞說其家在楚。且鍾離昧素與韓信交好。疑其人必在楚國。遂下詔楚王韓信。命其捕擊。未知鍾離昧能否就獲。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韓信贈金報漂母 陳平畫策擒楚王

話說韓信自從齊王移爲楚王。到了楚國都城下邳。想起自己少年之時。窮困無聊。曾蒙某人憐恤。又曾受某人恥辱。一恩一怨。心中了了記得。如今功成名就。回到故鄉爲王。正是大丈夫揚眉吐氣之日。從前恩怨。必須逐一報答。論起受恩之人。要算漂母第一。他是一貧苦婦人。又與我素不相識。一旦萍水相逢。憐我無食。竟肯供給飯頓。一連數十日。毫無厭倦之色。到了臨別。我向他道謝。說出感激圖報之語。他反道並不望報。此種胸襟度量。天下能有幾人。誰知竟出在一個婦女身上。今我得享富貴。自當從重報答。但事隔十餘年。不知此人是否生存。遂遣人前往淮陰訪問。使者到了淮陰。查知漂母尚在。傳韓信之命。召入宮中。韓信見漂母容貌。比前蒼老許多。問起近來狀況。仍然漂絮爲生。漂母見韓

信丰采異常。比起從前垂釣之時。竟同兩人心中也甚歡喜。韓信便命左右取出黃金千斤。贈與漂母。說道區區薄禮。聊報昔日一飯之恩。漂母也就受之不辭。謝別韓信回去。得此一筆大



財。養老已是
有餘。便不再
作舊日生活。
一班同事女
伴。聞漂母享
受厚報。盡皆
豔羨。想起當
日漂絮之時。
一同遇見韓
信。只他一人
分飯。與大
衆。這暗中笑

他何苦把閒飯養活閒漢。何曾料到韓信竟爲一國之主。今日可得好處。各自追悔不已。後人因感漂母高義。就淮陰立祠祀之。香火至今不絕。明人黃省曾有謁漂母祠記一篇。說是千金之報猶薄。蓋因漂母此種高義。實是古今罕見。所以食報久長。也可見天道不爽了。

韓信既報漂母。同時又召下鄉亭長來見。下鄉亭長聞召。心想我當日供給韓信飯頓不少。雖然後因我妻討厭。絕跡不來。但論從前所喫飯頓。也可比得漂母。今他念起舊情。漂母已得千金之賞。又來召我。必定也有厚贈。於是歡歡喜喜。換了衣服。入見韓信。拜賀已畢。卻聽得韓信說道。吾從前也曾叨擾飯頓。本想從重報答。誰知汝是小人。爲德不終。日久生厭。竟與妻子躲在帳中飲食。惟恐被我知得。又要破費。亭長聽到此語。不覺羞慚滿面。無話可答。

韓信便命左右取出錢一百文。擲與亭長。說道。只此已足酬當日柴米之費。汝可收了去罷。一時左右之人。盡皆對著亭長。面上現出一種鄙薄之色。亭長真是無地自容。欲待不收。又恐韓



信動怒。只得拾了錢文。抱頭鼠竄而去。衆人見此情形。不覺心中暗贊韓信處置得妙。此種恥辱。比刑罰更覺難受。

亭長出去之後。又見帶進一人。其人一見韓信。俯伏在地。連連頭。自稱罪該萬死。原來此人卽是淮陰市上少年。前曾藐視韓當衆要他爬出胯下。以爲笑樂。如今事隔十年。此人已到中年時代。不似從前輕薄。忽聞說韓信爲了楚王。心中大驚。正要預備走。卻被韓信遣人來喚。一時不及避匿。嚇得面無人色。心亂撞。自料此去定遭殺死。卻又無法脫身。只得硬著頭皮。隨人入見。不待韓信開口。自己先行謝罪。此時心中但望免死。已僥倖。左右見此人正是韓信。宛對也。想他此來必然不得便宜。看韓信又用何法處置。方能報得舊怨。誰知韓信見此人惶恐異常。反用言撫慰道。汝可安心。不須驚懼。

吾召汝來。正欲錄用。並非計較往事。於是遂命之爲中尉。

防官名。盜掌。

賊此人立時轉懼爲喜。出於意料之外。連忙謝恩就職。左右亦覺

韓信以德報怨。用意殊不可測。韓信知衆人心中疑惑。因對左右說道。此人乃是壯士。當其辱我之時。我豈不能拚死殺他。但念死得無名。是以暫時忍辱。方能得有今日。回想此人激我也。算有益於我。由此看來。不但無怨。而且有恩。故特與以官職。衆人聽說皆服。韓信見恩怨都已報答。心中甚是得意。

一日忽報楚將鍾離昧來到。韓信請入相見。鍾離昧備述兵敗逃走。不肯降漢。玆因訪拿甚急。特來相投。韓信念起舊時交情。便將鍾離昧收留。過了一時。又得高祖詔書。令其嚴拿。韓信不忍將鍾離昧獻出。假向使者說道。鍾離昧並未到此。容飭各縣查捕。如有照例行文各縣。敷衍一番。使者不知是假。回去覆命。漢王要將是

然住在楚國。

也是合當有事。韓信因自己到國未久。須出巡行各縣。

官排列兵隊。擇日起程。一路旌旗蔽日。劍戟如林。真是十分威武。說起一國之王。出入用兵護衛。本是尋常之事。誰知竟有人藉爲口實。便趕到洛陽。向高祖上書。說是楚王韓信發兵謀反。高祖本來深忌韓信。得了報告。也不問他真假。便想藉此奪回楚地。於是祕密會集諸將。告知此事。問其計策。諸將皆道。惟有立即發兵擊之。高祖聞言默然。不置可否。

待得諸將退去。高祖獨召陳平近前。問其如何處置。陳平明知韓信決不造反。但因其人爲高祖所忌。今若替他辯白。反恐高祖疑爲同黨。又不知高祖對於此事。是何意思。遂辭以無策。高祖又問陳平又辭。如此數次。高祖定要陳平想法。陳平推辭不卻。因見高

祖屢次所問。都是對付韓信方法。至於韓信謀反情形。是虛是實。並未問及。陳平便猜破高祖心事。是要藉此奪回楚國土地。此時被迫不過也。顧不得韓信受了委曲。遂轉問高祖道。諸將看見如何。高祖遂將諸將言語告知。陳平又問道。來人上書告發韓信謀反。外間有人知得此事否。高祖道。此事現尙祕密。未曾發表。外間無人知曉。陳平道。韓信自己知有此事否。高祖道。不知。陳平道。陛下現有兵隊。能如楚兵精練乎。高祖道。不能勝過楚兵。陳平道。陛下觀諸將中。用兵有能及韓信者乎。高祖道。不及韓信。陳平道。陛下軍隊既不及楚兵之精。諸將用兵又皆不如韓信。今突然起兵攻之。是催促韓信造反。激成戰事。臣竊爲陛下危之。高祖道。如今計將安出。陳平方說道。古代天子每出巡狩。大會諸侯。今南方有雲夢。見湖前注陛下只須假作出遊雲夢。大會諸侯王於

爲楚之西界。韓信聞說天子無事出遊，勢必出郊迎謁。來謁只須如此如此。楚地可定。高祖聽說大喜，於是遣使分赴各國。說是天子將要南游雲夢，約齊諸侯王俱到陳地聚會。使者奉命分頭去了。

高祖六年十二月，陳平及諸將隨同車駕起行，前往陳地。韓信聞說高祖將至陳地，雖然不知陳平之計，但因前此高祖兩次奪其兵權，已知他心懷疑忌。此次前來陳地，會集諸侯王，不知是何用意。欲待發兵自衛，又想自己並無罪過，高祖諒不至平空見罪。况他此來若果出於好意見我陳列兵隊，豈非反招嫌疑。欲待輕身迎謁，又恐事有不測。因此遲疑不決，便向左右親信之人祕密商議。

有人進策道：主上最惡鍾離昧，前曾有詔命我國捕拏。今若斬了



鍾離昧前往迎謁。主上必喜。大王可保無事。韓信此時毫無主見。只得聽從其計。但圖自保。也顧不得朋友交情。便遣人請到鍾離昧。故意說道。漢帝已知足下在此。遣人前來逼我。要將足

下獻出。如何是好。鍾離昧見說。知韓信意思。欲他自殺。心想我以為此人可靠。故來投奔。誰知他竟是無義之徒。賣友求榮。將來定有報應。遂答道。漢所以不來攻楚者。因我在此之故。今君若欲執我獻媚於漢。我死不久。君亦隨亡。鍾離昧說到此處。心中憤怒。大罵韓信不是誠實之人。我誤與之結識。罵畢。拔劍自刎而死。韓信遂割下鍾離昧首級。即日離了下邳。直到陳地等候。過了數日。韓信聞報高祖到來。親自出郊迎接。手持鍾離昧首級。遙見高祖車駕。伏在道旁拜謁。正欲陳明鍾離昧之事。誰知高祖一見韓信。便喝令左右。與我拿下。兩旁武士。闐然答應。一齊湧出。韓信此時出於不意。嚇得魂不附體。未知韓信性命。能否保全。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高祖行賞封列侯 蕭何論功居第一

話說高祖假作南遊雲夢。大會諸侯於陳。恰值韓信來迎。便囑令武士將他拏下。韓信出於不意。惟有束手受縛。心中又驚又怒。望著高祖說道。古人有言。狡兔死。良狗烹。今天下已定。臣自當烹。高祖既獲韓信。甚是歡喜。也不與他多言。只說是有人告汝謀反。遂命左右將韓信縛載後車。及至各國國王到來。聞說韓信謀反。被擒。各自暗驚。但未知其事虛實。不敢替他辯白。高祖會見諸侯。王之後。遂託詞因韓信造反。不往雲夢。命諸侯王各回本國。自帶信歸到洛陽。心知韓信並無謀反舉動。不過畏忌其才。恐他大楚國。久後不能制伏。如今既奪其土地。量他也無能爲。又憐其無罪。遂下詔赦韓信。封之爲淮陰侯。將楚地分爲二國。立劉賈爲荆王。據有淮東。立弟劉交爲楚王。據有淮西。又立兄喜爲代王。長子肥爲齊王。由此同姓諸侯王。遂有四國。

高祖見諸將爭功年餘。尙未封賞。乃先封大功臣二十餘人爲侯。於是封曹參爲平陽侯。周勃爲絳侯。樊噲爲舞陽侯。酈商爲曲周侯。夏侯嬰爲汝陰侯。灌嬰爲潁陰侯。傅寬爲陽陵侯。靳歙爲信武侯。王吸爲清陽侯。呂歐爲廣嚴侯。薛歐爲廣平侯。陳嬰爲堂邑侯。呂澤爲周呂侯。呂釋之爲建成侯。孔熙爲蓼侯。陳賀爲費侯。陳

爲陽夏侯。陳平爲戶牖侯。尙有數人。無關緊要。茲不備述。

高祖見張良蕭何並無戰功。有司亦未議及。但前次置酒時。已備述二人功勞。稱爲人傑。諸將皆知。如今也不待有司議功。便自行封他二人。因令張良自己選擇齊地三萬戶。

以當時列侯受封皆張

良道。臣初起下邳。與陛下相遇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之計。幸常得中臣。但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高祖遂從張良之意。封爲留侯。計一萬戶。又下詔封蕭何爲鄼侯。計八千戶。

諸將聞此消息。盡皆詫異。心想我輩中曹參功最多。受封萬餘戶。此外諸人。不過五六千戶。最少者僅有千戶。今張良已封萬戶。蕭何又得八千戶。論起張良。雖未親臨戰陣。也曾常在軍中。出謀制勝。尚可算得有功。獨有蕭何。受此厚賞。實在令人不服。於是不約而同。一齊入見高祖。說道。臣等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亦數十戰。攻城得地。大小不等。盡皆捨命殺敵。勞苦異常。今蕭何並無汗馬功勞。但弄文墨。安坐議論。何以反居臣等之上。高祖見諸將負氣而來。聲勢洶洶。說話之間。憤懣不平。見於辭色。知道此等武夫。正在盛怒之時。不可純用強力折服。必須緩緩解說。以平其氣。遂對衆從容發言道。諸君且不必爭辯。聽我說一譬喻。君等亦知打獵否。衆皆應道。知之。高祖又問諸君。知獵狗否。衆又應道。知之。高祖因說道。諸君不見打獵之時。逐取狐兔者。原屬獵狗。但是發見

狐兔蹤跡。指示與獵狗者。卻賴人力。今諸君不過能逐得走獸而已。此種功勞。譬如獵狗。至如蕭何。他能發見蹤跡。指示與狗。其功可比於人。况諸君單是一身隨我。至多亦不過兩三人。蕭何舉族數十人。皆來隨我。其功真不可忘。諸君如何能及。諸將聽了。始各默然退去。

此時諸將中未曾受封者尚多。只因彼此爭功。有司不能議決。所以擔擱下來。一日高祖在洛陽南宮。偶由複道複道見前解上行過。張良隨從左右。高祖無意中向外一望。只見水邊沙上。聚集多人。正在交頭接耳。似是議論祕密之事。定睛細看。原來乃是諸將。高祖心疑。因問張良道。彼等所議何事。張良答道。陛下原來不知。彼等乃是相聚謀反。高祖驚道。天下方且太平。何故謀反。張良道。陛下出身布衣。用此輩取得天下。今陛下身爲天子。所封賞皆蕭曹等

素所親愛之人。所誅戮皆生平。所仇怨之人。聞得有司計功論賞。雖將天下之地。盡數封與諸將。猶有不足。此輩恐陛下因不能徧封。便欲尋其平日過失。藉事殺之。所以相聚謀反耳。



高祖聞說大驚。急問道。如今有何良策。張良沈吟半晌道。陛下平日所最憎惡爲羣臣所共知者。在諸將中。果是何人。高祖道。惟有雍齒。雍齒與我少時本有舊怨。我常遭其迫辱。心欲殺之。因其功多。所以不忍。張良道。今惟有先封雍齒。以示諸將。諸將見雍齒受封。自然人人安心。不復謀反。

高祖依言。急命左右置酒。大會諸將。卽日封雍齒爲什邡

什今四邡縣

侯。原來雍齒自從豐邑兵敗。投奔魏國。後魏爲章邯所破。雍齒又奔趙國。及韓信張耳破趙。雍齒降於張耳。張耳用爲將軍。遣其領兵助漢攻楚。因爲高祖所惡。相從較晚。然戰功甚多。乘此機會。遂得封侯。高祖旣封雍齒。又催促丞相御史。從速定功。行封。當日酒散之後。諸將回家。各自暗喜道。雍齒尙且封侯。吾輩可保無患。過了數日。高祖果又封諸將數十人爲侯。內中王陵爲安國侯。審食

其爲辟陽侯。其餘諸人。不必細述。

當日列侯旣已受封。有司又奏請定其位次高下。高祖尙未開言。

諸將一齊說道。平陽侯曹參。身受七十傷。攻城得地。其功最多。應

列第一。高祖本欲令蕭何居第一位。今聞諸將推舉曹參。心想我

前次已違了衆心。多封蕭何。如今更有何法。駁倒衆人。能使蕭何

占先。一時思索不到。正在遲疑未答。旁有關內侯無封地而有食邑

名爲鄂千秋。知得高祖意思。便近前說道。諸臣所議皆誤。曹參雖有

攻城得地之功。然不過一時之事。陛下與楚戰爭五年。中間兵敗

脫走。喪失士卒。不計其數。蕭何常由關中遣兵充補。每遇陛下危

急之時。蕭何不待詔令。常發數萬之衆。前來接應。當楚漢相距滎

陽。爲時甚久。軍中並無現成糧草。蕭何常由水道運糧供給。不致

缺乏。陛下雖屢次戰敗失地。蕭何常能保全關中。以待陛下。此乃

萬世之功。今雖無曹參等百餘人於國家無所缺損。國家不賴曹參方得保全。如何欲以一旦之功。加於萬世之上。據臣愚見。蕭何宜列第一。曹參次之。方爲公平。

高祖聽鄂千秋之言。正合其意。心中大喜。連連點頭稱善。於是命將蕭何列第一位。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又說道。吾聞進賢當受上賞。蕭何雖然功高。必得鄂君一番議論。然後更明。乃封鄂千秋爲安平侯。所有蕭何兄弟子姪十餘人。皆賜食邑。並想起從前爲亭長。前往咸陽時。各人皆送錢三百。獨蕭何送錢五百。比他人多二百。遂加封蕭何二千戶。以爲報答。高祖行封已畢。起駕前往櫟陽。

此時太公亦在櫟陽宮中居住。高祖每隔五日。必來一見太公。仍行家人之禮。再拜請安。侍坐片刻。方始回去。此本家庭常事。父子



之間。理應如此。誰知一日。高祖又乘車來見太公。纔到宮門之前。太公早已聞信。手自持帚。出門迎接。一路倒退而行。高祖見了。心中大驚。欲知太公何故如

此。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尊太上社徙粉榆 起朝儀禮成綿葛

話說高祖見太公持帚出門迎接。倒退而行。如此恭敬。心中大驚。急跳下車。搶前兩步。將太公扶住。說道：大人何故如此？太公笑道：皇帝乃是人主。爲天下臣民所共瞻仰。奈何因我一人。亂了天下法度。高祖聞言。方始大悟。遂同太公入宮坐下。心想太公平日並未如此。此次一定有人教他。因遣人暗地查訪。何人所教。原來卻是太公家令。官名太公時未有稱號。故從官但稱家令。只因家令見高祖卽位已久。太公尙無尊號。欲待自向高祖陳明。又恐顯他忘卻父親。反觸其忌。遂想出一法。使之自行覺悟。便對太公說道：古人有言：天無二日。地無二王。今皇帝雖子。乃是人主。太公雖父。乃是人臣。如何反使人主來拜人臣。未免爲人輕視。恐致威令不行。太公依言。故此次

一見高祖到來。忽然恭敬。高祖探得是家令所言。心中甚喜。暗想我一向忘卻此事。幸他一言將我提醒。於是回到自己宮中。立命人持了黃金五百斤。賜與太公家令。夏五月。高祖遂下詔道。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太公既受太上皇尊號。名正言順。以後高祖來見。自然安坐受拜。不須再行客氣。但從此太公反覺有了拘束。甚以爲苦。說起太公。他自少至老。身爲布衣。一向隨便慣了。自從爲了太上皇。要想出外游玩。便要驚動多人。排起轎駕。前扶後擁。出得宮門。又須清道。

驅逐行人。遇見王侯將相。盡皆伏地迎謁。許多禮節。實在累贅。討厭。既不能如從前任意游行。又累大家奔走趨避。行禮不迭。以此也就懶於出門。惟是長日住在深宮。享受豐衣美食。過於清閒。轉苦無法消遣。偶然尋了侍臣宮女閒話一回。也覺無甚趣味。回想前在豐邑。或與親戚故舊談心。或到市井上游玩。何等逍遙自在。而且平生最喜與一班市井少年。如屠戶販夫沽酒賣餅之流。相聚一處。鬥雞打毬。種種遊戲。以爲笑樂。如今深居皇宮。如同拘囚。尙不及從前之自由。因此想起故鄉。便欲東歸。但恐高祖放心不下。不肯任其歸去。故又不便明言。終日只是悶悶不樂。

一日高祖到來。見太上皇顏色悽愴。恐是身體不爽。問起卻又無病。但不知因何事故。如此不悅。便私喚太上皇左右近侍。問其緣故。左右皆答不知。高祖命其乘間問明回報。左右奉命。因趁著無

人之時。近前啟問。太上皇便與說知自己心事。左右探聽。連忙報與高祖。高祖心想欲聽太上皇回去。因地奪權。已無親。側終覺不安。自念身爲天子。何難設法安慰親心。於是想得一策。喚到著名巧匠吳寬。前往豐邑。將街道房屋市井田園。逐一查明。繪成詳細圖樣。並方向形式尺寸大小。一律記清。卻就櫟陽附近。秦時所置驪邑地方。全部拆卸。按圖改造。不消數月完工。高祖命名爲新豐。下詔將豐邑市井之人。全數移到此處居住。豐邑中原有一社。名爲枌榆之社。高祖少時常在社祭。如今亦命將舊社移來。

其時豐邑人民。詔移徙。一路費。皆由官。給。各人便將家中所有什物。以及牲畜。一概帶來。及至到了新豐。一見街巷道路。儼然就是故鄉。連着門戶式樣。房屋間數。都是一樣。大眾各各稱。

奇。於是男女老幼。不須他人指引。皆能認取自己房屋。自將什物移入居住。更有各家帶來犬羊雞鴨。放在街上。亦能認識道路。自回其家。竟似將全座豐邑移來此處。於是衆人皆稱贊吳寬真是巧匠。無不歡喜。各加賞



贈以酬其勞。高祖見新豐已成，便請太上皇時常前往遊玩。太上皇到了新豐，恍如身回故里，心中大悅。從此遂不至愁悶了。

四京雜記

高祖一日正坐宮中，忽報叔孫通前來求見。高祖召入，原來叔孫通自從秦二世命爲博士，逃歸薛縣，項梁定了薛地，叔孫通遂留事楚。及高祖兵入彭城，又來降漢。叔孫通本是儒生，因知高祖最惡儒服，於是改服短衣，仿照楚人服飾。高祖見了甚喜，拜爲博士。號稷嗣君。叔孫通門下弟子百餘人，亦悉其師降漢。當楚漢紛爭之時，叔孫通常在高祖前，保薦勇士甚多，強盜也曾推薦過，卻不曾薦他弟子。弟子背後皆罵道：我等服事先生數年，先生並未引進一人，專喜推舉一班下流人物，殊屬不解。誰知此語卻被叔孫通聽得，遂喚集諸弟子，近前說道：現在漢王方蒙矢石，爭取天下。

諸生豈能手持兵器。臨陣戰鬥。故吾先薦此輩武勇之人。諸生暫時權且安心忍耐。待得機會。我自不至忘記。弟子聽了。方各無言。到了漢五年二月。高祖卽皇帝位。由叔孫通擬定儀節。高祖生性脫略。不喜繁文苛禮。遂命叔孫通一概除去秦時苛禮。務使簡便易行。叔孫通奉命辦理。於是君臣禮節。一切從簡。卻又生出弊害。只因羣臣多是武人。又大半市井出身。生性鹵莽。舉止粗俗。每遇宮中宴會。飲得酒醉。盡皆露出本相。也不顧朝廷禮節。不管天子在座。或是心中高興。唱歌大呼。或是論事爭功。彼此詈罵。甚至拔出劍來。向著殿柱砍去。真是鬧得不堪。一連數次。都是如此。高祖心中甚屬厭苦。欲待用法懲治。又因酒後小過。不便認真。要是任他胡行。又未免有失觀瞻。惹人恥笑。正在無法處置。叔孫通久知高祖意思。此次入見。因進言道。現在天下已定。朝廷威儀。不可不



肅臣請往召
 魯國儒生與
 臣弟子共起
 朝儀高祖道
 此事行之恐
 甚繁難叔孫
 通道禮節本
 乎人情隨時
 變更不必拘
 泥臣請略採
 古禮與秦時
 儀節斟酌定

之高祖道。汝可先試爲之。務使大衆容易知曉。更須體貼我所能行。不可太繁。叔孫通奉命。立即起程。前往魯國。

叔孫通到了魯國。招集儒生三十餘人。中有儒生二人。不肯同來。面斥叔孫通道。汝平日所事君主。將近十人。皆由當面阿諛。故得寵貴。如今戰爭初息。死者未葬。傷者未復。竟欲興起禮樂。禮樂皆由積德百年。然後可興。談何容易。吾豈肯學汝所爲。汝所爲不合古道。吾斷不行。汝可速去。免得使我受了玷汙。叔孫通被斥。並不發怒。反笑道。汝二人真是鄙儒。不識時變。遂也不再強他。自與願去儒生三十餘人。回到櫟陽。

叔孫通記起高祖囑付言語。心中自行打算。若是照著古禮。君臣不甚懸隔。天子臨朝。理應立在中間。面見羣臣。有時且須答禮。又有郊勞宴享等儀節。在天子也頗煩勞。料想高祖定屬難行。若單

用秦儀。未免過苛。亦爲高祖所不喜。今欲定此朝儀。說不得惟有對於君主從寬。對於臣下從嚴。此事方可實行。叔孫通主意既定。便與各儒生會議數次。得了大概。因想起應行禮節。單就文字開載。一時看不清楚。必須實地演習。排出樣式。方能使人人明白。但演習須要多人。現僅有儒生三十餘人。連同弟子百餘人。尙屬不敷。於是又請高祖就左右侍臣中選出曾經讀書講學者數十人。湊數。共有二百餘人。叔孫通遂在野外擇了一個廣大平曠地方。帶同諸人前往演禮。先預備許多竹竿。周圍插在地上。用綿搓成繩索。按著次序。一路橫縛竹竿之上。劃清地段。再用茅草多束。排定位次。名爲綿蕞。叔孫通自己假作高祖。分派儒生弟子近侍諸人。各充文武百官左右侍從。以及兵卒。依著擬定儀節。逐日演習。遇有不便之處。便隨時斟酌修改。

一連演習月餘日。覺得純熟。叔孫通便請高祖到來試觀。高祖到了野外。親看諸人演禮。覺得儀節並不繁難。便點頭道。似此辦法。我能照行。於是下詔羣臣。隨著叔孫通演習。預備明年歲首實行。欲知漢代朝儀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正朝會叔孫受賞 滅敵國冒頓崛興

話說高祖七年冬十月。

漢仍秦制以十月爲歲首

各國諸侯王先期到來朝賀。

歲首。皆向叔孫通處學習朝儀。此時恰好長樂宮告成。高祖命就新宮行禮。到了十月初一日。天色未明。早有謁者名官到來。預備行禮。待得文武百官到齊。各按官爵等級。由謁者分班引入殿門。卻見殿廷之中。陳列車騎儀仗。周圍皆是武士。全裝貫甲。手持兵器。豎立旌旗。排列守衛。殿前兩旁郎中數百人。各執畫戟。夾著階陛。左右分立。羣臣既入殿門。謁者傳言速走。羣臣依言。各自趨就班。

位。武官自功

臣列侯將軍

以下。按序排

立西方。面皆

向東。文官自

丞相御史大

夫以下。按序

排立東方。面

皆向西。大行

之官名。鴻臚。即後設。

九賓。相賓。共。即九廣。

人掌傳達上



下言語。分列既定。然後高祖乘輦出房。左右近侍。傳聲稱警。一路簇擁上殿。升了寶座。謁者引諸侯王丞相列侯將軍至六百石以上官吏。逐班進前朝賀。皇帝見諸侯王丞相列侯等拜謁。皆由御座立起。侍中從旁稱道。皇帝爲諸侯王丞相列侯起。待諸人拜畢起立。皇帝始仍坐下。旁有太常名官說道。謹謝行禮。至於將軍郡守拜謁。皇帝並不起立。但命左右稱謝而已。其時羣臣由諸侯王以下。見此嚴肅氣象。人人心中懾惕。無不謹慎恭敬。直至行禮已畢。各歸班次立定。乃就殿上排設筵宴。名爲法酒。有御史數人。從旁監酒。羣臣在殿上侍宴。盡皆鞠躬俯首。分謹飭。各按官爵尊卑次第。起立捧觴敬酒。酒至九巡。謁者傳言罷席。御史在旁執法。遇有不合儀式。便卽引之退去。到得宴畢散朝。羣臣無一人敢誼譁失禮。於是高帝慨然嘆道。吾今日乃知爲

皇帝之貴也。遂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謝恩。因乘機說道。臣弟子及諸儒生。隨臣共起朝儀。不無微勞。乞賜以官。高祖皆命之爲郎。叔孫通既出。卽將所賜之金。分與諸弟子。諸弟子既得官。又得金。人人歡喜。皆稱贊道。叔孫先生。真是聖人。能知當世要務。清謝啟昆有詩詠叔孫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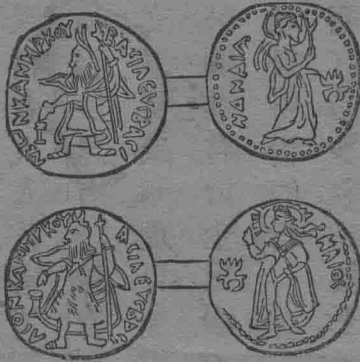
初徵文學待咸京。虎口旋離入漢城。鼠竊狗偷諛二世。短衣楚服媚公卿。拜君博士猶秦士。污我諸生羨兩生。綿蕞野中朝禮雜。殿廷艸艸壽觴行。

高祖見朝會已畢。命諸侯王各自歸國。此時各國中。惟有韓王信。因被匈奴圍於馬邑。故朔城在西北未曾來朝。不過數日。忽報韓王

信將馬邑投降匈奴。反與匈奴合兵。來攻太原。晉山二府地高祖聞報。自率諸將。統領大軍。尅日往伐。

說起匈奴自被蒙恬逐過黃河北岸。勢甚微弱。及至蒙恬既死。諸侯叛秦。中國大亂。所有舊時遷移北地人民。與同戍邊士卒。盡皆

幣貨氏月



幣貨氏月



單于。於是匈奴乘虛渡過黃河。漸又取回舊地。匈奴俗呼國王為單于。
單音呼王后為閼氏。
支音煙。當日匈奴國王名為頭曼。
瞞音頭曼

單于有一太子。名爲冒頓。音墨頭曼又有所愛闕氏。生一少子。頭曼因欲廢去冒頓。立其少子。但因冒頓尙無過失。未便無故廢立。於是想得一法。欲借他人殺之。其時匈奴之國。東有東胡。部落名西有月氏。甘肅西境今並皆強盛。先是匈奴與月氏兩國不和。頭曼因欲殺冒頓。故特與月氏議和。便將冒頓送與月氏爲質。音猶及至冒頓到了月氏。頭曼卻起兵往攻月氏。月氏國王大怒。將殺冒頓。冒頓乘防守人不甚留意。私自逃走。但是路途遙遠。如何回得國中。縱使逃到半途。也被月氏追獲。冒頓卻想一法。知得月氏素有一匹好馬。他便趁勢偷得。騎上馬來。加了幾鞭。如風馳去。迨至月氏遣兵追趕。已來不及。竟被他逃回本國。

頭曼原料定冒頓此次定遭殺死。今見其安然回來。不覺喫了一驚。問他如何逃脫。冒頓一一說知。頭曼也就服他勇敢。於是撥出

一萬馬兵，交與冒頓帶領。

冒頓從九死一生中，逃得性命，驚魂甫定，回想此次遭難，明是父王有意害他，欲立少弟，因此心中懷恨，卻喜如今掌握兵權，得以實行其志，但恐衆人不從，於是心生一計，造成一種飽箭，以骨爲鏃，上穿一孔，射之有聲，名爲鳴鏑，乃調集部下兵隊，日日演習騎射，因下令道：凡遇我鳴鏑所射之處，諸將士盡當射之，若有不肯發箭者，卽行斬首。部衆聞令，不知他是何意，大眾疑信參半。冒頓旣下此令，知部衆未必皆能遵守，於是不時率衆出外射獵，以試衆心。初時冒頓用鳴鏑射取鳥獸，部衆中也有忘卻命令，不卽照射者，冒頓便將其人斬首。由此部下盡皆恐懼，以後出獵，凡遇鳴鏑所射，無論有無鳥獸，衆矢向之齊發。冒頓自念衆人雖然聽令，尙未可恃，只因鳥獸乃無關係之物，若遇稍有關係，未必皆

能從命。必須逐一試驗。方可安穩行事。一日。冒頓自以鳴鏑射其好馬。左右見此馬是他心愛。也有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之。又一日。冒頓竟將鳴鏑對著自己愛妻射去。左右中有惶恐不敢射者。冒頓又斬之。一衆嚇得股戰。從此死心塌地。不敢違令。過了一時。冒頓又出打獵。於路遇見單于一匹好馬。急抽鳴鏑向之射去。響聲未絕。但見萬矢齊飛。有如雨點。只因部下將士被冒頓斬得怕了。人人提心弔膽。執著弓矢預備。但聞鳴鏑之聲。覷定方向。不知不覺。自然射去。也不管射的是何人物。冒頓見此情形。心知衆人可用。乃往請其父頭曼單于。出外射獵。頭曼不知是計。便同冒頓出外。冒頓乘間竟用鳴鏑射其父王。部下衆人亦隨鳴鏑而射。竟將頭曼立時射死。冒頓趁勢引兵入內。殺死後母及少弟。並不肯服從之大臣。遂自立爲單于。



此信傳到
胡東胡國王。
一向自恃強
大。今聞冒頓
弑父自立。心
想匈奴有覺
可乘。藉此要
索。必獲利益。
久聞其國蓄
有一匹千里
馬。趁此時遣
使往求。若其

不允。立即興兵。問其弑逆之罪。想罷。便命使者前往。使者到得匈奴。入見冒頓。道達國王之意。冒頓暗想。此是東胡見我初次即位。人心未定。故特藉端求索。我若不允。彼必來伐。不如將計就計。以驕其心。乃召集羣臣會議可否。羣臣皆言千里馬乃是我國之寶。不可輕以與人。冒頓故意說道。東胡與我爲隣。理應親睦。奈何愛惜一馬。得罪隣國。遂命將千里馬交與來使帶去。

東胡王既得千里馬。心中甚喜。以爲冒頓畏己。不敢違逆。過了一時。又遣使往見冒頓。說是欲得單于。一位閼氏。冒頓聽了。心中雖怒。卻並不現於辭色。仍向左右問其意見。左右盡皆發怒。說道。東胡王如此無道。乃敢來求閼氏。請即發兵擊之。冒頓聞說。假作毫不介意。慨然說道。與人隣國。如何因一女子。致使失歡。即裝所愛閼氏。送與東胡。東胡王見冒頓竟肯將愛妻奉送。心中愈加驕矜。

得步進步。便想侵佔土地。

原來東胡與匈奴交界之處。中間尙有一段荒地。長千餘里。二國

皆棄之不居。各在自己界上。沿途掘有土穴。派兵看守。以防敵人。

名爲甌脫。東胡王因遣使對冒頓道。匈奴與我交界。甌脫之外。所

有棄地。既不居住。可歸我國佔領。冒頓又將此事遍問羣臣。羣臣

以爲此是棄地。無甚關係。或言可與。或言勿與。冒頓忽然大怒說

道。土地乃國之根本。如何輕易與人。羣臣中有言可與者。盡行推

出斬首。冒頓立時全裝披掛。持戈上馬。下令國中兵隊。卽日隨從

進發。如有落後者皆斬。冒頓匹馬當先。領著兵隊。直向東胡殺去。

東胡國王。本來看輕冒頓。未曾設備。忽聞冒頓大兵到來。倉皇迎

敵。連戰連敗。冒頓乘勝滅了東胡。殺死國王。擄其人民畜產歸國。

冒頓既併東胡。乘勝進兵。西破月氏。南破樓煩。國名今山西舊保

等處

地。白羊。

鄂爾多斯內蒙古

盡奪蒙恬所得故地。侵入中國燕代等

地。又北服丁靈。

流今至西貝加利爾湖南地方

等五國。此時中國正值

楚漢戰爭。無暇顧及外患。所以匈奴日見強大。

及高祖平定項羽。因燕代地方。迫近匈奴。韓王信材力武勇。部下

又多勁兵。遂將韓王信移到太原爲王。以防匈奴。命其建都晉陽。

即今山西太原縣治韓王信奉命到了晉陽。因上書高祖。說是本國地近邊

界。匈奴時常來侵。晉陽地方。距離邊界尙遠。請將國都移至馬邑。

高祖應允。及高祖六年秋。冒頓起了大兵來侵。竟將馬邑圍住。韓

王信被困圍中。遣人向高祖求救。高祖立即發兵。韓王信又恐漢

兵路遠。救應不及。致被匈奴攻破。遂屢次遣使到冒頓軍中求和。

高祖聞知。疑韓王信懷有異志。遣人責問。韓王信心恐高祖誅之。

反將馬邑降了匈奴。約與一同來攻太原。故高祖親自領兵討之。

未知此去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征匈奴婁敬料敵 困白登陳平獻謀

話說高祖七年冬十月車駕親征匈奴諸將中如周勃樊噲夏侯

嬰灌嬰斬歙等皆隨駕進征共計馬步兵隊三十二萬人一路浩

浩蕩蕩向北而進行至半途探得韓王信與匈奴合兵南踰句注

山名即雁門山在西北進攻太原已破數城聲勢頗大高祖聞信催兵

前進前鋒到了銅鞮故城在今山西沁縣西南恰與韓王信軍隊相遇兩下交

戰一陣韓王信敗走漢兵陣斬其將王善韓王信收集敗兵與其

將曼丘臣王黃等商議欲立趙氏後裔以維人心於是訪得故趙

王之後趙利立之為王遣人向冒頓請兵此時冒頓居住上谷郡秦

名郡治即今直隸懷來縣聞信即命左右賢王匈奴貴官率領馬兵萬餘與王黃等

會合進至晉陽又被漢兵擊敗韓王信與左右賢王等領敗殘兵

士一路迤邐北走。高祖入了晉陽住下。遣將領兵乘勝追至離石。離石今山西縣又大破之。冒頓聞得敗報。再遣大兵駐紮樓煩西北。囑咐將士須要一連詐敗。引得漢兵到來。將士領命而去。

高祖住在晉陽。見漢兵連獲勝仗。便欲長驅北進。又恐匈奴兵勢尙盛。邊外險遠。未敢深入。因聞冒頓現居上谷。定計先遣使者假作通問。即便察看虛實。再定行止。冒頓聞有漢使將到。急囑咐左右。如此如此。左右奉命布置已定。方許漢使入見。漢使見了匈奴如此情形。心中暗自竊笑。便回報高祖。說是可擊。高祖放心不下。又遣使者多人往看。及至回報。衆口相同。都言擊之必勝。高祖方始帶領將士由晉陽起程。臨行又命婁敬再往察看。婁敬奉命去了。高祖大軍一路行到樓煩。遇著匈奴兵隊。戰了幾陣。匈奴盡皆敗走。漢兵隨後追逐。

此時正是十一月時候。又兼塞外地方異常寒冷。真是風利如刀。雪大如掌。漢兵如何耐得。士卒被凍。手指墜落者。十人之中。竟有二三。其餘凍得支體僵硬。皮肉坼裂者。更是不計其數。高祖一心要破匈奴。冒著風雪。催兵前進。一日行至廣武。雁今山西雁門縣卻值婁敬回來覆命。高祖問他所見如何。婁敬說道。大凡兩國相爭。理應各誇所長。今臣到彼。徧觀所有人畜。盡是老弱瘦小。此必冒頓設計。故意自露其短。卻暗地埋伏奇兵。誘我深入。據臣愚見。匈奴實未可擊。高祖見說。心想我前所派使者。將近十人。皆說可擊。現已遣兵二十餘萬。踰過句注。正是興致之時。他偏來造言惑衆。遂怒罵婁敬道。齊虜汝本以口舌得官。今乃敢妄言。阻止吾軍。立命左右將婁敬上起刑具。下在廣武獄中。一面催遣人馬進行。

高祖性急。自領馬兵當先。步兵隨後進發。行至平城縣。故西城在今山西大同

東縣地方。後面步兵追趕不上。多半落後。高祖正行之際。忽見匈奴兵馬漫山遍野而來。冒頓率領左右賢王。親自臨陣。周勃樊噲等急率軍隊迎敵。只因漢兵遠來疲乏。而且不耐塞外寒冷。盼著後面大隊接應。偏未到來。戰了片刻。漸漸抵敵不住。高祖見前面有一山一座。遂命將人馬盡行上山。周圍築起壁壘固守。此山名爲白登山。不過是一塊高地。形若丘陵。故又名白登臺。冒頓見漢兵上山。便指揮兵馬將白登山團團圍住。高祖與諸將遂被困於圍中。原來冒頓先飭部下佯輸。引誘漢軍深入。又故意將老弱士卒與漢使觀看。以驕其心。今聞高祖親來。心中暗喜。便就平城左右山谷中埋伏精兵四十萬。此乃反客爲主以逸待勞之策。高祖不知致墜其計。

當日高祖被圍。幾次飭勵將士奮勇衝下山來。卻都被匈奴殺回。

高祖心中焦急。自率諸將登高一望。只見四方八面。密密層層。都是匈奴兵馬。圍得水洩不通。每方馬皆一色。西方盡是白馬。東方盡是青馬。北方盡是黑馬。南方盡是赤馬。軍容甚覺好看。諸將見匈奴一個個人雄馬壯。



不覺膽怯。專盼後隊前來救援。誰知等候一日。並不見到。及至第二日。依舊寂然。一連過了五六日。毫無動靜。漢兵被困山上。起先各人身邊。尚有隨帶乾糧度日。後來糧盡。只得採取草根木實。聊以充饑。並融取雪水解渴。夜間搭起營帳。隨便居住。偏是寒得利害。便到處砍取樹木枝葉。煨火取煖。高祖雖然屢親戰陣。經歷許多艱難危險。卻從未受過此種苦楚。一連數日。饑寒交迫。實在難受。想起婁敬言語。心中懊悔不迭。其時漢兵後隊大軍。原已到了平城近旁。卻被冒頓遣兵阻住。不得會合一處。連糧草都無從接濟。

直到第六日。高祖心知救兵無望。又見諸將士受餓受凍。面無人色。要想拚命殺條血路逃走。也是不能。思來想去。並無方法。遂向陳平問計。陳平早探知匈奴闕氏現在軍中。於是心生一計。附著

高祖耳邊說了數句。高祖依允。立命畫工畫一美女。務極美麗。畫工奉命。費了一日工夫。畫完呈與高祖。

次日高祖選一善通胡語巧於應對之人。作爲使者。齎了畫圖一幅。並許多珍寶。往見匈奴闕氏。分付如此如此。使者奉命。帶了各物。一馬馳下山來。恰值是日大霧瀰漫。對面不能見物。使者到得匈奴營旁。遇著兵士。說是奉使來見闕氏。兵士便將他引至闕氏帳前。遣人入內通報。闕氏聞說。卽命入見。使者見了闕氏。道達漢帝之意。託其向單于前說情。兩下各自罷兵。言畢。獻上許多珍寶。闕氏看見各物。皆是塞外罕有。心中甚喜。盡行收下。對使者道。多謝漢帝厚意。我當卽向單于言之。但恐我是女流。單于未必肯聽。我言未免辜負漢帝的厚意。使者見說。便走近前道。漢帝尙有一句重要言語。因爲與闕氏身

上。甚有關繫。特遣使臣告聞。說到此處。便向懷中取出畫圖一幅。雙手遞上道。此乃中國第一美女。天下聞名。茲因漢帝被圍多日。危急異常。有人獻計。請漢帝召到此女。獻與單于求和。漢帝依言。數日前已遣使回國。一面又命畫工畫其容貌。預備先與單于閱看。如果應允罷兵。不日美女到時。便要將他送來。及至昨日。漢帝忽想起此策雖好。究竟有些不妥。只因此位美女。真是天下無雙。倘被單于得了。定然爲色所迷。奪卻關氏寵愛。素仰關氏爲人賢德。此計若行。於關氏甚是不便。因轉念不如先託關氏說情。並告知此種情節。若是關氏能趁著美女未至以前。解了此圍。放走漢帝。便可將此策作罷。一則中國不至失卻美女。二則關氏也可保全夫妻恩愛。倘關氏不能想法解救。漢帝迫於無法。只得實行此策。特先遣使臣告明。並將畫圖呈上一看。此圖雖甚惡毒。心不過

得。這。佛。圖。
 我。但。看。畫。圖。
 便。可。想。見。本。
 人。十。分。美。麗。
 了。
 關。氏。接。過。畫。
 圖。一。邊。看。
 一。邊。聽。著。言。
 語。不。覺。暗。自。
 喫。驚。心。想。若。
 使。此。人。到。來。
 我。國。婦。女。都。



無。顏。色。此。
 事。如。何。是。
 好。說。不。得。
 惟。有。力。勸。
 單。于。放。他。
 走。脫。方。可。
 保。得。自。己。
 地。位。想。罷。
 仍。將。圖。交。
 還。使。者。囑。
 道。汝。可。上。
 覆。漢。帝。我。

自當極力解救。使者領命。自去回覆高祖。因在霧中往來。大眾不覺。所以冒頓並不知有此事。

闕氏打發使者去了。遂往見冒頓。說道。如今漢帝被圍多日。後隊兵到。不能救出。定又遣人回報。盡起大兵。前來接應。將來漢兵愈到愈多。恐怕敵他不過。縱使戰勝漢兵。奪得土地。與我國人風土不合。亦不能佔領居住。況且彼此均是一國之主。不宜自相殘害。漢帝滅秦破楚。平定天下。亦有神靈輔助。不如放其回去。買個人情。願單于留意。冒頓此時正在想起前與王黃趙利約期到此會合。如今期限已過。尙未見到。莫非二人與漢通謀。心中方自疑慮。所以一聞闕氏之言。便即依允。傳令兵士將圍開了一角。此時大霧已散。高祖見了大喜。便欲趁勢衝出。陳平說道。匈奴所用兵器。不過弓矢刀矛。並無其他器械。如今須令軍士張起硬弩。搭上兩

箭。箭鏃向外。陛下居中。由諸將保護。徐徐下山。方可走脫。高祖依言。遂命將士各執弩箭。分列兩旁。高祖乘車。夏侯嬰爲御。諸將前後簇擁。一同下山。

到得山下。高祖望見兩邊胡騎如林。心中恐懼。急命夏侯嬰加鞭速走。夏侯嬰記得陳平言語。定要緩緩而行。高祖催促數次。夏侯嬰只說無妨。仍然緩轡垂鞭。慢慢前進。冒頓見漢兵從容而過。疑是有計。飭令部下不必攔阻。高祖與諸將士。因此得脫重圍。回到平城。與後隊大兵會合一處。諸將遭此困阨。人人憤怒。皆欲與匈奴決一死戰。以雪恥辱。未知戰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患匈奴始議和親 實關中盡徙大姓

話說高祖及諸將脫出白登之圍。到得平城。方與大兵會合。諸將受困七日。盡皆憤怒。欲與匈奴決一死戰。雪此恥辱。忽得探報說。

是冒頓已引兵回去。諸將便來見高祖。自願領兵追趕。高祖被胡兵圍得怕了。急忙止住道。冒頓極善用兵。此去必有埋伏。我若追趕。正中其計。况塞外天氣奇寒。加以道里不熟。不如暫時罷兵。將來再作打算。說罷。遂傳令回軍。

高祖回到廣武。立即命人將婁敬釋放。對之謝道。吾不聽君言。以致被困白登。皆由以前所遣使者誤我。我已盡斬之矣。於是封婁敬爲關內侯。食邑二千戶。號爲建信侯。又加封汝陰侯夏侯嬰一千戶。

高祖南行過曲逆縣。故城在今直隸東南。偶然上城閒望。見民居稠密。屋舍連雲。甚是高大。不禁贊道。壯哉此縣。吾行徧天下。但見洛陽與此地而已。因念陳平此次獻計有功。未曾加賞。於是回顧御史問道。曲逆戶口共有若干。御史對道。當秦時有三萬餘戶。後因兵亂。

時起。人多死亡逃匿。現在僅有五千戶。高祖遂下詔改封陳平爲曲逆侯。陳平隨從高祖征伐。前後一共六出奇計。一捐金行反。二以惡草具進。

楚使三反出女子二千。人解榮陽圖。四蹶足。請封韓信。五僞遊雲夢擒韓信。六解白登圖。

皆得受封加邑。

十二月。高祖回至洛陽。忽報代王劉喜到來求見。高祖驚訝。急命召入。但見他滿面風塵。身上穿著平民服飾。形狀甚是狼狽。高祖愈覺詫異。問其緣故。劉喜便將始末訴明。原來冒頓聞說高祖回軍。卽引兵來攻代地。代王劉喜自幼生長田間。未曾經歷兵事。聞說匈奴人馬精壯。又知得高祖新在白登被圍。料想自己不能抵敵。遂改換裝飾。棄了城池。由僻路逃回洛陽。高祖因劉喜是自己親兄。不忍加罪。下詔降爲合陽今陝西縣侯。封少子如意爲代王。高祖回到關中。命陽夏侯陳豨爲代相。統領趙代邊兵。北防匈奴。陳豨奉命去了。

高祖因想起匈奴時來侵犯邊境無日平靖甚是憂慮遂向婁敬問計。婁敬道：現在天下初定，將士疲困，欲恃武力降服匈奴，勢所不能。且冒頓弑父自立，豺狼之性，又不可用仁義化導。如今惟有爲長久之計，使其子孫將來稱臣歸附而已。但此策竊恐陛下不能施行。高祖道：如有良計，我何爲不能照行？但不知其計若何。婁敬道：陛下果能以嫡長公主嫁與單于，厚備妝奩，彼見是漢帝親女，贈送又厚，爲蠻夷所仰慕，一定立爲閼氏，所生之子必爲太子。將來可望代爲單于，且匈奴貪得漢物，陛下不時將我國所餘彼國所少之物贈送與彼，又使能言之士以禮節曉諭之。冒頓在世，固是漢家女婿，冒頓旣死，則外孫代爲單于，天下豈有外孫敢與外祖抗拒之理？如此則可不用戰爭，漸漸臣服。若陛下愛惜長公主，不肯遠離，但以宗室或後宮之女假稱公主嫁之，彼雖匈奴亦

不可欺。竊恐於事無益。高祖聞言稱善。便欲將魯元長公主許嫁。冒頓。呂后聞得此信。日夜啼哭。對高祖道。妾惟有一子一女。奈何將女棄與匈奴。終身不得見面。高祖拗他不過。只得將後宮妃嬪所生之女。託名長公主。許嫁冒頓。卽命婁敬前往議和。結親。婁敬奉命束裝起程。恰值蕭何建築未央宮成功。前來覆命。說起未央宮比長樂宮更加壯麗。長樂宮係秦始皇所造。高祖不過畧加修飾而已。未央宮卻是蕭何新造。周迴二十八里。正門向北。稱爲北闕。旁有公車司馬門。東面亦有一門。稱爲東闕。未央前殿。乃就龍首山築成。東西廣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殿中正室。號爲宣室。此外宮殿樓閣甚多。又有武庫收藏甲兵。太倉積貯米穀。工程甚大。至是方始告竣。蕭何便請高祖往觀。高祖周覽一回。見其高大華麗。卻故意發怒道。天下洵洵勞苦。

未可知。汝建築宮室。何爲如此過度。蕭何答道。正爲天下未定。故可趁此時機。造成宮殿。人民久經勞苦。尚不覺得。况天子以四海爲家。若非高大華麗。不足以壯觀瞻。且勿使後世更有加增。亦是長久之計。高祖聞言。遂乃回嗔作喜。因命就其地建築都城。設立縣治。名爲長安。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此地。在秦以前。本是一個鄉聚。北

隔渭水。正與秦之咸陽宮相對。如今遂成爲漢之都城。高祖七年春二月。遂由櫟陽遷都長安。獨有太上皇貪戀新豐樂處。仍在櫟

陽宮居住。

光陰荏苒。又過一年。到了九年冬十月。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趙王張敖、楚王劉交。皆來長安。朝賀歲首。高祖遣人往櫟陽宮。迎取太上皇到來。升坐未央殿。自率諸侯王將相等。朝賀已畢。大排筵宴。父子君臣。入

上皇回想自己本是布衣。生長田



獨卻值七國秦楚之際。天下多故。但求苟全性命。誰知今日竟得身爲天子之父。晚景占盡風光。真非意料所及。想到此處。甚是歡喜。高祖見他父親高興。便就席上起身。雙手親捧玉杯。行到太上皇面前敬酒。口中說道。從前大人時常說臣

謀生積產。不如兄仲。勤於耕作。今臣所立產業。比起兄人較多。高祖言畢。羣臣皆呼萬歲。太上皇與高祖大笑。不住。盡皆大笑。於是諸侯王以次上前敬酒。各各開而散。

過了數日。婁敬由匈奴奉使回來覆命。說是冒頓應結約。但暫時議和。未可深恃。臣此次奉使往來。見匈奴所據河南之地。如白羊樓煩等處。有七百里。若用輕騎。一日一夜可至。此宜預爲定。所有六國之後。以及巨族豪宗。所在多有。秦末各處起兵之人甚衆。然惟齊之田姓。勢最盛。如今陛下雖都關中。而關中殘破。人有六國之族。一旦有變。陛下不得高枕而臥。

楚大族昭屈景懷田五姓與燕趙韓魏之後。以關中關中曠土甚多地又肥沃足容多人。天侯有變亦可用以征伐。高祖依言即命婁秦時辦法富家巨族被迫遷到關中者共有墾殖原是國家一種政策。但所徙者不是貧豪大姓。於是長安之地變成五方雜處。游迹其中。所以漢時三輔號稱難治。以後每遇人民聚居其地。都由婁敬作俑。遂使秦時虐政。一日日人民遷徙不安。種種困難。無庸贅述。十二月高祖行到洛陽。忽有人上書告發趙國丞相事。高祖得書大怒。立命逮捕趙王張敖趙相貫高等。解問。未知此案實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高祖謾罵遭刺客 貫高忍死明趙王

話說趙王張敖乃張耳之子。漢五年七月。張耳身死。高祖命張敖嗣立爲王。適值張敖新喪妻室。呂后因恐高祖將魯元公主嫁與匈奴單于。故急與高祖商定。許嫁張敖。於是魯元公主遂爲趙王王后。高祖七年。車駕因事過趙。趙王張敖聞說丈人到來。親自出境迎接。到了趙國邯鄲都城。直入王宮。魯元公主出來拜見父親。便留高祖小住數日。張敖早晚殷勤服侍。親自奉上飲食。甚屬恭敬。也算盡了女婿之禮。偏是高祖生性。自來傲慢。動輒將人亂罵。此種習氣。自少至老。全然不變。况兼如今身爲天子。更覺比前尊大。又因張敖是他女婿。便看同自己兒女一般。不加一毫禮貌。張起兩足。昂然坐在上面。將張敖呼來喝去。幾同奴僕。稍不如意。信口亂罵。全不想張敖縱

屬女壻至親也。是一國之王。現又在他國中。竟不顧他體面。張敖遭此侮辱。只是下氣低聲。一味順受。毫不介意。誰知竟惹起趙國羣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發怒。要替張敖出氣。



說起貫高趙午二人。本是張耳門客。平日爲人負氣。不肯略受委曲。如今二人皆爲趙相。年紀各已六十餘。卻仍是少年心性。偏要好勝。今見此情形。心中實在難受。暗罵我王懦弱。於是大家會聚相議。欲殺高祖。

衆人議定。遂由貫高入見張敖。屏退左右。密說道。王事皇帝甚恭。皇帝待王太覺無禮。臣請爲王殺之。張敖聞言大驚。急將手指放在口中嚙出血來。指天爲誓道。君何出此妄言。記否先王失國。幸賴皇帝。方得復國。澤流子孫。絲毫皆皇帝之力。此恩無可報答。願君勿再出口。貫高見說。無言退出。自向十餘人述了張敖之語。大衆重復商議道。此乃我等之過。我王爲人忠厚。不忍背德。何必與他商議。我等因見皇帝侮辱我王。故欲殺之。又何苦連累我王身上。如今我等自去行事。若得事成。奪了天下。奉歸我王。不成我等

各拚一身坐罪也。覺乾淨商議已畢。方欲下手預備。不料高祖早已起程去了。衆人見此時已來不及。只得攔下。

過了一年。是爲高祖八年。恰值高祖領兵往擊韓王信。餘寇於東

垣。正即定今直隸寇平之後。高祖傳令回京。貫高早已探知消息。預料

高祖回時。必由趙地經過。且知他是按著驛站而行。因想起趙地

柏人。隸故唐山縣。在今直西縣。是個大站。高祖到此。定就館舍歇宿一宵。遂

與同黨十餘人密議。暗遣力士數人。各懷利刃。前往柏人館舍廁

中埋伏等候。高祖到來。定要上廁。便就廁中。將他殺死。

安排已定。不消幾日。高祖果然到了柏人。入得行宮。原想在此歇

宿。也是高祖命不應死。忽然心中大動。因問左右道。此縣何名。左

右回答縣名柏人。高祖道。柏與迫音相近。柏人者。乃是爲人所迫。

地名不利。不可在此住宿。遂即傳令起行。於是貫高等所謀。又復



落空。事雖未成。不
 免有人知得。漸漸
 傳到外間。卻被貫
 高仇人所聞。心中
 暗喜。便想藉此害
 死貫高。以報其仇。
 雖明知連累多人。
 也顧不得。
 適值九年冬十二
 月。高祖到了洛陽。
 貫高仇人便來上
 書告發。高祖閱書

大怒。因見貫高、趙午，乃是趙相。其餘亦皆趙國官吏。心想：趙王、張敖定然同謀。立遣武士持詔前往趙國，將張敖、貫高、趙午等十餘人捕縛，解到洛陽審問，並通告趙國臣民。如敢隨從趙王前來，罪及三族。

武士奉命到了趙國，宣讀詔書。張敖一向不會知有此事。聽了詔書，好似晴空打個霹靂，喫驚不小。此時埋怨諸人已是無及，只得束手受縛。趙午等十餘人聞此消息，心想不如早尋一死，免得下獄受刑。遭了苦辱，遂各拔出佩刀，自刎而死。獨有貫高，顏色不變。卻見諸人紛紛尋死，氣得鬚髯大張，厲聲罵道：「是誰令汝作此事情？我王本未同謀。如今連累被捕，汝等但知自己尋死，更有何人替王伸冤？明他不反，貫高罵時，諸人早已死盡。只餘他與張敖二人。貫高便對張敖道：王請放心，臣終當表明王之冤枉。大丈夫行

事。自作自受。萬不至累王受罪。武士遂將貫高一同綁縛。連張敖裝入檻車之中。卽日起行。解往洛陽。

趙國羣臣見王與丞相都成犯人。又有詔不許臣民相隨。只得痛哭一場。送出國境。各自回家。內有趙國郎中田叔、孟舒等十餘人。不肯相捨。自己髡鉗。上解見身穿赭衣。假稱趙王家奴。隨從上路。

魯元公主在宮。聞說丈夫被捕。嚇得啼哭。心知丈夫並無此意。乃是爲人所累。遂急急收拾行裝。趕回長安。見了呂后。哭訴求救。呂后聞說。亦自驚疑。便帶同女兒。一齊來到洛陽。聞說張敖與貫高早已解到。下在獄中。高祖現飭廷尉官名、獄名。嚴行訊辦。呂后便遣

人往獄中探視張敖。回報說是並不受苦。只因獄官知他是天子女婿。情罪未明。自然不敢怠慢。呂后入宮。見了高祖。便代張敖辯白。請卽下詔赦免。高祖不允。呂后一連說了數次。大意說張敖乃

是女壻。他豈不看女兒情分。安肯爲此等事。高祖聞言怒道。假使張敖得據天下。他豈少了汝之女兒。呂后見高祖發怒。因此也不敢再言。

當日廷尉奉高祖之命。先將貫高提出審問。貫高到堂。慨然直供。並說道。都是我輩所爲。趙王不知。廷尉心疑貫高袒護其主。不肯實招。便將貫高用刑拷打。一連數日。貫高被打數千皮。開肉綻血流遍地。只是忍住痛苦。並無一語攀到趙王身上。末後廷尉又將鐵條燒紅。向他身上刺入。貫高受此種種酷刑。弄得死去復活。身上無一片完膚。仍是執定原供。始終矢口不移。廷尉無法。只得將審問貫高情形。並其口供。上奏高祖。高祖見奏。心想難得如此硬漢。不覺失聲贊道。壯士。因問羣臣道。汝等誰人識得貫高。卽行前往獄中看視。可以私情問他。到底趙

王有無同謀。旁有中大夫泄公出班奏道。貫高與臣同里。臣素識之。此人本在趙國有名。崇尚節義。不輕一諾。高祖遂命泄公持節前往獄中。此時貫高遍體刑傷。動彈不得。獄吏將他放在篋輿竹以如編成轎之中。泄公持節走到近前。貫高聞有人來。仰面一看。認得泄公容貌。因問道。來者莫非泄公。泄公答應道。二人久別重逢。泄公見貫高受此苦痛。也覺傷感。貫高長日坐在獄中。正在愁悶。如今得見故人。甚是歡喜。彼此暢談。一如平日。

說話中間。泄公因問起謀刺之事。趙王果否知情。貫高被問答道。凡人誰不愛其父母妻子。今吾自認首謀。三族皆當論死。豈肯專爲趙王一人。斷送一家性命。只因趙王實不與謀。皆係吾等所爲。於是遂將高祖過趙。如何輕慢趙王。彼等如何發怒。如何設計。從頭至尾。述了一遍。泄公知貫高所說。都是實情。便依言回報高祖。

高祖始信張敖實是無罪。於是下詔赦之出獄。

高祖暗想貫高爲人硬直。真算難得。又命泄公前往。將趙王出獄之事。告知貫高。以慰其心。並赦貫高之罪。泄公奉命再到獄中。向貫高說道。趙王今已赦出。貫高聞說驚喜道。趙王果真赦出乎。泄公答道。實已赦出。貫高心中大喜。泄公又說道。主上甚重足下。故特命吾持節來赦足下之罪。貫高笑道。吾所以忍死一時。致使渾身受傷者。因欲明趙王無罪之故。今王已出。吾可塞責。雖死不恨。况人臣既受篡弑之名。有何面目。再事主上。縱使主上不肯殺我。我心豈不慚愧。說罷。遂將雙手自扼咽喉。氣絕而死。

高祖聞說貫高自盡。甚是嘆惜。又聞趙國郎中田叔、孟舒等十餘人。不避危難。自甘爲奴。相隨張敖。也是難得。便一起召見。人人對答如流。滿朝羣臣。都辯他不過。高祖暗想道。原來趙國羣臣。皆是

賢士心中甚悅。遂一律拜爲諸侯相。

之各相國

及郡守。

高祖帶了張敖。回到長安。下詔降張敖爲宣平侯。將代地併歸趙國。移代王如意爲趙王。卻說趙王如意。乃戚夫人所生。戚夫人甚得高祖寵愛。因此家庭之內。又演出一番變故來。未知此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爭易儲周昌相趙

謀叛漢陳豨連胡

話說高祖戚夫人。乃定陶人。生得天姿秀麗。容光照人。善能鼓瑟擊筑。又能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唱出塞入塞望歸之曲。高祖爲漢王時。路過定陶。納入後宮。甚得寵愛。常侍左右。日以管絃歌舞爲娛樂。隨身侍女數百人。皆習音樂。每當歌曲之際。一齊舉首高唱。聲徹雲霄。高祖甚悅。戚夫人生一子。取名如意。至年八歲。高祖立之爲代王。如今移爲趙王。年纔十歲。高祖甚是珍愛。因其年幼。雖

然封王。未令就國。留在左右。高祖每往洛陽。戚夫人與趙王如意。常隨從同往。呂后與太子盈。多留居長安。平日甚少見面。因此愈覺疏遠。

戚夫人見自己母子得寵。便希望如意得立爲太子。日夜在高祖面前。哭泣要求。高祖爲色所迷。不免心動。又覺得太子盈。生性柔弱。將來嗣位。恐不能制服臣民。如意年雖幼小。性情與己相似。立爲太子。必能繼承基業。高祖想罷。立即升殿。欲下詔廢太子盈。立如意爲太子。羣臣皆出諫阻。高祖不聽。旁有御史大夫周昌。見高祖不從諸臣之諫。心中大怒。立在殿廷力爭。

原來周昌乃是周苛從弟。亦係沛縣人氏。初與周苛同隨高祖入關。高祖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後來周苛奉命留守滎陽。城破爲項羽所執。被烹而死。高祖念周苛死事甚烈。因

命周昌接領兄職。爲御史大夫。封汾陰侯。周昌爲人強直敢言。同班中如蕭何曹參等皆尊敬之。嘗有一日。高祖閒坐宮中。周昌因事入宮面奏。行到宮前。卻望見高祖正抱著戚夫人。取笑作樂。周昌連忙回頭走出。卻早被高祖一眼瞧見。撇了戚夫人。飛步而出。竟將周昌追及。周昌見高祖到來。只得停住腳步。轉身作禮。高祖趁勢便將周昌按伏在地。兩足騎他項上。向周昌問道。我算是何等君主。周昌仰面說道。陛下卽是桀紂之主。高祖聞言大笑。放他起來。從此覺得周昌方嚴不苟。心中更加敬憚。

及至此次欲廢太子。周昌比諸人爭得尤力。高祖便要他說出所爭理由。周昌正在怒氣勃勃。更兼平素有了口吃之病。一時說不出理由。急得滿面通紅。唇脣亂動。卻說不出一字來。半晌方始說道。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

詔。高祖見他急時說話不清。夾著許多期期。忍不住放聲大笑。遂將廢立之事罷議。起駕回宮。

當日君臣會議此事。早有人報與呂后得知。呂后聞信大驚。親自出來。藏在殿之東廂。留心竊聽。所有君臣問答語言。一一聽得清楚。末後見所議不成。心中方纔稍安。及至高祖入內。呂后望見周昌。心中十分感激。不覺對之下跪。口中謝道。今日若無周君。太子幾乎被廢。周昌只得辭謝退出。

高祖回到宮中。心想此事羣臣多數反對。若要實行。未免有拂衆心。因此將廢立之意減了一半。戚夫人聞事不成。大失所望。自然又來纏擾高祖。說是此事已被呂后知得。心中定然懷恨如意。若不立之爲嗣。將來必爲呂后所害。高祖聞說。暗想此言亦屬實情。須得覓一善法。保全趙王如意。免致將來受害。誰知尋思半日。竟

無一計。只是頻頻嘆息。不發一語。想得心中煩燥。便命戚夫人擊筑。自己唱歌。聊以解悶。

從此高祖將此事橫在心上。日常鬱鬱不樂。左右近臣見高祖顏色慘淡。大異平日。不知他所憂何事。不敢動問。獨有掌管符璽御史趙堯。年紀尙少。甚屬聰明伶俐。知得高祖意思。一日趁著無人在旁。便進言道。陛下近多不樂。莫非爲趙王年少。戚夫人與呂后有隙。恐萬歲之後。趙王不能保全。高祖答道。汝所料甚是。吾因此事。心中憂悶。不知計將安出。趙堯說道。陛下惟有爲趙王置一剛彊國相。選擇呂后太子及羣臣素所敬憚之人充之。方保無事。高祖道。此計甚是。我心中亦欲如此。但羣臣中何人可任。趙堯道。御史大夫周昌。爲人堅忍質直。且爲呂后太子羣臣所敬憚。惟有此人可任。高祖稱善。於是遣人召到周昌。對之說道。吾有一事。定要

煩君。君可爲我相。趙輔佐趙王。周昌聞說。心中不願。因泣道。臣相從陛下已久。陛下如何中道棄臣。令爲諸侯之相。高祖道。吾原知諸侯相不及御史大夫之貴。但吾深爲趙王憂慮。思來想去。除君之外。更無他人。只得屈君勉強爲我一行。周昌不得已。方始允諾。高祖遂下詔。移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周昌奉命。繳還御史大夫印綬。起程前赴趙國。

高祖便將御史大夫之印。持在手中。玩弄片刻。口中自問道。何人可爲御史大夫。此時趙堯侍立左右。高祖轉過頭來。兩眼對著趙堯。熟視良久。又自答道。更無勝過趙堯之人。卽日便拜趙堯爲御史大夫。說起符璽御史。秩僅六百石。本御史大夫屬官。御史大夫位在丞相之次。親近用事。兩下官職尊卑。相去甚遠。如今趙堯竟因數句言語。超遷高位。先是趙人有方與公者。曾對周昌說道。君

之史趙堯。年紀雖少。乃是奇才。君必須另眼相看。此人不久將代君之位。周昌見說。心中不信。笑道。趙堯年少。不過刀筆之吏。何能如是。及至此時。周昌到了趙國。聞說趙堯果然爲了御史大夫。始信方與公之言不謬。

過了數月。周昌因事忽又回京求見。高祖召入。問其來意。周昌因屏人說道。代相陳豨領兵居代數年。多招賓客。臣恐其謀爲不軌。故特趕回奏聞。高祖聞奏。命周昌仍回趙國防守。一面遣人前往代地查辦。

原來陳豨乃宛胸。

故城在今山東
濰縣西南

人。初從高祖入關。以將軍定代

地。破臧荼。封陽夏侯。高祖甚加寵信。及高祖由平城回。因代地關係緊要。乃命陳豨爲代相。統領邊兵。防備匈奴。陳豨性好豪俠。常仰慕魏公子無忌。陵即信之爲人。今旣爲將守邊。遂多招賓客。收養

門下。無論其人貧富貴賤。一律平等看待。而且謙恭下士。如同布衣之交。所以遠近之人。爭來趨附。到得賓客既多。賢愚不等。不免有一班不肖之徒。倚藉勢力。在外招權納賄。種種犯法。但因陳豨身爲代相。居在代地。代王如意既不在國。故一任他賓客橫行。也無人來管閒事。

陳豨在代。已有數年。此次告假歸里。路過趙國邯鄲都城。適遇周昌爲趙相。聞得陳豨到來。自然前往拜會。忽見他門下賓客及相隨之人。不計其數。車馬共有千餘輛。邯鄲旅舍。盡被佔滿。周昌不免驚訝。後來陳豨假滿回代。又過趙國。賓客之多。亦如前時。周昌因此疑其聚衆謀亂。於自己也有干係。故特行入京。面告高祖。及至高祖遣人查辦。遂發覺陳豨賓客許多不法之事。並牽連到陳豨身上。使者據實回報高祖。高祖見陳豨尚無謀反證據。也就不

加深究。

誰知陳豨因此心中恐懼。知得韓王信與其將王黃曼丘臣等現在匈奴中。因暗遣賓客前往交結。王黃曼丘臣二人彼此往來通信。立下盟約。預備將來事急時。聯合舉兵。高祖尙屬不知。到了十年秋七月。太上皇駕崩櫟陽宮。高祖藉著喪事。遣使往召陳豨。陳豨聞召大驚。以爲此去定遭究治。遂託言病重。不肯來京。一面遣人與王黃曼丘臣約期聚會。及至九月。王黃等引衆到來。陳豨遂舉兵叛漢。自稱代王。迫劫代地官吏人民。使之從己。高祖聞信。先下詔盡赦代地被劫吏民。以離其黨羽。自率諸將。星夜前進。到得邯鄲。周昌迎入城中。具報陳豨舉動。高祖大喜道。陳豨不知北據邯鄲。南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周昌因奏道。常山一郡。共有二十五城。現竟失去二十城。已將該郡守尉拏到。應請卽行斬首。以

正其罪。高祖道該郡守尉。是否通同造反。周昌道並未造反。高祖道既未造反。不過因力量不足。以致失守。並無大罪。即命將守尉赦出。仍令各回本任。高祖又遣周昌就趙地壯士中。選擇可以爲將之人。以



便任用。周昌奉命選得四人。帶領入見。高祖見了。嫚罵道。豎子安能爲將。四人被罵。俯伏地上。不敢做聲。高祖罵了一場。卻仍授爲將軍。且各封一千戶。左右進諫道。諸將士相從入漢伐楚。有功尙未盡賞。今此四人何功。竟得受封。高祖道。此非汝等所知。陳豨造反。邯鄲以北之地。皆爲彼所據。吾以羽檄召集天下之兵。尙未有一處到來。如今惟有邯鄲本地軍隊。吾何惜此四千戶。以慰趙地子弟之心。左右聞言。盡皆稱善。

高祖又問陳豨部將是誰。左右對道。多係從前曾爲商賈之人。高祖道。吾已知處置之法。遂遣人多用金錢收買陳豨部將。並懸出賞格。有能擒得王黃曼丘臣來獻者。各賞千金。布置既定。專待諸路兵到。安排進攻。未知此去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高祖自將擊陳豨

呂后設計殺韓信

話說漢十一年冬十一月，高祖駐紮邯鄲。諸路兵馬陸續到齊。正擬進攻陳豨，先探得陳豨遣部將張春東渡黃河，進攻聊城。今山東聊城陳豨自與曼丘臣屯兵襄國。故城在今直隸邢臺縣西南又遣將侯敞領兵萬餘人往來接應。王黃率馬兵駐在曲逆。韓王信亦領胡騎現居參合。故城在今山西高陽縣東北高祖聞報，乃遣將軍郭蒙領兵前往齊國。會合齊相曹參共擊張春。命太尉周勃領兵由太原進攻代郡。命樊噲領兵往擊襄國。命灌嬰領兵進攻曲逆。諸將奉命而去。

高祖自領酈商、夏侯嬰等引兵前進。到得東垣。今直隸正定縣卻遇趙利據城固守不降。高祖指揮諸將攻城。城上士卒對著高祖謾罵。高祖大怒，下令急攻。一直攻了月餘，城中食盡，方始出降。高祖入城，命收捕前次謾罵之人，盡行斬首。不罵者免其一死。因將東垣改名真定。



此時郭蒙已會
 合曹參將張春
 擊敗周勃攻破
 馬邑進至樓煩
 樊噲亦擊破陳
 豨曼丘臣兵降
 了清河常山等
 縣灌嬰兵到曲
 逆與王黃侯敵
 交戰一場大敗
 敵兵陣斬侯敵
 王黃逃去高祖

遂統四路得勝軍隊。長驅進攻。所過城邑。陳豨部將多被金錢收買。陸續來降。王黃及曼丘臣亦皆被其部下將士生擒來獻。陳豨兵敗勢窮。投奔匈奴。惟有韓王信帶領胡騎。尙在參合。高祖令將軍柴武率兵攻之。柴武先遣人致書韓王信。勸其歸降。韓王信不聽。柴武遂進兵攻破參合。擒殺韓王信。

十一年春正月。高祖平定太原。遣周勃樊噲領兵往定雲中雁門代郡上谷之地。二將奉命去了。高祖因見代地隔在常山之北。迫近匈奴。趙國在常山之南。不便兼管。遂立子恆爲代王。建都中都。

故城在今山西平遙縣西北

將代郡雁門劃歸代國。

高祖回到洛陽。恰遇呂后計殺韓信。遣人來報。卻說韓信自被高祖擒縛。降爲淮陰侯。心想自己戰功甚高。滿擬據地稱王。傳與子孫。不料高祖畏忌其才。竟奪其國。難免心中怨恨。居常鬱鬱不樂。

又因自己一向爲王。周勃灌嬰等皆居其下。如今降爲列侯。每遇朝會時。竟與諸人同班。心尤不甘。遂常稱病不朝。

一日偶然出門。到得樊噲家中。樊噲嘗爲韓信屬將。知其天性高傲。遂親出門前拜接。延入坐談。每有言語。皆自稱臣。仍稱韓信爲大王。因說道。大王今日乃肯枉顧臣家。臣實不勝欣幸。韓信坐了片刻辭去。樊噲又到門前拜送。韓信被樊噲如此奉承。心中甚是喜悅。竟似自己仍在楚國爲王一般。及至出得門來。方始省悟。不覺自笑道。我乃與樊噲等爲伍。

又一日高祖無事。與韓信評論諸將才能。各有高下。高祖因問道。如我能領幾多軍隊。韓信答道。陛下不過能領十萬之兵。高祖問道。如君能領幾多。韓信答道。臣多多益善。高祖聽了笑道。既然多多益善。何故爲我所擒。韓信道。陛下雖然不善御兵。卻善御將。此

臣所以爲陛下所擒。况陛下種種舉動。直是天授。非由人力所能。高祖聽了。方始無言。

及至此次陳豨造反。高祖自領兵隊擊之。諸將皆隨軍征進。獨韓信稱病不肯從行。過了月餘。忽有韓信舍人欒說。因事得罪韓信。韓信將他拘執。意欲殺之。欒說心中憂懼。因知韓信素爲朝廷所忌。不如趁此時陳豨作亂。說他通同謀反。朝廷定然相信。辦他罪名。如此我不但可免一死。且可博得富貴。欒說想定。於是祕密寫成一書。暗地遣人交與其弟。使他將書出來告發。

書中說是數年前陳豨奉命爲代相。來向淮陰侯韓信告辭。韓信延入相見。屏退左右。執著陳豨之手。與之同步中庭。良久。韓信仰天歎道。汝是吾之知心。吾今欲以一言奉告。陳豨答道。願聽將軍命令。韓信因說道。足下所守代地。乃天下精兵所聚之處。職任甚

屬重要。主上平日。雖然十分寵信足下。但是若有人來言足下謀反。初次雖未必相信。到得二次。主上未免生疑。若到三次。主上定然發怒。親自領兵征討。此時關中空虛。吾爲足下從中起事。便可取得天下。陳豨素來知得韓信本領。聞了此言。相信不疑。卽答道。謹如尊命。此外二人又說了許多言語。陳豨起身告別。韓信送出門外。再三叮囑。方始分手。如今陳豨果然造反。主上親征。韓信記得前言。故意稱病。不肯相從。卻暗遣人前往陳豨處通信。囑其盡力抵敵。當卽從中相助。韓信打發使人去了。便與自己親信家臣密謀。欲乘夜間。詐作詔書。盡赦許多沒官罪徒。奴隸。給以兵器。親自帶領。襲攻呂后太子。各事都已布置清楚。專待陳豨回信。便行起事。以上情節。都是欒說捏造。末後又假說他因知得此事。特行諫阻。致觸韓信之怒。身被拘囚。故遣弟代爲上書等語。

呂后得書。心中憂慮。只因平日畏忌韓信。此時也不問他謀反真假。便想設法除之。於是遣人召到蕭何。祕密定計。到了次日。忽報有使者由軍中到來。說是高祖已定趙地。陳豨被獲斬首。列侯羣臣聞信。皆到宮中賀喜。蕭何卻親往韓信家中。假作問病。就便告知此事。因勸韓信道。足下雖病。何妨勉強入宮道賀。韓信本無甚病。又卻不過蕭何情面。只得隨同入宮。呂后早已伏下武士等候。一見韓信進來。便命武士拏下捆起。說他陰謀造反。立時就長樂宮鐘室之懸鐘室中斬之。韓信臨刑嘆道。吾悔不聽蒯徹之言。致爲兒女子所欺。豈非天命。說罷引頸受戮。

原來呂后與蕭何計議。欲就宮中擒殺韓信。以免費力。但高祖現不在宮。無故召之。韓信必不肯來。或反引其疑心。激出變故。蕭何因設此計。令人假作使者。來說陳豨已滅。自己去騙令入賀。韓信

不知。竟中其計。死
 得真是冤枉。讀者
 試思韓信貧困之
 時。得遇漂母。給以
 飯食。幸免飢餓。如
 今到了末路。偏爲
 呂后所殺。生死皆
 出於女子。亦是一
 奇。蕭何起先追回
 韓信。薦爲大將。此
 時不替他表白。卻
 反算計害他。恩仇



同出於一人。亦事之不可解者。清人謝啟昆有詩爲韓信不平。詩曰。

鞅鞅羞同噲爲伍。多多未讓帝論兵。當時英傑遭猜忌。自古王侯戒盛盈。豈料娥姁難恕死。不如漂母尙哀生。我從胯下橋邊過。淮水潺潺作怨聲。

呂后既殺韓信。又下令滅其三族。一面遣人報知高祖。高祖正在洛陽。聞得韓信已死。問知始末情形。心中且喜且憐。只因除了畏忌之人。可免後患。自然歡喜。又明知韓信無辜遭戮。所以生憐。高祖忽然又想到蕭何身上。卽命使者齎詔回京。拜丞相蕭何爲相國。加封五千戶。又遣來都尉一員。領兵五百人。爲相國護衛。使者到了長安。宣讀詔書。蕭何以爲高祖因他計除韓信。故特加此封賞。心中甚是歡喜。在朝文武百官。聞此消息。都來相府道賀。蕭何

一一接待。等到衆人去後。卻又有一人前來求見。蕭何請入其人。一見蕭何。便開口說道。吾今特來弔君。君之禍不遠矣。蕭何聞言。大驚。不知來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此亦可略得

通鑑於青海非淺解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全書十六卷
二十五萬言



分訂八厚冊
定價二元四角

木
有徵。凡政治變

遷。制度

祕事。地方舊聞。無

不應有盡有。而於當日 東南之富庶。

道咸以後 國力之漸衰。治亂興

廢之故。皆有源有委。如數家珍。

手此一編。不啻讀明清稗史筆記數十百種。洵

大觀也。全書用白話體。不獨為雅俗

所共賞。抑且婦孺皆能了解。書共十六卷。

二十五萬言。分訂八厚冊。名大

家詩詞尺牘奏疏條陳以及約

章文告。凡與本書事實有關。次第附見者。

多至一千餘篇。此書之價值。可想而知。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全 部 四 册)

秦 漢 演 義

(定 價 八 角)



歷史小說之膾炙人口者。惟東周列國志。三國志演義。坊間所印廿四史演義等書。淺陋太甚。欲其貫穿歷朝。文字足與東周三國相配者。殊未見也。是書上承東周之後。共計十萬餘言。分訂四册。內容豐富。紀載翔實。文字淺明。圖畫美備。可為史料之補助。可作家庭之消遣。實通俗教育書中之大觀也。

教育 部批

是書以演義體裁敘述秦漢事蹟用意正大措詞明顯俾一般不能讀史記漢書之人藉此亦可略得歷史之智識其有裨於通俗教育洵非淺鮮



Small handwritten mark or signature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Small handwritten mark or signature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永泰黃士恆著

前漢演義

編上

第二冊

前漢演義

第十三回 遇呂后彭越被醢 哭梁王欒布明冤

話說蕭何聞其人說是禍事不遠。心中大驚。急問其故。其人說道。今主上櫛風沐雨。勤勞在外。君居中留守。不親戰陣。乃反加君封邑。置兵護衛。此因見淮陰侯新反。心中疑及於君。所以置兵護衛。名爲衛君。實則防君。望君讓還封邑。勿受。更將家中財物捐助軍餉。始能免禍。蕭何聞言。如夢方覺。連向其人稱謝。原來此人姓邵。名平。本是秦時東陵侯。到得秦滅。邵平失去爵位。身爲布衣。家中又頗貧困。只有幾畝田地。在長安城東門外。自己便靠著種瓜。過日。偏他所種之瓜。風味甚美。長安東門色青。亦名青門。時人因號爲青門瓜。又因邵平原是東陵侯。故亦謂之東陵瓜。蕭何素聞其賢。與之結交。邵平感其知己。如今聞有此事。料得高祖不懷好意。

故特來點醒蕭何。蕭何立即依言行事。高祖聞知，果然大悅。呂后因聞高祖現在洛陽，遂親自到來，告知計殺韓信之事。高祖因欒說告發韓信有功，遂封之爲慎陽侯。又向呂后問起韓信臨死有何言語。呂后便將韓信之語述了一遍。高祖聞韓信提及蒯徹，因說道：此人乃是齊國辯士，原來韓信造反，都是由他指教，真屬可恨。遂下詔齊國捕拏蒯徹。

不過幾時，齊國已將蒯徹解到洛陽。高祖召蒯徹入見，問道：汝曾教韓信造反否？蒯徹直答道：臣本教之，無奈韓信豎子不肯用臣之策，故被族誅。若彼能聽臣言，陛下安得殺之？高祖見說大怒，喝令左右將他烹死。左右正待動手，蒯徹仰天歎息，大聲呼冤。高祖道：汝教韓信造反，烹汝有何冤枉？蒯徹道：秦末天下大亂，羣雄並起，爭奪帝位，捷足先得，俗語有云：「跖犬吠堯，堯非不仁，犬但知自

爲其主。當日臣教韓信之時。臣惟知有韓信。不識陛下。况天下之人。欲爲帝王者甚多。不過力量不及。陛下豈能一概烹之。高祖見蒯徹說得有理。遂命赦出。蒯徹仍得逍遙自在。回到齊國去了。當日陳豨造反。高祖親征。行至邯鄲。曾遣人往召梁王彭越帶兵前來。使者至梁。彭越說是有病。不能自來。遣將領兵前往邯鄲接應。高祖見彭越不到。心中大怒。又遣使者責備彭越。彭越被責。自然恐懼。便欲親見高祖。當面謝過。旁有梁將扈輒諫道。不可。王在先不往。如今見責始往。往必被擒。不如趁此舉事。彭越聞說。心想扈輒所慮甚是。前次韓信被擒。卽是榜樣。因此止住不行。但扈輒勸他造反。他亦不肯。誰知卻被太僕聽得。偏又太僕因事犯罪。心恐彭越究治。便逃到洛陽。向高祖上書。說梁王與扈輒謀反。高祖得書。不動聲色。遣使齎詔到梁。隨帶武士多人。彭越不知自出接

詔使者乘其不備。卽令武士將彭越擊下。并連扈輒。一直解到洛陽。下入獄中。交與廷尉王恬開審辦。

王恬開奉命審出實情。原是扈輒起意。彭越並未聽從。依照法律。彭越當然無罪。但王恬開知高祖之意。欲盡除異姓諸侯王。於是硬坐以罪。說是扈輒勸彭越謀反。彭越不殺扈輒。實是反形已具。請旨依法治罪。高祖見奏。心知彭越冤枉。不忍殺之。下詔將彭越免爲庶人。移到蜀中青衣故雅城在縣今四川雅安縣北居住。卽日遣吏役押送起行。彭越雖然受冤。卻還留得性命。就算僥倖。於是隨著吏役上路。

一日行至鄭地。卽今華縣陝西忽值呂后由長安起程。前赴洛陽。恰好兩下相遇。彭越見是呂后。便就路旁叩謁。淚流滿面。備陳始末情形。自明無罪。懇求呂后向高祖說情。放回昌邑故里。呂后聞言。慨然

許諾。並用好言
安慰。卽命吏役
帶了彭越。隨同
自己回到洛陽。
吏役因是皇后
命令。不敢不從。
彭越收淚。謝了
呂后。心想呂后
爲人。真是難得。
竟肯替我說情。
實令人異常感
激。又料到高祖



定然依從呂后之言。

里。遂欣然隨解到洛

前進。不日到了洛陽。呂后入見高祖說道。彭王乃是壯士。今墜照法律廢之。令居蜀地。蜀地險阻。難保其不爲亂。無異養虎貽患。於是此時誅之。妾已命吏役帶領同來。高祖聞言亦以爲然。呂后遂又令人告發彭越。說他暗地招集部下。復謀造反。於是高祖又交廷尉王恬開審訊。王恬開便迎合呂后之意。覆奏上來。說是罪應族誅。高祖准奏辦理。此時彭越正在盼望詔書下來。赦他回里。誰知又被廷尉拏去。問他重謀造反之罪。心中方悟自己竟爲呂后所賣。不是救他。反來害他。此時悔恨已是無及。到了三月。遂誅彭越。滅其三族。並將肉碎切爲醢。音海肉分賜諸侯。懸其首級於洛陽市上。以示衆。遣武士看守。下詔道。有人敢收



視者。卽行捕拏。數日後。果見一人。身穿素服。隨帶祭禮。踉蹌行來。到了彭越頭下。跪在地上。口中喃喃說了許多言語。然後排列祭品。拜畢。放聲大哭。甚是哀切。早被旁邊武士看見。都想道。

此人莫非瘋癲。竟敢如此大膽。違詔前來哭祭。遂一擁上前。將他拏住。問起姓名。乃是姓欒名布。原來欒布本梁國人。家甚貧困。流落到了齊國。在一酒店中充當酒保。遂與彭越交好。後彭越入鉅野爲盜。欒布卻被人劫去。賣到燕地爲人奴僕。偏遇家主被人殺害。欒布仗義殺死仇人。爲其家主報仇。時臧荼爲燕將。聞得此事。心感欒布甚有義氣。遂舉爲都尉。及臧荼身爲燕王。用欒布爲將軍。項羽旣滅。臧荼起兵叛漢。高祖討平燕地。欒布兵敗被擄。彭越聞信。乃向高祖請贖。欒布高祖許之。彭越遂將欒布贖回。以爲梁國大夫。此次欒布奉彭越之命出使齊國。待到回時。聞得彭越已死。有詔禁人收視。欒布感念彭越私恩。又悲他死得冤枉。一時忠憤激發。不顧自身。奮然來到洛陽。便將彭越之頭當作生人。向之奏明奉使所辦之事。然後慷慨

哭祭一回。任其捕拏。武士捕了欒布。奏聞高祖。高祖命將欒布帶進。罵道。彭越謀反。伏誅。吾有詔。禁人不得收視。汝獨敢哭祭。明明是與彭越一同謀反。說罷。喝令左右速與我烹之。左右答應一聲。一齊擁上。將欒布提起。正要擲入湯釜。欒布此時早將生死置之度外。全然不懼。但因一腔冤憤。未盡發洩。要想說個痛快。遂回顧道。臣有一言。願待說畢。然後就死。高祖道。汝有何言。可卽說來。左右方將欒布放下。欒布大聲說道。陛下自從彭城敗回。受困於滎陽。成皋之間。全賴彭王居在梁地。與漢聯合。斷楚糧道。項王有後顧之憂。所以不能引兵西進。當此之時。彭王爲楚則漢破。爲漢則楚破。楚漢成敗。皆由於彭王。况垓下之圍。若無彭王。項氏不至滅亡。及天下已定。彭王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次徵兵於梁。彭王因病不能親行。

陛下卽疑爲反叛。反形未見。陛下乃用苛細之法。將其誅滅。臣恐功臣從此人人寒心。現在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卽就烹。欒布朗朗說了一篇。替彭越死後吐氣。自覺爽快。也不待武士動手。自己撩起衣服。便向湯釜跳去。高祖聽欒布所說。語語不錯。又見其人慷慨義烈。心中亦爲感動。於是赦了欒布。拜爲都尉。後以軍功封俞侯。爲燕王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此是後事。高祖旣殺彭越。遂將梁地分爲二國。立子恢爲梁王。友爲淮陽王。夏四月。高祖回到長安。想起南粵地方。現爲趙佗所據。尙未歸服。因下詔封趙佗爲南粵王。命陸賈往授印綬。陸賈奉命而行。未知趙佗受封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陸賈奉使封趙佗 樊噲排闥見高祖

話說陸賈本是楚人。口才辯利。從高祖爲客。常在左右。屢奉使往

來各國。天下既定。陸賈心知高祖不喜儒術。意欲引誘高祖崇尚文治。遂時常在高祖面前。稱說詩書。高祖聽得討厭。便大罵道。我由馬上取得天下。何用詩書。陸賈接說道。由馬上得天下。能由馬上治天下否。昔湯武既平桀紂。偃武修文。天下大治。始皇二世。窮兵濫刑。遂至亡國。假使當日秦已得天下。施行仁義。取法古聖。陛下又安得有今日。高祖見陸賈所說。雖是正理。但與他素性不合。未免心中不樂。面上現出慚愧之色。因對陸賈道。汝試爲我將秦所以失天下與我所以得天下之故。詳細指陳。並集古來成敗興亡之事。著成一書。陸賈奉命。著書十二篇。奏上高祖。每奏一篇。高祖聽了。盡皆稱善。左右齊呼萬歲。遂名其書爲新語。至是高祖見南粵未服。乃命陸賈往封趙佗。陸賈奉命起身前去。說起趙佗本真定今直隸縣人。當日秦始皇既定南粵之地。因置桂

林南海象

郡三郡徙

謫戍之民。

與蠻人雜

居。以趙佗

爲龍川廣今

東龍川縣縣令。

龍川縣屬

南海郡。至

二世時南

海尉官名

郡曰守尉小任



囂見天下大亂。亦欲佔據南粵獨立。無奈自己年紀太老。身多疾
 病。後來漸漸病重。自知不濟。便欲將此事託付與人。心中暗想。只
 有龍川令趙佗。爲人英武。甚有幹略。可勝此任。遂遣人往召趙佗。
 趙佗奉命前來。直到病榻之前相見。任囂屏退左右。說道。近聞陳
 勝。吳廣。項羽。劉季等。各各興兵聚衆。中國擾亂。未知何日始得安
 定。南海地處僻遠。吾恐敵人來侵。意欲發兵塞斷新開道路。自爲
 防備。以待時變。偏值病甚。未能行此。吾徧觀郡中官吏。無足與言。
 故特召汝。面行付託。我死之後。汝卽代我之位。此地負山面海。東
 西數千里。又頗有中國人相與輔助。可以立國。此亦一州之主。汝
 當好自爲之。於是任囂假作二世詔書。命趙佗行南海尉事。趙佗
 受命。一一領諾。不過數日。任囂身死。趙佗遂接南海尉之任。卽作
 檄文。飭下橫浦。

關名在江

陽山

關名在廣東

等關守將。說是盜



兵將至。急將
道路塞斷。設
兵防守。守將
得檄。依言辦
理。趙佗見邊
地已固。但恐
屬下官吏不
服。遂藉事將
秦所置各縣
令。陸續誅滅。
更用自己親
信之人接充。

後聞秦已滅亡。趙佗卽起兵襲攻桂林象郡。盡併其地。於是南粵三郡皆歸趙佗佔領。北與長沙接境。趙佗遂自立爲南粵武王。及至高祖已定天下。趙佗自恃險遠。不肯稱臣納貢。高祖欲待興兵攻之。又因戰爭初息。士卒勞苦。而且粵地難於征進。不減匈奴。前次征伐匈奴已經失敗。若師出無功。反增恥辱。便想趁勢立趙佗爲南粵王。命陸賈前往開導。與之立約通市。但求不來侵犯。保得邊境安靜而已。

當日陸賈奉命到了南粵。卻不見趙佗親身出接。早料定他是個崛強之人。不肯服漢。心想此次與他見面。說話須要不卑不亢。太卑則損失使者身分。有辱國體。太亢則趙佗不肯受命。誤了和約。總在相機行事。方能成功。陸賈主意既定。齎了印綬。一直入內。望見趙佗昂然坐在堂中。頭上也不戴冠。將頭髮紐成一個椎髻。身

上也不束帶。張起兩膝。箕踞而坐。望見陸賈進來。並不起身。陸賈見趙佗如此傲慢無禮。便一直進至面前。大聲說道。足下乃是中國人。祖宗墳墓。兄弟親戚。都在真定。如今足下反其天性。棄卻冠帶。徒以區區之粵。欲與天子抗行。不肯降服。禍將至矣。當日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今天子先入關。滅暴秦。平強楚。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實由天意。天子聞王據南粵。不助天下誅討暴逆。諸將相大臣。皆請移兵問罪。天子憐百姓勞苦。權令休息。故遣臣來授君王印綬。結約通使。君王理宜親自出郊迎接。北面稱臣。誰知竟欲以敵國之體相待。若使天子聞得此事。赫然震怒。遣人掘燒君王先人墳墓。誅滅宗族。命一偏將。領十萬之兵前來。則粵人殺王降漢。易如反掌。趙佗聽到此語。不覺竦然。卽時離座起立。笑對陸賈謝道。久居蠻夷之中。以致失禮。幸勿見責。遂與陸賈叙

禮坐下縱論世事

趙佗見陸賈對答如流。心中想要難他。因先問道。我比蕭何曹參韓信。何人較賢。陸賈答道。王似過之。趙佗又直問道。我比皇帝。何人較賢。陸賈暗想。要是說他才能不如。他必不服。但就勢力上比較。他自當服輸。遂答道。皇帝起豐沛。誅滅羣雄。爲天下興利除害。上繼五帝三皇之業。統治中國。中國之人。以億兆計算。地方萬里。土壤膏腴。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開闢以來。未曾有此。今王人衆不過數十萬。皆屬蠻夷。崎嶇山海之間。不過如漢之一郡。王何得自比於漢。趙佗聽陸賈說話得體。不能駁他。因大笑道。我不在中國起事。故僅據此地稱王。若使我當日亦居中國。豈遂不及漢帝。

於是趙佗甚是敬重陸賈。留他住下。日日與之飲酒談論。情形甚

是親密。因對陸賈道。粵中無人足與言語。幸得先生到來。使我逐日得聞所未聞。陸賈在粵。住了數月。竟拜趙佗爲粵王。使之稱臣立約。事畢辭歸。趙佗遂將粵中所產奇異珠寶。裝在橐中。約計價值千金。賜與陸賈。又別送財禮。亦值千金。陸賈拜受。回到長安。入見高祖。覆命。高祖聞趙佗竟肯稱臣。奉約。心中大悅。遂拜陸賈爲太中大夫。

此時南粵旣服。匈奴亦已和親。中國無事。一日高祖忽然患病。最惡見人。獨臥禁中。飭守門官吏。不得放進羣臣。所有親舊大臣。如絳侯周勃。潁陰侯灌嬰等。皆不敢入內。如此十餘日。羣臣不知高祖病狀如何。又不得一見。衆心皆覺不安。獨有舞陽侯樊噲。見高祖病中疏遠大臣。深恐內中或生變故。倚著自己係與高祖連襟。比起諸人。更加親近。遂對衆倡議。自願爲首率領諸人。入見高祖。

大衆贊成。樊噲於是前先行。諸大臣隨後同入。進至宮門。守門人阻他不住。樊噲一直排闥闥中入內。望見高祖獨自一人。將頭枕著一個宦者。臥在牀上。

樊噲見高祖神情懶散。不覺流淚說道。從前陛下與臣等東征西討。意氣何等雄壯。如今天下已定。陛下神情竟與昔日大異。羣臣聞陛下患病。盡皆憂懼。陛下不與臣等相見。乃獨與宦者同處。記否。二世趙高之事。可爲寒心。高祖見樊噲說得激切。不覺大笑。卽由牀上起坐。諸大臣見高祖容色如常。方始放心。其實高祖無甚大病。只因近被戚夫人纏擾。不過欲立趙王如意爲太子。自己心中卻委決不下。便尋個靜處。獨自沈思此事。不特諸大臣不得見面。連著呂后太子戚夫人趙王如意。也都不與相見。樊噲是呂后妹夫。自然一心顧著太子。料得高祖定爲此事。沈思不決。恐他想

到一偏。又欲實行廢立。於是帶領羣臣。闖了進去。欲打斷他念頭。又借著宦者在旁。便將二世趙高一提。隱隱是說廢立可以亡國之意。高祖領悟其意。因又將此事暫行放下。只可憐呂后終日提心弔膽。十分憂慮。要想設法保全太子。卻又不知從何下手。真是愁腸百結。淚眼雙垂。未知太子能否保全。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安儲位張良授計 破陰謀英布起兵

話說呂后自從前次知得高祖欲廢太子盈。更立趙王如意爲太子。喫驚不小。當日雖幸所議未成。但高祖旣存此心。早晚必見實行。豈肯罷休。若使廢立事成。趙王如意將來卽了帝位。自己雖仍不失爲太后。但如意乃戚夫人所生。母以子貴。戚夫人自然得勢。自己反要仰其鼻息。而且太子盈本是嫡子。轉須北面稱臣。心中

實屬不甘。輾轉尋思。欲求保全太子之位。卻又無法可想。只是日
 常焦急愁苦。不知如何是好。旁有親信近侍。知得呂后心事。因進
 言道。留侯張良。最善設計。素得主上信用。不如使人尋他設法。呂
 后依言。遂密遣其兄建成侯呂釋之。建成侯據表係呂釋之。史漢均作呂澤。按呂澤死於高祖

八年不應此時尙 往見張良。

此時張良正託辭多病。學習導引導氣運術之法。不食米穀。在家靜

養。閉門不出。已有年餘。今聞呂釋之求見。遂遣人辭以患病。呂釋

之說有要事。定須面談。張良只得請入相見。寒暄已畢。呂釋之屏

退左右說道。足下乃是主上謀臣。言聽計從。今主上日日欲易太

子。此事有關大局。足下何得坐視不理。張良答道。從前主上屢遭

危困。故肯聽吾之計。如今天下安定。欲易太子。別立心愛之人。此

事關係家庭骨肉之間。人所難言。雖有吾輩百人。無益於事。呂釋

之見張良所說也是實情。因道：足下既不能諫阻，應請爲我設計。張良再三推辭。呂釋之一定要他想法。張良被迫不過，暗想：我若出頭干與此事，主上聞知，必觸其怒。如今惟有代出主意，令其自去行事，方可不露痕迹。

張良沈思半晌，方對呂釋之道：此事非口舌可爭。據吾愚見，現有四人爲主上所仰慕，屢次招請，不能得其前來。足下若能不惜金玉財帛，預備厚禮，使太子修成一書，書中措辭務極謙卑，選一能言之人，齎持書幣，並備安車駟馬，前往聘請。他若不允，須是極力懇求，務使他不能推卻。自然到來。俟其來時，待以客禮。每遇太子入朝，卽令四人相隨左右。但使主上見了，知此四人甚賢，太子便可保全，不至被廢。呂釋之問了四人姓名，謝過張良，自去回覆呂后。呂后也不知張良此計有何妙用，但因自己更無別法，便命呂

釋之依言辦理。

原來張良所薦四人都是當時有名高士。時人因他年紀皆老。鬚

髮皓白。故又稱爲四皓。內中一人姓唐名秉。字宣明。乃陳留襄邑

今河南襄城縣人。常居園中。人因號爲東園公。一人姓崔名廣。字少通。齊

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爲夏黃公。一人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內軹

在今河南濟源縣人。號角里先生。一人複姓綺里字季。此四人並皆修

道潔己。非義不動。當日因見秦始皇作事暴虐。知天下將亂。相約

隱居不仕。同入商山。在商縣今陝西之中。作紫芝歌。見高山紫芝傳以明

志。其歌道。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

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高祖既得天下。聞四人之名。下詔徵之。四人知高祖待人侮慢。遂

逃入終南山中。不肯來見。當日呂釋之依著張良之計。往聘四人。四人起初不肯到來。後見使者來意甚誠。勉強從命。到了長安。即住在建成侯家中。太子盈待之甚是恭敬。四人漸知太子聘請之意。又蒙太子優待。只得



住下。正擬乘機入見高祖。忽有警報傳來。道是淮南王英布造反。說起淮南王英布。本屬楚將。項羽封之爲九江王。後來叛楚歸漢。與韓信彭越共滅項羽。高祖仍將九江故地封之爲淮南王。英布得復故國。也就稱心遂意。頻年來朝。君臣之間。毫無猜忌。至高祖十一年春正月。聞淮陰侯韓信爲呂后所殺。英布始懷恐懼。到了三月。又聞梁王彭越被廢。心中愈加憂慮。一日。英布正率同將士出外射獵。忽報高祖遣使到來。頒賜彭越肉醢。英布問知原由。大喫一驚。心想高祖近來無故殺戮功臣。不久將輪到我身上。與其臨時束手受戮。不如早爲布置。先發制人。遂密令部將聚集軍隊。留心探聽近郡消息。預備乘機起事。此種祕密舉動。高祖自然不知。

適值英布有一愛姬。偶患疾病。出到醫家診治。此醫家正與中大

夫賁赫家對門。賁赫見王姬日日往來醫家。心中忽生奇想。想起自己身爲侍中。常在王之左右。便與王姬相見。也無妨礙。况聞此姬爲王所最寵幸。若得蒙他賞識。肯向王前提拔數句。定可將我升官。賁赫想到此處。甚是高興。於是逐日前往醫家。等候王姬到來。出門迎送。奔走奉承。異常恭敬。連隨來人馬。都給與飲食。又不時覓得奇珍異寶獻上。王姬見賁赫十分殷勤。更兼受他厚禮。心中甚喜。又知他是王之近臣。遂亦不甚避忌。時時與之問答。不消幾日。彼此漸熟。賁赫見王姬病已大瘥。遂辦了一席豐盛酒筵。排在醫家。自作主人。恭請王姬一同入席飲酒。王姬也不推辭。到得酒散。王姬回宮。便將賁赫記在心上。

一日英布入宮。王姬在旁侍奉。說話中間。偶然提到賁赫。便稱贊他是個好人。英布聽了。覺得詫異。便含怒問道。汝何從知他是個



好人。王姬見英布
 動怒。嚇了一跳。自
 悔。出言冒昧。又見
 英布。追問甚急。情
 知不能瞞隱。遂將
 前事說了一遍。英
 布聞說。心疑二人
 定有私情。逼問王
 姬。王姬抵死不認。
 英布又遣人往召
 賁赫。到來質證。早
 有英布左右近臣。

見英布欲究此事。急報與賁赫得知。賁赫聞信。正在恐懼。卻遇使者來召。賁赫只得推稱患病。不敢入見。又料得英布召他不到。定然發怒。要來捕拏。不如及早逃走。於是立即整理行裝。偷得使節。到了館驛。詐稱奉著王命。有緊要公事。前往長安。分付驛吏趕速預備車馬。立時起程。驛吏見他是淮南王近臣。手中又執著使節。自然信以爲實。慌忙備齊車馬。讓他前往。賁赫上車。囑御者加鞭速走。每到一站。換馬便行。晝夜趲程。馬不停蹄。一直到了長安。逃得性命。方始將心放下。

賁赫既到長安。又想起英布知我乘驛到京。必然遣人上書說我罪狀。請求拏送回國。到了其時。我就有口也難分辯。必須及早打算。忽然記得日前英布曾飭諸將聚集兵隊。預備謀反。此事祕密。惟有近臣方得知曉。如今趁他未來追捕。先行告發。不但自身得

保。並可希望爵賞。賁赫算計已定。修成一書。親自詣闕奏聞。書中說是淮南王英布謀反。已有形迹。請趁他未發之時。先行誅之。高祖得書。便告知蕭何。蕭何說道。英布受漢厚恩。不應有此反謀。恐係賁赫與他素有仇怨。故特妄言誣陷。應請將賁赫收繫獄中。一面遣使前往淮南查明。高祖依言辦理。立遣使去了。當日英布見賁赫稱病不肯應召。心中更怒。卽命武士往捕賁赫。早已逃去。但將家屬收擊下獄。又派人四出偵查。方知是乘驛赴京。急命輕騎追趕。已來不及。英布料定賁赫此去。必將國中祕密之事。告知朝廷。心中甚是懸懸。不過數日。果有漢使到來。卻又被他查出聚兵之事。英布見陰謀已露。遂將賁赫全家處斬。卽日發兵造反。

高祖聞報。下詔赦出賁赫。拜爲將軍。一面召集諸將問計。諸將皆

請發兵擊之。此時高祖病體尙未全愈。懶於出征。又記起廢立之事。至今未決。不如趁此機會。命太子盈前往。一試其才。再行決定。高祖想罷。便欲令太子盈率領諸將往擊英布。此消息傳到四皓耳中。連忙相聚密議道。我等來此。本爲保護太子。如今太子領兵。事在危急。豈容袖手旁觀。便想設法挽救。未知四人所謀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出下策英布敗績

歌大風高祖還鄉

話說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四人。見高祖欲令太子領兵。明是要想藉事廢他。乃相聚一處。祕密議定挽救之策。遂一同往見建成侯呂釋之。說道。太子領兵。縱使有功效。位不加尊。若是無功。便當受禍。况部下諸將。皆係從前相隨主上。平定天下。立有勳。自命甚高。今使太子統領此輩。無異使孤羊帶領羣狼。誰肯服

從命令。替他盡力。此去不能成功。可以預料。吾又聞韓非子有言。『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奉主上。趙王如意常常抱在面前。將來趙王如意。定然代爲太子。又可想見。現在事已危急。足下何不速請呂后往見主上。如此如此。方可死。呂釋之聞言大悟。此時天色已晚也。等不得天明。便乘夜入宮。見了呂后。告知四人言語。呂后心服。四人甚有見解。遂卽依計而行。

到了次日。呂后往見高祖。待得無人在側。便說道。英布乃是天下猛將。善於用兵。非同小可。如今朝中諸將。皆是陛下舊日同輩之人。卻命太子統領此輩。豈肯聽命。太子縱有本領。無從施展。若使英布聞知。愈加放膽。長驅西來。更無畏忌。天下危矣。陛下雖然抱病。勉強載入臥車。統兵前進。諸將見陛下親征。何人敢不盡力。陛下雖不免受些辛苦。但是因爲妻子。也是無法。還望陛下強自支

持。呂后帶哭帶說。淚流滿面。高祖聽了。心想此言亦復有理。我本欲藉此試驗太子之才。若照此說。反致誤了大事。因向呂后道。我早知豎子本不中用。只得自行罷了。遂發下命令。預備親征。汝陰侯夏侯嬰聞說高祖親征。保薦其客薛公。善於計畫。可備顧問。原來薛公會爲楚國令尹。此次夏侯嬰聞得季布反信。疑其不實。因召薛公問之。薛公道。此人當然造反。夏侯嬰道。英布受主上之封。據有淮南之地。南面稱王。富貴已極。何故造反。薛公道。英布與韓信彭越三人。一同立功。一體受賞。今韓信被殺。彭越伏誅。英布自疑禍及其身。是以造反。夏侯嬰深服其言。因向高祖舉薦。高祖立召薛公。問其意見。薛公道。英布造反。不足爲怪。設使英布能用上策。則山東非屬漢有。若用中策。彼此勝敗。尙未可知。惟用下策。陛下可以安枕而臥。不足掛慮。高祖問道。何謂上中下策。薛公

道南取吳楚。東并齊魯。北定燕趙。堅壁固守。是爲上策。如此則山東不屬於漢矣。南取吳楚。西併韓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是爲中策。如此則勝敗尙未可知。東取吳。西取下蔡。故城在今安徽壽縣北聚糧越地。身歸長沙。是爲下策。陛下安枕而臥。可保無事。高祖又問道。汝料英布當用何策。薛公道。必用下策。高祖問道。何以不用上中二策。反用下策。薛公道。英布本是驪山刑徒。得遇亂世。據國封王。此等人但顧一身。並無遠慮。故知必出下策。高祖稱善。下詔封薛公爲關內侯。食邑千戶。擇定吉日。自同諸將。統領大兵起行。此時張良正在臥病。聞得高祖出征。勉強出來相送。因對高祖說道。陛下出征。臣理應隨行。無如病甚。不能如願。今有一言上陳。楚人生性猛利。望陛下切不可與之爭鋒。高祖允諾。張良又請命太子爲將軍。統領兵馬。留守關中。高祖依言。此時叔孫通已爲太子。

太傅高祖又命張良爲太子少傅。說道：子房雖然抱病，可靜臥調養。遇事輔助太子。張良受命自回。高祖催軍進發。

當日英布決意起事。召集部下說道：主上年紀已老，厭倦兵事。聞我起兵，自己未必肯來。定然派遣諸將迎敵。論起諸將之中，只有韓信、彭越二人最爲可慮。如今二人已死，其餘皆不足畏。我軍奮勇前進，可操勝算。於是下令出兵東攻荊國。荊王劉賈聞信，親自領兵來迎。戰了一陣，劉賈兵敗被殺。英布盡收荊地之兵，渡過淮水，攻入楚地。楚王劉交遣將領兵拒之。楚將分兵爲三，欲使彼此互相救應。有人諫楚將道：英布善戰，爲人所畏。况我兵自在本地爭戰，容易散敗。今分爲三軍，彼若敗吾一軍，其餘定皆散走。安能相救？楚將不聽，遂與英布接戰。前軍戰敗，尙有二軍。聞信果皆散走。英布乘勝長驅西進，到得蘄縣。故城在今江蘇宿縣南之西，會甄地方適

與高祖大軍相遇。時十二年冬十月也。

高祖聞敵兵已近。下令安營。親自登高望敵。遙見英布軍隊甚多。旌旗齊整。人馬雄壯。十分精練。又看他行軍布陣。一如項羽。高祖見了。知是勁敵。心中不悅。遂令諸將領兵出營。排成陣勢。高祖自到陣前。遣人傳語。喚英布出來相見。英布聞說。卽引部衆到來。高祖遠遠對著英布說道。吾封汝爲王。南面稱孤。有何不足。何苦造反。英布答道。我亦不過欲爲皇帝而已。高祖聽了。怒罵英布反覆無常。揮兵進攻。英布部下接住廝殺。高祖因恐將士懈怠。親在敵督戰。不料忽被敵箭射中。仍自忍痛。不肯退卻。兩下大戰良久。英布大敗而退。原來英布本料高祖自己不來。誰知事出意外。今日陣前相見。不免膽怯。漢軍諸將見高祖扶病臨陣。受傷不退。人人更加奮勇。酈商、夏侯嬰等奮勇陷陣。英布以此抵敵不住。率領

餘衆一路退去。漢兵從後追趕。英布渡過淮水。且戰且走。部下將士沿途散逃。高祖見英布兵敗勢窮。遂遣將領兵追之。自己卻想起故鄉久別。自從彭城兵敗之後。一向未曾回來。如今相去甚近。不如順路一行。重覽舊時風景。與父老故人暢叙一番。也是大丈夫快意之事。想罷。遂命起駕前往沛縣。

沛縣官吏聞信。早已預備行宮等候。地方人民聽說高祖回鄉。盡皆歡喜。家家戶戶懸燈結綵。各各扶老攜幼。出到境上迎接。望見高祖車駕到來。歡聲雷動。高祖入得沛宮。按日置酒。徧召親戚故舊。與同父老子弟到來相見。一同飲酒叙舊。又選出沛中兒童一百二十人。教以歌曲。使之演唱。高祖飲到酒酣。心中十分暢快。親自擊筑作歌道。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高祖歌罷。便命兒
童將此歌學習。同
聲高唱。自己又起
舞一回。此時樂極
不覺傷心。流下數
行淚來。因對諸人
說道。游子常思故
鄉。吾雖建都關中。
萬歲之後。吾魂魄
猶思戀沛縣。且吾
由沛公誅討暴逆。
遂得天下。今卽以



沛縣爲吾湯沐之邑。所有人民應出租稅力役。永遠豁免。此詔既下。沛中人民聞知。自然更加歡喜。

高祖又將親族故舊中相識婦女如武負王媪等一併召到。賜以酒食。暢談從前及別後情形。各皆盡醉極歡。方始散去。如此一連十餘日。高祖欲去。衆人再三挽留。高祖道。吾一行人馬衆多。在此耽閣已久。若再留戀。父老子弟等如何供給得起。衆人見高祖執定要去。各自備辦酒食。同到沛縣西境饒行縣中人民。爲之一空。待得高祖車駕行到此處。衆人爭先獻上酒食。高祖卻不過衆人厚意。下令將人馬停住。搭起帳棚。又與衆人痛飲三日。沛縣父老乘著飲酒中間。叩頭請道。沛縣人民幸得永免租稅力役。豐邑尙未得免。惟願陛下哀憐。高祖說道。豐邑乃吾生長之地。心中極不能忘。不過吾恨其幫同雍齒叛我。爲魏固守。今既承父老固請。可

一併免其租稅力役。沛父老聞言。又爲豐人叩謝。高祖遂別了衆人起行。後人因就沛縣築臺。名爲歌風臺。清袁枚有詩詠歌風臺道。

高臺擊筑憶英雄。馬上歸來句亦工。一代君民酣飲後。千年魂魄故鄉中。青天弓劍無留影。落日河山有大風。百二十人飄散盡。滿村牧笛是歌童。

高祖由沛縣行到淮南。忽報長沙王吳臣已將英布殺死。前來報功。未知英布如何被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讖反相早知劉濞 懷忌心冤繫蕭何

話說英布自被高祖殺敗。收聚餘衆。渡過淮水。部下將士沿途散去。漢兵從後追來。英布逃到江南。江泛指南地長隨身僅有百餘人。正在無路可走。心中十分危急。忽有長沙王吳臣遣人到來。邀請英

布前往長沙。說是要與他一同投奔南粵。英布本是長沙王吳芮女壻。此時吳芮已死。其子吳臣嗣立爲王。英布因吳臣是他妻舅。自然相信不疑。遂隨使者一同起行。一日。到得鄱陽。鄱陽今江西縣夜宿村舍。使者乘其不備。竟把英布殺死。將頭前往獻功。

英布既死。淮南平定。高祖遂下詔立其子長爲淮南王。又因荆王劉賈爲英布所殺。並無後代。下詔將荆地改爲吳國。立兄仲之子沛侯劉濞爲吳王。劉濞既已受封。高祖重喚近前。將他相貌詳細看了一遍。心中甚悔。不應封他。但因封王大典。已經舉行。未便收回成命。乃對劉濞說道。觀汝形狀。具有反相。劉濞聞言。暗喫一驚。正欲分辯。高祖又用手撫摩其背。說道。自此以後五十年。東南起有亂事。莫非就應在汝身上。但是天下同姓一家。汝須牢記我言。切勿造反。劉濞聽了。莫名其妙。卻又不敢多說。只得叩頭答道。微

臣萬萬不敢。誰知到了景帝時代。七國之亂。就是劉濞倡首。果然應了高祖之言。此是後事。

十二月。高祖由淮南起行。路過魯地。

指今山東曲阜縣

遣官具太牢。

牛羊豕具

備謂之太牢

祭祀孔子。此時太尉周勃領兵追擊陳豨於靈丘。

今山西靈丘縣

陳豨兵敗被殺。周勃盡定代地。回見高祖覆命。並報告陳豨降將所說。燕王盧縮曾使其臣范齊往見陳豨。私與通謀造反。高祖心想盧縮與我自少至今交好最密。安肯生此異心。定是羣臣見我寵愛盧縮。心中妒忌。造此謠言。不如召他到來。證明並無其事。也可塞住讒間之口。想罷。便遣人往召盧縮。自己命駕還京。高祖一路西行。入了關中。將到長安。忽有無數人民攔路上書。去了一起。又來一起。沿途不絕。高祖心中覺得詫異。命將所上之書。逐件閱過。大都是告相國蕭何。說他倚藉權勢。欺侮百姓。用賤價

強買民間田宅。人民受虧。心內不甘。故來告發。高祖命左右將各書上所列價目。統行計算。不下數千萬。高祖聽了。暗自歡喜。及至到了長安。羣臣聞信。出來迎接。高祖見了蕭何。帶笑說道。相國乃向人民取利。得了許多便宜田宅。因回顧左右。命將人民所上之書。盡數交與相國。又對蕭何道。君可自向人民調處息事。蕭何見說。也覺滿面慚愧。收了書件。自去逐戶清理。讀者試想蕭何身為相國。一向謹慎守法。爲何此刻竟變成一個貪利武斷之土豪。就中有個緣故。原來高祖此次親征英布。臨行雖命太子留守關中。仍自放心不下。只因久知蕭何深得民心。恐他作亂。關中是個根本重地。若有搖動。天下去矣。說起蕭何。雖是高祖故人。但人心難測。眼見連年以來。功臣謀反。已有數起。難保蕭何不因此生心。於是時常遣使回到長安。探問蕭何動靜。

蕭何見使者三番五次回京。並無要緊事故。只傳高祖命令。問他近日所爲何事。心中記得前此高祖在滎陽時。也曾如此。又記得韓信被殺之時。召平教他言語。此時蕭何到也。乖覺。心知高祖疑己。便又依召平所說方法。一面加意安撫百姓。一面盡將所有家財。報效軍用。卻又有蕭何之客。見蕭何但知守著舊法。毫不變動。遂對蕭何說道。君作此行徑。滅族之禍不遠矣。蕭何聞言大驚。急問其故。客道。君今位爲相國。功居第一。不可復加。高於此者。惟有南面稱王而已。君居關中十餘年。衆心歸附。主上所以時常遣使問君。因畏君深得人心。乘機盡據關中之地。而君反日夜勞苦。惟恐失了人和。豈非愈重主上之忌。今爲君計。何不多買田宅。抑勒賣主。令其貶價出售。使人民生出怨謗。主上聞知。心中始安。君可免禍。蕭何聞言大悟。依計而行。後復有使者到來。見蕭何終日求

田問舍外議譁然。回去報知高祖。高祖果然大悅。此次回京。一路又遇人民上書告發。高祖不惟不怒。反覺歡喜。其實蕭何不過藉此敷衍高祖。待得高祖回來。仍將所買田宅歸還原主。或照原價補給。一時謗議也就息了。

蕭何生性本來忠厚。雖然弄假一時。今見高祖回京。料想他心中更無疑忌。便仍舊復他本色。一心一意爲國爲民。實心辦事。一日因見長安地方自從建都以來。已有數年。人民遷居到此者日多。一日人煙漸漸稠密。原有田地不敷栽種。尚有多數貧民無以謀生。又想起上林苑中空地甚多。荒廢可惜。不如任民耕作。官中又可收取稿草爲禽獸之食。似此一舉兩得。於是也不更向他人商量。便向高祖奏請。高祖聽了大怒道。相國想是多受商人賄賂。所以替他來請苑地。遂命將蕭何交與廷尉。上起刑具。下在獄中。蕭

何嚇得目瞪口呆。不敢分辯。此時高祖箭瘡未愈。身體不快。每多暴怒。羣臣見蕭何被囚。也不知因爲何事。未敢保救。高祖既囚蕭何。怒氣未息。一日適值閒坐無事。王衛尉在旁侍立。因乘閒上前問道。相國有何大罪。陛下立時將他繫獄。高祖道。吾聞李斯爲秦皇帝丞相。有善歸主。有惡自受。今相國多受人金錢。爲民請吾苑地。自己博得名譽。吾故將他繫獄。王衛尉道。蕭相國因見此事有益於民。故特上請。此真是宰相應盡之職。陛下如何反疑相國受賄。且陛下前在滎陽。與項羽相拒數歲。近又親征陳豨。英布。皆係相國留守。當此之時。相國若懷私意。只須一動足間。則自關以西。皆非陛下所有。相國不當此時謀得大利。今豈反貪商人之金。况秦皇帝卽因不聞其過。至於亡國。李斯之事。何足爲法。陛下對於相國。未免看得太淺。高祖被王衛尉駁得無言。但他



心中終是不悅。不得已遂遣使者持節赦出蕭何。蕭何此時年紀已老。平日本是拘謹之人。更兼被囚數日。幸得赦出。愈加戒慎。隨著使者入見高祖。高祖本來賜他劍履上殿。如今他卻脫履跣足。上前謝罪。高祖見蕭何

近前。便說道。相國罷了。相國爲民請吾苑地。吾不許。吾不過爲桀紂之主。相國便成賢相。所以吾特囚繫相國。欲使百姓知吾之過。蕭何聽了高祖語意。明明是責備他沽名釣譽。自悔作事失於點檢。經此一險。從此更加小心。高祖氣平。卻也如前看待。

幾日之後。高祖所遣使者自燕國回京覆命。說是燕王盧綰。自稱患病。不能來京。高祖聽說。心想盧綰與我交情。何等親密。豈有不能相信之事。如今召他不來。莫非起了異心。又轉念道。或者他真是抱病也。未可知。但無論如何。總要問個明白。遂命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來京。並查明有無與陳豨通謀之事。二人奉命前往。未知盧綰有無反謀。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張勝奉使誤燕王 盧綰避徵畏呂后

話說盧綰與高祖自幼交好。未曾一日相離。及高祖起兵。以盧綰

爲將軍。常侍左右。雖在軍中。無甚戰功。高祖既滅臧荼。設計立之爲燕王。在異姓諸侯王中。算是盧縮最得親幸。亦惟有盧縮最忠於漢。當日陳豨佔據代地起兵叛漢。高祖親至邯鄲。指揮諸將。自西南進攻。盧縮聞信。亦



遣兵攻其東北。陳豨四面受敵。兵敗勢窮。急遣王黃前往匈奴求救。事爲盧綰所聞。此時匈奴已與漢結約和親。盧綰恐冒頓單于又被陳豨煽動。來犯邊境。因亦遣其臣張勝前赴匈奴。告知陳豨兵敗。不日就擒。單于切勿被其搖惑。妄動刀兵。以致兩國失了和好。

張勝奉命到得匈奴。方欲進見單于。說明來意。忽有舊燕王臧荼之子臧衍。自從父死國亡。逃在胡地。日夜盼望機會。圖報其仇。今見陳豨造反。正欲勸誘匈奴。與之連合。又聞盧綰遣了張勝到來。知他來意。必是破壞此事。於是心生一計。親自來見張勝。說道。漢帝心存疑忌。久欲吞滅各國。今因諸侯時時反叛。兵連不決。燕國方得久存。燕王見足下熟習匈奴情形。特加信任。足下但知爲燕速滅陳豨。不知陳豨已滅。其次便輪到燕國。不但燕王不保。足下

亦將被擒。爲今之計。足下何不密告燕王。緩攻陳豨。一面結好匈奴。方能長保燕國。即使一旦有急。彼此亦可互相救助。張勝聞言稱善。竟將所奉使命。全然違背。也不通知燕王。待其回報。便一由己意。專斷行事。入見冒頓。轉勸他幫助陳豨。抵敵燕兵。冒頓依言。遣將領兵來與燕將對敵。燕將聞得匈奴兵到。連忙報知盧綰。盧綰聞信。甚是詫異。心想我命張勝往阻匈奴出兵。若使匈奴不聽吾言。張勝早應回國覆命。如今他竟安住胡地。也不遣人回報。不消說得。定是張勝連合匈奴造反。遂命捕拿張勝家屬。下在獄中。遣使將此事奏聞高祖。請將張勝全家處斬。誰知使者去得不久。張勝卻由匈奴回來。聞說家屬被拏。知是盧綰誤會。連忙入見盧綰。屏退左右。備述原由。盧綰聽了。大悟。方知

張勝乃是爲己盡忠。又想他所畫計策亦屬不錯。但是張勝家屬已經被拏下獄。奏聞高祖。專待命下便要處決。此事如何是好。盧綰想得一計。私將張勝家屬放出。卻用別個犯人頂名替代。待得使者回報。便將替代之人。綁出處斬。以掩衆人耳目。卻仍命張勝前往匈奴。暗地傳遞消息。又密飭燕將停止進攻。並遣范齊往見陳豨。告以此事。囑其併力防禦西南。務與漢兵長久相持。勿得輕易退卻。陳豨見盧綰肯與連和。心中甚喜。遂一意抵敵漢兵。雖然連戰連敗。尚自死據代郡邊地。經了年餘。始被周勃破滅。周勃既查出盧綰通使之事。來報高祖。高祖初未相信。遣使往召盧綰。盧綰早知消息。未免心虛。不敢前往。假稱病甚。高祖因此生疑。又遣審食其趙堯赴燕。二人奉命到了燕國。傳高祖之詔。看視疾病。並來迎接入朝。盧綰勉強出見二人。二人見盧綰無甚病容。

心下明白。便欲傳集盧綰左右之人到來。驗問有無與陳豨通使之事。盧綰見漢使如此舉動。不是來迎接他。竟是來查辦他。愈加恐懼。密對親近之人說道。從前異姓諸侯王。除閩越本是蠻夷。無庸計算外。在中國境內。共有七國。到得現在。只存我與長沙二國。其餘皆已破滅。往年冤殺韓信。族誅彭越。均出呂后之計。如今主上臥病。一切事權。盡屬呂后。呂后婦人之見。專欲尋事誅戮異姓諸侯王。與大功臣。我今若往長安。定然性命難保。於是自稱病重。深居宮中。不肯隨同漢使起程。左右之人。聞漢使傳喚。亦皆逃走。或藏匿不出。

審食其與趙堯見傳集左右不到。又連盧綰都不得見面。遂遣人。在外祕密查探。適有盧綰左右逃走之人。將盧綰言語傳述於外。恰被二人訪聞。趙堯聽了。尙未發作。獨有審食其心中大怒。

原來審食其爲人並無才幹。素喜游蕩。平日一味飲酒賭博。勾引婦女。只因人品生得尙屬清秀。又兼性情柔順。善於迎合。以此也。自有人喜他。當日高祖身爲沛公。因他是同里之人。平日相識。遂用爲舍人。命其照應家事。審食其因此得與呂后日夕相見。便放出他諂媚手段。奉承得呂后十分歡喜。此時高祖軍務忙碌。無暇問及家事。不久又領兵入關。一去年餘。呂后尙在中年。不慣獨居。又欺太公年老。子女尙幼。遂與審食其私通。明來暗去。情好甚密。及至高祖兵入彭城。遣人迎接家屬。審食其侍奉太公呂后。由沛起行。偏值高祖兵敗。途中不得相遇。反被楚兵擒獲。閉在營中。審食其在楚營中首尾三年。雖然身被拘囚。卻喜常得與呂后相見。呂后因他患難相隨。更加親愛。後來楚漢議和。審食其隨太公呂后歸漢。不過幾時。項羽破滅。高祖封賞諸將。呂后乘機提起審食

其說他保護家屬有功。高祖遂封之爲辟陽侯。此後高祖連年巡幸洛陽。又兼東征西討。呂后常在關中。不時得與審食其聚會。因此審食其一心一意歸附呂后。如今聞盧綰言語傷及呂后。自然忿怒異常。遂對趙堯說道。照此看來。盧綰斷不肯行。我等在此無益。不如回去覆命。

二人遂回到長安。入見高祖。審食其便將盧綰舉動及其言語。從頭至尾述了一遍。高祖聞言。心想我平日一片至誠。看待盧綰。誰知他竟違命不來。不禁大怒。正要遣人前往責備。忽得邊吏報告。近有匈奴人前來投降。說是張勝現在匈奴。仍爲燕王使者。不時通報消息。高祖聽了說道。盧綰果然造反。遂命樊噲領兵攻燕。立其子建爲燕王。

盧綰聞得漢兵到來。自揣並無反心。不過恐遭呂后毒手。不敢入

朝如今高祖竟然遣兵來攻。若與抵抗。明是反叛。此事斷不可行。又想起平日與高祖情誼何等親密。自悔不該聽信小人播弄。以致如此。又料到自己若得與高祖相見。當面陳情謝過。高祖定加原諒。遂想得一計。即日隨帶家屬宮人馬兵數千。棄了燕國。直到長城之下。搭起帳幕居住。一面遣人暗入內地。打聽消息。希望高祖病愈。再行回到長安求見。未知盧綰能否與高祖相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四皓進言安東宮 周勃受詔代樊噲

話說高祖自從親征英布。臨陣受傷。一路箭瘡發作。回到長安。病勢日重。戚夫人見高祖如此情形。深恐一旦駕崩。自己母子性命不保。便日夜催促高祖速易太子。高祖見他涕泣哀求。不免心中憐惜。又想起太子盈。終是庸懦無能。前次命其出征英布。定是他

心中懼怕。當面不好推辭。背地卻去求他母親設法挽回。所以呂后對我說出許多言語。末後竟累我帶病臨陣。以致身受重傷。至今痛楚異常。似此不肖兒子。如何承嗣帝位。說起如意。現年亦已十二歲。不爲甚小。更兼天性聰明。又有蕭曹等老臣輔佐。將來嗣位。可保太平無事。前此欲易太子。奈因羣臣諫阻。致作罷議。如今已隔數年。舊事重提。諒來無人再敢進諫。縱使有之。我若執意不聽。料朝中更無如周昌那種力爭之人。此事正好趁此實行。

高祖主意已定。便又與羣臣說知。欲廢太子。羣臣仍前進諫。此時張良身爲太子少傅。因見此事與彼職任有關。不免也出言阻止。高祖果然不聽。張良遂託病不出視事。獨有太子太傅叔孫通。聞知此事。大不以爲然。上前諫道。昔日晉獻公溺愛驪姬。廢太子申生。立少子奚齊。晉國因此亂了數十年。秦始皇不早立扶蘇爲太



子使趙高得用詐謀。別立胡亥。以致滅亡。此爲陛下所親見之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呂后又與陛下同甘共苦。豈可背棄陛下。如必欲廢嫡立少。臣請先行就死。以頸血灑地。說到此處。叔孫通用手按住佩劍。意欲自殺。高祖見了。慌忙離座止住。說

道不可如此。吾不過偶出戲言。何必頂真。叔孫通道。太子乃是天下根本。根本一搖。天下振動。陛下奈何。竟以天下爲戲。高祖只得假意答應道。吾聽汝言。不易。太子叔孫通聞言。方始退去。高祖自思我滿意。此次定可實行廢立。誰知卻有叔孫通。比周昌爭得更爲激烈。因他詞直氣壯。一時無話可駁。只得含糊依允。且待緩緩想個方法。總要見諸實行。高祖想罷。遂又暫將此事放下。當日呂后聞信。愈加焦急。知得高祖此次再議廢立。比前更爲決心。雖又有人力爭。終恐無濟於事。又想起戚夫人三番五次圖謀奪嫡。用著狐媚手段。迷惑主上。真是可恨。我若一朝得志。必不輕易放過他母子二人。定要慢慢處治。以報此仇。呂后越思越氣。又急又恨。日坐深宮。如同牢獄。不時暗召建成侯呂釋之入宮密議補救方法。二人議了多次。束手無策。忽然想起張良所教之計。未

曾一用。現在四皓聘來已久。高祖尙未聞知。須尋個機會。使四皓隨同入見。此計有無效力。固不可知。但事已危急。不妨一試。二人議定。便一心一意。等候機會。

更有太子盈。自知失愛於父。惟恐稍有過失。致被高祖聞知。藉口實行廢立。以此兢兢業業。遇事倍加戒慎。高祖因見太子盈恂恂循謹。平日並無失德。也就挨延時日。不能決斷施行。

一日。高祖病體稍愈。便在宮中置酒。特召太子盈到來侍宴。呂釋之聞知。暗喜道。此次正可實行留侯之計。遂通知四皓。隨同太子盈入見。高祖見太子盈到來。背後隨著四人。年紀大都在八十以外。鬚眉如雪。衣冠高大。形狀甚是魁梧雄偉。心中詫異。因問太子盈道。此是何人。四人見高祖動問。便不待太子盈開口。一齊進前。各言名姓。乃是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

高祖聽了。大驚道。吾求覓君等數年。君等竟皆逃避。不肯到來。如今何以自願來從吾兒。試言其故。四人同聲答道。陛下平日輕慢士人。動加怒罵。臣等恐遭侮辱。是以藏匿深山。卻聞得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之



人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效死。臣等慕義。特來相從。高祖聞言。心想此四人名望甚重。爲天下人士所共瞻仰。我屢次下詔徵聘。四處尋求。無法招致。偏是太子竟有本領。將他請來。由此觀之。太子已爲人望所歸。不可輕動。我何苦溺愛廢立。大拂衆心。自貽禍亂。因此決計不易太子。便對四人說道。尙望君等始終保護太子。四人領命。遂以次上前敬酒。高祖見此巖巖道貌。亦以優禮相待。不敢侮慢。四人禮畢。隨著太子一同趨出。

高祖見四人趨出。以目相送。急召戚夫人近前。指著四人。令其觀看。逐一告以名姓。說道。我本欲易太子。無奈太子得此四人爲之輔佐。譬如飛鳥羽翼。已經長成。任他高飛遠去。如今太子之位。萬難更動。將來呂后便真是汝的主人了。戚夫人聞言。頓如冷水淋頭。自知希望已絕。不禁掩面悲泣。高祖見了。甚是不樂。因設法勸

慰道。人生有如朝露。正宜及時行樂。何苦想到未來之事。自尋煩惱。汝今可爲我起作楚舞。我當爲汝唱一曲楚歌。目就眼前盡歡一醉。戚夫人見說。方始收淚。勉強奉命起舞。左右宮人。一齊奏起音樂。高祖也就提起喉嚨。唱出歌來。其歌道。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尙安所施。

高祖歌罷。戚夫人聽了歌詞。語意明明是指廢立不成。觸動自己心事。不覺失聲痛哭。淚如雨下。高祖心中愈加不樂。遂立起身來。分付罷酒。自去休息。從此高祖更不提廢立之事。遂命趙王如意。前往趙國。呂后聞知張良之計有效。不勝歡喜。心中甚感張良。戚夫人見所謀不成。也就死心塌地。

過了一時。高祖病勢更重。不能起牀。時多躁怒。旁有侍臣素與樊

噲不睦。因見高祖容易發怒。便趁著無人之時。近前捏說道。樊噲與呂后結爲死黨。聞知陛下欲易太子。心中甚是憤憤不平。此次領兵征燕。臨行曾對人道。宮車有日晏駕。他便引兵回國。盡殺戚夫人。趙王如意諸人。似此大膽妄言。難保他日不見諸實事。望陛下早除此人。以絕後患。高祖心中正慮戚夫人。趙王如意不得保全。又因樊噲是呂后妹夫。自然與呂后一黨。聽了此言。深信不疑。因此發怒。欲殺樊噲。又想起樊噲現正領兵在外。若聞我欲殺他。或竟起兵造反。必須設計除之。遂喚陳平近前問計。陳平便就高祖耳邊說了幾句。高祖稱善。卽命陳平草成詔書。召周勃到牀前受詔。說道。樊噲見我有病。乃敢希望我死。今命陳平乘坐驛車。載了周勃。前往軍中。代樊噲爲將。到得軍中。卽斬樊噲之頭。由陳平帶回覆命。二人受詔。卽時起行。及至呂后聞信。心中大驚。急欲解

救已來不及。未知樊噲性命能否保全。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高祖臨終論相位 呂后祕喪逞陰謀

話說高祖病中聽信讒言。心中大怒。命陳平周勃受詔往殺樊噲。呂后聞知大驚。解救不及。又見高祖正在盛怒之下。不便進言。誰知高祖因怒氣激動箭瘡。病益沈重。呂后不免憂慮。下令徧訪良醫。有人保薦一位醫士。說是極其高明。呂后卽遣人迎請到來。醫士奉召入宮。直到牀前。見了高祖。診視病情。高祖素來不信醫藥。此次自覺病重。痊愈無望。不欲醫治。遂故意向醫士問道。此病可治否。醫士見問。只得說是可治。高祖聽了。心想此乃安慰病人之語。安能瞞我。因罵道。吾由布衣出身。手提三尺之劍。取得天下。豈非出於天命。吾命在天。雖有扁鵲戰國時名醫。何益。遂不肯聽其醫治。命左右取金五十斤。賜與醫士。令其歸去。



到了十二年春三月。高祖病勢日重。一日。自知不起。早慮到呂后將來專權。不免紊亂朝制。乃徧召列侯大臣入宮。宰殺白馬。同立盟誓道。以後非屬劉氏。不得爲王。非屬有功。不得封侯。若有違背此約者。天下共擊之。羣

臣奉命誓舉退出。高祖又遣使奉詔往諭陳平。命其由燕回時。卽往滎陽。幫同灌嬰領兵駐守。防備各國乘著朝廷喪事。發生變故。呂后見高祖病已危篤。趁著無人在旁。進至牀前。含悲問道。陛下百歲之後。蕭相國若死。何人可代其職。高祖道。可以曹參代之。呂后問道。尙有何人。高祖道。王陵可任。但其人性質稍戇。竹維切。愚也。剛直也。陳平可以助之。惟是陳平智計有餘。不能獨任。周勃看似重厚樸實。然將來能安劉氏者。必是此人。可用之爲太尉。呂后再問此數人後。更用何人。高祖道。此後亦非汝所能知。呂后方始無言。謹記數人姓名。後來依著高祖所言任用。果然誅滅呂氏。平定禍亂。高祖也算是有先見之明了。

夏四月甲辰。高祖駕崩於長樂宮中。說起高祖爲人。自少不喜文學。懶讀詩書。但他生性明白通達。好用謀略。善聽人言。平日無論

何人。皆與相見。雖是監門戍卒。初次見面。待之有如故舊。當日領兵入關。先順民心。約法三章。到得天下既定。命蕭何作律令。韓信造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雖然諸事草創。規模卻甚闊大。統計生平。自從三十九歲起兵。四十二歲入關滅秦。身爲漢王。與項羽戰爭五年。平定天下。四十六歲卽皇帝位。至此八年。享年五十三歲。中間東征西討。身在兵間之日爲多。每戰皆親臨前敵。共計身受兵刃所傷十二處。矢石所傷十二處。其傷口尤重。前後透過者四處。此次竟因親征英布。爲流矢所中。醫治不愈而死。清謝啟昆有詩詠高祖道。

治生比仲孰爲強。雲氣東南隱碭芒。囊乏一錢驚呂父。手持三尺入咸陽。斬蛇未必成真帝。烹狗終難恕假王。孔費將軍竟何在。空歌猛士大風揚。

呂后見高祖已死。心中忽動殺機。便欲一試狠辣手段。分付祕發喪。此時僅有近侍數人在旁。呂后令其嚴守祕密。不得漏洩。於是令人將辟陽侯審食其。召入宮中。密與商議道。現在主上駕崩。列侯諸將。布滿朝廷。論起出身。本與主上同爲平民。後因各人境遇不同。主上竟爲皇帝。彼等北面稱臣。意中常覺不願。何況要他奉事少主。豈肯甘心。若非將彼等一概族誅。天下不得安寧。不知汝意以爲如何。審食其本是個無用之人。對於凡百事體。毫無主見。又兼平日自己品行不端。諸將看他不起。因此挾了嫌隙。遂也不管事體輕重。與同可行不可行。一口極力贊成。呂后見審食其與他同意。心中甚喜。便又問他如何下手行事。審食其見問更屬茫然。尋思半晌。竟是一籌莫展。呂后自己思來想去。一時也無善法。只因列侯諸將不下百餘人。若要一律誘入宮中。將他殺死。殊

非易事。比不得前次只殺韓信一人。不甚費力。况諸將多半手握兵權。倘使預先洩漏消息。或是臨時走脫數人。便立刻釀成大亂。不可收拾。此計不但惡毒。而且危險。呂后雖是狠忍。到此亦不能不遲疑審慎。偏遇審食其是個蠢才。全無理會。呂后又召其兄建成侯呂釋之之姪酈侯呂台等。一同商議。諸人一連想了三日三夜。畢竟無甚方法。

大凡祕密之事。延了多日。斷無不被人發覺之理。當日宮中正在商議未決。早已被人聞知。原來曲周侯酈商之子酈寄。素與諸呂結交。極其親密。此次會議之事。諸呂在場。人多口衆。言語間不免泄露風聲。卻被酈寄聽得。心想他父親也是諸將中之一人。莫要連累在內。遂急回家中。暗暗告知酈商。令其速行避匿。以免與諸人一同受禍。酈商聞得此信。不覺大驚。心中想道。幸喜爲我所聞。

若使同班
中他人得
知必然在
外宣揚鬧
出事來於
是連忙入
宮尋見審
食其邀到
僻靜之處
附耳說道
我聞主上
已崩四日



尙不發喪。
呂后欲設
計盡誅諸
將。此計若
行。天下危
矣。現在陳
平灌嬰領
兵十萬。東
守滎陽。樊
噲周勃領
兵二十萬。
北定燕地。

倘使聞知主上駕崩。諸將被誅。必然連兵西向。來攻關中。朝中大臣。見此情形。亦必離心。反與諸將連合作爲內應。滅亡就在眼前。呂后太子。不但不能據此尊位。且連性命都不能保。足下爲呂后親信之人。務須速行阻止。劉切陳明。將此事作爲罷議。早日發喪。方保無事。審食其聽說。目瞪口呆。遂依言告知呂后。呂后心中也覺所言甚是。况此事已被酈商知得。更屬難行。只得作罷。於是一天風浪。因此平息。

呂后遂下令於丁未日發喪。此時高祖死已四日。方纔殯殮。羣臣聞信。都入宮中哭臨。卻喜未知呂后設計謀害之事。到了五月丙寅。葬於長陵。

在陝西咸陽縣東

羣臣上廟號爲高皇帝。己巳。太子盈嗣位。

是爲漢惠帝。尊呂后爲皇太后。下詔大赦天下。盧綰聞知高祖已死。料定自己回朝。呂后必不相容。便率同家族兵隊。投奔匈奴而

去。

卻說陳平與周勃奉詔往斬樊噲。一路乘坐驛車。風馳前往。陳平於路尋思道。我此去甚是危險。樊噲乃是梟雄之將。現握兵權。若使不肯奉詔。造起反來。我二人到了軍中。豈非白白送死。更有一層。縱使樊噲俯首聽命。我便將他斬首回報。眼見主上病重。不日駕崩。呂后專了政權。樊噲是他妹夫。又有胞妹呂嬃在朝。要與其夫報仇。定然說我設計引誘主上。殺他丈夫。觸了呂后之怒。我命亦就難保。若徑將詔書擱起。放了樊噲。又恐怕主上尙在。說我違詔行事。真是斬他不可。放他亦不可。想來想去。正在左右爲難。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未知陳平想得何計。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智陳平巧全樊噲 戇周昌力保趙王

話說陳平奉詔往斬樊噲。於路尋思。左右爲難。忽然想得一計。便

要與周勃商議。但他心中所想爲難情形。又不便對周勃說出。於是故意託詞說道。樊噲乃主上故人。平日所立戰功甚多。又是呂后胞妹呂嬃之夫。甚得親幸。今主上因一時忿怒。故欲斬之。難保將來不生後悔。轉歸咎我二人身上。說是當時明知樊噲無罪。不肯出頭保奏。反又贊成算計殺他。我二人如何擔得起此種干係。據愚見且慢將他斬首。只須活活拘送回京。任憑主上自己發落。不知君意以爲如何。周勃見說。心想主上只命我往代樊噲領兵。不曾命我斬殺樊噲。此事本是他一人責成。與我無干。我落得不管。遂答道。一憑君意辦理。陳平聽了。心知周勃不肯參與此事。只要他不來反對。我便可照此辦去。但是還有一層。設使樊噲有心謀反。不肯束手受縛。如何是好。陳平卻又想得一法。也不與周勃說明。只待臨機行事。

此時樊噲統領大兵。已定了燕地十八縣。駐紮薊南。今直隸薊縣陳平與周勃行到薊南。離軍十里。陳平便停住不進。下令隨從人等就地築成一壇。卻遣人持節前往軍中。命樊噲到來受詔。樊噲全不覺得。只道是高祖遣使前來慰勞。也不識使者自己不到軍中。卻在遠地築壇。召他受詔。是何意思。只得隨帶數騎。同著來人到來接詔。陳平預先囑咐從人。備下繩索等候。一見樊噲到了。自己登壇宣讀詔書已畢。兩旁人一擁而上。便將樊噲雙手背綁起來。樊噲聽了詔書。說是卽就軍中斬他。只道如今綁了。就殺。自然又驚又怒。口中亂嚷起來。陳平急下壇對他說明自己意思。樊噲方始無言。左右早將檻車推上。陳平命將樊噲裝入檻車。遣人押送。卽日解往長安。

樊噲隨來兵士。見主將被擒。盡皆喫驚。欲待上前救護。無奈自己

人數無多。况礙著
詔書。不敢胡亂動
手。陳平便同周勃
馳至軍中。將詔書
曉諭諸將士。令周
勃接管兵事。自己
仍乘坐驛車。回京
覆命。
行不到數日。早聽
路人傳說。高祖駕
崩。陳平嚇了一跳。
心想。幸喜我早定



主意。預料及此。若使我依著詔書。即將樊噲斬首。如今回去。也一定被呂后殺了。但是樊噲得保性命。雖然不至見怪。獨有呂嬃見他丈夫被辱。心中仍是恨我。必向呂后面前。說我壞話。我須趕到長安。設法防他。於是一路趲程前進。又行數日。卻遇使者持詔到來。見了陳平。宣讀高祖詔書。命他前往滎陽。會同灌嬰防守。陳平受詔。自思高祖已崩。滎陽現有灌嬰在彼。無甚要事。如今我還是趕到長安要緊。借著奔喪爲名。不往滎陽。一逕回京。到了長安。陳平直入宮中。向高祖靈前放聲大哭。淚如雨下。哭畢。遂向呂后太子奏道。臣此次奉詔往斬樊噲。自己不敢擅殺。已將樊噲拏解來京。不日可到。呂后聞說陳平未照詔書將樊噲殺死。心中甚悅。又見陳平遠路趕回。滿面風塵。更兼哭得傷心。覺其情狀可憐。便安慰道。君可出外暫行歇息。陳平暗想。我若出外。不能

常與呂后見面。呂嬃便得乘機進讒，激動呂后之怒。我必遭其陷害。於是想得一計，便向呂后請道。現值大喪，臣願留宮以備宿衛。夜間直宿呂后道：宮中宿衛已有多人，君遠道初回，不宜過於勞苦。陳平再三固請，呂后卻他不過，便命爲郎中令，日在宮中傳相惠帝。

果然呂嬃聞得陳平奉詔往斬樊噲，一面憂懼非常，一面痛恨陳平，以爲都是他獻此毒計。如今聞得樊噲未死，心中雖然稍慰，卻並不感激他，只因見樊噲被囚，到底不免受辱，立意欲圖報復。便向呂后哭訴，要他懲辦陳平，以出此氣。呂后已聽了陳平先入之言，又兼日與陳平見面，覺他並無不是之處，反勸其妹不要錯怪好人。呂嬃無法，只得忍住。不過幾日，樊噲解到，呂后下詔赦之。復其爵邑，又命樊噲向陳平道謝。陳平因此竟得免禍。

卻說惠帝自從五歲時高祖爲漢王立之爲太子。到了九歲高祖卽皇帝位立爲皇太子。如今高祖駕崩嗣立爲帝年已一十七歲。天性寬仁謹慎。但未免過於柔弱。國事多由呂后專斷。呂后爲人性本妒忌。心又狠毒。自從被困楚軍三年。幸因兩下議和始得放回。夫妻久別重聚。又見高祖後宮廣納妃嬪。得寵之人甚多。自己年長色衰。不得時常親近。心中暗罵高祖薄情。全不念及糟糠之義。由是看著一般得寵妃嬪。有如眼中之釘。十分痛恨。偏又遇著戚夫人恃寵謀易太子。事雖不成。害得他日夕提心弔膽。憂愁惶急。以此最爲切齒。如今得志。便欲將一肚皮怨憤。盡數發洩。待到高祖喪葬事畢。呂后遂下令將高祖寵幸妃嬪。按名囚入永巷。中宮之長巷。幽閉宮中。女之有罪者諸妃嬪中有已生皇子。封爲國王者。也不得隨子赴國。只有薄姬。平日無寵。少得進見。其子恆現爲代王。呂后獨許

其赴代。薄姬竟得爲了代王太后。只可憐諸妃嬪被囚永巷。作了罪人。衣食粗惡。不免飢寒。回想平日享慣珍羞美味。身上穿戴都是珠玉錦繡。如今時移勢易。繁華過眼。畢竟成空。一個個瘦盡花容。蹙殘眉黛。不免長吁短歎。此等愁苦情形。無庸細述。就中戚夫人本是呂后第一冤對。此時豈肯輕輕放過。自是比起別人更加受苦。呂后下令將他髡鉗起來。身穿赭衣。勒令長日舂米。並派人在旁監督。若有怠懈。便卽加以鞭打。戚夫人自少嬌養已慣。只知吹彈歌舞。如今要他作此苦工。如何禁得勞苦。心中自然怨恨。又想起自己兒子。現在趙地爲王。尙是安樂。誰知他母親在此受苦。母子相隔旣遠。自己又無心腹之人。傳遞消息。真是愁懷萬種。度日如年。戚夫人遂編成一歌。一面舂米。一面唱歌道。子爲王。母爲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



告汝。

呂后所派監舂之人聽得戚夫人歌詞中含怨恨。不敢隱瞞。便來告知呂后。呂后聞信大怒道。賤人尙欲倚靠著他的兒子。我如今先把他的兒子殺了。再來慢慢處治他。於是遂遣使前往趙國。召趙王如意來京。及至使者回來。說是

趙王有病。不能來京。呂后大怒。又遣使者往召。一連三次。均不見趙王到來。呂后愈怒。未知呂后能否害得趙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鍾陰禍呂雉肆毒

被奇刑人彘生災

話說趙王如意自從到了趙國。不過幾月。高祖駕崩。此時如意年僅一十二歲。國中政事。皆歸趙相周昌辦理。周昌因見趙王是高祖少子。平日最加寵愛。特行託他保護。所以一心一意保護趙王。偏值呂后遣人來召。周昌心想呂后因爲廢立之事。與戚夫人母子成了冤對。如今戚夫人已被囚於永巷。呂后意猶未足。更想謀害趙王。我若坐視不救。豈非有負高祖委託。遂假說趙王有病。不能入京。後來使者三番兩次。絡繹來催。又見趙王並無甚病。周昌情知瞞他不過。欲待聽王赴京。又實不能放心。遂對使者直說道。當初高皇帝在日。曾將趙王囑付與臣。命臣盡心保護。今趙王年

紀尙少。臣竊聞太后怨恨戚夫人。欲召趙王來京。將其母子併行殺害。臣實不敢聽。王應召。且趙王亦有疾病。不能奉詔。使者只得依言回報。呂后見三次召他不來。又聞周昌許多言語。愈加憤怒。心想都是周昌從中作梗。我今先將周昌調開。看他更藉何人作爲護符。於是呂后卻遣使者往召周昌。周昌聞命。只得隨同使者赴京。

原來周昌也知自己離了趙國。趙王一定不能保全。無奈身爲人臣。不能拒絕朝命。不比前次呂后来召趙王。可將高祖遺命與之抵抗。如今來召自己。卻當依詔而行。雖明知此是呂后調虎離山之計。但自己本分理應如此。以後趙王能否保全。非自己力量所能及。只得聽之而已。周昌既到長安。入見呂后。此時呂后正在得勢。竟忘卻從前跪謝周昌情事。反怨他太覺多事。一見周昌便罵。

道。汝豈不知我怨戚氏。如何不放趙王前來。周昌氣得說道。臣但知盡臣之職。前此高皇帝欲易太子。臣曾守職力爭。今高皇帝以趙王託臣。臣自應盡心保護。太后與戚氏是否有怨。臣實不敢妄行干預。呂后聽了。無言可答。遂留周昌在朝。不令歸趙。另遣使者往召趙王。此時趙王身邊更無人敢替他作主。辭絕來使。如意自己年幼。懼怕呂后。不敢不來。使者遂奉了趙王。一同起程。事爲惠帝所聞。惠帝生性慈仁。從前雖被戚夫人陰謀奪嫡。幾乎不保太子之位。到得事已過去。也就不再計較。自卽位後。見呂后将高祖得寵妃嬪幽囚永巷。復迫令戚夫人舂米。心中已是不悅。幾次進諫呂后。呂后不聽。及聞呂后往召趙王如意。更替趙王擔憂。後來聽說周昌不放趙王前來。心中爲之一慰。今見周昌召到。又召趙王。料定趙王必來。來必遭害。因念起同父手足之情。豈可

坐視不救。又想趙王平日無甚過惡。呂后不能明行殺他。惟有暗地用計謀害。眼見除卻自己。更無別人可作趙王保護。事在危急。必須預先打算纔好。

惠帝想定方法。急遣近侍打聽趙王消息。何日可到灞上。

長安陝西

東即來報知。近侍奉命去了。不過數日。趙王如意到了灞上。近侍報知惠帝。惠帝即命排齊鑾駕。自己親到灞上。迎接趙王。兄弟相見。俱各悲喜。惠帝遂與趙王同車入宮。來見呂后。呂后見了趙王。怒從心起。卻礙著惠帝。當面不便發作。暗想他既到來。如同組上之肉。何妨慢慢想法害他。趙王如意聞知其母被囚永巷。心中雖然悲傷。卻不敢求與相見。從此惠帝便與趙王同牀臥起。同席飲食。呂后密遣多人偵探消息。欲乘惠帝不在。殺死趙王。惠帝因此時時刻刻。加意防護趙王。母子二人。彼此各知心事。當面並不明

言。只在暗中算計。如此一連數月。惠帝與趙王頃刻不離。呂后竟無法下手。到了惠帝元年冬十二月。一日惠帝早起。須出外射獵。本擬帶同趙王前往。無奈趙王年幼。不能起早。又兼隆冬嚴寒天氣。戀著



重衾。正是好睡。惠帝因見趙王來了許久。安然無事。未免防備稍懈。此時又喚他不醒。心想我出去不久便回。不如由他熟睡。稍離片刻。諒無妨礙。誰知惠帝一去。卽有偵探之人。飛報呂后得知。呂后大喜。急傳詔命力士往害趙王。力士奉命入得惠帝宮中。見趙王尙未睡醒。遂就被裏用繩套在趙王如意項上。緊緊勒住。不消一刻。趙王一命嗚呼。力士見趙王已死。連忙回報呂后。呂后心中尙未肯信。疑是力士騙他。便命近侍將趙王尸身取來驗明。近侍奉命。到了惠帝宮中。卻喜惠帝尙未回來。便將趙王尸身。用綠色長囊裝貯。放在一個小衣車內。送到呂后宮中。呂后命人打開綠囊。親自看明相貌。果是趙王如意。方纔大喜。分付重賞力士。及至惠帝獵罷回宮。不見趙王。已喫一驚。問起左右。皆說是被呂后遣人縊死。惠帝大驚。但事已至此。無可奈何。只得痛哭一場。命

將趙王尸身。照著王禮埋葬。諡爲趙隱王。趙王如意據西京雜記如意既死。又無後代。呂后遂將淮陽王友移爲趙王。周昌聞趙王如意被害。心中異常憤懣。因思高祖託以趙王。自己不能保全。更有何面目立在朝廷。遂託病不肯朝見。終日住在家中。鬱鬱不樂。竟因此氣悶而死。

惠帝因趙王由自己保護不周。以致橫死。尤加痛惜。想起數月之久。同眠共食。枉費許多精神。究竟不能保全。又憐趙王死得無辜。雖起意由於呂后。但動手謀害之人。必須懲治。也算是替趙王如意報仇。於是留心訪查。後來果然查得縊死趙王之力士。乃是東郭門外一個官奴。惠帝便命官吏捕獲。立時將他腰斬。呂后處在深宮。並不知得此事。

呂后既殺趙王如意。便命人將戚夫人兩手兩足。盡數截斷。一雙

眼睛。並行剗去。又用藥將他兩耳熏聾。並以啞藥與服。安置在土窟之中。起一名字。號爲人彘。戚夫人此時。目不能視。耳不能聽。口不能言。又無手足。不能行走運動。竟似一個混沌。偏是他禁得此種奇酷刑法。仍然不死。呂后要他受著活罪。每日仍令人給他飲食。一連數月。戚夫人尙能生活。

一日呂后召到惠帝。令其往觀一種奇異之物。名爲人彘。惠帝一向親理政務。何曾知得此事。况兼趙王如意已死。心想呂后怒氣可平。更不料戚夫人遭此奇禍。當日奉命前往土窟觀看。見了此種形狀。心中甚是詫異。便向左右查問。方知乃是戚夫人。惠帝喫驚非常。不覺大哭回宮。從此得病。未知惠帝病狀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滄桑侍女談遺事

杯酒宮庭伏殺機

話說惠帝見了人彘。問知乃是戚夫人。一時出其不意。又驚又氣。又是悲痛。不禁大哭回宮。心想天下竟有如此之事。戚夫人也是先帝妃嬪。如今竟遭此奇刑。弄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料母親如此忍心。瞞著我用出慘酷手段。偏又命我親自往看。事已如此。我也無法補救。但是叫我心上如何過得去。而且外人不知。只道是我意圖報復。幫同母親出此主意。再不然也說我不能諫阻。母親任他一味胡爲。坐視不理。以致如此。我身爲天子。竟使家庭之中。發生奇變。不能設法消弭。又何能臨御天下。管理萬民。史筆流傳。後世說我是個何等君主。真是母親害我。使我何顏更對臣民。惠帝越思越惱。終日如醉如癡。忘餐廢寢。因此得了大病。臥牀不起。連皇帝也不想做。因遣人對呂后道。此事非是人類所爲。太后爲此舉動。竟不先使吾知。從今以後。便請太后親理萬幾。吾願仍

如昔日身爲太子。不能再治天下。呂后聽了。不免懷慙。又悔不該令惠帝往看。以致驚得生病。但是有一件事正中其意。因爲惠帝病了。請他親政。他便獨攬大權。從此任意妄爲。竟將辟陽侯審食其留在宮中。一同飲食起居。坦然無忌。

過了一時。戚夫人也就死了。說起戚夫人一生爲人。極歡樂極苦

痛之事。皆曾受過。自從囚入永巷。舊日隨身侍兒。呂后盡皆遣散

出宮。內中有一侍兒。姓賈名佩蘭。出宮之後。嫁與扶風。

今陝西關中道右部

地之人段儒爲妻。常對人言。在宮時侍奉戚夫人。戚夫人爲高祖所

最寵愛。每有奇珍異寶。皆賜與之。以此服用之物。備極華侈。戚夫

人曾用百鍊之金製爲指環。此金經過百鍊。光彩煥發。戴在指上。

竟能照見指骨。卻被高祖看見。嫌其光彩太露。以爲不祥。遂將指

環分賜與侍兒鳴玉耀光等人。每人四枚。

戚夫人只有一子趙王如意。倍加愛惜。令保母多人撫養。所居之室。名爲養德宮。後又改名魚藻宮。如意長到八九歲。戚夫人不放心。他在外讀書。便選擇一個女師。名爲趙媪。使教他識字。戚夫人每至高祖面前。提起如意。要他代爲設法。保得長命富貴。高祖想到無法。心中煩悶。便命戚夫人擊筑。自己唱起大風之詩。如此情形。不止一次。

賈佩蘭又說起在宮時。日常無事。聚集同伴。惟以管絃歌舞。互相娛樂。一遇良辰佳節。各人預先置備新奇服飾。臨時穿著。隨從戚夫人到處行樂。宮中四時樂事甚多。不能盡述。一年之中。皆有例行樂事。大概每值十月。漢仍秦制以十月爲歲首故先從十月說起十五日。結伴同入靈女廟中。用牲醴祀神。大家吹笛擊筑。唱上靈之曲。祭畢。各人列隊排立。彼此兩手交挽。兩臂相連。以足踏地。口中齊歌赤鳳凰來。



之曲。至七月七
 日。同臨百子池
 上。奏于闐國名
闐和之樂。待
 樂奏畢。各以五
 色線縷。彼此連
 繫。名爲相連愛。
 八月四日。出到
 雕房之外。北戶
 竹下。各下圍碁
 以下時運。得勝
 者。算是終年有

福。若是碁輸。定主終年疾病。須取絲線。朝著北辰星。祈求長命。方可免患。九月九日。各人身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說是可以令人長壽。此酒乃當菊花放時。連莖葉採下。和黍米釀之。到得來年九月九日始熟。然後飲之。故名爲菊花酒。又逢正月上辰日。第一之辰日。下文做此。出到池邊。盥漱洗濯。食蓬餌。以辟妖邪。三月上巳。就流水張樂。以上各種樂事。每年皆是如此。如今戚夫人既死。一班同伴。都已出宮。各散一方。大抵嫁作民妻。佩蘭言時。不勝感歎。以上各事。

均見西記 清人謝啟昆有詩詠戚夫人道。

魚藻深宮保護難。上靈曲和大風寒。金環照骨分鳴玉。翠袖招腰擁佩蘭。太子已隨黃綺遠。官奴旋捧綠囊看。安劉無計安椒闥。連愛空教綵縷團。

惠帝自見人彘之後。一病經年。方能起牀。到了二年冬十月。齊王

劉肥入朝覲見。卻說劉肥乃高祖少年私通曹氏所生。算是庶出長子。高祖因他是長子。立爲齊王。欲使多得土地。下令凡附近齊國地方。其人民能爲齊國言語者。盡皆封與齊國。所以齊國甚大。共有七十三縣。又命曹參爲齊相。佐王治國。如今高祖旣崩。惠帝新立。齊王遂與曹參議定。來京朝見。惠帝因他是大哥。十分優禮看待。便邀同入宮。謁見呂后。惠帝下令排起筵宴。請呂后坐了上座。自己要想尊敬大哥。盡些兄弟情分。因說道。宮內當行家人之禮。照著兄弟敍齒。便推齊王坐在自己之上。齊王也不推辭。一徑坐下。呂后見了。心中大怒。卻又不便發作。暗罵齊王。汝乃庶出。兼是人臣。我子已爲皇帝。竟敢自恃年長。目無禮法。如此放肆。於是想得一計。待齊王飲得正酣。乘其不備。暗對左右低說數句。左右奉命。立時斟了兩杯酒來。放在齊王面前。請他向呂后敬酒。

說起古人敬酒。乃是卑幼對於尊長。常行禮節。照例應持起酒杯。說出許多吉利之語。無非祝他福壽。祝畢便在尊長面前。將酒自行飲盡。此禮古人謂之上壽。當日呂后心中含怒。齊王全



不覺得。忽見左右斟酒到來。要他敬酒。自想此是自己應盡之
更無可疑。遂立起身來。取了一杯酒在手。恰好惠帝無意中因
左右斟了兩杯。便欲與齊王一同敬酒。等得齊王起身。自己也就
離座。方欲伸手取杯。呂后一見大驚。連忙立起。將酒奪去。傾翻地
上。惠帝初時。未免錯愕。子細一想。心中明白。齊王見此情形。大有
可疑。因此祝壽已畢。不敢飲酒。假稱大醉。謝了筵宴。卽時歸邸。侯

來朝
處曰

邸住回思席間形狀。終不放心。便欲問個明白。乃密遣近侍持

了金錢。賄賂呂后左右。探問其故。左右得了金錢。料想此事縱使
齊王知得。他亦不敢在外張揚。便將實情說出來。人如言回報。齊
王聞說。嚇得目瞪口呆。渾身冷汗如雨。

原來呂后命左右所斟之酒。乃是鳩酒。鳩本鳥名。此鳥一名運日
鳥。又名同力鳥。產於嶺南。形狀似鴉。渾身紫黑。紅嘴黑目。頸長七

八寸。鳴聲如擊腰鼓。性好食蝮蛇及野葛。所巢之處。其下數十步。草木不生。人用其羽畫酒。便成鴆酒。飲之立時身死。當日呂后特命左右預備此酒。意欲毒死齊王。誰知事不湊巧。卻被惠帝橫來干預。弄得呂后發急。露出馬腳。齊王因得倖免。直到事後方纔聞知。安得不驚。

齊王驚定。心想呂后既已動怒。存心害他。早晚終遭毒手。惠帝雖然友愛兄弟。亦恐無力保全。但看趙王如意。便是一個榜樣。趙王乃是惠帝幼弟。惠帝因知呂后有意加害。起居飲食。頃刻不離。守到數月。究竟尙不能免禍。况他年長居外。惠帝如何照顧得到。即使呂后饒他一死。也定然不肯放他回到齊國。自悔此次不該來朝。眼看不久死在長安。更不得南面稱王。如何是好。齊王輾轉尋思。心中憂慮。乃與近臣數人密議脫身之策。旁有內史進計道。太

后獨有子女二人。一爲今皇帝。一爲魯元公主。魯元公主食邑僅有魯地數城。而大王據有齊國七十餘城。今大王若肯以一郡之地獻上太后。爲魯元公主食邑。太后必然大喜。大王可保無患。齊王聞言。連連點頭稱善。即便依計而行。未知呂后能否息怒。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蕭何推賢得替人 曹參爲相飲醇酒

話說齊王劉肥聽從內史之言。依計行事。便將城陽

郡治在今山東莒縣

郡之地奉獻與魯元公主爲食邑。尙恐不能博得呂后歡心。又請尊魯元公主爲王太后。呂后見齊王十分討好。果然回嗔作喜。立即允准。自己親帶惠帝及魯元公主。來到齊王邸中。張樂宴飲。惠帝因呂后欲毒齊王。心想我欲尊敬大哥。反致害他。此數日正在愁苦。要想設法保護。今見彼此和好。心中始安。是日母子兄弟痛



飲極歡而散。齊王因此遂得安然回國。齊王回國數月。適值漢相國蕭何身死。齊相曹參遂被召爲相國。是年秋七月。相國蕭何病重。惠帝聞知。車駕親臨視疾。因見蕭何病已不治。便問道。君百歲之後。何人可以代

君之位。蕭何答道。古語有云。知臣莫若主。惟陛下自行選擇。惠帝因記起高祖臨終之言。又問道。曹參何如。蕭何聞言。正合本意。遂頓首道。陛下已得其人。臣死可以不恨。惠帝又安慰一番。然後回宮。不過數日。蕭何身死。蕭何身爲漢相十餘年。所買田宅。必擇窮僻之處。居家不肯修治牆屋。人問其故。蕭何道。後世子孫若賢。當學吾之儉。不賢亦不至爲勢家所奪。呂后惠帝因念蕭何是高祖第一功臣。命葬於長陵之東。賜諡爲文終侯。使其子襲爵爲鄼侯。後來蕭何子孫。每因絕嗣或犯罪。失去爵位。朝廷往往求得其後。續封鄼侯。直至王莽敗時始絕。當日功臣。無與爲比。清人謝啟昆有詩詠蕭何道。

咸陽圖籍得周知。阨塞山河指掌窺。轉漕獨肩關內任。買田能釋漢王疑。無雙國士追亡者。第一功臣孰代之。清淨興歌遵約

東。治平九作後賢師。

蕭何既死。惠帝即遣使征召曹參。卻說曹參自從高祖六年到了齊相之任。此時天下初定。齊地廣大。王又年少。曹參乃盡召長老諸儒。問以治國之道。儒生百餘人。所言人人各異。曹參心中疑惑不決。聞膠西今山東縣地方有一位蓋公。精於黃老之學。遂備下厚禮。遣人前往聘之。說起黃老之學。乃戰國時人士所倡。託始於黃帝老子。卽後世道家所祖。蓋公應聘到齊。曹參向之請問。蓋公遂本他所學。說了一遍。大抵是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曹參深服其言。遂自將正室讓與蓋公居住。待以師禮。一依其言。治理政務。曹參在齊九年。專務清靜。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於是一時翕然稱爲賢相。

此次聞得蕭何死信。曹參立勸舍人趕緊收拾行裝。說是我將入

京代蕭何爲相國。舍人聞言。心中不信。只得遵命辦理。數日之後。果然使者到了。曹參奉命。便將經手事件。交代後任齊相接管。並囑道。今將齊國獄市兩處。託付與君。慎勿輕擾。後任聽了。心中生疑。因問道。治國之道。豈無更大者。曹參答道。非也。只因監獄與街市兩處地方。人類不齊。善惡雜處。若要遇事窮究。必致惡人無所容身。鬧出事來。吾故以此爲先務。後任聽了。方始無言。曹參拜別齊王。隨同使者到京。入見呂后。惠帝接了相國之印。到任視事。曹參字敬伯。少時與蕭何同爲沛縣吏。交情甚密。後二人皆從高祖。蕭何爲相。曹參爲將。因事生有嫌隙。彼此不睦。如今蕭何臨死。惠帝問及曹參。蕭何卻極力贊成。曹參既代蕭何爲相國。凡事一照舊章辦理。毫無變更。又選擇各地官吏。口才鈍拙。素性忠厚者。用爲相國屬官。其有性情苛刻。好名喜事之人。一律罷免。屬吏偶

犯小過。曹參必爲遮掩。以此府中無事。曹參長日清閒。便在相府痛飲醇酒。

當日滿朝公卿以及屬吏賓客人等。見曹參初履相任。料想定有一番新政。誰知除卻更換幾個官吏外。並無舉動。只是終日沈醉。人人都覺詫異。遂有一班懷著意見。要想陳言獻策之人。前往相府求見。曹參也不拒絕。每值客至。便命置酒共飲。席間所談。卻無一語涉及政治。及飲到半酣。來客正欲陳述意見。曹參早已覺得。便極力勸他飲酒。偶然說出一二句。曹參只當不聞。急用別話支開。但管相對痛飲。直至其人酒醉辭去。始終開口不得。無論官吏賓客到來。曹參都用此法看待。衆人也不知他是何意思。但知道見他無益。以後也不再來。曹參反落得清靜。

曹參既不理事。專好飲酒。於是府中屬吏。也就偷閒學起樣來。原

來曹參所居相府。後面有一花園。園外便是屬吏住屋。一班屬吏。三五成羣。聚在屋內。開懷暢飲。酒醉之後。還要高呼唱曲。聲達四隣。日日如此。曹參身邊一個從吏。見此種舉動。真是鬧得不堪。自己無法阻止。又礙著彼此都是同事。不便出頭告發。暗想如何能使相國親自聞知。加以懲戒。方能斂跡。尋思良久。忽得一計。一日趁著曹參無事。請其往遊後園。曹參欣然應允。到得園中。正待賞玩風景。忽然一陣風來。猛聽得一片喧譁。曹參停了脚步。聽得是飲酒歡呼之聲。又知得園外周圍盡是吏舍。子細再聽。連各屬吏語音都辨得清楚。從吏見曹參親自聞知。定然發怒。誰知曹參反聽得高興起來。分付左右安設坐席。取出酒肴。坐下痛飲。飲到酣醉。也就大聲歌呼。與舍吏聲音兩相應和。當日園外一班屬吏。聞得相國也在後園醉歌。知是與他湊趣。益加暢意。屬吏見此情形。

出乎意料之外。不覺看得呆了。心想相國也與彼等一夥胡鬧。真是無法可想。只好由他。

事爲惠帝所聞。卻說惠帝自病愈之後。心灰意懶。只因呂后任意妄爲。自己無法匡救。便終日在宮。與妃嬪等飲酒作樂。算是有託而逃。但表面上雖然一切不管。暗地卻也留心外事。今見曹參一味飲酒。無所事事。心想他爲相國。如何也學我樣。莫非他心中看我不起。所以不肯盡心輔助。待要問個明白。但當面又不便說出。恰好曹參長子曹窋。現爲中大夫。日在惠帝左右。惠帝便對曹窋道。汝歸家時。可從容向汝父如此如此探問。看他如何答話。汝便依言回報。但切莫說是我教汝。曹窋領命。

到得休沐。漢律。官吏之放假一日。曹窋回家。見他父親曹參。仍是飲酒。便在一旁侍立。等到無人之際。遂依著惠帝囑咐言語。近前

問道。高皇帝駕崩未久。主上年紀尙少。大人身爲相國。終日飲酒。無所建白。將何以治天下。曹參聽了大怒。不由分說。持起戒尺。將曹窰痛責二百下。責畢說道。速卽入宮侍奉主上。天下事非是汝所應言。曹窰見父親動怒。不敢明說是惠帝教他。只得入宮來見惠帝。惠帝問起此事。曹窰就直說了。惠帝見曹窰因他受責。心中甚是不悅。

次日早朝。惠帝一見曹參。便責備道。汝昨日何故責打曹窰。曹窰所言。乃是我教他說。曹參聽了。連忙免冠頓首謝罪。因說道。陛下自量聖明英武。比高皇帝何如。惠帝見問惶恐道。朕如何敢比先帝。曹參又道。陛下觀臣才能。比起蕭何。何人爲勝。惠帝道。君似不及蕭何。曹參道。陛下之言是也。當日高皇帝與蕭何。平定天下。法令明備。今陛下垂拱於上。臣等守職於下。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

帝聞言點頭稱善。從此便也由他酣醉。曹參爲相首尾三年。其時人民爲之作歌道：蕭何爲法。顛音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後人因此便將蕭何曹參並稱爲漢賢相。但論起古時宰相之職。總理庶政。進退百



官。事務何等繁多。責任何等重大。縱使日夜勤慎辦公。猶恐不免貽誤。偏是曹參。竟似無事可做。蓋由平日崇尚黃老之學。以爲息事可以寧民。殊不知設官分職。原爲教養萬民。增進治理。若但求安靜無事。已不能號爲稱職。况加以終日飲酒。沈湎無度。尤屬非法。在當日人民知識淺薄。又兼大亂初平。各謀生計。但求官府不擾。便自歌功頌德。感戴不忘。故曹參爲相。雖無政績。亦可博得稱譽。然而國事因此敗壞於無形之中。致釀出後來禍患者。已屬不免。卽如其時。內有呂后。擅權專恣。肆爲淫亂。曹參不能輔助惠帝。設法防止。遂致諸呂之變。外有匈奴。侵陵中國。曹參不能命將出師。威服強敵。使成永久之患。推原禍本。曹參實不能辭其咎。稱爲賢相。未免有愧。欲知當日內憂外患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洋裝 六册

北史演義

一元二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洋裝 四册

南史演義

定價 八角

二書均為清初玉山杜草亭所編

北史演義 分六十四卷起

自魏季迄於隋初 以北齊為主

南史演義 分三十二卷起

自東晉之季以迄宋齊梁陳凡當

時事實為正史所載者無不備錄

間採稗史事跡補綴其缺皆有根

據非隨意撰造者可比讀者慎勿

僅以小說目之





永泰黃士恆著

前漢演義
上編

第三冊

前漢演義

第二十五回

惠帝發怒囚辟陽

朱建定計見閹孺

話說呂后自從高祖駕崩。自己年已長大。卻時常密召審食其入宮侍寢。但礙著惠帝。恐其聞知。於是多遣近侍。作爲耳目。每遇惠帝入見。近侍先期報信。急將審食其藏匿。以此惠帝都未撞著。也無人敢向惠帝說知此事。

後來惠帝因見人彘。氣憤成病。呂后遂得暢意。竟命審食其常住宮中。一同飲食寢處。儼如夫婦。到得惠帝病愈。呂后與審食其同居已成習慣。便遇惠帝入見。也顧不得迴避。又喜得惠帝無意國事。日與後宮淫樂。以此愈無忌憚。審食其更倚著得寵太后。結連諸呂。在外橫肆。弄得朝野側目。中外皆知。但只瞞著惠帝一人。誰知月深日久。漸被惠帝窺破形迹。不免生疑。因留意查訪其事。

一班近侍。皆畏呂后威嚴。無人敢說。惠帝不得實據。未便發作。恰好有一近臣。與審食其有隙。便乘著無人之際。一五一十。告知惠帝。惠帝聽了大怒。心想母親作事不端。有玷先帝。最可恨。是審食其。竟敢大膽妄爲。目無法紀。若不將他正法。何以整肅宮闈。於是便借著審食其別項劣迹。下詔鎖拏下獄。示意廷尉。定要將他辦成死罪。

呂后聞得審食其被捕。心中實在不捨。欲待自向惠帝說情。赦他出獄。又明知惠帝專爲此事發怒。自己作了虧心之事。對著惠帝。已覺滿面慚愧。此言更難出口。惟有希望朝中大臣出頭保救。無如曹參周勃等。平日見審食其得幸呂后。品行不端。大都憎惡其人。此時聞他罪狀發覺。將要斬首。個個心中暗喜。以爲早日明正典刑。朝中去了一個幸臣。大家都覺快意。豈肯反去救他。惠帝又

催促廷尉。早日定罪。眼見得審食其死在臨頭。誰知他命該未絕。竟有一人出來救他。

此人姓朱名建。係楚地人。前爲淮南王英布丞相。因事罷免。後又爲英布近臣。當日英布心想造反。曾向朱建問其意見。朱建勸其勿反。英布不聽。遂起兵叛漢。高祖旣誅英布。聞知朱建諫阻英布。因賜朱建號爲平原君。將其家屬遷居長安。朱建爲人甚有口才。秉性廉直。不肯苟合。雖然居住京師。卻從不與公卿貴人往來。獨有陸賈與之親密。偏是審食其聞得朱建之名。十分仰慕。知是陸賈好友。因託陸賈介紹。欲與結交。陸賈便向朱建陳述審食其之意。朱建久知審食其是個小人。乃託陸賈婉言拒絕。不肯與之相見。審食其只得罷了。

過了一時。卻值朱建母死。家中甚貧。只得向親友告幫。以爲殯殮。

陸賈聞信。趕到朱建家中弔唁。見他門庭冷落。喪事毫未備辦。心想好友遭此大故。義應出力相助。但是自己一人力量不及。須向各處張羅。忽然想起審食其前曾託他介紹。由是心生一計。急忙往訪審食其。相見之下。突然向他賀喜。審食其不覺錯愕。因問道。我有何喜可賀。陸賈從容說道。平原君母死。審食其聽了。更是莫名其妙。便道。平原君母死。與我無干。何爲賀我。陸賈道。前日君欲結交平原君。平原君因有老母在堂。須留此身侍奉。不敢受君之惠。恐將來遇有緩急。不能報答。如今其母新死。君若能備厚禮送之。平原君自然感激。定思力圖報效。審食其聞說。方纔明白。便依陸賈之言。遣人持了百金。送與朱建。說是作爲送喪衣被之費。此時朱建因母親新死。無從備辦喪事。正在又悲又急。忽見審食其送來百金。實是得力。雖然平日心中鄙薄其人。但他此來餽送。名

義甚正。不便推却。只得收受。果然有錢事。便易辦。不消片刻。便將後事一切具備。更有一班朝臣。附勢趨炎。知得審食其是太后得寵之人。竟向平原君送上



厚禮。要想借此討好。便各備禮物前來賄贈。朱建竟收得許多禮物。一共估起價來。可值五百金。於是喪事辦得甚是熱鬧。朱建因此感審食其厚意。方始與

之結識。

此次審食其囚在獄中。自知事勢危急。心中愁苦。欲向他人求救。想起滿朝公卿。竟無一人與他關切。只有朱建。曾受恩惠。聞我下獄。亦未一來看視。不知何故。遂密令人通知朱建。請其到獄一見。朱建對來人說道。此案辦得嚴急。我實不敢見君。來人回報審食其具述朱建言語。審食其聞朱建不肯來見。以爲有心背己。不覺怒氣填胸。大罵朱建忘恩負義。見我有難。坐視不救。連面也不肯一見。似此全無心肝之人。我枉費心神財力。與他交結。真是不值。審食其越思越氣。眼見呂后既不能爲力。朱建又復如此。自知希望已絕。只好坐待死期。

當日朱建聞得審食其下獄。心中感其舊恩。正在沈思搭救方法。適值審食其遣人請往獄中相見。朱建心想欲待救他。須在外面

祕密行事。我今到獄與他相見。並無益處。且恐漏洩風聲。被人知得。說我與他同黨。反弄得不好設法。遂辭了使者。不肯往見。也不與他說出原由。獨自一人尋思。竟日忽被他想得一個妙策。在朱建意思。以爲此案惟有尋個得力之人。前向主上說通。此外更無別法。惟是主上正在盛怒之下。呂后是他母親。因與此案有關。尙不敢替他說情。至於朝中大臣。無論說是不肯保救。即使出來保救。主上不聽。也是枉然。要想說得主上迴心轉意之人。卻從何處尋覓。但有一層。審食其得罪。原爲私通呂后而起。主上對於呂后。無可奈何。便歸罪於審食其一人。論起呂后生性強悍。權力又比主上更大。豈不能庇一審食其。只因自己顏面有關。赧於啓齒。事過之後。心中自然懷恨。定要尋究告發此事之人。借事懲辦。替審食其報仇。縱使何人告發。不能查出。亦必拏著主上短處。將

他寵幸之人。殺死一二。以洩此憤。到得其時。主上也無能力。保救。由此看來。欲救審食其。只在主上近臣中。最爲寵幸之人。得他一言。此獄立解。但他如何肯替審食其進言。說不得。惟有用著利害動他。自然馬到功成。朱建打定主意。自去行事。

原來惠帝有一幸臣。名爲閔孺。朱建平日原不與他相識。今因一心要救審食其。也顧不得許多。便訪得他住處。前往求見。閔孺久仰朱建大名。竟想不到他肯來拜訪。連忙迎入相見。寒暄已畢。朱建請他屏退從人。行近前來。附耳低說數句。閔孺聽了。不覺大驚。欲知朱建所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匈奴移書調呂后 惠帝始冠納正宮

話說朱建屏人對閔孺道。吾此來特有要事奉告。足下所以能得主上寵幸之故。天下莫不聞知。今辟陽侯因得幸太后。下獄治罪。

據道路傳說。皆云係足下進讒。欲使主上殺之。無論有無此事。但人言籍籍。甚是可畏。若使辟陽侯今日伏誅。太后含怒。明日亦必誅及足下。足下處此地位。何等危險。爲今之計。足下何不哀求主上。主上必然聽從足下之言。赦出辟陽侯。太后知辟陽侯係由足下保救。定當感激足下。足下得兩宮寵愛。不但可保無事。而且愈加富貴矣。轉禍爲福。在此一舉。閔孺本是個無用之人。被朱建一嚇。心中大恐。忙對朱建道謝。說是有勞指教。遂卽依計而行。入宮見了惠帝。替審食其苦苦哀求。惠帝素爲閔孺所惑。不忍過拂其意。竟下詔將審食其特赦出獄。審食其忽然奉到赦詔。喜出意外。以爲定是呂后之力。及回到家。中暗地查訪。誰知竟是閔孺救他。心想閔孺與我無甚交情。如何肯出死力。甚是不解。但旣蒙他保救。理應前往道謝。遂到閔孺家。

中見過閼孺。問起原由。方知是朱建之計。審食其不覺大驚。暗道我幾乎錯怪好人。於是立即往謝朱建。朱建密囑審食其切勿漏言於外。審食其領諾。由此愈加敬重朱建。待以上賓之禮。一時滿朝公卿。聞得審食其平空遇赦。都覺詫異。偏是曹參仍然日飲醇酒。對於此事。一由惠帝主意。全不過問。

誰知惠帝自興此獄。竟把宮闈祕事。傳揚於外。弄得天下皆知。連

匈奴冒頓單于。都有所聞。冒頓自從高祖遣妻敬與結和親。約爲

兄弟。以宗室女爲單于閼氏。並許逐年送以絮絲繒厚酒米食

物等。各有一定數目。冒頓得了許多受用。數年來雖未遣兵犯塞。

中國邊境。稍得安靜。但冒頓因此便驕傲起來。及聞高祖已死。呂

后惠帝臨朝。量著孤兒寡婦。無甚本領。愈加看輕中國。正擬尋隙

生事。偏又聞得呂后淫亂。更覺有了把柄。遂作成一書。遣使齎至

長安呈上呂后。呂后得書，拆開一閱，書中寫道：

孤債之君。

猶言不能自立也。

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

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

呂后見書中語意，句句是戲弄他，不覺大怒，立召大臣諸將到來會議。呂后将匈奴來書，徧給羣臣看畢，因說道：「匈奴如此無禮，我欲斬其來使，發兵擊之。不知諸君以爲如何？」羣臣未及開言，旁有舞陽侯樊噲挺身奏道：「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羣臣因呂后十分氣惱，又見樊噲興致勃勃，不便阻他。於是順著呂后意思，一齊道是：「獨有季布此時官爲中郎將，見樊噲但知口頭說得爽快，全不思征伐匈奴，豈是易事？又遇著一班羣臣，不顧利害，一味順從，忍不

住憤然出班。大聲說道。噲可斬也。呂后及羣臣出其不意。聽了此語。均覺愕然。呂后見是季布。便問其故。季布答道。昔日高帝統領四十萬衆。北伐匈奴。樊噲



身爲上將。隨從出征。竟被匈奴圍困。平城七日。樊噲無力解圍。當時天下爲之作歌道。『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穀也。』弩。『如今歌聲未絕。兵士受

傷始愈。樊噲又欲搖動天下。妄言用十萬衆可以橫行。豈非面欺。據臣愚見。匈奴譬如禽獸。得他好言。不足爲喜。惡言亦不足怒。未可輕議征伐。季布立在殿廷。侃侃而談。殿上侍臣。皆替季布危懼。呂后聽季布說得有理。口中稱善。遂將議擊之事作罷。令大謁者張釋。擬成回書。並贈以車馬。書中畧道。

單于不忘敝邑。賜之以書。敝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也誤聽。不足以自汗。敝邑無罪。宜在見赦。

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

此書作就。連同車馬交與匈奴來使帶回。冒頓見書中語氣極其卑遜。甚是得意。因念受了呂后車馬。不免用物報答。到了惠帝三年春。冒頓又遣使前來獻馬。此時呂后怒氣已平。復以宗室之女爲公主。出嫁冒頓。與之修好。當日辦理此種交涉。惠帝皆不預聞。

只因惠帝被呂后種種任意胡爲。氣得心中冰冷。索性一切不問。說起呂后。素性強梁。從不肯受些委曲。如今遭著冒頓如此侮慢。竟能忍受過去。無非爲自己有了不是。犯人批評。若與匈奴決裂。戰端一開。勝負毫無把握。只得吞聲忍氣。但是當日中國國體。遭他玷辱。已是不少。

閒言少叙。卻說呂后既將匈奴敷衍無事。又想將惠帝調開居住。以免妨他取樂。原來惠帝與呂后同住長樂宮。朝夕容易相見。自從赦了審食其。惠帝心中終放不下。遂日常留意防範呂后。呂后起初也尙斂迹。過了一時。實在忍耐不住。便又趁著惠帝不在。私召審食其入宮。審食其幸遇赦免。留得性命。自然閉門自守。不敢再蹈覆轍。無奈呂后偏要糾纏。不得不略與周旋。終是提心弔膽。惟恐遇見惠帝。難保首領。便連呂后也須刻刻提防。不似從前那

種十分暢意。呂后卻想得一法。到了四年冬十月。惠帝年已二十一歲。呂后下詔冊立皇后張氏。趁此時將未央宮收拾一新。舉行大婚典禮。便把惠帝移到未央宮居住。於是母子各居一宮。呂后料想惠帝不過三五日來朝一次。而且車駕到來。有人通報。可以預先防備。自己便又得與審食其常在一處。

至惠帝所立皇后張氏。卻並不是他人。乃卽魯元公主嫁與張敖所生之女。說起魯元公主。原是惠帝胞姊。其女卽惠帝甥女。呂后自己淫亂。偏也要惠帝亂倫。只說是欲結重親。並不管輩數相越。名分有乖。竟將他配了惠帝。甥舅爲婚。此與齊王劉肥推尊魯元公主爲王太后。同一悖理之事。惠帝終是柔弱。迫於母命。不得不從。竟與張氏成婚。

惠帝旣納皇后。又接連舉行冠禮。遂下詔大赦天下。並令郡國各

舉孝弟力田人民。終身免其租稅力役。惠帝正樂新婚。不免中了呂后之計。過了一時。惠帝靜坐宮中。忽又記起此事。心下頓然省悟。但是既已住在此處。不便重行遷回。似此相離既遠。往來費事。無從防範。如何是好。惠帝思來想去。卻又想得一法。未知惠帝所想方法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擴規模長安築城

縱酒色孝惠短祚

話說惠帝自移居未央宮。與呂后離隔。雖然不時可以往來。但終不如同在一宮之便。原來長樂未央二宮。一在城東。一在城西。中間隔了數條市巷。不能打通一處。惟有建築複道。跨空而過。將兩宮聯絡一氣。便可隨時來往。惠帝想得此策。遂下詔有司。既是自己思慕太后。日日要往長樂宮朝見。但車駕在街道上往來。必須先行清道。禁止行人。於人民交通。甚屬不便。可即建一複道。以省

出入之煩。有司奉命。擇定武庫之南。正在興工建築。事爲叔孫通所聞。因與他職掌有關。遂入見惠帝。來說此事。

叔孫通本爲太子太傅。前曾力諫廢立之事。甚爲惠帝所敬重。及

惠帝卽位。因見園陵寢廟禮制。羣臣中並無一人熟悉。因將叔孫

通遷爲奉常。官名卽太常使定宗廟園陵各種制度禮節。此次叔孫通

聞得建築複道。便乘著奏事之際。請惠帝屏退左右。近前說道。陛

下何以自出主意。建此複道。高帝陵寢衣冠。每月出遊高廟。皆由

此道經過。如今複道橫架其上。豈有子孫反在宗廟道路上。面往

來行走之理。惠帝聞言。不覺大懼。原來漢制天子之墓曰陵。就陵

上起屋曰園。園中建有正寢便殿等。以像生時所居宮殿。並將生

平所服衣冠與御用器物。收藏其中。如今高祖葬於長陵。陵在渭

水之北。高廟卻在長安城中。照例每月由高祖陵寢取出衣冠。備

齊法駕來遊。高廟一次。偏是惠帝所築。複道正跨高祖衣冠出遊。道路之上。故叔孫通以爲不可。惠帝既被叔孫通提醒。心中悔懼。便欲立命有司罷



工。叔孫通又說道。人主行事。不可有過。致使人民看輕。如今既已興工。百姓皆知。若便廢止。明示舉事之過。不如就渭北地方。再建高廟一所。名爲原廟。使高

帝衣冠。每月到彼游行。不由此處經過。便可免此過失。而且多立宗廟。亦是大孝之本。惠帝依言。於是下詔有司。建立原廟。武庫。複道。仍舊建築。待得完工。惠帝便由複道。直到長樂宮。往來甚便。呂后亦知惠帝用意。無法阻止。只得暗地留心防備。惠帝未曾遇見。也就罷了。

光陰迅速。又過一年。此時已是惠帝五年秋九月。長安都城。方始建築成功。先是高祖定都長安。本已築有都城。但是形制甚屬狹小。至惠帝元年春正月。始命興工。改作。遣犯罪徒隸二萬人。建築數年。中間又兩次發遣長安六百里內居民男女十四萬數千人。幫同作工。數十日。至是告竣。呂后因人民幫同築城有功。下詔每家賜爵一級。說起長安都城。甚是高大。城牆高三丈五尺。下闊一丈五尺。上闊九尺。雉堞高三版。每尺版八尺城之一面。各有三門。共

計十二門。其南面爲南斗形。北面爲北斗形。時人因呼之爲斗城。城下有池環繞。池廣三丈。全城周圍六十五里。每門皆有大道三條。謂之三塗。橫直相連。三三如九。故又謂之九達。正與十二城門相對。道路平正。通達。並用鐵椎築得堅實。左右栽種樹木。兩行中間並列車軌十二。兩旁爲行人往來之徑。又有三宮。長樂未央九府、衛、驛、卿八街、九陌、九市。每四里爲一市。市皆有樓。此外王侯邸第百餘處。民居閭里一百六十。並皆屋宇整齊。門巷平直。真是皇都之地。首善之區。說不盡繁華富麗。東漢班固有西都賦。叙述長安之盛。其略道。

建金城之萬雉。

呀空音峴大

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

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闔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

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

又張衡西京賦道。

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也。即三塗夷也。平庭也。正方軌十二。

街衢相經。塵里端直。藁宇齊平。北闕甲第。當道直啟。程巧致功。

期不陲侈。嘆音也。毀木衣綈錦。土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錡。錡關

架兵器名器匪石匪董。董石賢顯疇能宅此。爾乃廓開九市。通闌帶闌。旗亭

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三輔部尉瓌貨方至。鳥集

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置。

是年八月相國曹參病死。呂后諡為懿侯。命其子曹窋襲爵平陽

侯。呂后記起高祖之言。欲用王陵陳平二人為相。遂命廢去相國。

設左右二丞相。惠帝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

相。又命周勃為太尉。此時留侯張良。舞陽侯樊噲。亦相繼病亡。張

良素來多病。自佐高祖平定天下。受封留侯。因見高祖性多猜忌。

便想韜晦自全。嘗自述生平道。吾家世爲韓相。當韓國被滅。吾不愛萬金家產。爲韓報仇。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事雖不成。天下震動。今仗三寸之舌。爲帝王師。受封萬戶。位列通侯。身本布衣。至此顯榮已極。於願足矣。便當棄卻世間之事。往從赤松子遊耳。於是張良學習導引。不食五穀。及高帝既崩。呂后心感張良獻計保全惠帝。於是強勸張良復進飲食。因說道。人生一世之間。譬如白駒過隙。何必自己刻苦如此。張良被勸。不得已照舊進食。至是身死。呂后甚是痛惜。謚爲文成侯。使其長子張不疑襲爵留侯。次子張辟疆。年才十四歲。呂后用爲侍中。又命謚樊噲爲武侯。以其子樊伉襲爵。清人謝啟昆有詩詠張良道。

一椎博浪客東遊。未遂歸韓更相劉。結友商山能助漢。受書黃石但封留。三分諸葛殊成敗。異代青田法運籌。爲帝者師本忠

孝清風萬古穀城幽。

當日天下無事。朝政清簡。惠帝因爲日事淫樂。身體斷喪。遂致患病。漸漸沈重。到了七年秋八月戊寅。駕崩於未央宮。惠帝自從十七歲卽位。在位七年。年僅二十四歲。綜計惠帝一生。前半世失愛於高祖。一向臨深履薄。過得是兢兢業業的日子。後半世受制於呂后。終日醇酒婦人。過得是昏昏沈沈的日子。雖然身爲皇帝。並不得絲毫展布。只因受盡呂后氣惱。以致生了厭世思想。反藉酒色自戕其身。也算是可憐的皇帝了。

呂后只有惠帝一子。如今短命死了。母子情關天性。縱使平日忤逆不孝。到了死後。也不能不落點眼淚。何況惠帝爲人。又甚孝順。雖然一力保護趙王如意。及發怒囚繫審食其。此兩件事與呂后意思相反。但他所行。卻合正理。呂后亦不能因此怪他。何況惠帝

一命實被呂后氣死。呂后想到此層，應比別人爲母親的更加哭得傷心。豈料惠帝氣絕發喪，呂后隨衆舉哀，偏只有聲無淚。左右侍臣見此情形，都覺詫異。要說呂后生性狠毒，連兒子死了都不傷心，又未免太過。但是呂后爲何如此，不特讀者諸君猜不著他心事，連當日許多在旁親見之人，都無理會。卻單被一個十五歲童子，一眼窺破，欲知童子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立少帝太后親政 罷王陵諸呂封王

話說當日惠帝駕崩，呂后每哭有聲無淚。衆皆不解其故，獨有張良之子張辟疆，現年十五，身爲侍中，生性乖覺，猜破呂后意思，也不與別人說知，獨自來見左丞相陳平，說道：「太后獨有主上一子，今主上駕崩，太后哭而不哀，君知其故否？」陳平聽了，也覺詫異。一時揣測不來，因問道：「此是何故？」辟疆道：「主上未有長大之子，今幼

君嗣位。太后惟恐君等爲亂。所以無心哭泣。君等身居要地。無故見疑。勢甚危險。何不速請太后用呂台呂產爲將軍。統領南北軍。並將諸呂授官。使之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可以免禍。陳平見說。心想此言甚是不錯。此時但顧保全自己。也不管將來如何。便依言奏聞呂后。呂后大喜。立即允准。嗣後呂后每哭惠帝。淚流滿面。甚是傷心。左右但覺呂后前後情形有異。莫測其故。原來漢時兵制。分爲南北二軍。南軍駐紮城內。保衛宮中。屬宮衛尉主管。至京城之兵。則爲北軍。屬京中尉主管。皆統於太尉。如今呂后命其兄呂澤之子呂台呂產。分統南北軍。於是兵權都歸呂氏之手。太尉周勃。徒擁虛名。並無實權。呂后愈得橫行無忌。惠帝既崩。到了九月。葬於安陵。在陝西咸陽縣東北羣臣上廟號爲孝惠皇帝。先是惠帝納張敖之女爲皇后。已有數年。並無所出。呂后心欲

皇后生子。設盡種種方法。究竟不能得子。呂后又想出一計。密令張后假作懷孕。暗取惠帝後宮美人之子。當作張后自己親生。立爲太子。又恐其母現在。太子將來長大。必然認取所生之母。不認張后。遂將其母殺死。以絕後患。待得惠帝喪葬完畢。呂后便命太子嗣位。是爲少帝。此時少帝年僅數歲。不能親理政務。呂后不過借他作個名目。自己便臨朝稱制。於是劉氏天下。幾乎變成呂氏天下。所以史官竟將呂后紀年。不書少帝。也是此意。

呂后既已一人獨攬大權。比起惠帝在日。更得自由。遂想將母家子姪提拔起來。同享富貴。一日呂后臨朝。宣布己意。欲立諸呂爲王。以探大臣之意。是否依從。先問右丞相王陵。王陵對道。高皇帝曾殺白馬。與衆盟誓道。非劉氏而爲王者。天下共擊之。今欲王呂氏。有背此約。呂后聽了。心中不悅。又問左丞相陳平、太尉周勃。二

人對道。高帝定天下。封子弟爲王。今太后稱制。與高帝事同一律。欲王諸呂。無所不可。呂后見說大喜。

此時王陵在旁。聽得二人所言。心中大怒。及至罷朝。羣臣一同退出。王陵遂責備陳平。周勃道。當日羣臣與高帝歃血爲盟。君等豈不在內。如今高帝旣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君等便順從其意。違背前約。將來有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陳平見王陵怒氣勃勃。也不與他分辯。但說道。面折廷爭。吾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君亦不如吾。王陵聞說。遂不復言。彼此各自散去。

呂后回到宮中。心想王陵不肯順從。必須奪其相權。到了元年冬十一月。遂下詔遷王陵爲帝太傅。王陵知呂后欲奪其權。故意尊爲太傅。因此心中憤怒。謝病不朝。呂后遂命陳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說起審食其。何曾知得政務。如今命爲丞相。不過掛

名並不理事。終日坐監宮中。如同郎中令。不過公卿百官奏事。卻都由他取決。也就權重一時。呂后又查得御史大夫趙堯。前曾獻計高祖。薦周昌爲趙相。使之保護趙王如意。因此心怨其人。便借事將趙堯辦罪。忽又想起任敖。舊爲獄吏。於己有恩。尙未報答。聞其現任上黨郡守。於是下詔召爲御史大夫。當日列侯羣臣順從。阿附呂氏者。皆得擢用。反對者悉行罷免。朝廷之上。大都呂氏黨羽布滿。而在呂后左右。尤爲得勢者。除審食其外。尙有二人。一爲呂后胞妹呂嬃。專權用事。呂后封之爲臨光侯。一爲闈人張釋。字卿。甚得寵愛。呂后命之爲大謁者。朝中大臣對此三人。莫不畏懼。呂后既將王陵罷相。料得欲封諸呂。廷臣中更無人敢出頭反對。但須以漸而行。不宜太驟。到了夏四月。呂后先封高祖舊臣郎中令馮無擇等數人爲列侯。次封呂釋之子呂種爲沛侯。呂后姊長

太子呂平姓依母爲扶柳侯。又立惠帝後宮諸子。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恆山王。弘爲襄城侯。朝爲軹侯。武爲壺關侯。於是下詔追尊其父呂公爲宣王。兄呂澤爲悼武王。此時魯元公主已死。太后立其子張偃爲魯王。追諡公主爲魯元太后。朝中大臣見此舉動。皆知呂后欲封諸呂爲王。又有許多用事之人。前來示意。迫脅陳平等。要他上請。陳平不得已。乃請割齊國之濟南郡爲呂國。立酈侯呂台爲呂王。呂后依言。立時下詔行封。於是呂台居然爲了國王。當日呂后本意。原不過要擡舉自己母家子姪。享受榮華富貴。並不想奪取劉氏天下。但要享富貴。須使之據國封王。於願方足。無奈高祖生前。偏與羣臣立下盟誓。不許異姓爲王。如今違背盟誓。硬立呂台爲王。雖一時權力在手。劉氏宗室。在表面上無可奈何。其心必然不服。將來自己死後。呂氏必遭魚肉。欲爲長久之計。須

使劉呂二氏聯絡得情誼親密。方保相安無事。又因呂台封王。係割取齊國土地。就是張偃得封魯王。也是前日齊王劉肥所獻一郡之地。呂后因此便想先與齊王聯絡。此時齊王劉肥已死。賜諡爲悼惠王。使其長子劉襄嗣立爲王。呂后二年五月。遂封劉肥次子劉章爲朱虛侯。三子劉興居爲東牟侯。並命其入京宿衛。復將呂祿之女嫁與劉章爲妻。又命趙王劉友、梁王劉恢皆娶諸呂之女爲王后。呂后意欲劉呂二姓互爲婚姻。藉以消滅惡感。也算費盡苦心了。

時光迅速。呂后臨朝稱制。已有四年。少帝漸長到十餘歲。方知自己不是張后所生。又聞生母已被呂后殺死。心中自然怨恨。到底小兒心性。不知忍耐。遂發怒說道。太后何得殺死我母。強我作了他人之子。如今我年尚幼。只得由他。待我長大。便要替我母親報

仇。左右聞言。急來報與呂后。呂后聽了。暗自喫驚。心想少帝小小年紀。便存此心。據說要與其母報仇。其母是我殺死。他固無如何。將來必然遷怒到我母家。呂氏一族。難保不送在他手裏。不如趁其年幼。卽行廢去。別立一人。以免養虎貽患。呂后主意既定。密遣心腹之人。將少帝幽閉永巷之內。連左右近侍都不得與之相見。卻令人在外揚言少帝得病甚重。其實少帝並無疾病。只因語言不慎。致遭幽閉。獨居一室。更無一人前來看顧。呂后於是下詔實行廢立。欲知少帝將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呂后下詔廢少帝

田生設計說張卿

話說呂后四年夏五月。下詔廢去少帝。命羣臣會議應立之人。其詔書道。

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歡心。以使百姓。

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乃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議代之。

羣臣得詔。大都不知宮中實在情形。縱使知得少帝無辜被廢。誰敢代爲鳴冤。只得一齊說道。皇太后爲天下計。廢昏立明。所以安宗廟社稷。用意至爲深遠。臣等敢不奉詔。呂后見羣臣盡皆服從。遂命斷絕少帝飲食。少帝不久遂死。一面示意羣臣立恆山王劉弘爲帝。劉弘本封襄城侯。後因恆山王劉不疑身死。呂后移爲恆山王。至是立爲皇帝。亦稱少帝。仍由呂后專政。

呂王呂台立了一年身死。呂后諡爲肅王。使其子呂嘉嗣立爲王。呂嘉本是紈袴子弟出身。加以平日父母溺愛縱容。自然驕恣暴戾。及至爲王。愈加傲慢。自以爲尊貴非常。連家中尊長都不放在眼裏。一味橫行。無惡不作。呂后實在看不過去。到了六年冬十月。

遂下詔將呂嘉廢爲庶人。意欲別立諸呂中一人爲王。又不欲自己出口。最好仍由羣臣自來奏請。方顯得不是一人私意。當日恰好有田生其人出來成就此事。

田生本齊國人。家貧落魄。遊到長安。旅居既久。資財用盡。不能回鄉。因想得一法。要向富貴人家。打個抽豐。若論長安帝都地方。儘有許多王侯將相。貴族朱門。但苦無一人認得。便到處託人替他引進。卻好有一朋友。認得大將軍營陵侯劉澤。允爲介紹。前往相見。說起劉澤。乃是高祖從堂兄弟。前爲郎中。因擊陳豨有功。封營陵侯。官拜大將軍。算是朝中一位皇族。劉澤既見田生。與之接談。田生口才素好。議論風生。甚中劉澤之意。田生又因劉澤是高祖兄弟。可望封王。遂替他想出種種計策。圖謀王位。劉澤不覺大悅。立時贈金二百斤。田生得金。便收拾行裝。逕回齊國。此時事隔二

年。劉澤謀王。尙未得手。忽然想起田生。一去杳無信息。因遣人往齊國探問。來人奉命到齊。見了田生。傳劉澤言語責備他道。足下回去許久。不曾一通音問。想是與我絕交。不記從前情誼了。誰知田生自從得金回家。二年來經營產業。居然家道小康。正想報答劉澤恩惠。今聞使者之言。便託他回對劉澤謝罪。並說自己不久當來長安。力圖報效。使者如言回報。田生便帶同己子。起程來涼。田生既到長安。自尋寓所住下。因要祕密營謀。恐被外間走漏風聲。所以連劉澤都不與之相見。但是要想謀事。須與朝中親貴交結。算起呂后左右用事之人。只有審食其、呂嬃、張釋。此三人中比較起來。惟有張釋是個宦官。容易結識。遂託人將其子薦與張釋爲門客。張釋果然收留。過了數月。忽聞呂后廢去呂嘉。尙未擇立何人爲呂王。田生揣知呂后之意。便想見了張釋。作成其事。爲劉

澤封王作個引線。主意既定。便擇定日子。先遣其子往約張釋。屆時到他家中飲酒。

原來田生此次到京。隨帶許多錢財。比起前次窮困情形。大不相同。只因要與權貴往來。便租得一所高大房屋。置備傢伙。使用奴婢。日常飲食服用。甚是闊綽。旁人不知。都道他是世家巨族。當日田生之子。奉命往請張釋。說他父親極意傾仰。薄具酒肴。要請貴人駕臨賞光。萬勿見卻。張釋見其意甚誠。也就應允。到了是日。田生早預備豐盛酒筵。將家中收拾潔淨。一切鋪陳裝飾。十分華美。待得張釋到了。田生親整衣冠。出門迎接。延入堂中。左右排下酒席。田生便請張釋坐了上座。自己相陪宴飲。張釋初意以爲一個門客。家中能有幾多設備。不過到來敷衍一番。算是領他的厚意。誰知一到田生家中。見他門庭高大。帷帳器具。並皆華麗。左右伺

候之人甚多。席間肴饌。件件精美。看此門面。竟與列侯不相上下。心中暗自驚異。因此不敢輕視。又見田生言語投機。彼此遂甚浹洽。酒到半酣。田



生屏退左右。密對張釋道。今太后外家呂氏。其父子兄弟。曾助高帝。取得天下。功勞甚大。又是廢滅太后。春秋已長。父兄皆死。欲多立子姪為王。因恐大臣不

服。故僅立呂王一人。如今呂嘉又以罪廢。太后之意欲立呂產爲呂王。自己不便出口。足下得寵太后。素爲大臣所敬。何不示意大臣。使之上請。太后必喜。足下亦可得封侯之賞。張釋聽了。大以爲然。於是謝別田生。依計而行。一日呂后臨朝。因問大臣道。呂嘉已廢。應立何人爲呂王。大臣等遂請立呂產。呂后甚悅。乃下詔立呂產爲呂王。後來呂后查是張釋替他出力。賜以千金。張釋受賞。心想若非田生教我。安能得此賞賜。遂分五百金以贈田生。田生力辭不受。張釋以爲田生廉潔慷慨。因此愈加敬重。

一日張釋又來田生家中。田生請入密室。暢談良久。因向張釋低說道。近聞呂氏封王。朝中大臣頗多不服。鄙見須用調停手段。現有營陵侯劉澤。在諸劉中輩數最長。僅爲大將軍。心中未免失望。足下何不進言於太后。割十餘縣之地。立之爲王。劉澤得王。自然

感激太后。呂王地位。由此更加穩固。張釋聞言。立卽依允。遂辭別田生。往見呂后。田生又查知劉澤之妻。乃是呂嬃之女。因暗地使人密向劉澤告知此事。使他轉託呂嬃。幫同進言。呂后既聽張釋之言。又有呂嬃在旁慫恿。心中也想藉此安頓劉氏。遂於七年二月下詔。將瑯琊一郡。封劉澤爲瑯琊王。

劉澤既已受封。自然大感田生。邀其一同到國。田生又勸其速行。不可挨延。劉澤依言。便與田生收拾行裝。卽行起程。不過數日。呂后果然後悔。不欲遣劉澤就國。因他是諸劉之長。留在長安。可以挾制諸劉。又聞得劉澤已經動身。便命使者飛騎往追。並囑其追至函谷關爲止。如追不上。不必再追。免得動人觀聽。使者奉命至關。劉澤已於前一日出關。使者只得依言折回。劉澤竟與田生安然到國。

當日呂后將諸呂之女嫁與梁趙諸王。原欲將婚姻調和彼此意見。誰知不是冤家不對頭。因此反生出許多事故。說起趙王劉友。本是高祖庶子。高祖時立爲淮陽王。及惠帝元年。趙王如意被殺。呂后遂移劉友爲趙王。迫令娶諸呂之女爲王后。偏是二人性情不合。夫妻之間並無恩愛。趙王本有愛姬數人。因此常在愛姬處作樂。少到呂氏宮中。呂氏心生妒忌。又倚著呂后之勢。要想壓制趙王。不使與諸姬親近。趙王豈肯受他壓制。便與呂氏反目。呂氏大怒。立即收拾行裝。回到長安。來見呂后。讀者試想呂女到京。來見呂后。是何意思。若就常情而論。無非哭訴趙王寵妾欺妻。要求太后作主。勒令趙王向之服禮。以後不得如此。也就罷了。誰知呂女心腸狠毒。卻與呂后相似。以爲如此尙不足意。須得呂后將他丈夫治死。方可洩其怨恨。於是竟將實情

隱瞞不說。卻另編出一種話來。陷害趙王。欲知呂女如何措辭。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兩趙王女禍亡身 朱虛侯軍法行酒

話說趙王劉友之后呂氏。因趙王偏愛姬妾。夫妻反目。心中異常怨恨。一直回到長安。入見呂后。意欲將言激怒呂后。將趙王從重處治。以快其意。遂捏說道。趙王最惡呂氏。因妾是呂氏之女。加以虐待。並大言道。呂氏豈得爲王。等到太后百歲之後。吾必照著先帝盟誓。發兵擊之。妾聞此言。知得趙王有心棄妾。住在趙國。更無希望。且恐將來呂氏必受趙王之害。所以特地逃回報告此事。呂后聽了。以爲其言是實。不覺大怒。頓起殺心。卽遣使者往召趙王。當日趙王聞說呂氏含怒回京。料想不過往見呂后。訴說他受了許多委曲。世間夫妻反目。爲婦女者往往回到母家。哭訴一切。此

是常有之事。只得任他去。了。及至使者來召。趙王知得定爲此事。心想呂后身爲尊長。要想調和兒媳感情。命我來京。將他接回。或是聽信他一面之詞。將我



責備。但我也可當面辯白。諒來此去無甚不了之事。便隨使者起行。七年春正月。趙王到了長安。呂后聞說趙王到來。不與相見。閉在邸中。遣兵圍守。不給飲

劉氏不許趙國隨來。從臣與他同在一處。從臣看不過意。備了飲食。私自送進。卻被守兵查出。立即拿捕治罪。因此更無別人敢進飲食。可憐趙王劉友。獨有一人。幽囚邸中。活活受餓。至此方知身被呂氏誣陷。冤憤填胸。無處告訴。遂作歌道。

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強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與直。吁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

趙王悲歌憤懣。饑火中燒。欲逃無路。不久竟然餓死。呂后命以民禮葬於長安。下詔移梁王劉恢爲趙王。更將呂王呂產移爲梁王。又立惠帝後宮之子劉太爲濟川王。說起梁王劉恢。生性本來懦弱。所娶王后。偏又是呂產之女。性質

剛強。以致太阿倒持。受制於內。王后既得專權。所有左右從官。皆用諸呂族人。作他耳目。梁王一舉一動。不得自由。心中鬱鬱不樂。如今奉命移封趙國。聞得趙王劉友餓死。都由其妻呂氏進讒所致。因此對著王后。愈加畏懼。王后亦知此事。更覺揚揚得意。劉恢本有愛姬一人。王后便暗中用藥將他毒死。劉恢聞信。甚是傷悼。又明知他死得冤枉。卻看著趙王劉友是個榜樣。一毫不敢出聲。只是心中悲憤。無人可告。於是作成歌詩四首。命樂工歌唱。不到幾時。遂發憤自服毒藥而死。時呂后七年夏六月也。呂后聞趙王自殺。問知原因。全不憐憫。反說是堂堂一國之王。只爲了一個婦人。拚將身殉。並不想奉承宗廟。失了孝道。因此不立其嗣。遂遣使往告代王劉恆。意欲移之爲趙王。代王對著使者辭謝。說是情願。代郡邊地。不敢移封大國。使者如言回報。於是太傅呂產、丞

相陳平。知得呂后欲封呂祿。便請立呂祿爲趙王。呂后自然允准。呂氏遂又添了一個國王。

到了是年九月。燕王劉建身死。王后雖未生子。其後宮美人。卻有一子。照例應得嗣立爲王。誰知呂后自因兩個呂女斷送了兩位趙王性命。不說呂家女兒不好。反道是劉氏諸王。有意與呂氏作對。知得劉呂聯姻。無益於事。又料到劉氏宗支。見他此種舉動。愈加不平。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趁著自己在時。多立呂氏幾人爲王。養成強大勢力。也可與劉氏爲敵。遂暗遣刺客。前往燕國。將燕王之子殺死。此時呂后也不待羣臣來請。卽下詔立呂台之子呂通爲燕王。又封呂勝爲贅其侯。呂更始爲滕侯。呂忿爲呂城侯。呂瑩爲祝茲侯。於是呂氏共有三王六侯。連大謁者張釋。亦得封爲建陵侯。漢時闢人封侯。算他第一。都虧迎合呂后之力。得了此

種好處。但難爲劉氏諸王侯。人人心中恐懼。各圖自保。惟恐稍觸呂后之怒。內中獨有朱虛侯劉章。年方二十歲。生得性情活潑。氣概勇敢。因見劉氏失勢。諸呂擅權。心中實在氣憤。不過欲待出來反抗。明知卵石不敵。只得裝作懵懂樣子。一味與衆隨和。他雖也娶呂祿之女爲妻。卻與兩個趙王不同。用出手段。買得呂女歡心。呂后與諸呂。見劉章夫妻恩愛也甚歡喜。劉章卻暗地算計。要想示個利害。使知劉氏未嘗無人。諸呂或不敢十分放肆。主意既定。專待見機行事。

一日呂后在宮中排起筵宴。大會親戚。諸呂盡皆在座。劉章本是呂后之孫。又是諸呂女婿。也得預宴。呂后因他輩行最小。便命爲酒吏監酒。劉章因此心生一計。上前請道。臣本將門之子。出身將種。請得以軍法行酒。呂后平日將他當作小孩。又聽其語意甚是。

渾淪以爲無非湊趣作樂。便卽應允。到得酒酣。劉章出席敬酒。又唱了一曲。舞了一回。大眾看他。竟是個天真爛漫的孩子。劉章歌舞已畢。又向前說道。請爲太后唱一耕田之歌。呂后聽了。笑道。只有汝父。知得耕田。汝一出世。便爲王子。豈知田事。劉章答道。臣能知之。呂后道。汝試說來。看是對與不對。劉章應聲唱一田歌道。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

呂后聞得歌詞。知是劉章寓意。所謂非種。明明指著諸呂。暗想誰料一個小孩。竟有此種深心。因此也就默然無語。劉章卻仍假作無心。只顧催著近侍巡環斟酒。不多幾時。大眾都已喫得半醉。諸呂中有一人。不勝酒力。恐怕醉後失儀。又見呂后等甚是高興。不便當面告辭。打斷衆人興頭。於是趁著大眾不覺。私自離席逃去。卻被劉章一人看見。

原來劉章請以軍法行酒。便已存下殺心。雖然唱歌起舞。弄出許多花頭。兩眼卻望著席上各人。不住的輪轉觀看。要想尋他破綻。正如餓貓尋伺鼠子一般。如今看見有人逃席。又認明是諸呂中人。正是難得機會。立即離座向之追趕。其人見劉章從後趕來。何曾知得是要殺他。以爲不過欲來挽留。不令逃去。正想對著劉章婉言辭卻。誰知劉章趕到近前。不由分說。拔起劍來。立將其人殺死。割下首級。提到席前。向呂后說道。有一人逃酒。臣謹依軍法斬之。呂后及席上衆人。連同左右近侍。見此情形。盡皆大驚失色。但因已許劉章行使軍法。不能責他擅殺之罪。再看劉章。他卻如行所無事。面不改容。大眾到此。興致全無。呂后遂命罷酒。諸呂一個個垂頭喪氣。各自散歸。

從此之後。諸呂見了劉章。各帶三分畏懼。也有心中懷恨。要想設

計害他。卻因他言語行事。並無過失。也就無可奈何。此事傳到外間。一班劉氏宗支。暗自歡喜。都贊劉章年少膽大。敢作敢爲。此舉可爲劉氏吐氣。就是朝中大臣如陳平等。心中亦敬服劉章。都倚他作劉氏保障。卻說陳平自從代王陵爲右丞相。雖有左丞相審食其。與他同事。卻是從不過問。所以一切政事。皆歸陳平一人辦理。但陳平事事皆須請示呂后而行。並無一毫權力。連種種違法舉動。亦不能救正。凡事惟有順從呂后意思。也算是善於保全祿位了。誰知尙有人向呂后面前說他壞話。未知其人爲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曲逆智免呂須譖 陸生計聯平勃歡

話說陳平自爲右丞相。獨理政務。一切依從呂后之意而行。呂后自是歡喜。偏遇呂須仍記前次謀執樊噲之仇。欲趁此時再圖報

復說起呂嬃爲人心腸之狠手段之辣不亞乃姊呂后與他志同道合。所以遇事便與商量。呂嬃因得干預朝政。在外招權納賄。勢力頗大。如今欲害陳平。便日夜尋他短處。無奈陳平甚有智計。遇事彌縫得毫無間隙。呂嬃竟屬無從下手。不得已遂捏說道。陳平身爲丞相。不理政事。終日在家。只是痛飲醇酒。戲弄婦人。似此荒廢職務。應行罷免治罪。呂后平日多聽呂嬃之言。獨有此語。卻不肯聽。一則久知呂嬃與陳平有隙。所言自是出於私意。二則政事由己專決。惟恐陳平干涉。若使陳平果能醇酒婦人。不理政事。到他好處。所以呂嬃說了數次。呂后皆置之不理。早有人將呂嬃言語報與陳平得知。原來陳平飲醇酒。戲婦人。亦是實有其事。只因知得呂后天性猜忌。惟恐其當面順從。背地算計。所以託於酒色。免致見疑。今聞呂嬃進讒。不但不肯改變。索性將計就計。大張

女樂。在家終日痛飲。果然呂后初聞呂嬃之言。尙未深信。後遣人出外打聽。據回報說。陳平當真如此。呂后也不明言。心中卻暗自歡喜。

一日陳平因事入宮來見呂后。恰好呂嬃在旁。呂后記起此事。便對陳平將呂嬃言語當面說出。因安慰陳平道。俗語有言。『兒女子之言不可聽。』但看君對我作事何如。不須畏懼呂嬃之譖。陳平聞言。頓首稱謝。呂嬃被呂后當面搶白一番。不禁羞慚滿面。從此再不敢說陳平壞話。

陳平雖然善用智術。保得自己祿位。但是眼看呂后紊亂朝政。諸呂日益橫行。劉氏失勢。不免怨恨。彼此勢成水火。不能兩立。禍機已伏。終有一朝發作。無論誰勝誰敗。自己身爲丞相。均不能辭其責。論起本心自然爲顧劉氏。但是諸呂勢力。布滿朝廷。如何設法

驅除。必須預先布置。陳平因爲此事。橫亘在心。外面雖然假作淫樂。心內卻甚憂慮。每趁無事之時。屏退左右。獨坐一室。俯首沈思。誰知平日號稱多謀足智之陳平。遇著此種難題。想了多次。竟無善策。一日陳平仍在獨居深念。忽有一人走進。在他對面坐下。陳平想到出神。全然不覺。其人見陳平如此情形。早已猜著心事。因開言問道。何事思念如此之深。陳平聞言。如夢方覺。舉頭一看。原來卻是陸賈。

陸賈自從呂后臨朝。欲封諸呂爲王。自料力不能爭。且因素有口辯。尤爲呂后所忌。於是託病辭職。退居林下。因見好時。在今陝西乾縣地方。田土肥美。宜於居家。遂攜家屬移居其地。並將家產分與兒子。令其分爨。原來陸賈生有五子。其妻早死。家中無別財產。只有前次奉使南粵時。南粵王趙佗所贈橐中之裝。皆是珠寶。價值千金。

陸賈遂將珠寶變賣得金。分與五子。每子各得二百金。使之置買田產。過日。陸賈自己並不留下養老資財。隨身只有駟馬安車一乘。歌舞侍者十人。寶劍一



柄。價值百金。卻與五子立下契約道。我若到了汝家。汝須供給吾人馬酒食草料。極我所欲。以十日爲限。我便另往他處。我若得病。死在某子家中。由某子備

辦喪葬。我所有車馬侍者寶劍悉數與之。大約一年之中。除往來長安。並到其他親戚朋友外。輪流到汝五家。每家不過兩三次。日常見面。反覺得不新鮮。我亦不至久住。惹汝等討厭。其子奉命各自謀生。陸賈處分家事既畢。從此一人逍遙自在。到處行樂。讀者須知我國家族有一種習慣。凡人生子。到得長大。不問他能否自立。便急急替他娶婦。要望早日抱孫。算是福氣。爲子者靠著父母過活。嬌養慣了。不能謀生。只管坐喫現成。此在富戶單丁。或不覺得。若使家道不豐。兒子又多。娶了幾房媳婦。生了無數孫男孫女。人口既比從前增加。又都不能賺錢。但知花費。反累得老年人終日奔波。爲兒孫作盡馬牛。世上人倒稱羨他有子有孫。算是福氣。此種福氣。也就不易享受。何況不肖兒子。但顧妻兒。不顧父母。各在房中作樂。任他堂上兩老。冷冷清清。也無人前來問安視

膳更有兄弟不和。夫婦反目。妯娌相爭。爲尊長者。費盡調停。嘔盡閒氣。此亦家庭中常有之事。陸賈早已見到。想出此法。既可免除苦累。又得實享家庭快樂。也可謂善於處置了。

陸賈一身雖然逍遙自在。卻仍記掛著國事。眼見數年以來。呂氏勢力日大。一日。時事日非。禍胎已種。也不知一班大臣。如陳平。周勃等。作何打算。因想一探消息。遂一直來訪陳平。到得門前下車。不待閹人通報。徑行入內。卻見陳平獨坐一室。看他神氣。料是重要之事。因卽向之動問。陳平被問。方知陸賈到來。見是熟人。卻反問道。先生試猜我心中所思何事。陸賈道。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俸。可謂富貴已極。更無他望。然而心中尙有憂慮者。不過是爲諸呂及少主耳。陳平答道。先生所猜不錯。但是事勢至此。爲之奈何。陸賈道。大凡天下安注意在相。天下危注意在將。將相和睦。

則衆心歸附。如此天下雖有變故。事權不至分裂。爲社稷計。在君與絳侯二人掌握耳。君今何不與絳侯深相交結。因附著陳平耳邊。說了幾句。陳平點頭稱善。

說起陳平與周勃本無交情。從前相隨高祖在滎陽時。周勃曾向高祖訴說陳平受金。二人以此不和。後來一爲丞相。一爲太尉。同朝共事。漸漸忘了前隙。但彼此交情尙未十分浹洽。所以陸賈要他二人結歡。同心合力。方可濟事。但因周勃是個武人。性質率直。若要他先來親熱。陳平必定負氣不肯。所以陸賈又特來說陳平。陳平聽了陸賈之言。便預備五百金厚禮。遣人送與周勃。又請他至家飲酒。大張筵席。歌舞畢。陳平便用出種種手段。聯絡周勃。引得他開懷痛飲。極歡而散。過了數日。周勃也就依禮報答。二人不久竟成莫逆。不時相聚。漸漸談到國事。彼此同心共圖進行之。

策。陳平因感陸賈替他設計。遂將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贈與陸賈。以爲飲食之費。陸賈得了此宗大財。便與漢廷公卿往來交結。甚是有名。



到了八年春三月上巳日。照俗例官府及人民皆到東流水上洗濯。以除不祥。名爲祓祭。是日呂后亦排齊鑾駕。親往灞上。事畢而回。行過軹道。無意間忽見

一物。形狀如狗。顏色青黑。直向呂后腋下撲來。呂后大驚。未知是何怪物。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見鬼物呂后身死 得密報齊王起兵

話說呂后由灑上回宮。路過軹道。瞥見有物如蒼狗來。據腋下。心中大驚。定睛一看。忽又不見。但覺得腋下疼痛。回到宮中。解衣一看。竟似被物擊傷。心疑適纔所見。不知是何鬼怪。便命太史卜得一卦。據云。係趙王如意作祟。呂后憂懼。從此臥病在牀。醫藥祈禱。並無效驗。延至秋七月。病勢更重。呂后自知不起。乃命趙王呂祿爲上將軍。管領北軍。梁王呂產管領南軍。又召二人入宮面囑道。高帝曾與大臣立約。非劉氏而爲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吾封汝等爲王。大臣心皆不平。我死之後。恐其爲變。汝等須牢握兵權。防衛宮殿。不得輕離。我出葬時。汝等切勿親自送喪。以免爲人所制。二

人受命。七月辛巳。呂后駕崩於未央宮。遺詔以呂產爲相國。左丞相審食其爲少帝太傅。立呂祿之女爲皇后。說起呂后與高祖同由微賤出身。親歷艱苦。眼見高祖掃蕩羣雄。平定天下。誅戮功臣。分王子弟。自己母家。並無一毫好處。雖然也有二人封侯。卻都由軍功得來。呂氏與劉氏比較起來。太覺得不公平。所以一旦臨朝稱制。便將諸呂擡舉起來。只因過於偏袒諸呂。把高祖諸子任意殘害。又違背高祖誓約。強立諸呂爲王。以致衆心不服。後人將他與唐時武則天並稱爲呂武。其實武則天改唐爲周。立武氏七廟。顯有篡奪之意。至於恣意淫亂。存心狠毒。亦比呂后爲甚。不過同是女生專政。外戚擅權。因此連類並稱耳。清人謝啟昆有詩詠呂后道。

稱制居然設九賓。編年猶是漢家春。酒筵竟許行軍法。鐘室親

能縛將臣。軹道犬傷高帝子。廁中彘痛戚夫人。絳侯縱守丹書約。諸呂難逃喋血頻。

呂后既死。與高祖合葬於長陵。此時諸呂中只有燕王呂通回了燕國。梁王呂產。趙王呂祿。依著呂后囑付。不往送葬。各聚兵隊。緊守城門及皇宮。呂產既爲相國。呂祿又爲上將軍。一時政權兵權。皆歸此二人掌握。雖有左丞相陳平。太尉周勃。不過是掛名將相。並無一毫權力。一班列侯諸將。更不待論。朱虛侯劉章見此情形。知得諸呂並無才能。於是心生一計。要想盡滅諸呂。擁立其兄齊王劉襄爲帝。遂密遣心腹之人。私往齊國。告知齊王。假說是諸呂擁了重兵。密謀作亂。已妻呂氏。知得陰謀。暗行告知。事勢危急。請齊王尅日發兵西來。已與弟興居並諸大臣當爲內應。齊王劉襄得信。乃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三人祕密議定。刻日

興兵。

事爲齊相。召平所聞。心想齊王無故發兵。明是爲亂。欲待諫阻。又恐齊王不聽。自己兵權在握。豈能任其胡爲。遂派遣軍隊。將王宮四面圍守。名爲保衛。實則防備齊王。使之不得舉事。齊王受制。束手無法。中尉魏勃本與齊王同謀。今見事機中變。都由召平作梗。一時心急智生。便來見召平。說道。傳聞王欲發兵。並未得朝廷虎符爲驗。豈非存心造反。今相君遣兵圍王。先事預防。甚屬善策。但須有可靠之人爲將。方保無虞。勃雖不才。願效微勞。爲相君率領兵隊。召平不知魏勃是計。相信不疑。便將兵權交與魏勃。魏勃既握兵權。卽下令撤去王宮之圍。來圍相府。召平方知爲魏勃所賣。追悔已遲。遂伏劍自殺。

說起魏勃本齊國人。當日曹參爲相。魏勃年少家貧。要想謁見曹

參！又苦無人
 引進。忽想得
 一計。每日起
 個絕早。到齊
 相舍人門外。
 替他掃地。舍
 人早起開門。
 見門前一片
 潔淨。似是有
 人掃過。起初
 尚不覺得。後
 見日日如此。



甚是可疑。以
 爲世間斷無
 如此閒情之
 人。來替別人
 掃地。諒係何
 種鬼怪。定要
 看個明白。等
 到天色黎明。
 舍人便伏在
 門側等候。不
 過一刻。果然
 聞得門外掃

地聲響。遂由門隙中向外張望。卻見一人彎著身。持帚掃地。舍人立即開門走出。問起姓名。知是魏勃。魏勃遂向舍人備述情由。託他介紹入見丞相。舍人應允。遂引魏勃見了曹參。曹參便將魏勃收在門下。一日曹參出門。令魏勃御車。魏勃趁便進言時事。曹參聽了。大加賞識。薦於悼惠王。悼惠王用爲內史。及悼惠王死。劉襄嗣立。魏勃寵幸用事。權過於相。召平明知魏勃是齊王得寵之人。即使不知他是同謀。豈可不加防備。此次漫然付以兵權。可謂自取其禍。

魏勃聞召平已死。遂來通報齊王。齊王大喜。乃命駟鈞爲丞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下令召集國中兵隊。預備進軍。此時齊地已被呂后分割爲四國。除齊國外。尚有琅琊、濟南城、陽三郡。分屬三國。濟南係呂后封與惠帝後宮之子濟川王、劉太、城陽封與魯

王張偃。此二國皆呂氏黨羽。惟瑯琊王劉澤。本係高祖兄弟。如今齊王要將三郡趁勢取回。但礙著劉澤。是他從堂叔祖。不便興兵攻之。遂遣祝午前往瑯琊。面見劉澤。用言誘之道。近聞呂氏陰謀爲亂。齊王意欲起兵誅之。自以年少不知兵事。因想起大王當高帝時爲將領兵。久經戰陣。故願將齊國委託大王。齊王本欲親自來請。但因國中無主。不敢遠離。使臣來請大王。務乞駕到臨淄。面商。齊王當併合二國之兵。由大王率領入關。平定內亂。劉澤聽了。相信不疑。卽日起行。到了臨淄。入見齊王。齊王便將劉澤留在齊國。又使祝午前往瑯琊。盡起本地之兵到來。與齊兵合爲一處。由魏勃帶領西進。又分兵往取濟南城陽二郡。齊王一面遣使持書分往各國。告知起兵之意。其書道。

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

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

楚王劉交得書。卽命將領兵會合齊兵前進。此消息傳入長安。呂產與呂祿商議。遣大將軍灌嬰領兵擊之。灌嬰奉命帶兵出關。行到滎陽。此時齊兵尙未到來。灌嬰召諸將計議道。諸呂統兵佔據關中。意欲謀危劉氏。自行篡立。我今若破齊回報。豈非爲虎添翼。此事斷不可行。不如頓兵不進。遣人與齊連合。相機行事。諸將聞言。盡皆贊成。灌嬰遂下令將兵隊駐紮滎陽。遣使往見齊王。與之連和。且待呂氏變起。一同討之。齊王許諾。遂回兵屯在齊國西界。

靜候機會。未知諸呂是否爲變。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周勃矯詔入北軍 劉章率兵誅呂產

話說呂產呂祿自遣灌嬰去後。心知朝中大臣宗室與己反對。欲待盡數捕拏誅戮。又畏懼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二人。只因周勃原係宿將。如今雖無兵權。他舊時部下心腹將士甚多。一旦發作起來。難保士卒不倒戈相向。至如劉章也是個敢作敢爲之人。見此情形。豈不預先布置。又兼齊楚現已起兵。雖命灌嬰往討。但恐灌嬰亦未必可靠。今若從中發難。灌嬰聞信。定與齊楚連兵來討。反致彼等有所藉口。不如且看灌嬰此去情形如何。若果與齊國通謀。再行下手。於是會合諸呂等密議多日。各人意見不一。議論紛紛。呂產呂祿毫無主見。猶豫不決。當日一班朝臣見此情形。無不人人自危。但又無力抵抗。惟有束手待斃而已。

內中陳平與周勃二人因事勢危急。乃密聚商議自救之策。周勃對陳平道。如今惟有使我掌兵。可保無事。但是如何方能奪取兵權。陳平沈思片刻。便附周勃耳邊說了數句。周勃點首稱善。立即依計而行。其時曲周侯酈商。年老在家養病。陳平與周勃假作商議要事。遣人往請酈商。酈商不知是計。依言而到。二人將酈商留在家中。又遣人喚到其子酈寄。囑令往見呂祿。勸他如此如此。只因酈寄與諸呂交情最好。故陳平周勃欲使之往說呂祿。將兵權讓交周勃。又恐酈寄不肯往說。或反與呂祿通謀算計。故先將其父酈商劫來。作爲抵當。酈寄見其父被劫。無可奈何。只得依言前往。見了呂祿。因說道。高帝與呂后一同平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吳代王 漢代王 恆楚王 常山王 齊王朝王 襄淮陽王 武濟川王 太呂氏所立三王。梁王 趙王 綠皆經大臣議定。布告諸侯。諸侯並無異言。今太后新崩。帝年

尙少。足下佩趙王之印。不速到國守藩。乃爲上將統兵留京。所以大臣及諸侯。不免疑忌。足下何不讓出將印。並請梁王歸還相印。以兵權付太尉。與大臣立盟。各回本國。齊楚聞知。必然罷兵。內外皆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乃萬世之利。呂祿聽了。甚以爲然。乃使人將此計告知呂產。呂產又與諸呂會議。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衆口不一。議了數次。毫無決斷。酈寄見此計不行。父親不得歸家。心中焦急。便日日到呂祿處。意欲乘機促成其事。卻又恐他見疑。不敢十分催促。呂祿素信酈寄。何曾知他心事。見其時常到來。便邀同出外游獵。一日獵罷。酈寄別去。呂祿順路到其姑呂嬃家中。因與呂嬃誇說打獵之樂。呂嬃見其姪如此庸闇。全無見識。當此事勢緊急。不但不可將兵權讓人。連軍中都不可擅離一步。他反時出游獵。真是不知死活。因此心中大怒。責罵呂祿道。汝身爲

上將。乃竟棄卻軍隊。眼看呂氏全族。斷送汝手。呂夔越罵越氣。命人將家中所有珠玉寶器。悉數取出。散置堂下。說道。此等物件。今後都非我有。何苦替著他人看守。空費心力。呂祿被其姑責備一番。垂頭喪氣而去。但他心中尚以爲其姑年老未免過慮。那裡肯信。事被酈寄聞知。見呂夔橫生阻力。料想此計難成。急來告知陳平周勃。

陳平周勃得酈寄回報。密議道。呂祿已有意讓出兵權。只因諸呂意見不同。以致延宕。須再設法促其速行。正在籌議間。忽報平陽侯曹窋有要事求見。二人卽命請入。此時曹窋已代任敖爲御史大夫。本日適因政事入見相國呂產。與之計議。忽遇郎中令賈壽奉使由齊國回來。一見呂產。便邀到一旁。將灌嬰與齊楚通謀欲誅諸呂之事。備細告知。並追咎呂產道。王不早日回國。今雖欲行。

亦不可得。惟有趕緊入宮保護少帝。嚴兵自守。說罷連聲催促呂
產速行。原來賈壽乃是呂氏黨羽。知得勢急。特來報信。背著曹窋
與呂產說話。卻被曹窋留心竊聽。已知大略。遂趕到陳平處。說知
此事。陳平與周勃見事已至此。若不速奪兵權。變生頃刻。二人議
定一計。遣人密請襄平侯紀通與典客名官劉揭到來。紀通乃高祖
女壻。現掌符節。劉揭乃是宗室。二人見請。一齊陸續到來。陳平先
命紀通持節帶同周勃馳往北軍。矯稱少帝有詔。命太尉周勃掌
管兵事。又遣劉揭隨著酈寄往見呂祿。囑付如此如此。酈寄奉命
同劉揭來見呂祿說道。少帝有詔。命太尉掌管北軍。意欲足下回
國。足下當速歸還將印。辭別起程。不然大禍立至。呂祿被嚇全無
主意。又心想酈寄與我交厚。必不見欺。於是解下將印交與劉揭。
劉揭得印。立即來尋周勃。此時周勃已與紀通同入北軍。劉揭尋

到北軍。見了周勃。交割將印。於是北軍遂歸周勃掌管。周勃入得軍門。心想我雖手握兵權。但尙未知軍心能否歸附。此軍已被呂祿統領多年。難保他不布置黨羽。收買衆心。爲他出力。我縱爲統將。衆心不服。亦無如何。因想出一法。下令軍中道。汝等將士。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此令既下。但見片刻之間。全軍盡皆左袒。只因呂祿雖然爲將。並不知聯絡將佐。顧恤士卒。所以竟無一人爲他。周勃見了。心中大喜。因遣人報知陳平。陳平又命劉章來助周勃。周勃使之監守軍門。此時尙有南軍。仍屬呂產管領。南軍本是衛宮之兵。分爲兩處。一在長樂宮。一在未央宮。分歸兩宮衛尉統帶。周勃因南軍未曾歸附。不敢發作。先遣曹窋往說未央宮衛尉。命其阻住呂產。勿使入宮。當日呂產被賈壽催促。不過方始決計入宮爲亂。心中尙以爲呂祿仍在北軍。可保無事。

誰知行至未央宮殿門口。卻被衛尉阻住。不得入宮。只在殿門口徘徊往來。曹窻見他手下護衛之人甚多。未敢動手。急遣人報知周勃。周勃亦恐難以取勝。不敢明言討之。遂對劉章道。汝速入宮保護少帝。劉章請兵。周勃給與步卒千餘人。劉章率兵。逕入未央宮門。望見呂產正在廷中。時天色將晚。劉章揮兵進擊。呂產見了。先自逃走。隨身將士。正待上前迎敵。忽然天起大風。塵土飛揚。迎面撲來。大眾慌亂。各自四散。不敢抵當。劉章下令單拏呂產。餘人不究。兵士得令。就宮內分頭尋覓。呂產見事急。逃入郎中府吏廁中藏匿。郎中令學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卻被兵士尋獲。擒出斬之。

當日宮中大亂。少帝在內聞信大驚。急命人將殿門緊閉。停了片刻。見外間喧擾已定。問知呂產已被劉章殺死。少帝無法。只得遣謁者持節慰勞劉章。劉章此時何曾認得少帝。便欲奪取謁者。

節。謁者不肯。劉章亦不強他。但將謁者挾了上車。帶領隨來士。一直前往長樂宮。謁者被劉章劫持。無可奈何。只得聽其擺弄。原來長樂宮衛尉呂更始。乃呂產族人。劉章恐其聞知呂產被殺。舉兵作亂。與之交戰。未免費力。意欲趁其未發覺以前。矯詔殺之。所以挾了謁者俱來。有節爲信。方可行事。既到長樂宮前。劉章假稱有詔。召衛尉呂更始到來聽命。呂更始以爲是真。行近前來。劉章卽喝令左右將士。拏下斬首。一面矯詔安慰軍心。竟無一人敢出反抗。劉章見諸事已畢。卽馳回北軍。告知周勃。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滅諸呂奉迎代邸

立文帝清除皇宮

話說呂后八年秋八月庚申。朱虛侯劉章。既斬呂產呂更始。馳入北軍。報與周勃。周勃聞信大喜。遂向劉章拜賀道。我輩所患獨有

呂產。呂產已誅。天下定矣。於是周勃遣派將士。分頭捕拏諸呂家屬。無論長幼男女。悉皆斬之。呂祿此時已卸兵柄。無異平民。自然易被擒殺。獨有呂嬰爲衆所恨。竟將他活活打死。又命人往殺燕王呂通。廢去魯王張偃。至審食其。本與呂氏親密。照例亦難免罪。幸得陸賈與朱建二人。替他解免。故得保全。仍命爲左丞相。陳平與周勃見大局已定。遂遣劉章前往齊國。將誅滅諸呂之事。告知齊王。請其罷兵。又使人通知灌嬰。命卽回軍。於是諸大臣相聚密議道。呂后所立少帝與諸王。皆非眞孝惠帝之子。呂后将他入之子。假充惠帝之子。使之嗣位。意在保全呂氏。今我輩盡誅諸呂。將來少帝及諸王年長後。必替呂氏報仇。我輩難逃滅族之禍。不如廢去。別立他人。正在商議之際。適值瑯琊王劉澤。亦由齊國來京。原來劉澤自被齊王騙到國中。留住不放。自知中計。追悔不

及正苦無法脫身。今聞呂氏已滅。心生一計。遂對齊王說道。齊悼惠王爲高皇帝長子。推本而言。大王乃高皇帝嫡長孫。應立爲天子。今諸大臣會議。應立之人。正在狐疑未定。澤於宗室之中。叨屬年長。諸大臣自當待澤一言而決。今大王留澤在此。並無益處。不如遣澤入關。計議此事。可助大王成功。齊王聽說甚喜。遂卽遣人保護劉澤起程。諸大臣聞說劉澤到來。果然與之商議。恰好有人提議欲立齊王劉襄。誰知劉澤自受齊王之欺。心中懷恨。此來但不肯贊成。且有意破壞其事。以爲報復。因說道。齊王母舅駟鈞。爲人兇惡暴戾。真如俗語所謂虎而冠者。言其人如虎而戴冠此次呂氏以外家勢力。幾亂天下。若立齊王。是又出一呂氏矣。陳平周勃等聞言。皆道瑯琊王所說甚是。於是迎立齊王之議作罷。又有人議立淮南王劉長。衆意以爲劉長年紀尙少。其舅家亦非善良。也不贊

成。末後選來選去。大衆公推代王劉恆。都說道。高帝諸子現存者。惟代王年紀最長。聞代王爲人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又復謹慎純良。迎立爲帝。名義甚順。衆人議定。仍守祕密。暗地遣人往代。迎接代王到來。此時朱虛侯劉章。已由齊回京。亦在會議之列。本意原欲迎立其兄齊王。但因衆議不從。也就無法。

當日使者奉命到了代國。傳達諸大臣之意。迎接代王入京。代王劉恆聞信。心中疑慮。遂與國中諸臣會議。郎中令張武等議道。現在朝中大臣。皆是高帝舊將。熟習兵事。多行詐謀。其心難測。特畏高帝呂后之威。不敢妄爲。今諸呂新滅。京師流血。名爲迎立大王。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勿往。徐觀其變。代王聽說。尙未發言。旁有中尉宋昌進前說道。羣臣之議皆非。據臣愚見。大王此去。穩登寶位。並無危險。請言其證。昔日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皆自以爲

能得天下。然而天子之位。終歸劉氏。天下之人。皆已絕望。此其一也。高帝封立子弟爲王。其地如犬牙相錯。所謂磐石之宗。天下皆服其疆。此其二也。漢興以來。除秦苛暴。法令簡約。德惠時施。人心大安。難於搖動。此其三也。卽就近事而言。以呂后之威。立呂氏三人爲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僅以一節入北軍。大聲一呼。士皆左袒。卒滅諸呂。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如今諸大臣卽欲謀變。百姓不肯爲用。其黨又不能同心協力。內畏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瑯琊齊代之疆。必不敢動。况高帝子現存者。獨有淮南王與大王二人。大王又屬年長。加以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諸大臣順天下之心。意欲迎立大王。臣願大王勿疑。便可起駕前往。代王見衆議不同。未知所從。遂入見薄太后。告知此事。薄太后亦無主見。待要前往。恐遭危險。欲待不去。又恐失了現成機會。遂命卜人占之。

卜人奉命占成一卦。乃是大橫之兆。其繇詞道。

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啟以光。

卜人見了繇詞。遂向代王拜賀。說是大吉。代王見繇詞中說天王。心中不解。因問卜人道。寡人現已爲王。何以又說是天王。卜人答道。詞中所謂天王。乃是天子。並非指諸侯王。代王方悟。入告太后。自己仍不敢造次前往。遂議定先遣太后之弟薄昭。偕同使者至京。察看情形。再定行止。薄昭奉命而去。不過幾時。便偕使者回報。說是已見太尉周勃。周勃備述所以迎立之意。情形確實。並無可疑。代王心中甚喜。因笑對宋昌道。果然不出君之所料。於是決計起程。自與宋昌同車。隨帶近臣張武等六人。共乘坐驛車六輛。前往長安。行至高陵。今陝西高陵縣離長安不遠。代王終不放心。又命宋昌飛騎先往。觀察動靜。此時朝中各大臣。聞得代王將到。齊集渭橋。

等候。宋昌一馬先到。望見衆人。知是前來接駕。急忙回報代王。代王方始命駕前進。及至渭橋。羣臣一齊拜謁稱臣。代王也就下車答拜。拜畢俱各起立。太尉周勃爲首。進前說道。願大王屏退左右。有事奉陳。代王未及回答。宋昌在旁聞說。卽向周勃道。太尉所言是公。無妨當衆言之。若所言是私。王者不受私言。周勃見宋昌說得有理。便跪在地上。雙手高捧天子符璽。獻與代王。請其接受。代王不肯卽受。因辭謝道。俟至邸第再議。於是代王辭了衆人。坐上原車。直入京城。羣臣隨後相從。到了代邸。各皆下車入內。時乃閏九月己酉日也。羣臣旣到代邸。一同上書勸進。其書道。

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

武柴

御史大夫臣蒼、

蒼張

宗正臣

郢客、

劉郢客

朱虛侯臣章、

東牟侯臣興居、

典客臣揭、再拜言

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

侯

高祖兄伯妻
之祖母

頃王后

高祖兄
劉濞之妻

與瑯琊王

即劉

宗室

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爲高帝嗣願大王
即天子位

代王得書對羣臣道奉承高帝宗廟乃是重大之事寡人不材不
稱其位願請楚王計議應立之人寡人實不敢當羣臣聞言皆俯
伏固請代王向西而立固讓三次又向南而立固讓兩次然後即
位是爲文帝旁有東牟侯劉興居上前奏道此次誅滅呂氏臣並
無功請得前往清宮文帝許諾並命太僕汝陰侯夏侯嬰同往劉
興居遂與夏侯嬰直入未央宮走至少帝近前對少帝道足下非
劉氏不當立遂指揮左右執戟之人令其退去諸人聞說各棄兵
器一闕而散內中尙有數人不肯聽命宦者令張釋又向其曉諭
一番亦皆散去少帝見此情形嚇得不敢作聲夏侯嬰早命人備

齊車輛將少帝載入車中。少帝此時方始問道：汝欲載我到何處去？夏侯嬰答道：出到外閒府舍居住。於是遂將少帝安置少府。名官署中。一面備齊天子法駕，前往代邸，迎接文帝。劉興居亦將惠帝之后張氏，移往北宮居住。然後把未央宮收拾潔淨，前來回報。到了黃昏時候，文帝車駕起行入宮。誰知行至未央宮端門口，忽有宮官十人，手中持戟，攔住門口，說道：天子在內，足下何故擅入？欲知代王能否入宮，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惠帝子無辜被戮 竇后弟脫險受封

話說文帝車駕到了未央宮，忽有十人在端門口持戟攔住，說道：天子在內，足下何爲擅入？原來此十人乃是看守端門謁者。名官只因劉興居清宮時，未曾曉諭大眾，彼等尙不知天子已經易人，所以向前攔阻。文帝被阻，不得入宮，乃遣人往告太尉周勃。周勃聞

信趕來向謁者說明原因。此十人始各棄戟走開。文帝方得入內。陳平周勃見文帝已入宮中。遂於是夜分遣多人。將少帝義及常山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一律殺死。

讀者須知惠帝後宮共有七子。除先立之少帝被廢而死。又恆山王不疑、淮陽王彊二人早死外。尙餘此四人。如今同日見殺。真是死得冤枉。在陳平、周勃既滅呂氏。自不能不廢少帝。只因少帝是惠帝之子。呂后之孫。將來長大。必然追究此事。重翻舊案。坐諸人以擅殺之罪。所以要將少帝廢去。但是少帝年幼。並無失德。無故不能廢他。只得說他不是惠帝之子。既說少帝不是惠帝之子。遂連著朝武、太諸人。都不認是惠帝之子。於是糊糊塗塗。將他一概殺死。以爲斬草除根之計。此便是陳平等的陰謀。只可憐惠帝竟因此絕後了。

文帝既入未央宮。卽拜宋昌爲衛將軍。管領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巡行宮殿。當晚文帝出坐前殿。下詔大赦天下。到了元年冬十月。文帝謁見高廟。下詔追諡趙王友爲幽王。立其子遂爲趙王。移瑯琊王劉澤爲燕王。凡呂后所奪齊楚二國之地。悉數還之。遣車騎將軍薄昭往代。迎接太后薄氏至京。尊爲皇太后。入居長樂宮。原來文帝奉事太后。極盡孝道。當在代國之時。薄太后有疾。一病三年。文帝躬自侍奉。衣不解帶。目不交睫。飲食湯藥。皆必親嘗。而後進。直至病愈始已。以此仁孝著聞。如今立爲天子。薄氏竟得爲皇太后。也算應了許負之言。

文帝元年春正月。羣臣請立太子。文帝謙讓再三。羣臣力請立子啟爲太子。文帝許之。三月。羣臣又請立皇后。薄太后下詔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說起竇后。乃觀津故武邑縣在今直隸人。父母早卒。家

有一兄一弟。兄字長君。弟名廣國。字少君。竇后少時。以良家子女。被選入宮。爲宮人。惠帝時。呂后挑選宮人。分賜諸王。每國五人。竇后名亦在內。自以爲家在清河。漢郡名。觀津。卽其屬縣。與趙國最近。願往趙國。遂託主管宦官。請其將己名載入趙國五人之列。宦官許諾。誰知事後忘記。竟將竇后名字。誤載代國名下。奏明呂后。已得允准。竇后方知其事。不覺涕泣。埋怨宦官。不願前往代國。宦官因名冊業經奏准。不能更改。只得自己認錯。極力勸慰竇后。竇后無法。只得隨衆出宮。到得代國。文帝時。爲代王。見了所賜五人。只有竇后恰中其意。因得進幸。生下一女名嫫。又生二子。長名啓。次名武。文帝本有王后。王后生有四子。文帝未卽帝位。王后已死。及文帝卽位。王后所生四子。忽然接連病死。當日羣臣請立太子。惟有竇后子啓。年紀最長。故得立爲太子。母以子貴。所以竇后得立爲皇后。

又封長女嫖爲館陶公主。次子武亦得封王。讀者試想竇后當日若得如願。到了趙國。不過做趙幽王友的姬妾。有何好處。幸虧宦官忘記囑託。將他派到代國。如今竟得立爲皇后。可見凡事非人所能預料。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竇后恰正與此語相應。竇后既得立爲皇后。外家自然也得好處。於是其兄長君。便將家移到長安居住。竇后問起少弟少君。何以不見。長君說是四五歲時。被人誘拐。至今不知去向。竇后甚是懸念。遣人四處訪尋。並無消息。過了一時。少君忽自行詣闕上書認親。原來少君被人拐賣爲奴。後又轉賣十餘家。流落到宜陽。今河南地方。此時年已長成。主人命其入山燒炭。與同百餘人。一處工作。夜間同就岸下。搭起茅篷住宿。忽有一夜。山岸崩塌。百餘人夢中驚醒。逃走不及。都被壓死。獨有少君一人得脫。自以爲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遂到卜肆。

問卦。卜人代他卜得一卦。不覺大驚。說是數日之內。便得發跡。將來定當封侯。少君暗自歡喜。果然不過數日。少君隨其主人到了長安。聞得天子新立皇后。



姓竇。乃觀津人。少君被拐時。年紀雖小。卻記得自己本姓及縣名。心想此位新立皇后。與我同姓同縣。莫非就是我姊。想到此處。心中不禁大喜。卻又不敢冒

味。恐防錯認。其罪不小。因在外打聽一番。料得有八九分的實。方敢上書白陳。寶后得書。便與文帝言明。文帝命召少君入見。少君此時身爲人奴。自然是憔悴可憐。更兼姊弟一別十餘年。如今各已長成。連聲音容貌都不認識。如何辨得真假。文帝便問道。汝尙記得少時家事否。可說出一二件。看是對與不對。少君道。曾記在家時。與姊出外採桑。有一次從桑樹墜下。寶后想起實有此事。但尙未能相信。再問少君。更記得別事否。少君又說道。記得姊被選入宮起程西上之日。曾與我話別於旅舍之中。親自取湯爲我洗頭。洗畢又取飯與我食之。然後上路。寶后見說得情真事確。知是其弟無疑。遂與少君相抱痛哭一場。左右近侍。皆爲流涕。文帝因厚賜之。命與其兄長君同在長安居住。

事爲絳侯周勃潁陰侯灌嬰等所聞。相聚議道。我輩遭諸呂之難。

幸得不死。將來性命。或且繫此二人身上。此二人出身寒微。不可不爲之選擇師傅。恐其又學諸呂。我輩死無葬身之地矣。於是奏明文帝。選取老成端正之人。陪伴二人。與之同居。果然竇長君少君得了師友之力。並皆謹慎謙讓。不敢倚藉富貴。欺凌他人。因此外間甚有賢名。到得文帝既死。景帝卽位。尊竇后爲皇太后。封少君爲章武侯。其時長君早已身死。景帝又封其子竇彭祖爲南皮侯。此是後事。

文帝見諸事大定。遂下詔賞誅諸呂之功。加封太尉周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將軍灌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紀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劉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又賞代國從來諸臣功。封宋昌爲壯武侯。張武等皆官九卿。

卿。

漢因秦制以奉常郎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少府爲九卿後改奉常爲太常郎中令爲太尉郎中令爲光祿勳典客爲大鴻

爲臧大治粟內史

讀者試想此次誅滅諸呂。要算是朱虛侯劉章功勞

最大。當日周勃雖入北軍。不敢動手。若非劉章殺了呂產。諸呂未易一時平定。如今論功行賞。反被周勃得了首功。劉章受賞甚薄。其弟劉興居。清宮也算有功。並未蒙賞。此是何故。只因文帝知得劉章兄弟欲誅諸呂。如此出力。其意不過是欲立其兄齊王劉襄爲帝。若非周勃劉澤等不肯贊成。文帝安得卽位。所以劉澤旣得移封燕國。周勃等又皆叨重賞。獨劉章兄弟大受屈抑。可見文帝雖賢。亦不免懷著私意。

文帝雖已行賞。心中對於周勃。尙覺得功多賞薄。過意不去。便欲命其爲相。因見左丞相審食其。平日旣無功勞。又無才幹。且是呂氏之黨。不治其罪。已算寬大。如何更任他居此高位。於是意欲將審食其罷免。以周勃爲左丞相。誰知右丞相陳平。早已料得文帝

之意。遂卽謝病不朝。未知陳平是何用意。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陳平巧言勝周勃 陸賈奉書見趙佗

話說文帝因見周勃功多。欲將審食其免職。以周勃爲左丞相。尙未發表。右丞相陳平。知文帝寵愛周勃。心想不如連右丞相一併讓。於是謝病不朝。文帝見陳平無故告病。心中生疑。親問其故。陳平對道。當日高帝在時。周勃功不如臣。此次誅滅諸呂。臣功亦不及勃。臣願以相位讓之。文帝准奏。乃下詔以太尉周勃爲右丞相。位居第一。以陳平爲左丞相。位居第二。灌嬰爲太尉。審食其免官回家。文帝又喜陳平能讓。加封三千戶。賜金千斤。周勃旣爲右丞相。心滿意足。遇著朝會之時。意氣揚揚。極其自得。文帝待之卻甚恭敬。每見其走出。常以目送之。旁有中郎袁盎。見此情形。心中不以爲然。忍不住進前問道。陛下以爲絳侯是何如

人。文帝道絳侯乃是社稷臣也。袁盎道不然。絳侯乃是功臣。非社稷臣。所稱爲社稷臣者。爲其能與君共存亡也。當呂后時。諸呂用事擅權。劉氏不絕如綫。絳侯身爲太尉。職主兵權。不能救正。及呂后已崩。諸大臣相聚謀誅諸呂。絳侯適逢其會。得以成功。今觀其人。似有自驕之色。陛下反待以謙讓。不免有失君臣之禮。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文帝聽了。默然自失。從此臨朝對著周勃。便不似從前那種和氣。周勃也覺得文帝容貌日益尊嚴。心中漸加畏懼。不敢如前暢意。心中疑是有人進讒。以致恩遇頓薄。後來果然探得乃是袁盎所說。周勃怨恨道。袁絲小子。我與其兄素來交好。誰知他竟在帝前毀謗起我來。也太覺不情了。原來袁盎字絲。乃楚地人。前爲呂祿舍人。文帝卽位。以其兄袁噲之力。得爲中郎。袁噲本與周勃爲友。故周勃怨之。袁盎聞知周勃怨己。亦不以爲意。

文帝天性仁愛。自從卽位之後。留心政務。勤求治道。一日因見法令中有收孥相坐之律。此律本是秦法。漢時沿用未除。其法一人有罪。坐及家族。文帝以爲不公。下詔廢之。又命有司賑恤鰥寡。孤獨窮困之人。凡民年八十以上。每月賜以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又加賜帛二疋。絮三斤。定爲常例。時有來獻千里馬者。文帝道。朕出行之際。千乘萬騎。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平常無事。日行五十里。出師日行三十里。皆有一定程限。朕乘坐此千里馬。一人先行到何處去。是此馬在我並無用處。遂命左右將馬還之。並給其來往路費。因下詔道。朕不受獻。此後四方不得來獻。當日各地官吏奉到此等詔書。布告於外。一衆人民聞知。盡皆歡喜感激。以爲何幸得逢聖主。連那年老抱病之人。亦扶杖出門聽詔。並望自己壽命延長。得見太平盛世。讀者須知自周末以至漢初中。

間經歷許久年代，並無一個君相肯實心爲民辦事者。如今文帝卽位，首先賑貧恤老，除去苛法，所以人心感動，四方歸仰。

文帝臨朝稍久，國家政事逐漸熟悉。一日因向右丞相周勃問道：「天下一年之內，定罪案件共有幾多？」周勃平日並未留心獄訟，一時被問，答應不出，只得謝道：「不知。」文帝見周勃不能答對，未免難乎爲情。心想：「或且此事容易忘記，別件大事定能知得。」遂又問道：「一年內錢穀出入之數，各有幾多？」周勃見問，更是茫然，只得又答道：「不知。」心中甚是惶愧，汗流滿身。文帝見周勃如此情形，只得命他退立一旁，又召左丞相陳平近前，仍將前二事問之。陳平也是不知，他卻比周勃答應得巧，只說道：「此事各有主管之人。」文帝聞言暗想道：「原來他也不知，豈有宰相連刑罰財政全然不曉之理？」因又問道：「主管之人，到底是誰？」陳平道：「陛下若欲知犯罪多少，可

問廷尉錢穀出入多少。可問治粟內史。文帝見答。心中不悅。遂說道。既然各有主管之人。不知君所管何事。陳平見文帝窮究到底。因免冠頓首道。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得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文帝聽了。連聲稱善。周勃在旁。見陳平應對如流。能博文。帝歡喜。想到自己先前情形。不覺大慚。到得退朝。走出周勃私向陳平責備道。君平素何不教我。以致主上問我。無話可答。陳平笑道。君居其位。豈有不知自己之職。譬如主上若問長安盜賊數目。又能勉強對答否。周勃被陳平說得無話可答。自此方知道自己才能遠遜陳平。到了秋八月。周勃稱病告退。文帝遂專任陳平一人爲相。

當日文帝卽位之後。遣使通告諸侯王及各蠻夷。獨有南粵王趙

佗。尙未臣服。原來呂后時有司請禁南粵市買鐵器。防其爲亂。呂后許之。趙佗聞此消息。因怒道。昔日高皇帝立我爲南粵王。許與我通市貨物。今呂后聽信讒臣之言。以爲我是蠻夷。心存異視。禁絕貨物。此必是長沙王之計。欲倚藉中國勢力。吞滅南粵。併其土地。須知我南粵豈肯輕受他人欺凌。索性與之絕交。免得屈居人下。於是自號爲南粵武帝。起兵攻擊長沙。殘破數縣。虜掠人畜貨物而去。長沙王遣人赴京告急。呂后聞信大怒。卽命隆慮侯周竈領兵擊之。卻值五六月天氣。暑濕正盛。士卒不服南邊水土。釀成大疫。死者無數。趙佗又遣兵防守邊界。漢兵不能越嶺侵入。一步過了年餘。呂后身死。周竈也就班師回京。趙佗見漢兵無如之何。愈加得意。迫使閩越西甌。皆來歸附。所佔土地。東西萬餘里。趙佗於是僭用天子儀仗。儼然成一獨立之國。

文帝既查明南粵起釁原由。知是曲在中國。遂想純用德化。使之歸服。因修成一書。命陳平舉薦使者。持往南粵。陳平道。當日高帝時。係陸賈奉使前往。今其人現在長安。家居無事。可以爲使。文帝依言。卽拜陸賈爲太中大夫。陸賈奉命齎書起程。直赴南粵。趙佗接受文帝之書。其辭道。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悖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

人塚。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隔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以衣裝衣綿多曰褚厚分上薄中之差也。乃編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願

王聽樂娛憂。存問隣國。

未知趙佗得書之後。其意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趙佗報書去帝號 賈誼被讒謫長沙

話說趙佗見文帝來書。仁至義盡。語氣藹然。不覺心中折服。又因陸賈是他故人。久別重逢。自然歡喜。遂下令除去帝號。留陸賈住了數日。修成回書。並獻許多方物。陸賈辭別尉佗。回至長安。入見文帝。覆命呈上書信物件。文帝將書拆開。見其上寫道。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納貢職。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與同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卽予。予牡毋予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

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讓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濕，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越，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食桂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文帝得書，見趙佗稱臣奉約，心中大悅。從此南方無事，光陰荏苒。

過了一年是爲文帝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身死文帝賜諡爲獻侯使其子陳買襲封曲逆侯後傳至陳平曾孫陳何坐罪誅死國除當陳平在日嘗自言我多陰謀乃道家所禁將來子孫必不能長保爵位因吾平日行事多種陰禍之故果然自陳何廢後尙有陳平曾孫陳掌乃武帝衛皇后之姊夫貴幸一時意求續封曲逆竟不能得讀者須知陳平一生專恃智計詐謀得以保全祿位他事且置不問單論陰謀殺死少帝諸王致使惠帝絕嗣便是一宗大罪能將爵位傳到曾孫尙算是便宜了他清人謝啓昆有詩詠陳平道。

愴然戶牖一閒身。食覈何勞逐婦人。壯士受金非損潔。丈夫冠玉豈長貧。平生出計多行閒。盡日憂讒但飲醇。太尉同心誅呂氏。陰謀終亦不如臣。

陳平既死。文帝又用周勃爲相。說起周勃。自少家貧。本以織蠶箔爲生。又能吹簫。每遇人家喪事。多往充當吹鼓手。頗有膂力。能張強弩。高祖起義。遂得相從爲將。屢立戰功。生平不好文學。輕視儒生。每遇召集諸生論事。周勃甚是傲慢。自己東嚮高坐。不與叙禮。也不等諸生開口。便催促道。汝速與我說來。其粗魯如此。文帝初卽位時。以爲他有大功。所以十分敬重。後來聽了袁盎之言。又兼問他言語。對答不出。便知他非宰相之才。所以聽其辭職。獨任陳平。如今陳平已死。舊日勳望老臣。惟他一人居首。所以仍舊用他爲相。

周勃爲相。尙未一月。偏又逢著日蝕。原來古人遇著日蝕。便以爲是朝政缺失。其責在於君相。此亦神道設教之意。文帝因見日蝕。心中恐懼。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人。於是上書言事之

人甚多。有賈山者。乃潁川人。現爲潁陰侯灌嬰騎士。上書極言治亂。名爲至言。文帝納之。原來文帝每日車駕出入。遇著上書之人。必止住御輦。收受其書。書中所言不可用。不過置之不理。亦不加。以責備。如果可用。必極口稱善。斟酌施行。意在使人盡言。誰知周勃身爲丞相。卻並無一言建白。以此文帝更覺看他不起。文帝方在一心勤求治理。聞得河南郡守吳公。政治和平。爲天下第一。遂下詔徵爲廷尉。吳公到京。一見文帝。便保薦一人。姓賈名誼。說他年少好學。能通諸家之書。文帝立即召見。拜爲博士。說起賈誼。乃洛陽人。少時以文學見稱。一郡之人。呼爲才子。吳公聞知其名。命其來見。收留門下。甚加賞識。此次入朝。首行保薦。賈誼拜博士時。年紀僅有二十餘歲。在同官之中。算是後輩。每值詔書下來。命諸博士議事。諸博士大半年老之人。對於應議之事。往往文

理荒疎。辭不達意。賈誼見衆人如此情形。因向各人間明大意。自己便代大衆執筆。做成許多文字。每人一篇。逐一交與本人閱看。卻都合著各人意思。因此同官皆稱其才。事爲文帝所聞。心中甚悅。賈誼因上書勸文帝積蓄米穀以備荒亂。文帝心感其言。遂下詔開籍田。自己親耕以勸百姓。又請文帝下詔命列侯各歸其國。只因當日列侯皆居長安。各人所食封邑。相離甚遠。每年應得租稅。均由人民運至長安獻納。連累小民。多出運費。甚屬不便。所以賈誼首先建議。文帝依言行之。

當日文帝甚是看重賈誼。一年之中。竟由博士升至太中大夫。賈誼見文帝是個有爲之主。自己感激知遇。也想盡他學問。輔佐太平。因見漢興已有二十餘年。天下無事。正應趁著此時。改正朔。易服色。更定官制。興起禮樂。於是將應興應革之事。起個草稿。奏上。

文帝文帝見此乃一朝大典。要由自己創定。恐怕才力不及。以此心懷謙讓。未卽照行。但因此知賈誼是個王佐之才。可以大用。便飭下羣臣。議將賈誼任爲公卿。此詔一下。大觸周勃之忌。遂約同灌嬰張相如馮敬等一班耆舊老臣。羣向文帝譖毀賈誼。道洛陽少年。初學新進。便欲擅權。紛亂諸事。文帝迫於諸大臣反對。不得已命賈誼出爲長沙王太傅。賈誼怏怏不樂。只得辭朝而去。

周勃見賈誼已去。心中大喜。自以爲可以安靜無事。誰知文帝心中對他極不滿意。先是朱虛侯劉章首誅諸呂。其功最大。當時周勃等曾私許劉章。盡將趙地封之爲王。又許其弟劉興居爲梁王。及文帝卽位。因劉章兄弟本意欲立齊王。故沒其功。反重賞了周勃。周勃得賞也。全不替劉章表白。後來文帝聞知周勃私許劉章。兄弟爲王之事。心中不悅。此次恰值有司請立皇子爲王。文帝想

起劉章兄弟。終是有功。未免大受委屈。又趙王友次子劉辟彊。預誅諸呂。亦屬有功。遂下詔立劉辟彊爲河間王。朱虛侯劉章爲城陽王。東牟侯劉興居爲濟北王。然後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劉章與劉興居。一向失職。心中鬱鬱。如今雖得爲王。卻又是向齊國割出二郡來。封他兄弟。算是極小之國。尙是出於文帝之意。周勃並未替他一言。二人自然心怨周勃。便連文帝也。因此事愈覺不喜周勃。意欲將他免相。但是無故罷職。在周勃面上甚不好看。必須借個題目才好。文帝因此遲遲未決。到了三年冬十一月。文帝忽然想得一法。遂下詔說是前遣列侯各歸其國。事已多日。聞有已經辭行尙未就道者。丞相乃吾所敬重。可爲朕率領列侯歸國。於是輕輕一詔。竟將周勃免職。用灌嬰代爲丞相。忽報匈奴大舉入寇。文帝急命丞相灌嬰領兵往擊。未

知此去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得游揚季布顯名 惹嫌疑絳侯被逮

話說漢文帝三年夏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寇上郡。文帝得報，即日車駕親幸甘泉宮，命丞相灌嬰領馬兵八萬前往擊之。又遣使持書責備冒頓違約失信。文帝復由甘泉進至高奴，順路到了太原，接見舊日代國羣臣，厚加賞賜，並賞人民牛酒，免其租稅。文帝在太原駐駕十餘日，聞匈奴已去，正擬回鑾，忽有急報，說是濟北王劉興居起兵造反。

原來濟北王劉興居與其兄城陽王劉章，自以誅滅諸呂，立有大功，雖得封王，僅據一郡之地，未免缺望。劉章到國未久，便已身死。興居見其兄因此氣憤而死，愈加怨恨。此次聞得匈奴來犯，文帝親往高奴，心中以爲御駕親征，關中必定空虛，遂卽舉兵西行。意

欲襲取滎陽。文帝得信，急命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領兵十萬，尅日往討。一面遣使催促灌嬰回兵。此時灌嬰已將右賢王驅逐出塞。聞命立即拔寨退回。文帝又命祁侯繒賀領兵固守滎陽。自己起駕回京。灌嬰隨後也到。當日柴武奉命引兵東征劉興居。兩軍相遇，戰了數陣，興居兵敗自殺。濟北國除。

當興居初舉兵之日，忽有大風從東而來，直將其旌旗吹入天際。良久始下墮，遣人覓之，乃在城西井中。及大軍將行，戰馬皆悲鳴不進。左右李廓等進諫，興居不聽。及興居敗，李廓亦自殺。

見西京雜記

文帝憐興居自取滅亡，遂盡封齊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爲列侯。

文帝平定濟北，過了一年，匈奴冒頓單于遣使奉書到來，說是此次起釁原因，乃由中國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心懷不甘，也不

告訴單于。聽從讒人之計。自行發兵入塞。單于聞知此事。以右賢王違約擅動。罰其領兵往征月氏。如今已滅月氏。並降服樓蘭烏孫等二十六國。北方大定。單于自願罷兵休息。盡除前隙。復修舊好。但未知漢帝之意如何。故特遣使請問。並獻上馬駱駝等物。文帝得書。便與公卿會議和戰二事。孰得孰失。羣臣同聲奏道。匈奴新滅月氏。兵勢正盛。未可輕敵。且邊釁一開。勞師費財。人民受害。縱使戰勝。得了胡地。盡是沙漠曠野。不能居住。不如與之和親。文帝見衆議相同。遂許匈奴講和。作成回書。並贈以錦繡。遣使前往結約。從此邊境又稍得寧靜。

是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身死。文帝賜諡爲懿侯。以御史大夫張蒼爲丞相。尙遺御史大夫一缺。文帝正在擇人補授。有人舉薦季布可用。文帝亦聞其名。遂遣使者往召季布入京。

季布此時已由中郎將出爲河東郡守。河東本故梁地。乃是有名大郡。其地人士。聞得季布到來。久知他是楚國大俠。莫不畏服。季布到郡數年。地方卻也安靜無事。先是季布同里有一辯士。複姓曹丘。人皆稱之爲曹丘生。曹丘生與季布初不相識。流寓長安。恃著口才。結交權貴。夤緣得事宦者。趙談。藉此在外招權納賄。連寶后之兄寶長君。都與交好。季布平日深惡其人。曾作書勸寶長君。勿與往來。寶長君不聽。忽一日。曹丘生來訪寶長君。告別回里。又言順路將往河東。請爲作書介紹。往見季布。寶長君心想季布正勸我勿與汝結交。如何反去惹他。因辭道。季將軍不喜足下。足下勿往爲妙。曹丘生道。我與季將軍並無仇怨。何故他不喜我。寶長君便將季布來信。與之閱看。曹丘生看畢。笑道。他不喜我。我偏要見他。但求足下一書。爲我先容。我自有方法。包管他與我相得。寶

長君先本不肯。後經曹丘生再三要求。卻他不過。只得寫成一書。書中大抵敘述曹丘生好處。並代達他仰慕之意。曹丘生袖了書。辭別竇長君。到得河東。歇下旅舍。先遣人持書向郡署投遞。自己隨後前往求見。季布得書。拆開一看。不覺大怒。心想他竟敢來捋虎鬚。待他來時。須要從重挫辱他一番。方知我不是好惹的。少頃。閹人入內通報。說是曹丘生來了。季布傳言喚進。自己盛氣待之。曹丘生從容入內。望見季布端坐不動。滿面怒容。他卻神色洋洋。絲毫不懼。一直走到季布面前。長揖說道。楚人有相傳俗語道。『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在梁楚之地。所以能取得此種名譽者。皆僕之力。况僕與足下同爲楚人。僕稱揚足下之名。徧於天下。豈不美哉。足下又何必將僕拒絕。季布聞言。果然回嗔作喜。急從座上立起。與之敘禮。待爲上賓。留在郡署。住了數月。曹

丘生辭去。季布又備厚禮送之。原來季布名譽傳聞遠近。皆由曹丘生替他到處稱說。所以後人稱爲人揄揚引進者。曰爲作曹丘。卽本於此。

文帝此次遣使往召季布。本意欲命之爲御史大夫。誰知使者已去。卻又有人對文帝道。季布爲人剛勇。平日酗酒使氣。難於親近。文帝聽了中悔。遂將御史大夫補授別人。及至季布奉命到來。留在京師一月。並無職使。文帝召見一次。仍命回任。季布早將情形打聽明白。心中不免怏怏。遂對文帝說道。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忽蒙陛下見召。此必有人在陛下前過譽臣者。及臣至京。不聞後命。卻令回任。此又必有人毀謗臣者。陛下因一人之稱譽而召臣。又因一人之毀謗而棄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見陛下之淺深也。文帝被季布道破隱情。無言可答。良久方說道。河東乃

吾股肱之郡。故特召君詢問情形。並無別故。季布明知文帝託詞遮掩。只得辭別回任。

季布回任未久。河東地方忽然興一大獄。原來周勃所封絳邑。正屬河東管轄。周勃自從免相歸國。身享富貴。原無不足。但回想昔日手誅諸呂。迎立代王。威震天下。如今失勢家居。難保無人暗算。况文帝無故將他免相。明是心存疑忌。記得前次人言不爲無因。以此愈加戒懼。惟恐學了韓信彭越。束手受誅。偏又想不出免禍方法。提心弔膽。懷著鬼胎。

人生禍福。本無一定。惟人所召。周勃果能謹慎家居。原可無事。誰知他年老智昏。更兼畏懼到了極處。行事愈覺顛倒。每遇著河東郡守尉出巡各縣。到了絳邑。自然來見周勃。周勃聞報守尉到來。便以爲是來拏他。要想辭絕不見。勢屬不能。待要出見。又恐果然

被擊。一時急得糊塗。竟虧他想出一個方法。自己全身披掛。又命家中人各執兵器。隨著左右保護。然後出見守尉。好得郡守正是季布。見了此種情形。以爲是要顯他大將威風。卻料不出他心事。不過付之一笑。

讀者試想守尉如果奉詔前來擊他。縱使披甲持兵。有何益處。若是反抗朝廷。更是罪上加罪。周勃想出此法。不但於事無益。因此反惹出禍來。只因他此等作爲。傳到外間。卽有希功邀賞之人。藉此作個憑據。奔到長安。上書告發。說是絳侯周勃謀反。文帝得書。不知事實真假。便飭下河東郡守尉。將周勃捕擊來京。交與廷尉。訊明有無謀反情事。季布奉到詔書。只得偕同郡尉。帶領兵卒。到了絳邑。一聲令下。將周勃居屋團團圍住。季布入內宣讀詔書。周勃此時魂不附體。雖然身穿盔甲。手持兵器。只是嚇得如木人一般。

且聽下回分解。

般。白白被他細起。上了囚車。解到長安。未知周勃此去性命如何。

元史演義

定價 一元四角
冊數 六冊

吾國文化至兩宋而極盛。獨惜其禦侮無方。終爲元人所併。讀史者有餘憾焉。澣天散人點竄舊史。再興宋朝。爲辱王吐氣。令人一覽稱快。於胡元一代興亡始末。大體亦已瞭然。通體筆墨酣暢。興會淋漓。洵近世一奇書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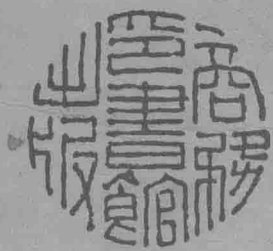
上編各五册
中編各五册
每編八角

前漢演義

下編六册
一元二角

本 書 內 容

是書分三編。上編自漢高祖一統天下起。至景帝止。累朝大事。搜羅無遺。至穿插之巧。選句之雋。誠可與二國演義相配。中編專叙武帝一朝事跡。武帝雄材大略。為千古君主中之怪傑。其生平事實。無不出人意表。其時人物。後輩出。用兵如李廣。遊俠如郭解。風流放誕如司馬相如。滑稽如東方朔等。尤能以流暢之筆。描寫盡致。讀之並可增長歷史知識。下編始自昭帝。迄於土莽。情節視上中二編尤為離奇可觀。如昭宣之明。元成之昏。飛燕姊妹之亂宮闈。恭顯宦豎之竊朝政。以及忠臣義俠。奸邪便佞等。靡不備載。五光十色。趣味橫生。文筆淺顯。婦孺能解。誠小說之大觀。歷史之寶筏也。





永泰黃士恆著

前漢演義

上編

第四冊

前漢演義

第三十九回

薄太后力救絳侯

張釋之受知文帝

話說周勃被拏到京。囚繫請室。名獄算是生平從未受過的苦。自念本無謀反情事。憑空遭此污讟。不知將來訊問之時。如何措辭。方可剖明自己冤枉。正在尋思未得其法。偏又遭著一班如狼似虎的獄吏。前來侮辱。

讀者試想我國專制時代。監獄黑暗。固不待言。縱使漢文時代。算是朝政清明。刑罰平允。此種陋習。終難改革。大抵爲獄吏者。多係無賴出身。又在獄中習見慘酷情形。毫不動心。日對著囚犯。作威作福。是其慣技。但見有人入獄。便是買賣上門。不問他本來有無犯罪。也不問他平日身分貴賤。家道貧富。先要使他嘗嘗自己的利害。待他受苦不過。自然送錢來用。所以犯人一見獄吏。如鼠

遇貓。任他鞭打詈罵。不敢出聲。如今周勃雖屬有名將相。今既到了此間。便也強漢不離市。只得由他。獄吏見周勃是個老實人。便不時用冷言冷語。明譏暗諷。雖然不敢十分凌虐。此種悶氣已經難受。

周勃遭獄吏虐待。心中雖然氣憤。但此時意氣凋喪。譬如猛獸閉在柙中。反要俯首帖耳。仰人鼻息。也只得耐心忍受。因想起此輩無非藉端需索。遂分付家中取出千金。買囑一班獄吏。真是錢可通神。獄吏得此重賄。立時換了一副面目。承應得十分周到。周勃便請教他。將來口供如何說法。獄吏手中恰好執著一個木簡。便在簡背寫了數字。持與周勃觀看。周勃定睛一看。乃是「以公主爲證」五字。原來周勃長子名勝之。選配公主。公主卽是文帝之女。所以獄吏教他引公主爲證。以明自己並無反謀。周勃得獄吏

指教。到了訊問之日。便照著此語寫成口供。刑官訊知周勃實無反謀。遂將口供並審訊情形奏明文帝。當日朝中公卿見周勃下獄。皆知他是冤枉。卻無人敢向文帝明言。只有袁盎在文帝前。一力保其無罪。文帝遲疑未決。又有太后之弟薄昭。因周勃前將加封食邑盡數贈之。心中甚感。今見其被誣。不忍坐視。便將此情告知薄太后。薄太后也以為周勃斷斷不會造反。卻怒文帝輕信讒言。枉屈功臣。恰好一日文帝入宮朝見太后。太后見了文帝。記起周勃之事。不覺發怒。信手將頭上所戴軟巾。向著文帝擲去。口中說道。絳侯手握國璽。身掌北軍。不當其時造反。如今居一小縣。倒想謀反。豈有此理。文帝生性孝順。見太后盛怒。出其不意。喫了一驚。又已看見廷尉奏報周勃謀反並無憑據。因向太后謝罪。說道。刑官已驗問明白。正待放出。遂立即遣

使持節到獄。赦出周勃。復其爵邑。周勃既得出獄。仍回絳邑。每對人說道。吾嘗統領百萬之軍。至今日始知獄吏之貴。又聞袁盎在文帝前。極力救他。便又與袁盎深相交結。周勃經此大獄。藉以自明心跡。從此反得心安意泰。享受晚年清福。

袁盎此時已升爲中郎將。常侍文帝左右。遇事敢言。一日隨同文帝出遊霸陵。霸陵乃文帝自營生壙。在長安城東七十里。在今西安

東縣文帝素重節儉。因山爲陵。不另起墳。山上徧栽柏樹。此山北臨灞水。就水立名。故曰霸陵。其西山勢斜迤而下。成一長坂。勢頗陡峻。

文帝車駕到得山上。賞玩片刻。分付迴車。意欲從西馳下峻坂。袁盎見了。一騎飛到車前。攬住轡頭。諫道不可。文帝笑道。將軍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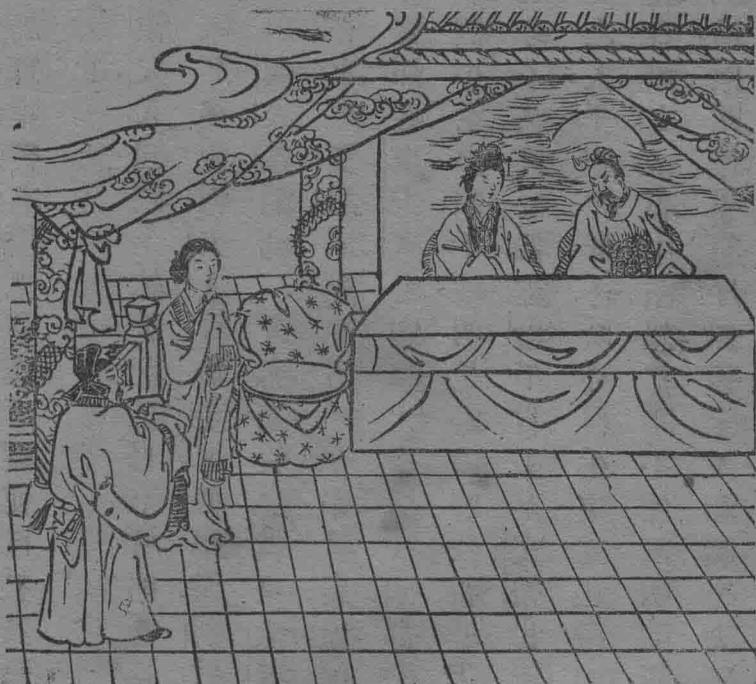
非膽怯。袁盎道。臣聞俗語有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不坐簷下。恐瓦飛墮下。

『千金之子不騎衡。』騎倚欄也。何況人君。豈可乘危徼幸。今陛下親

御六馬。馳下峻山。萬一馬驚車覆。有傷聖體。陛下縱使自輕。其奈高廟太后何。文帝聞言乃止。

又一日。文帝與竇皇后慎夫人同到上林遊玩。早有上林郎署長布下坐席。文帝與竇后入席坐定。慎夫人隨後走進。便想與竇后同坐。袁盎在旁看見。卻引慎夫人退到一旁席上。使之就坐。慎夫人素得文帝寵愛。平日在宮。與竇后同席坐慣。如今遇著袁盎。偏要按著嫡庶。分出尊卑禮節。在慎夫人心想。皇上皇后一向都不與我計較。平空卻被一個小臣出來干涉。明是當衆將我折辱。因此氣得變了顏色。立定身子。怒目視著袁盎。不肯坐下。文帝也覺得袁盎多事。將他寵愛之人。平空得罪。一時亦自生嗔。立起身來。帶了諸人。一徑回宮。袁盎知文帝心中憤怒。當時不便剖明。隨駕到了宮內。方始進前說道。臣聞尊卑有序。然後上下和睦。今陛下

既立皇后。則慎夫人便是姬妾。妾與皇后。豈可並坐。陛下心愛慎夫人。不妨厚加賞賜。若以此爲見好。適是害他。陛下獨不見昔日戚夫人恃寵驕恣。得罪呂后。後來竟釀成人彘之禍。能不寒心。文帝被袁盎說得回嗔作喜。卽召慎夫人到來。將袁盎之



言轉述一徧。慎夫人也就明白。立時氣平。反覺得袁盎是一片好意。遂命取金五十斤。賜與袁盎。慎夫人自從聽了袁盎言語。也知守著禮節。不敢恃寵驕傲。後來因得保全無事。

袁盎久事文帝。不但直言敢諫。且能識拔賢才。他曾保薦一人。後來竟成爲一代名臣。此人姓張名釋之。字季。乃堵陽人。故河南城在今

東縣家中富有資財。與兄仲同居。其兄勸其入仕。於是出資捐納。得

爲騎郎。釋之生性不善逢迎。所以名譽不顯。在官十年。不得升遷。

騎郎官卑職小。月俸無多。居住長安地方。用費又大。入不敷出。還

要家中寄錢來用。釋之自念本意出仕。爲圖功名。如今兩無成就。

反累吾兄。耗費許多財產。覺得宦遊毫無趣味。便想告病回家。獨

有袁盎素來賞識。張釋之是個賢者。今聞他要告病。想朝中去了

此人。未免可惜。便奏請文帝。將釋之遷補謁者。釋之既得遷官。入

見文帝。適值文帝朝罷無事。釋之便欲上前陳述意見。文帝見釋之正要開口。因先說道。不必陳述三代以上之事。發爲高論。但求平易切實。使現在即可施行。釋之聽說。乃就秦漢兩朝行事。互相比較。說明秦所以亡。漢所以興之故。文帝稱善。卽拜釋之爲謁者。僕射。釋之無意中又升了官。從此遂無去志。

一日文帝車駕出遊上林苑。張釋之隨行。此上林苑本秦舊苑。方三百里。苑中離宮別館七十所。栽種花果。豢養鳥獸。又有魚臺犬臺獸圈等。每值秋冬。天子常來射獵鳥獸。供奉宗廟。文帝此來。一路閒遊。偶登虎圈。對著上林尉。學管上林官吏問起各種鳥獸簿冊數目。誰知上林尉平日並未留心。逐件問時。皆不能對。文帝問了十餘件。上林尉瞪著兩眼。左邊一瞧。右邊一看。口中總是答應不出。旁有虎圈嗇夫。之掌虎圈吏見上林尉不能對。便忍不住出頭替他對答。

文帝見齋夫口齒清利。欲試其才。乃將各種鳥獸簿詳細繙閱。逐項細問。齋夫口才甚捷。有問必答。如響應聲。毫無疑滯。文帝甚喜。便對左右誇獎齋夫道。凡爲官吏。職掌所在。正該如此。上林尉實是無用。遂命釋之。卽拜齋夫爲上林令。說起上林令比上林尉官職更高。齋夫三言兩語。竟得超升高位。也算他的造化。誰知釋之聞言。遲疑良久。卻近前問道。陛下以爲絳侯周勃是何等人。文帝答道。是個忠厚長者。釋之又問東陽侯張相是何等人。文帝道。也是長者。釋之因說道。絳侯東陽侯。旣皆稱爲長者。然此二人。若與之論事。似乎言語不能出口。豈學此齋夫仗著利口。喋喋不休。且秦始皇卽因任用刀筆之吏。但務口辯。毫無實際。以致亡國。今陛下見齋夫善於應對。便卽超升其官。臣恐此風一開。上行下效。空言無實。甚爲可慮。文帝稱善。於是收回成命。讀者須知文帝超

擢嗇夫。固然太過。然嗇夫應對如流。可見其平日留心職守。非徒事口給者可比。釋之所言。亦未切當。但其意因恐文帝以言取人。此端一開。使讒佞之輩。得乘機進用。故借嗇夫痛切言之。乃是杜漸防微之意。

文帝遊畢登車。召釋之。驂乘。囑付御者。緩緩而行。文帝一路上向釋之問起秦時敝政。釋之據實陳奏。文帝回宮。立拜釋之爲公車

令。名官漢時公車令。掌守宮中公車司馬門。凡四方上書言事及貢

獻皆歸管領。乃是衛尉屬官。釋之既爲公車令。終日守衛宮門。一

日忽值皇太子啓與梁王揖同車入朝。倚著自己是個皇子。到了

司馬門前。並不下車。一直入內。卻被釋之看見。連忙追上。將車攔

住。阻止太子梁王。不得入宮。原來漢時法令。凡出入殿門。公車司

馬門者。皆應下車。違者罰金四兩。釋之當日但知執法。也不顧他

是何人。遂上書劾奏太子梁王。不下公門。不敬。偏是此事竟被薄。太后知得。連文帝都覺難以爲情。只得向著太后免冠叩頭謝過。說是教誨兒子不嚴。致他如此放肆。太后見文帝已替兒子賠了小心。遂遣使持詔赦太子梁王之罪。二人方得入宮。太子梁王受了此番折辱。雖然心怨釋之。但因他當官執法。卻也無如之何。當日文帝見釋之敢作敢爲。不避親貴。心中甚奇其人。遂拜釋之爲中大夫。不過一時。又升爲中郎將。

張釋之既爲中郎將。例應隨駕出入。一日文帝帶同慎夫人。又到霸陵遊玩。文帝登高四望。忽記起慎夫人乃是邯鄲人。因用手指著新豐道上對慎夫人道。此乃前往邯鄲之路也。慎夫人見說不免觸動思家之念。默然不樂。文帝見慎夫人容色。知他動了鄉心。要想替他解悶。遂命慎夫人鼓瑟。自己依著音調。唱起歌來。文帝

觸景生情。自念人生百年。光陰易盡。死後便長埋此間。又念起天子陵寢。到了亂世。往往遭人發掘。卻連骸骨都不能保。想到此處也覺慘然。良久因對左右侍臣嘆道。我死之後。若用北山之石爲槨。再以紵絮雜漆塗之。當極堅牢不可動矣。左右盡皆道是釋之見說。上前對道。假使墓中藏有珍寶。足動人心。縱使將南山鑄成一片。猶恐有隙可乘。若其中並無可欲。便無石槨。又何足慮。文帝見釋之說得透澈。不覺稱善。到了文帝三年。適值廷尉缺出。文帝遂命釋之爲廷尉。欲知釋之治績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張廷尉用法持平

淮南王蓄謀造反

話說文帝拜張釋之爲廷尉。論起廷尉位列九卿。執掌國法。審判詞訟。乃是重要職守。釋之到官未久。一日忽奉文帝詔書。發下一人。釋之問明原由。乃因是日文帝出行。路過中渭橋。在長安城北忽見

一人從橋下走出。驚了御馬。故文帝命將其人拏獲。發交廷尉治罪。釋之。遂親提其人訊問。據其人供稱。長安人。適由中渭橋行走。聞得傳呼警蹕。知是御駕將到。一時無處避匿。只得藏身橋下。等候許久。不聞聲息。以爲御駕已經過去。遂由橋下走出。不料正撞著車駕。急忙退走。卻遭捕獲。釋之。審得實情。卽按律擬定判詞。說是此人犯蹕。罪當罰金。便將案情奏報上來。文帝見了判詞。怒道。此人親驚吾馬。幸是吾馬馴良。不然驚跳起來。豈不將吾跌傷。廷尉何以從輕發落。釋之。對道。法律乃天子與天下公共之物。今法律所定。犯蹕之罪。不過罰金。若任意加重。何以取信於民。且當其時。陛下卽將他處斬。也就罷了。今旣發交廷尉。廷尉用法。要在持平。稍有不公。天下隨之輕重。人民將無所措其手足。願陛下察之。文帝聽了。心中頓悟。遂說道。廷尉所判甚是。釋之。方始無言退。

出。

又過一時。忽有人潛入高祖廟中。偷得神座前一個玉環。卻被守廟之人發覺。追捕得賊。奏聞文帝。文帝發怒。命交廷尉嚴辦。釋之。訊出盜環是實。依律當斬。錄了口供判詞。奏上文帝。文帝見奏大怒。責釋之道。此人敢盜先帝廟物。不法已極。吾所以將案交與廷尉訊辦者。意欲將其人族誅。今但照法律判罪。與吾恭承宗廟之意。大有違背。釋之見文帝盛怒。因免冠頓首奏道。依法罪止如此。且罪有更重於此者。今盜宗廟中物。便加以族誅。設有萬一愚民無知。擅取長陵一抔之土。高祖謂墳墓陛下將何以加重其法。文帝見釋之說得有理。怒氣稍平。心中尙恐辦得太輕。對不住先帝。遂袖了釋之奏案。入宮與薄太后商議。薄太后也以釋之所判爲是。文帝方纔批准照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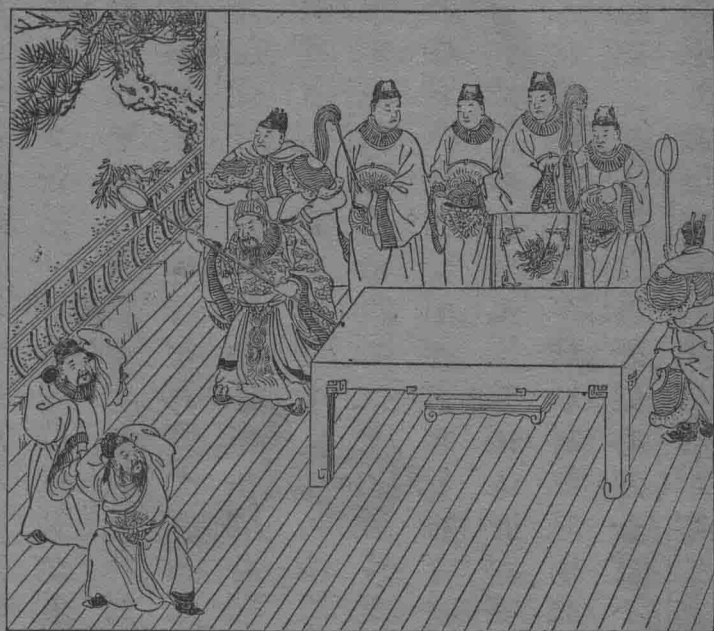
讀者須知一國法律。無論上下。皆宜遵守。縱在專制時代。君主握有大權。可自由制定法律。但法律已定之後。未改之前。亦不宜任意輕重。無如執法官吏。畏懼君主之威。往往順從其意。成爲習慣。獨有張釋之。卻能執法不阿。所以一時見重。稱爲名臣。

光陰迅速。到了文帝六年。忽有急報。道是淮南王劉長謀反。說起劉長。本是高祖少子。其母姓趙。乃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由東垣回到趙國。張敖獻上趙美人。高祖納之。誰知一宿便已得孕。事爲張敖所聞。不敢將他放在後宮。遂另築一宮。令其居住。到得次年。貫高謀刺事發。高祖命將張敖家屬一概拏下。囚在河內獄中。趙美人懷孕在身。亦被連累下獄。因對官吏陳明情由。官吏據情奏聞高祖。高祖方怒貫高。未暇理及此事。趙美人之弟趙兼。與辟陽侯審食其認識。因託審食其代懇呂后。向高祖言明。呂后生性

妒忌不肯替他進說。審食其見呂后辭絕。也不強求。後來趙美人在獄中生下劉長。心恨高祖無情。便尋自盡。看守官吏見趙美人已死。遂將劉長送上高祖。奏知其事。高祖心中也就追悔。命將劉長交與呂后撫養。下令安葬趙美人於原籍真定縣。高祖既滅英布。因封劉長爲淮南王。劉長自少失母。依著呂后過日。頗得呂后歡心。所以呂后臨朝之時。劉長竟得安坐淮南。保全無事。但他卻曉得自己母親冤死獄中。心中不敢怨恨呂后。單怨審食其不肯替他盡力。意欲將他殺死以報母仇。又礙著呂后尚在。不敢下手。及諸呂已滅。文帝卽位。劉長自以爲是天子異母弟。比較各國國王。算是最親。日漸驕恣。遇事專擅。不奉朝廷法令。文帝礙著兄弟情分。格外優容。不加深究。到了文帝三年。劉長來京朝見。只因久在淮南爲王。獨自稱尊。驕傲慣了。一時改變不來。如今入朝。要他

卑躬屈節。盡那爲臣子的禮數。卻是難事。所以一切舉動。仍是橫行無忌。文帝見幼弟到來。心中甚是歡喜。一日親邀劉長同輦而坐。入上林苑中射獵。劉長得文帝優待也。忘卻君臣名分。常稱文帝爲大兄。文帝卻一味寬容。不與計較。劉長愈覺得意。心中暗想。不趁此時爲母報仇。滿了多年的心願。更待何時。便想定報仇方法。帶了從人。自去行事。

原來劉長生成一副絕大膂力。雙手能舉巨鼎。如今要報母仇。也不煩他人助力。一日早起。自己袖了一把大鐵椎。隨帶從人。乘車直到辟陽侯審食其家來。閹人見是淮南王駕到。連忙入內通報。審食其聞說劉長來訪。何曾知是前來殺他。遂急整衣冠出來相見。劉長見了審食其。怒從心起。一言不發。便向袖中取出鐵椎。趕前數步。對著審食其用力猛擊。審食其不曾提備。早已被擊倒地。



一命嗚呼。劉長喝令從人。割下首級。隨帶上車。風馳而去。當日審食其家人。見審食其平空被殺。出其不意。大眾慌亂。只因兇手乃是當今皇帝兄弟。誰敢出來捕拏。又見他手持大椎。勇猛非常。只得任其走去。事後遣人申報朝廷。聽候政府辦理。

劉長既殺審食其。心想

與其等候尸親告發。不如自行出首。料文帝仁慈。必不至將他辦罪。於是帶了審食其首級。回身上車。囑付御者前往未央宮。到得闕下。劉長下車。肉袒俯伏說道。當日貫高謀逆事發。臣母不應坐罪。審食其得寵呂后。其勢能使呂后代向高帝陳情。偏又不肯盡力。致令臣母枉死。此其罪一也。趙王如意母子無罪。呂后殺之。審食其坐視不顧。其罪二也。呂后封諸呂爲王。欲危劉氏。審食其並不進諫。其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審食其。並報母仇。伏闕請罪。願受斧鉞之誅。文帝聞報大驚。及聽劉長自首之言。卻替他原諒。是爲母親報仇。遂下詔赦免劉長。不治其罪。

審食其死後。門客四散。不免有人在外。將惠帝當日欲殺審食其。賴朱建設計救出之事。四處傳說。竟被文帝得知。遂遣吏往捕朱建。吏人奉命。到了朱建家中。朱建聞信。便欲自殺。其子與吏人等

同聲勸道。案情輕重。尙未可知。何必枉送一命。朱建不聽。對其子道。我死禍絕。免得及汝身上。遂拔劍自刎而死。吏人見朱建已死。回報文帝。文帝嘆惜道。我不過喚他問明其事。並無殺他之意。乃召朱建之子拜爲中大夫。可惜朱建是個烈性男子。只因誤交審食其。被他帶累。不得其死。可見人生在世。交友不可不慎。聞言少叙。卻說劉長得赦。心中揚揚得意。回到淮南。放縱更甚。僭用天子儀仗。出入皆稱警蹕。自作法令。逐去朝廷所置丞相及二千石以上之官。另行委任。又私自封人爲關內侯。擅赦罪人。妄殺無辜。藏匿亡命。每上書朝廷。言語傲慢。文帝見其種種不法。每事優容。旁有袁盎諫道。諸侯太驕。必生禍患。願陛下稍加懲戒。削其土地。以儆將來。文帝不聽。誰知劉長愈加橫行。後來弄得實在不堪。文帝尙不忍親加責備。因見國舅薄昭。尊重用事。命其私自作

書致與劉長。數其罪惡。勸令改過。劉長得書。心中不悅。自知犯法多端。惟恐朝廷究治。於是蓄謀造反。卻又有棘蒲侯柴武之子柴奇。與之暗通消息。作爲內應。定期起事。誰知機事不密。竟被朝廷查覺。未知劉長謀反情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淮南王發憤餓死 賈太傅痛哭陳言

話說淮南王劉長。陰蓄反謀。於文帝六年冬十月。密遣大夫但等七十人。入到關中。與棘蒲侯柴武之子柴奇商議。約定期日。用大車四十輛。裝載兵器。在谷口。在長安北地方起事。柴奇又遣士伍。漢律有罪

失官爵稱士伍

開章等往見劉長。請其遣使分往閩越及匈奴。乞兵來助。

開章既見劉長。劉長時與祕密計議。賜以居屋。爲之娶妻。並給以二千石俸祿。開章與劉長議定。遣人回報柴奇。卻被官吏發覺。遂遣長安尉前往淮南捕拏開章。劉長見事機洩露。急與中尉蔣忌

密謀殺死開章以絕口。開章既死，劉長命用衣衾棺槨葬之於肥陵。在今安徽壽縣卻對長安尉說道：「開章不知去向，又故意令人在別處築土爲墳，立碑其上，寫道：『開章死，埋此下。』有司查得情形，奏明文帝，遣使往召劉長。劉長無法，只得隨同使者到京。劉長既至長安，文帝命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與宗正廷尉等會同審理此案。張蒼等審得劉長謀反是實，又發覺其他種種不法之事，按律覆奏。劉長罪應棄市。即斬首文帝見奏，心中不忍，下詔會同列侯及二千石官吏再議。羣臣公議覆奏，請仍按律辦罪。文帝終覺不忍，下詔廢去淮南王赦其死罪。羣臣請將劉長解往蜀郡。邛郵。山名，今四川榮經縣西在地方安置，遣其姬妾有子者與之同居。由地方官爲之起蓋住屋，按月供給柴米鹽豉菜蔬等。文帝批令每日加給劉長肉五斤，酒二斗，並選其得寵美人才人等十人相

隨同往。於是將劉長裝入檻車。按縣由驛遞送赴蜀。所有共同謀反之人。盡皆誅死。

袁盎見文帝如此處置劉長。因上前諫道。陛下平素容縱淮南王。不爲設置方嚴傅相。故至於此。淮南王驕傲已慣。且其性質本來剛強。今驟然加以屈辱。臣恐路上若有不虞。萬一身死。陛下反蒙殺弟之名。如何是好。文帝答道。我不過暫時使他受苦。冀他自知悔過。不久便令回國。遂不聽袁盎之言。誰知劉長一旦做了犯人。身坐檻車。心中何等愧恨。自從長安上路。便對侍者說道。誰說我是勇者。我豈能勇。我因平日驕慣。不聞己過。至有今日。人生一世。安能如此鬱鬱。於是發憤不食。一路侍者進上飲食。一毫不用。偏值所過州縣。官吏但知按驛傳送。因見檻車貼有封條。竟無人敢揭開一看。直至雍縣。

故城在今陝西鳳翔縣南

地方。縣令方始發封驗視。卻見

劉長早已餓死。縣令大驚。飛報文帝。文帝正在用膳。聞報。撇下飲食。放聲大哭。自悔處置不善。致弟於死。因此哭得尤爲傷心。恰好袁盎入宮。問知此事。上前叩首請罪。說道：「此皆臣當日不能強諫之罪。文帝見了袁盎。愧恨道：『吾因不用君言。以致如此。今已追悔無及。如何是好。』說罷。又放聲大哭。」

袁盎見文帝十分悲哀。因勸慰道：「事已至此。哭亦無益。願陛下善保玉體。勉自寬解。且陛下平日有三件事。高出衆人。此種小過。不能損壞名譽。文帝見說。停住哭。問道：『我有何事。高出衆人。』袁盎道：『陛下居代。侍奉太后。孝過曾參。一也。當日大臣誅滅諸呂。遣使奉迎。陛下慨然乘驛而至。勇過賁育。二也。及羣臣奉書勸進。陛下西向讓三。南向讓再。讓又過於許由。三也。况陛下此次不過欲使淮南王受苦改過。皆由有司保護不謹。以致病死。陛下無意殺之。問

心本自無愧。幸勿過於悲傷。文帝被袁盎勸解一番。方始罷哭。又問袁盎道。如今計將安出。袁盎道。惟有將丞相御史斬首以謝天下。方可免人議論。且淮南王生有四子。惟陛下留意。文帝心想此事原怪不得丞相御史。只是沿途地方官全不在意。實屬可恨。遂下詔丞相御史。查明所過州縣。官吏不肯發封驗視。與同侍臣不進飲食者。一律棄市。因此牽連死者多人。列位試想專制君主。往往卸過臣下。連文帝都不能免。真是可嘆。文帝又命用列侯禮葬劉長於雍縣。過了年餘。乃封劉長四子安。勃。賜良。皆爲列侯。當日民間爲淮南王作歌。其詞道。

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文帝聞歌嘆道。昔周公誅管蔡。稱爲聖人。因其不以私害公也。今人民爲此歌詞。豈非謂我貪得淮南土地。此時劉良已死。文帝遂

將淮南分爲三國。盡立劉長三子爲王。劉安爲淮南王。劉勃爲衡山王。劉賜爲廬江王。追諡劉長爲淮南厲王。先是賈誼聞文帝封劉長四子爲侯。上疏諫道。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皆知。陛下赦其死罪。遷往蜀道。中途遇疾而死。天下皆以爲死得其當。今尊崇罪人之子。轉足起人譏議。將來其子年長。不忘父仇。陛下又封以地。豈非爲虎添翼。文帝不聽。及至武帝時。劉安及劉賜皆以謀反發覺。自殺國除。果如賈誼之言。卻說賈誼自從奉命出爲長沙王太傅。心知爲衆所忌。鬱鬱不樂。一路南行。到了湘水。想起昔日楚國賢臣屈原。被讒見逐。曾作離騷以明己志。後竟自投汨羅而死。賈誼自念懷才不遇。卻與屈原相同。因作賦一篇以弔屈原。藉以發揮自己心中感慨不平之意。及至長沙。入見長沙王吳產。吳產乃是吳芮玄孫。年紀尙幼。賈誼身爲太傅。一住三年。他本河南人。自

到南方。見土地卑溼。大半是蠻夷居住。未經開化。自己傷悼。如何到了此種去處。常慮壽命不長。一日忽有鵬音服。卽鳥。飛入賈誼屋中。集於坐旁。良久始去。原來楚人風俗。以此鳥爲不祥之物。若飛入人家。主人將死。賈誼見此鵬鳥。來得古怪。心想莫非自己將死。於是又爲鵬賦。以自寬解。後年餘文帝思念賈誼。遣使召之來京。賈誼到京。入宮求見。此時文帝身坐宣室。禮官致祭鬼神。奉上胙肉。適值賈誼到來。文帝因問以鬼神之事。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文帝見賈誼講說鬼神道理。甚是精微。聽得津津忘倦。不覺將身移近席前。直到夜半方罷。文帝因嘆道。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見解過之。今日方知不及。因拜賈誼爲梁王太傅。梁王劉揖。乃文帝少子。性好讀書。甚得文帝寵愛。所以特命賈誼爲傅。文帝又時時問以朝政得失。賈誼因上書痛言時事。洋洋萬餘言。後人因名

爲治安策。文帝得書深納其言。到了十一年夏六月。梁王揖入京朝見。偶不謹慎。忽從馬上墜下身死。賈誼自傷身爲太傅輔導無狀。以致王遭橫死。常多悲泣。過了年餘。亦遂身死。年僅三十三。後人因惜賈誼以王佐之才。遇著漢文有道之主。尙不能盡展所長。以致抑鬱而死。唐劉長卿過長沙賈誼宅作詩弔之道。

三年謫宦此棲遲。萬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

先是賈誼爲周勃等所忌。不得在朝。及周勃被告謀反。逮捕到京。驗明無罪。復其爵邑。賈誼因上言大臣有罪。不宜加辱。文帝納之。至十年冬。文帝出幸甘泉。嘗遣使者回到長安。時車騎將軍薄昭。自恃太后之弟。因與使者有怨。將其殺死。文帝聞報。要想懲治薄

昭恐傷太后之心。欲待寬免。又於國法有損。於是憶及賈誼之言。使朝中公卿同往薄昭家中飲酒。意欲令其自盡。薄昭不肯。文帝又命羣臣各穿素服。前往哭之。薄昭不得已。遂服藥自殺。賈誼又勸文帝尙節儉。崇禮義。省刑罰。教太子等。文帝多見施行。惟有請將各國土地。分割爲無數小國。盡封其王子弟。文帝未及辦理。至景帝時。遂有七國之禍。賈誼又見當日匈奴強橫。時犯邊境。因上陳三表五餌之術。謂愛好信爲三表。盛服以壞其耳。高堂邃字以壞其腹。是爲五餌。以自請爲屬國之官。務使匈奴降服。文帝見是書生之談。不聽其言。一意要與匈奴和親。誰知匈奴仍來犯邊。頻年不息。未知匈奴爲患情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中行進計教匈奴 伏女傳經授鼂錯

話說匈奴自從文帝四年。西滅月氏。降定樓蘭烏孫諸國。兵威大

振國勢愈強。文帝無法制服。只得與之重議和好。誰知不久匈奴又復背約。

先是文帝六年。匈奴冒頓單于身死。其子稽粥音育嗣立。號爲老上單于。文帝因見匈奴易了新君。自應再修和親。遂將宗室之女翁主嫁於稽粥爲闕氏。又遣宦官中行說保護翁主。隨同前往匈奴。文帝因中行說是燕地人。熟習邊情。故特遣之。中行說聞命。心想住在中國。豈不是好。平空要我奉此苦差。到那荒寒地方。好似犯罪充軍一樣。且又不知何年月日。方得回國。以此心中不願。推辭數次。文帝不允其請。中行說無法。只得收拾起身。但他因此起了怨毒之心。臨行對人說道。我本不願入胡。朝廷偏要強迫。我不到彼處便罷。若到彼處。定要設法報仇。從此中國不要想過太平日子。中行說既去。有人將此語傳說於外。當時都以爲他不過是個

宦官能有多大本領。釀成邊患。因亦不以爲意。誰知中行說一到匈奴。便極力奉承老上單于。果然得他寵愛。言聽計從。因此又弄得兩國兵連禍結。不得平靖。

原來匈奴自與中國和親。每年得了中國供給綢帛綿絮酒米等物。比起他所食的乳酪。所衣的氊裘。自然精美得多。遂使匈奴嗜好。逐漸變換。又兼連娶宗室之女。作了閼氏。宮庭中習慣。更容易改同漢人一樣。到了老上單于。自少便習用漢物。中行說心恐單于將與漢人同化。於匈奴大不利益。此時竟忘了自己本是漢人。反一心一意爲著匈奴。惟恐匈奴將被漢廷制伏。因對老上單于說道。匈奴全國人衆。計算起來。不能抵得中國一郡。所以能稱強一方者。皆因平日衣食。與漢人不同。不必仰給於漢。如今單于改變舊俗。嗜好漢物。漢廷只須將全國物件。劃出十分之二。供給匈

奴匈奴便當舉國歸降於漢。此乃危亡之道。願單于急宜變計。老
上單于聞言大悟。從此便也不重漢物。

此外匈奴中尚有許多侯王貴官也。與單于一樣。喜用中國物品。
中行說不能一個個去勸他。卻想得一法。每當大衆聚會之時。中
行說便將綢帛所製衣褲。穿在身上。向著草莽荆棘之中。往來奔
馳。讀者試想綢帛那種輕軟。如何禁得木皮棘刺。不消片刻。中行
說跑了回來。衆人看他渾身衣服。東破西裂。一條條綢片。一絲絲
綿絮。隨風飛揚。卻似花蝴蝶一般。大家都覺好笑。中行說也不言
語。連忙將身上衣服脫下。穿起皮裘氈裳。仍前馳驟一番。回來並
不損壞。中行說遂對衆說道。諸君知得此理否。君等日常生活。與
漢人不同。漢物雖好。到了此地。並無用處。有何寶貴。衆人聽了一
同稱善。中行說又不用中國飲食。改從匈奴習慣。人問其故。中行

說答道漢人食物甚不便利。且亦不如獸肉乳酪風味之美。於是匈奴大衆見中行說本是漢人。反從胡俗。便也將漢物看做平常。不見稀罕。

中行說又見匈奴生性愚蠢。不知書記計算。平日所有人口牲畜。不過約計大數。生死出入。漫無稽考。遂又教導單于左右之人。學習書寫及計數方法。將人口牲畜。分別門類。設立簿籍。出入登記。詳細計算。以備查考。匈奴得了此種學問。無形中竟增許多智識。中國既與匈奴和親。約爲兄弟。每年均遣使者齎持書信及照約應送各種物件。前往匈奴。匈奴亦常有回書並答贈之物。向例漢帝來書。皆用長一尺一寸之木簡。上寫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中間敘述言語並所贈物品。中行說因教單于做成覆書。用長一尺二寸之木簡。所有印章及封套。皆較長大。書中措詞。異常倨

傲。開首寫道。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以後也寫所答言語及報贈之物。單于見中行說教他與中國爭勝。心中甚喜。以爲中行說盡忠於己。故皆依言辦理。從來中國所遣使者。到了匈奴地方。見其生活簡陋。風俗野蠻。不免心生鄙薄。往往誇張中國文明。譏笑匈奴愚蠢。匈奴中也無人能與之辯論。自從有了中行說。便替匈奴與漢使爭辯。漢使偶言匈奴風俗如何野蠻。中行說也說中國習慣種種不好。彼此舌戰幾次。漢使竟不能將他難倒。後來中行說覺得厭煩。每遇漢使到來。要想與他辯論。中行說便用言阻住道。漢使毋得多言。汝但照管自己送來物件。留心檢點。品質是否精良。分量是否滿足。倘若

有粗惡短少等弊。我斷不肯輕易放過。且待秋成時候。派遣鐵騎踐踏汝的田禾。屆時勿怪我背約失信。漢使將言回報文帝。文帝

始悔當日不該遣派中行說前往。自貽後患。

中行說又教單于多派偵探。潛入邊地。打聽虛實。若有機會可乘。

便即遣兵前來擄掠。自文帝十一年冬十一月。匈奴始背和約。來

侵狄道。

狄今甘肅縣

擄去人畜頗多。只因初次獲了勝利。從此頻年寇

盜。邊境不寧。文帝雖然屢次遣兵防剿。無奈沿邊千餘里。處處皆

可入寇。實屬防不勝防。匈奴但值得某處邊備稍疏。便來擄掠。及

至漢兵到時。胡騎早已出塞。文帝因爲此事。竟弄得無法可想。

此時賈誼已死。卻有太子家令鼂錯。上書言及兵事。文帝甚是嘉

納。賜以璽書褒獎。鼂錯又上書請募民遷居塞下。並令民納粟入

邊。許其拜爵免罪。以資塞下兵食。文帝皆依言施行。

說起鼂錯。乃潁川人。少時學習刑名。爲人生性峭直深刻。由文學

出身。官爲太常掌故。適值文帝卽位。搜求各種經書。只有尙書今卽

經書一經。自經秦始皇焚燒之後。滅亡不傳。無人知曉。聞有濟南人伏生。名勝。秦時官爲博士。專習尙書。要想召他人入京。無奈伏生已有九十餘歲。不能出門。文帝因飭太常遣人前往受業。太常遂命鼂錯就伏生家中。請其傳授。鼂錯奉命到了濟南。往見伏生。偏是伏生老邁龍鍾。不但行動需人。連說話都不清楚。似此情景。安能傳經。卻好伏生有一女。名義娥。少聽其父講學。明習經義。且能通曉其父言語。伏生遂命其女傳言以教鼂錯。

原來伏生所傳尙書。亦是不全。只因當日秦始皇禁人藏書。伏生遂將尙書藏入壁中。後來楚漢紛爭。天下大亂。伏生避亂外出。及天下已定。書禁大開。伏生回到自己家中。開壁尋書。早已壞爛數十篇。僅餘二十九篇。如今便將此二十九篇傳與鼂錯。伏生口講其義。由其女逐句轉授與鼂錯。偏是濟南人與潁川人。言語多有

不同。鼂錯聽受一徧。中間不能理會之處。卻有十之二三。只得就

著己意解說。衛宏見

尚書 鼂錯聽伏生

講完。回京覆命。便

上書文帝。稱引書

說。文帝命為太子

舍人。累遷至太子

家令。鼂錯口才甚

好。因此得寵於太

子啟。太子家中之

人。將他起個綽號。

號為智囊。此時因見匈奴時為邊患。故特上書獻計。文帝依言施



行。一日文帝坐在宮中。外間呈進一書。文帝接閱。原來是淳于意之女緹縈。爲父上書。未知書中說何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緹縈上書脫父罪 文帝下詔除肉刑

話說當日齊國有一名醫。複姓淳于。名意。家在臨淄。自少好醫。遍求方術。聞菑川壽今山東縣人公孫光善醫。多傳古方。淳于意卽往求見。拜之爲師。久之。盡得其傳。淳于意又向其師請益。公孫光道。吾方已盡。此皆吾少年所受妙方。今吾身已老。無所用之。故盡以授汝。並無祕惜。汝切勿輕傳於外。淳于意謝道。意得事先生。盡傳妙方。不勝萬幸。立誓不敢妄傳與人。一日公孫光與淳于意閒談。淳于意因論古方。極贊其精。公孫光喜道。汝將來必爲國手。惜吾所學有限。不能使汝再有進步。吾有好友。住在臨淄。善於處方。其方甚奇。並世罕見。非吾所及。吾中年時曾請其人傳授。其人不肯說。

吾不是應傳之人。其人現亦年老。家中富足。待過一時。吾當與汝同往訪之。彼若知汝精專醫學。當肯傳授。淳于意聞言。心中甚喜。便欲立時往見其人。但礙著公孫光未曾說出姓名住址。又不便急於請問。只得暫時忍耐。過了數日。忽有一人。姓陽名殷。來謁公孫光。說是前來獻馬。託公孫光引見齊王。淳于意因得與陽殷相見。二人甚是相得。結爲朋友。公孫光因囑陽殷道。淳于意好方術。汝當善加待遇。又對淳于意道。此人卽吾好友之子。其父名慶。汝今可同其往見吾友。於是公孫光作書爲淳于意介紹於陽慶。淳于意滿心歡喜。拜別公孫光。偕同陽殷到了臨淄。入見陽慶。呈上公孫光書信。陽慶將書閱畢。允將淳于意收留門下。從此淳于意一心一意。隨著陽慶學習。其時正是呂后八年。陽慶年已七十餘歲。家中富有財產。子孫衆

多。自己醫術雖精。平日卻不肯輕易爲人治病。所以外間並無人知他是個名醫。也無人前來受業。如今年紀已老。原想覓人傳授學問。無奈未得恰當之人。連自己兒孫都不是學醫材料。所以也不傳授。及至淳于意來到門下。陽慶留心察看。見他奉事先生。甚屬盡職。而且專心求學。勤勤懇懇。知是可以付託。一日屏去從人。獨喚淳于意到了面前。密說道。汝平日所學方書。都不是道。汝可一概棄去。吾有古昔遺傳黃帝扁鵲脈書。用五色診病。能知人死生。並有論藥之書。皆甚精微。我家頗足自給。別無所求。今因愛汝。故願將我所藏禁方祕書。悉數教汝。汝當祕密學習。勿使我子孫得知。淳于意聞說。喜出非常。急離席拜謝道。先生幸肯賜教。誠非弟子始望所及。敢不奉命。於是陽慶取出許多書籍。交與淳于意。令其熟讀。不時替他講解。淳于意晝夜研究。盡心領受。到了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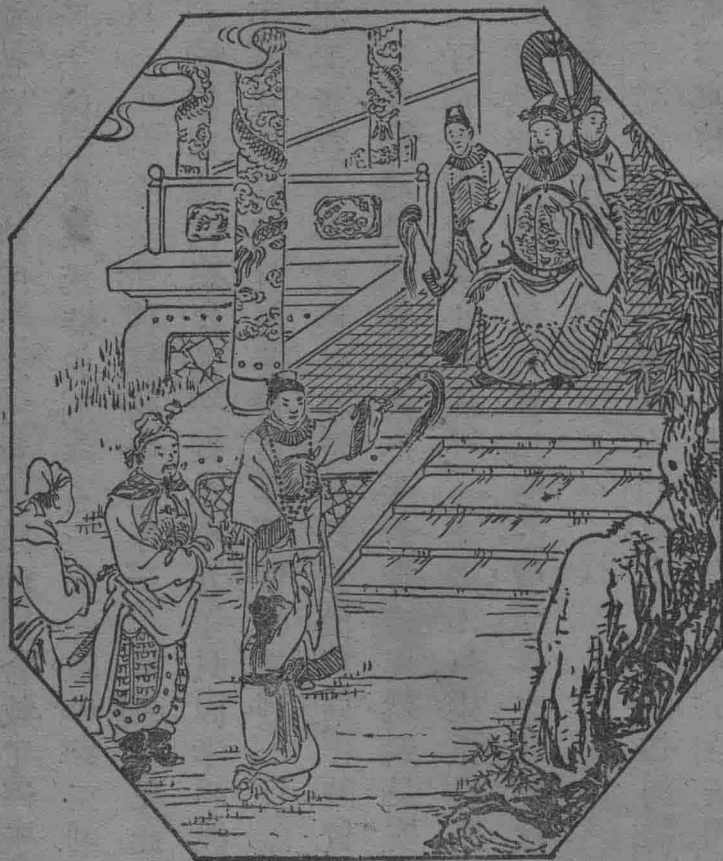
已得大概。陽慶便令其試行治病。頗有效驗。淳于意自以爲學問未精。仍舊勤學。一直學了三年。醫道精熟。此時年僅三十九歲。遂辭別陽慶。在外行道。爲人治病。決其生死。每多神效。於是名聞一時。遠近求醫者接踵而至。淳于意便藉著醫術過活。

讀者須知大凡具有絕技之人。多不肯受人拘束。淳于意性本落拓不羈。懶事生產。不樂仕宦。也曾任過太倉長。名宦不久便棄官而去。最喜雲遊四方。足跡所至。聞名求醫之人。不計其數。弄得淳于意應接不暇。有時心中甚不耐煩。便不肯替人治病。任他千金之聘。只是辭絕不去。但是病家當病人證候危急之際。好容易尋得一位有名醫生。盼他前來救治。如盼重生父母一般。誰知日復一日。望得眼穿。終是請他不到。也有病重的挨延不過。便自死了。其家屬不免抱怨。都因淳于意名譽太盛。求者過多。不能悉應。所以

平日得他治愈。感激之人固多。而因他辭絕不治。以致結恨之怨家。亦復不少。

到了文帝十二年。遂有怨家尋了淳于意。罪過出來告發。淳于意被捕到官。訊明應受肉刑。遂由吏役押解前往長安。淳于意無子。僅有五女。此時聞得父親押解起程。都來相送。一個個牽衣而泣。淳于意正在心煩意亂。見了女兒此種情形。不覺發怒。罵道。生女不生男。急時無用處。說罷。遂隨了吏役上路而去。諸女被罵。各自慚愧回家。獨有少女名爲緹縈。心想父親之言。傷感不已。因念自己也是個人。雖然身爲女子。豈遂無法救得父親。於是想得一策。連忙收拾行裝。於路趕上父親。一同前進。到了長安。淳于意下入獄中。緹縈遂詣闕上書道。

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



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

文帝覽罷緹縈所上之書。意大感動。卽命赦了淳于意。一面下詔

除去肉刑。原來漢時肉刑。本有三種。一黥。刺面上二劓。鼻三斬左右

趾。足斷左右今文帝因感緹縈之孝。一律廢去。凡犯此罪者。另換別

種刑罰。諸位試想緹縈一個小小女子。只因孝心純篤。至誠感人。

不特保全父親。且能將自古相傳慘酷之刑。一旦除去。免得後來

犯罪者虧損身體。真是無量功德。東漢班固作詩贊道。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

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

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

何憤憤。不如一緹縈。

淳于意既得免罪出獄。父女相見。悲喜交集。遂同緹縈回到臨淄。

此事喧傳一時。世人皆稱緹縈爲孝女。淳于意既回臨淄。年紀已

老也就家居不出。後來文帝知其善醫。遣使召到長安。問其所學。並歷來治病效驗情形。淳于意逐條具述。茲就其中尤爲奇驗者二事。摘列於下。

濟北王召淳于意徧診後宮各侍女。有侍女名豎者。現狀無病。淳于意診其脈畢。因對旁人說道。豎病傷脾。不可勞動。依法應於春日嘔血而死。濟北王聞知。立召此女近前。見其舉動如常。顏色不變。心中不信。至次年春。此女捧劍隨王入廁。事畢。王由廁出。見此女未來。遣人喚之。已倒於廁上。嘔血而死。

齊王黃姬之兄黃長卿。宴客於家。淳于意在座。諸客坐定。尙未上食。淳于意舉目觀看。見座中一人。姓宋名建。乃齊王后弟。淳于意注視良久。因對宋建道。足下有病。四五日前曾患腰脊痛。不能俯仰。小便不通。若不急治。病將入腎。此名腎痺。乃由執持

重物而得。宋建聞言，不覺驚異道：「君言良是。吾本有腰脊痛之病。前四五日，適值陰雨，黃氏諸壻來到吾家坐談。見吾家倉下有方石一塊，衆人爭往搬弄。吾亦欲學其所爲，無奈用盡力量，不能將他舉起，只得罷手。誰知一到晚間，腰脊大痛，小便不通。至今未愈。」說罷，因請淳于意診治。淳于意爲開一方，服藥十餘日而愈。

淳于意治病效驗甚多，不能盡述。後人因其曾爲太倉長，故稱之爲倉公。司馬遷修史記，以扁鵲倉公同傳，號爲一代之名醫。閒言少叙。文帝旣除肉刑，過了一年，又報匈奴大舉入寇，欲知情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馮唐論救雲中守

文帝受欺新垣平

話說文帝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聽信中行說之言，自率馬兵

十四萬人攻入朝那

故城在今甘肅平涼縣西北

蕭關

在今甘肅原縣東南

殺死北地

漢郡名統今甘肅夏慶陽二府地舊

都尉擄掠人民物畜甚多一路長驅進至彭

陽

故城在今甘肅蕭鎮原縣東

遣奇兵入回中宮

秦所建宮在今固原縣 在放火燒之哨馬直

到雍縣甘泉等處邊吏飛書告急警報一日數十次文帝聞報大

驚急命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寧侯魏遯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

竈爲隴西將軍各率人馬前往該地防守此三路兵星夜出發文

帝又命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率領馬步

軍隊十萬人車千乘駐紮渭北文帝想起匈奴如此猖獗心中憤

怒決計御駕親征自到校場校閱人馬申明軍令賞勞士卒擇日

起行羣臣相率進諫文帝一概不聽事爲薄太后所聞深恐文帝

臨敵冒險極力阻止文帝無法只得罷議乃命東陽侯張相如爲

大將軍帶同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等領兵往擊匈奴匈奴盤踞

邊地已有月餘。及聞漢兵到來。方始徐徐退出塞外。張相如等將匈奴驅逐出塞。便即回兵。兩下並未交戰。也未曾追獲匈奴一人。一馬。反被匈奴擄掠許多人畜。滿載而去。因此匈奴愈加驕橫。連年入邊。劫殺甚衆。文帝甚以爲慮。

一日文帝偶然乘輦行過郎署。有郎中署長姓馮名唐出來迎接。文帝定睛一看。見是一個龐眉皓首的老人。因問道。父老何仍爲郎。家居何處。馮唐對道。臣祖本趙人。臣父移居代地。文帝見說他是趙人。忽然憶及舊事。慨然道。吾在代國時。有尙食監名宦高祛。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及其戰於鉅鹿之事。吾每飯未嘗不念及其人。父老知之否。馮唐對道。李齊爲將。尙不及廉頗李牧。文帝問道。廉頗李牧爲將。何如。馮唐道。臣祖父曾爲趙將。與李牧結交最密。臣父舊爲代相。又與李齊爲友。故知其詳。遂將廉頗李牧戰功。

具述一遍。文帝既聞廉頗李牧善於爲將。心中甚是仰慕。又想起匈奴久爲邊患。國家思用良將。正苦未得其人。不禁撫髀嘆息道。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若得此人。豈憂匈奴。馮唐聞言。忍不住說道。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亦不能用。文帝被馮唐直言挺撞。心中不悅。卽命起駕回宮。

文帝回宮之後。忽想起馮唐說我不能用廉頗李牧。必有原因。我當時未及問他。如今何不喚他到來。問個明白。於是遣人召到馮唐。先責備道。君當著衆人將我侮辱。竟不能等到無人時節。背地言之。馮唐被責謝罪道。臣實鄙人。不知忌諱。文帝因接問道。君何以言吾不能用廉頗李牧。試述其由。馮唐道。臣聞古之人君。命將出師。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此非虛語。臣祖父常言李牧爲趙將。居邊地。其市租皆聽收用。賞罰由己。不

待報聞。委任既專。故李牧得以成功。今臣竊聞魏尙爲雲中郡守。所收市租。盡給士卒。自出私錢。每五日殺牛一次。徧饗將校。以此匈奴聞風遠避。不敢輕犯雲中之地。日前匈奴初次來侵。魏尙率領將士擊之。大獲勝利。斬殺甚多。後因報功。所斬敵首缺少六級。陛下將其下獄。削去官爵。罰使作工。由此言之。陛下用法過明。賞太輕。罰太重。故曰雖得廉頗李牧亦不能用。文帝見馮唐言語切直。心中感動。不覺大悅。卽日令馮唐持節赦出魏尙。仍命爲雲中郡守。又拜馮唐爲車騎都尉。果然魏尙到了雲中。匈奴畏威不敢來犯。郡中連年無事。馮唐後致仕歸家。至武帝卽位。被舉賢良。時年已九十餘。不能爲官。武帝仍用其子馮遂爲郎。此是後事。文帝旣感馮唐之言。復用魏尙。又慎選邊郡守將。於是邊患得以稍息。忽有魯人公孫臣。上書言秦得水德。漢承其後。當爲土德。土

德之應。當有黃龍出現。請改正朔。易服色。色宜尙黃。文帝得書。以問丞相張蒼。張蒼本精律曆。其意以爲漢乃水德。故以十月爲歲首。公孫臣所言不合。文帝見說。遂罷公孫臣不用。誰知到了文帝十五年。果有黃龍出現於成紀。故城在今甘肅秦安縣北地方。文帝記起公孫臣之言。召爲博士。命與諸生議改正朔易服色。又下詔禮官議郊祀。於是有司請文帝親祀上帝於郊。夏四月。文帝駕到雍郊。親祀五帝。只因文帝迷信鬼神。遂由此引出一人來。

此人複姓新垣名平。係趙國人。生性巧詐。學習方士之術。自言善於望氣。今見文帝尊重祭祀。便想藉此圖得富貴。於是求見文帝。面陳道。臣望長安東北。近有神氣。成爲五彩。如人冠冕。臣曾聞人言。東北方乃是神明之舍。如今天降祥瑞。應就其地立廟奉祀上帝。以答瑞應。文帝依言。卽飭有司就渭陽建立五帝之廟。讀者欲

知五帝果是何神。說起來歷甚屬可笑。都由人君自出己意造作而成。當日秦宣公始作密時。祀青帝。靈公作上時。祀黃帝。又作下時。祀炎帝。帝即赤獻公作畦時。祀白帝。此四時在祭祀上最爲尊貴。及至高祖還定三秦。問起秦時所祀上帝。究是何帝。有人對道。秦祀上帝。有白帝青帝黃帝赤帝四時。高祖覺得可疑。又問道。吾聞天有五帝。如何秦時但祀四帝。衆人聞言。皆不能對。高祖自己想了良久。突然說道。吾已知之。此乃待我一人方能具備。遂命有司立黑帝祠。命爲北時。但是高祖雖立五時。歲時但命有司致祭。自己並不親往。如今文帝要想郊祀上帝。也不查考明白。便把五時當作郊壇。親往致祭。所以新垣平趁此時節。捏請文帝就渭陽別立五廟。此五廟同一屋宇。中分五殿。每帝一殿。前面殿門。各如其帝顏色。五廟旣成。到了十六年夏四月。文帝親往渭陽祭祀。依照

秦時儀節。祭時舉起燿火。火光燭天。照耀遠近。文帝認是瑞應。心中甚悅。祭畢回宮。遂拜新垣平爲上大夫。前後賞賜。不下千金。文帝既寵信新垣平。以爲祭祀可以求福。於是又命博士會議。巡狩封禪等種種典禮。預備舉行。一日文帝車駕出行。路過長門。名亭恍惚見有五人。立於道北。文帝心想自己出門。例須清道警蹕。道旁安得尙有行人。定睛一看。忽又不見。以爲定是神靈出現。但五人一起。衣服顏色。又不相同。莫非便是五帝。於是命就所見之處。建五帝壇。用五副太牢祭之。新垣平見文帝迷信已深。知其容易受欺。於是愈加膽大。竟然買囑一人。令其手持玉杯。到闕下上書獻進。新垣平卻先入宮來見文帝。約計其人將到。因對文帝道。臣頃望見闕下。有寶玉氣到來。語聲初歇。果見近侍捧著玉杯來奏文帝。文帝見玉杯上刻有四字道。『人主延壽。』不覺大喜。見得

新垣平望氣奇驗。此杯定是個寶物。遂命將杯受了。重賞來人。及
 新垣平。新垣平受賞出宮。復向其人分得許多賜物。過了一時。新
 垣平又言。臣測得某日日當再中。到了其日。日果再中。日再中。原
 是七國時故事。燕太子爲質於秦。秦王對之發誓道。日若再中。方
 放汝歸。見論衡異虛篇此乃妄誕之語。大約當日測量不準。故見爲再中。
 文帝偏深信其言。遂下詔將十七年改爲元年。賜天下大酺數日。
 當日新垣平籠冠朝臣。凡有所言。文帝無不依從。他偏不肯安靜。
 又向文帝說道。禹鼎墜入泗水。現在河隄已決。黃河與泗水相通。
 臣望東北汾陰。故城在今山西榮河縣北地方。有金寶之氣。想是陛下聖明。寶
 鼎又將出世。但其兆雖見。不迎不能自至。文帝聞說。深信不疑。遂
 遣人立廟於汾陰。面臨黃河。意欲祭祀河神。使人入水尋覓禹鼎。
 正在興工建築廟宇。尙未告竣。忽有人出來告發。新垣平種種欺

詐之事。未知所言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應夢境寵邀明主

肅朝儀氣折幸臣

話說文帝後元年冬十月。有人上書告發新垣平種種行爲。皆是欺詐。並無實事。文帝見書大怒。卽將新垣平發交廷尉審訊。廷尉按著所告情節。逐項究出實情。罪應族誅。奏明文帝批准施行。文帝始知爲新垣平所欺。不勝悔恨。由此掃興。便將祭祀巡狩改正朔易服色等事。一律擱置。說起以上各事。前此賈誼也曾獻策。文帝當時心存謙讓。未肯施行。到了此際。忽然高興起來。無如賈誼已死。偏遇著一個新垣平。受他播弄。總之文帝平日最信鬼神。前此身坐宣室。曾問賈誼以鬼神之事。但他信用賈誼。卻不及新垣平。以致弄出無數笑話。不但新垣平而已。更有一個庸劣無能之人。卻得文帝始終寵遇。問其得寵原因。卻也由迷信而來。說起更

覺可笑。

原來文帝有一夜睡在宮中。忽做一夢。夢見自己要想上天。極力掙扎。總不得上。正在爲難之際。旁邊來了一人。頭戴黃帽。立在文帝後面。用力一推。竟將文帝推上了天。文帝滿心歡喜。回頭向下一看。要想看他是何等樣人。卻只看見其人背面。覺得他衣服上穿了一孔。



正要開言動問。驀然驚醒。文帝定一定神。回思夢境。歷歷如在目前。心念此人助我上天。必定是個賢臣。昔日殷高宗夢見良相。畫影圖形。求得傳說。用以爲相。果然得力。在歷史上傳爲佳話。如今我所夢的。自然也是此等人物。萬萬不可錯過。可惜夢中不曾看見其人面目。未免是個缺憾。幸喜就他衣帽上。得有二種憑據。尙可由此推尋。因又想起平日所坐御船。船中水手。皆戴黃帽。時人稱爲黃頭郎。夢中之人。莫非就是御船水手。文帝想到此處。甚覺高興。此時天色已明。文帝連忙由牀上坐起。左右服侍。披上衣服。用了點心。立刻命駕前往漸臺。說起漸臺。乃在未央宮西滄池之上。此池水皆蒼色。故名滄池。池中置了許多御船。預備車駕不時遊玩。文帝一早到了漸臺坐定。分付將御船黃頭郎。盡數喚來。聽候點驗。衆人被召。不知文帝是

何意思。都帶三分畏懼。連忙整肅衣服。魚貫而進。文帝命俱在一旁立定。然後逐人喚至面前驗看。但是每驗一人。文帝並不問他姓名。也不看他面目。只令其人背面立定。向他背後衣服上詳細看了一過。便命退去。左右近侍見文帝如此舉動。摸不著頭腦。人心中都覺詫異。也有一二人向前動問。文帝卻不肯說破。一連驗了多人。中間果有一人。背後衣服穿了一孔。文帝便命將其人留下。其人聞命。喫一大驚。不知自己犯了何種大罪。背後印上何種證據。卻被文帝查出。此去定要喫虧。還不知能否保得性命。偏又無處逃走。只得立在一旁。呆如木雞。待得各船黃頭郎。一一驗完。文帝見只有此人與夢中所見符合。心想定是不錯。於是獨喚其人近前。其人嚇得戰戰兢兢。俯伏地上。不敢仰視。文帝便問其人姓名及籍貫出身。其人按定心神對道。臣姓鄧名通。乃蜀郡南

安縣今爲南安鎮在四川人以熟於行船。被選爲黃頭郎。文帝見說姓鄧。暗想鄧與登音相近。夢中助我登天。必是此人。不覺大悅。因用好言撫慰。拔爲近侍。鄧通不料文帝平空賞識起他來。霎時變憂爲喜。謝了恩。便隨車駕回宮。從此鄧通遂常在文帝左右。文帝初意鄧通必是一個能臣。後來漸漸知他並無材幹。但一心記著前夢。以爲他既能助我登天。於我必然有益。又見鄧通爲人柔順。雖然得寵。並不交結朝貴。干與政事。也不曾在文帝前保薦一人。每值假日。例許回家休息。鄧通偏不願出外。仍在宮中隨侍左右。文帝以此日加寵愛。遇著閒暇。便帶同鄧通到其家中遊玩宴飲。前後賞賜不下十餘萬。又屢次升其官職。不到幾時。一個水手居然做了太中大夫。

到了文帝後二年秋八月。丞相張蒼因老病免官。此時高祖舊臣。

大都死亡。雖有一二人尙在。卻非丞相之才。文帝滿心要想擇個賢相。看來看去。只有皇后之弟竇廣國。素著賢名。最爲中意。但礙著他是外戚。拜爲丞相。又恐天下人說是出於私意。因此想了許久。決計不用。此外惟有關內侯申屠嘉。乃梁地人。曾隨高祖征討項籍。黥布。立有戰功。其人雖是行伍出身。然秉性廉直。不受請託。是個公正之人。而且現爲御史大夫。丞相缺出。正該推升。於是文帝遂命申屠嘉爲丞相。

申屠嘉旣爲丞相。因見鄧通並無功勞。坐享高官厚祿。心中已是不悅。一日入朝奏事。恰遇鄧通侍立文帝身旁。斜著身子。形狀甚是怠慢。申屠嘉看了不禁大怒。暫時忍氣。將事奏完。方對文帝說道。陛下寵愛羣臣。儘可使之富貴。惟有朝廷之禮。不可不肅。文帝見說。知是指著鄧通。惟恐他說出名字。急將言阻住道。君可勿言。

吾已知得其人。自當私行教戒。申屠嘉見文帝顧惜鄧通。愈加憤懣。待到朝罷。申屠嘉回至相府。立即遣人持檄往召鄧通。並傳語道。鄧通。如果不來。我要將他斬首。鄧通見召。心知不妙。又聞來人傳說。不來要斬。更加恐懼。急忙入宮來見文帝。告知其事。文帝雖然心愛鄧通。卻因申屠嘉所言甚正。料想此次喚他前去。不過是責備一番。我若袒護。不令應召。未免失了丞相面子。因對鄧通道。汝儘管放心前往。我即刻使人召汝。鄧通本意欲求文帝替他辭絕來使。免此一行。今見文帝也命他去。只得硬著頭皮。隨同來人前赴相府。

鄧通到了相府。來人入內通報。申屠嘉即命入見。鄧通捏著一把汗。一路走進。望見申屠嘉滿面殺氣。便如小鬼遇著閻王一般。連忙脫下冠幘。除去鞋襪。光著頭。赤著兩足。跪在地上。對著申屠嘉。

叩頭謝罪。申屠嘉端坐不動。厲聲責備道：「朝廷禮節，乃是高皇帝制定。汝一個小臣，膽敢在殿上戲弄，可曉得犯了大不敬之罪。應該處斬。」說罷，對著旁邊屬官道：「可即將他縛出斬首。」鄧通聞言，嚇得渾身發抖，魂魄飛到九霄雲外，俯伏地上。叩頭如搗蒜，連聲哀求饒恕。申屠嘉置之不理，喝令左右動手。左右答應一聲，有如雷鳴。鄧通此時盼望文帝遣人前來解救，偏是久不到來，急得無法。只有拚命叩頭，叩得地上作響，連頭皮都破了，血流滿地。左右之人見他如此，都覺好笑，卻又替他可憐，所以未曾動手。申屠嘉仍是憤怒不止，不肯饒放。正在危急，忽報文帝遣使持節到來。申屠嘉聞報，撇下鄧通，整了衣冠，出來接詔。

文帝自遣鄧通去後，過了片刻，心想此時鄧通當被申屠嘉處治得痛快。遂喚近臣持節前往相府，召取鄧通到來。使者到府，見了

申屠嘉傳文帝命令對申屠嘉說道。此人乃吾之弄臣。君可恕之。申屠嘉奉詔。又將鄧通嚴加戒飭一番。方始放他起去。鄧通得了性命。如從鬼門關上還魂。抱著頭竄出相府。隨同使者入得宮中。一見文帝。儼同嬰兒。遇著慈母。忍不住兩淚直流。覺得滿懷委曲。一時卻說不出來。口中但道。丞相幾乎殺臣。文帝見鄧通滿面是血。額上突起無數壘塊。面目都腫。驟看似乎不像個人。心中也覺憐惜。便用好言撫慰。又命太醫用藥調治。鄧通感激文帝厚恩。心知此次是自己的不是。也不敢埋怨申屠嘉。以後愈加謹慎。不敢失禮。文帝仍前寵愛。又將他升爲上大夫。

文帝既愛鄧通。便想保全他終身富貴。但不知他生相如何。於是喚一著名善相之人。來與鄧通看相。其人將鄧通相貌詳細看了一遍。回奏文帝道。此人照著相法。將來應當貧餓而死。文帝聽了。

怫然不悅道。能使人富者在我而已。鄧通爲我所愛。何至於貧。於是命將蜀郡嚴道銅山。銅山四川榮縣北三里。有賜與鄧通。許其

自行鑄錢。先是秦時通用之錢。每文皆重半兩。高祖嫌其過重。另

鑄莢錢。每文僅重一銖半。二十四銖爲一兩。古錢既過輕。以致物

價騰貴。到得文帝五年。遂命更造四銖錢。除去盜鑄法。許人民任

意鑄錢。賈誼賈山皆會上書諫阻。文帝不聽。其時吳王劉濞已就

故章。即今浙江銅山。私自鑄錢。富並天子。如今文帝又賜鄧通銅

山。鄧通也就大開鼓鑄。於是吳鄧之錢。布滿天下。其富可想。文帝

以爲鄧通坐擁大財。一世喫著不盡。萬不至於貧餓了。誰知鄧通

反因銅山爲累。終至貧餓。竟出文帝意料之外。真如俗語所說。人

算不如天算。也是鄧通福氣微薄。享受過分。以致如此。欲知鄧通

何以貧餓。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失銅山鄧通餓死 賜几杖吳王不朝

話說文帝將蜀郡嚴道銅山賜與鄧通。以爲他可免於貧餓。鄧通受了如此恩遇。異常感激。更一心一意服侍文帝。一日文帝身上忽然生了一癰。音雅腫焮熱腫痛。坐臥不寧。鄧通因文帝患病。格外殷勤。晝夜侍奉。頃刻不離。到得癰已成熟。破口流膿。文帝愈覺瘡口熱如火燒。疼痛難忍。輾轉牀蓐。呻吟不絕。鄧通見文帝甚是苦楚。要想極力討好。也顧不得膿血汗穢。便用口對著瘡口。緩緩吮吸。原來癰毒得人口吮。便能退熱生涼。減去痛楚。而且吸出敗膿。易於收口。文帝因瘡痛正在苦惱。忽被鄧通吮得爽快。便任令時常吮之。又見鄧通做此汗穢之事。心甘情願。毫無厭惡。以爲真是忠臣。卻念起身爲天子。覺得惟有鄧通一人愛我。此外豈遂別無愛我之人。想到此處。不免悶悶不樂。因向鄧通問道。天下之人

誰最愛我。鄧通見問。不知文帝是何意思。因隨口答道。以臣愚見。愛陛下者。似無過於太子。文帝聞言。點首無語。

一日。恰好太子入內問病。文帝忽記起鄧通言語。因要試看太子到底如何。便命其近前吮癰。太子見那瘡口膿血淋漓。甚是臭穢。面上現出難色。但因父命難違。不得已勉強吮了數口。便就罷了。文帝見此情形。也不言語。以爲畢竟還是鄧通愛我。從此更覺與他十分親熱。誰知太子退出宮來。聞得近侍傳說。始知鄧通常替文帝吮癰。暗想鄧通是個小臣。尙然如此。我爲人子。反不及他。相形見絀。未免心生慚愧。暗恨鄧通設法獻媚。離間他父子之親。鄧通何曾知得。後來文帝駕崩。太子卽位。是爲景帝。景帝記起舊怨。便將鄧通免官。鄧通彼時雖然失官。財產富足。尙可在家享福。偏是有人出來告發。說他私出邊外鑄錢。景帝發交官吏審問。無甚

實據。官吏因他是富人。正可藉此魚肉。又知得景帝怨他。便迎合上意。吹毛求疵。做成罪名。將他所有家產。全數沒收入官。尙不足意。更坐他負欠官款數萬。鄧通出得獄來。家破人散。衣食毫無。事爲文帝女館陶長公主所聞。因念鄧通是文帝最愛之人。見其情景可憐。便時常賜以錢物。卻被官吏聞知。遣人暗地偵伺。每遇鄧通得了賞賜。便派吏役跟隨其後。說他尙欠官款。不得私蓄錢物。盡數將其沒收。鄧通白白向他望了一眼。絲毫不得享受。連一條簪子都不能帶在身上。館陶長公主聞知。也就無法。只得私下給與衣食。卻命他託詞向人借得。以免官吏又來追取。當日鄧通所鑄之錢。到處皆是。豈料末路。竟無一文得歸自己使用。長日向人寄食。有一餐無一餐。饑寒交迫。不久便死於人家。居然應了相士之言。

當日文帝幸臣除鄧通外。尚有北宮伯子及趙談二人。並是宦者。但其寵愛。皆不及鄧通。北宮伯子是個老實人。到也罷了。趙談乃由占星望氣得幸。文帝常使之驂乘。其人雖不及新垣平那種奸巧。卻喜在文帝前搬弄是非。因見中郎將袁盎直言敢諫。心中不喜其人。便時向文帝說他過失。卻被袁盎聞知。恐遭陷害。甚是憂慮。袁盎兒子袁種。官爲常侍騎。名官知得袁盎心事。因獻計道。君可當著大廷廣衆。將他恥辱。使主上知他與君有仇。縱有毀謗。定不見信。袁盎依言。等候機會行事。

一日文帝將往長樂宮朝見太后。仍命趙談驂乘。車駕出得宮門。袁盎走到車前。俯伏奏道。臣聞天子所與同車而坐之人。必是天下豪傑。如今漢廷雖然缺乏人材。陛下奈何獨與刀鋸之餘。刑謂人。一車共載。文帝聽了大笑。卽命趙談下車。當時衆目都向趙談

注視趙談羞得無地容身。含著涕泣走下車來。以後趙談每譖袁
盜。文帝以爲挾嫌。遂不肯相信。

但袁盜因爲遇事直諫。致爲文帝所畏忌。竟被調爲隴西都尉。後
又遷爲吳王丞相。袁盜臨行。到其兄子袁種家中辭別。袁種因對
袁盜道。君此行甚是危險。吳王享國日久。性益驕縱。多爲不軌。君
到官後。倘欲秉公糾治。必觸吳王之怒。若不上書告君。亦必使人
殺君。愚意此去一切置之不問。南方地勢卑溼。君若能終日飲酒。
不管諸事。但時勸吳王勿謀造反。如此或可僥倖免禍。袁盜聞言
稱善。到了吳國。便依袁種之言而行。竟得吳王優待。過了一時。袁
盜託故告歸長安。吳王厚贈以財物。袁盜兩依袁種之言。皆得免
禍。

說起吳王劉濞。算是文帝堂兄。自從高祖十一年受封。據有四郡

東陽郡
吳會稽

之地。到國未久。高祖駕崩。惠帝呂后時。因爲天下新定。許諸侯王各治其國。劉濞查得本國鄣郡地方產銅。便招集各國亡命之人。開採銅山。私自鑄錢。又煮海水爲鹽。此兩項每年進款甚多。因之人民並不納稅。國用反覺充足。劉濞獨據一方。坐享安樂。自然驕傲異常。

及至文帝卽位之後。劉濞例應來朝。自以爲是文帝之兄。犯不著自己親來。便遣其太子劉賢入京朝見。文帝以禮看待。因是自己姪兒。便命皇太子陪他飲宴遊玩。一日皇太子留吳太子在宮賭博。吳太子隨來師傅也在一旁陪伴。正在興高采烈之際。忽然起了爭論。吳太子平素在國驕養已慣。何曾知得朝廷禮數。到了此地。仍是一味任性。不知退讓。更兼隨來師傅都是楚人。生性崛強。不識大體。便幫著吳太子與皇太子力爭。皇太子自也不肯相讓。

彼此爭執良久。言語之間。不免侵犯。引得皇太子大怒。用手提起博局。向吳太子當面擲去。吳太子並未提防。一時走避不及。竟被博局打中要害。立時身死。事爲文帝所聞。自然責備皇太子一番。飭人將吳太子依禮棺殮。送回吳國。劉濞聞信。又悲又恨。眼看其子死於非命。無從報仇。及



見朝廷送喪到來。因含怒說道：「天下都是一家。死在長安。便葬在長安罷了。何必特地送來。於是又賭氣遣人將喪移回長安埋葬。從此劉濞懷恨。失了藩臣之禮。自己稱病不朝。連兒子都不遣其來京。

文帝料得劉濞因爲其子之故。假稱有病。便遣人到吳驗問。來人回報。吳王並無病容。文帝聽了。也就動怒。每遇吳國使者到京。文帝便責問吳王何以不朝。將使者囚繫獄中治罪。劉濞見使者連遭究治。心中恐懼。於是蓄意謀反。召聚豪傑。收買民心。欲乘機會起事。後來又有吳使到京。文帝仍前責問。吳使對道：吳王本來無病。其始詐稱有病。原想瞞過朝廷。誰知卻被發覺。使者數人並遭囚繫。吳王見朝廷責問愈急。愈加憂懼。惟恐陛下誅之。以此甚是無聊。臣聞古語有云：「察見淵魚者不祥。」伏願陛下盡赦其

罪。與之更始。吳王自當改過自新。克盡臣節。文帝見使者所言有理。遂下詔將前所繫使者。盡行釋放。一面遣人賫了几杖。賜與吳王。說是王年已老。可免來朝。劉濞得文帝寬恕不究。心中始安。便將造反之心。逐漸冷淡。袁盎正當其時。做了吳相。所以幸保無事。當日齊王劉襄早死。諡爲哀王。其子劉則嗣立。十四年又死。諡爲文王。劉則無子。照例其國應除。文帝因憐齊悼惠王絕了嫡嗣。又記起賈誼之言。遂將齊地分爲六國。盡立悼惠王之子六人爲王。卽齊王將闔、濟北王志、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是也。此時中國無事。百姓樂業。惟有匈奴爲患。文帝不欲起兵征討。只得遣使前往與之重行議和。未知匈奴能否允從。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議和親匈奴背約

識將才細柳勞軍

話說文帝因匈奴連年犯邊甚以爲患遂遣使者前往議和匈奴老上單于亦遣使來答謝到了後二年文帝又遣使持書與之申明和約其書寫道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

皆當戶與且渠皆匈奴官名

雕渠難

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漂也邪惡民貪降其趨趣音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歡悅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漢與匈奴隣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

降。故詔吏遺單于糝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歡。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音那行以足行者。喙虎機切息出以氣口。蠕音軟動謂蟲類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謂匈奴道也。俱去除也前事。朕釋逃虜民漢人逃入匈奴者。單于毋言章尼等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老上單于得書許諾。使者回報。文帝大喜。以爲從此邊境可以無事。遂將和親之事。下詔布告天下。其詔書道。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

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聞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於今年。文帝後四年。匈奴老上單于身死。其子軍臣單于嗣立。文帝聞信。又將宗室女翁主嫁之。與結和親。軍臣單于立了年餘。中行說又教其背約。趁著中國無備。入塞擄掠。必獲大利。單于依允。到了文帝後六年冬十月。匈奴發出馬隊六萬人。以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大肆殺掠。侵至代郡。句注。邊吏舉起烽火告急。一路連

綿不絕。火光直達甘泉宮。文帝聞報。又驚又怒。急聚羣臣商議。以北地飛狐。旬注三處地方。最爲緊要。因命中大夫令勉。前楚相蘇意。將軍張武三人。各率軍隊。馳往防守。並飭沿邊官吏。一律戒嚴。防備匈奴來犯。文帝又恐匈奴乘虛來襲。長安復遣三將分駐近處。保衛都城。此三位將軍。一爲河內郡守周亞夫。領兵屯於細柳。直在長安西城門外。一爲宗正劉禮。領兵屯於灞上。一爲松茲侯徐悼。漢書悼侯徐厲史記志疑之作徐領兵屯於棘門。在長安北三將奉命各率軍隊前去。

文帝念兵隊防守。甚是勞苦。一日親自命駕。前赴三路軍營。慰勞將士。順便察看軍中情形。車駕由宮起行。將到灞上。早有前驅官吏。先往通報。及至營前。但見靜悄悄的。僅有數個兵士守門。前驅官吏。仗著天子勢頭。便驅車一直進營。兵士見了。也不上前攔阻。

任其入內。將軍劉禮聞信，立即大開營門，率同諸將出營俯伏接駕。文帝傳言免禮，御駕一直馳入營中。各將士隨後跟入。文帝對各將士宣言慰勞一番，依次到棘門。將軍徐悼也照著灑上一樣接待，不消細說。

文帝慰勞灑上棘門兩處軍隊已畢，末後方赴細柳。前驅官吏照例先往。將到軍營，遠遠一望，卻與起先兩處情形大不相同。但見旌旗齊整，隊伍分明。將士一個個頂盔貫甲，各執兵器，張起弓弩，排列營前。如臨大敵，氣象真是嚴肅威武。不覺暗暗稱奇。車到營門，要想照前馳入通報，卻被軍士攔阻，不得入內。前驅官吏方始說道：天子車駕立刻將到，我是前驅，先來報信。軍中都尉見說，答道：將軍有令，說是軍中但遵將軍之令，不遵天子之詔。前驅官吏聞言，心想越發奇了。他連天子之詔都不肯奉，我更有何法可想。



只好待天子自己到來。看他如何舉動。於是暫將車馬勒住。等候文帝車駕到來。文帝車駕將到營門。望見營前將士。有如雲屯蟻聚。卻不見一人出來迎接。已覺可疑。及至到了營前。前驅官吏迎前說明其故。文帝不信。仍命車駕前進。也被將士阻

住。文帝無法。只得先遣使者持節宣詔將軍。說是吾欲入營勞軍。軍吏見說。方肯帶同使者。入內通報。周亞夫聞詔。並不出迎。但傳令開門請入。守門將士奉令。開了營門。又對御車之人囑付道。將軍有約。軍中不得馳驅。文帝見說。只得按轡徐行。進了營中。文帝入得營門。始見將軍周亞夫。全身披掛。手持兵器。立在一旁。望著文帝。但躬身作了一揖。口中說道。甲冑在身。例不拜跪。請以軍禮相見。文帝聞言。不覺動容。俯身式車。式乃車前橫木。古人立而乘車有所敬則俯身。肅然致敬。使人傳語稱謝。並說道。皇帝敬勞將軍。於是照例行式了慰勞之禮。命駕出營。亞夫也不遣人相送。文帝車駕出了營門。隨來羣臣。一晌看得呆了。到此心神方定。迴想適纔情形。盡皆驚異。文帝長嘆一聲。對著左右說道。此方是真將軍。若論先前灞上棘門之兵。皆如兒戲。其主將不難乘虛擒來。

至如亞夫。豈可侵犯。說罷。又復稱善再三。至今陝西咸陽縣西南。有細柳倉。相傳卽亞夫屯兵之處。過了月餘。匈奴已被漢兵驅逐出塞。邊境無事。文帝遂將三路軍隊撤回。下詔拜周亞夫爲中尉。原來周亞夫卽絳侯周勃之子。周勃於文帝十一年身死。諡爲武侯。長子周勝之承襲爵邑。周勝之本娶文帝之女。卻與公主不能相得。又犯了殺人之罪。襲爵不久。便將國開除。文帝念起周勃功勞。不忍令其絕封。下詔羣臣推舉周勃諸子中最賢之人。其時周亞夫已爲河內郡守。羣臣皆推舉亞夫。文帝因封之爲條侯。以續周勃之後。此次領兵防胡。竟被文帝賞識。記在心上。念念不忘。可見文帝愛才心切。也是亞夫適遇其時。故得成就功業。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孝文遺詔定服制 景帝嗣位任寵臣

話說文帝到了後七年夏日。忽然抱病。漸漸沈重。醫藥無效。自知不起。喚太子啟到得榻前。囑付後事已畢。又說道。將來天下如有變故。周亞夫真是將才。可使掌兵。太子啟涕泣受命。六月己亥。文帝駕崩於未央宮。發下遺詔。頒布天下。其詔書道。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音離也。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

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娶婦

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踐跳也謂不跳足經

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以布蒙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

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

擅哭臨以下以下與已同已下謂服大紅紅與功細功密大功謂治布之

功衰為尤精故為喪服之比大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布七日釋服

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

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夫人以下有七

皆子遣歸家少使

文帝自八歲立為代王二十五歲即皇帝位在位二十三年享年

四十七歲及崩葬於霸陵羣臣上廟號為孝文皇帝太子啟嗣位

是為景帝丞相申屠嘉等議以為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

文皇帝。請將高皇廟爲太祖之廟。文帝廟爲太宗之廟。令郡國諸侯皆立太宗之廟。世世享祭。景帝依議。

綜計文帝一生。以恭儉爲治。卽位以來。所有宮室苑囿。車騎服御。並無增加。有不便於民者。卽行革除。嘗欲就驪山之上。築一露臺。喚到工匠。計算工料用費。約需百金。文帝歎道。百金乃是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德薄。不堪享受。何必更築此臺。遂命罷議。文帝自身常服弋綈。弋綈。綈。厚細也。足履革舄。以韋帶劍。以皮爲帶。莞

蒲爲席。集上書之囊。以爲殿帷。所愛慎夫人衣不曳地。宮中帷帳。皆甚樸素。並無文繡之飾。每遇水旱。卽減損服御之物。除山澤之禁。又命官吏發倉廩以濟貧民。卽位之初。首除收孥相坐之律。定賑窮養老之令。其後復除誹謗妖言法。及肉刑。以省刑罰。親自耕桑。除去田租。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以勸農業。屢詔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之人。親自策之。賈誼、賈山、袁盎、馮唐等陳說切直。並加納用。所以當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每歲斷獄。犯罪之人。不過數百。幾致刑措不用。有成康之風。後世帝王少有能及之者。及文帝臨崩。記起張釋之言語。遺命殉葬。皆用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誰知景帝卻未遵守遺命。暗地仍將許多寶物殉葬。不過其事祕密。無人知得。到了西漢之末。赤眉爲亂。西入長安。漢帝諸陵。皆被發掘。搜取金玉寶器。尸骸盡遭拋棄。獨有霸陵與附近之宣帝杜陵。衆賊以爲其中毫無所有。不往發掘。竟得保全。直到晉愍帝時。霸杜二陵。方被盜發。掘出金玉綵帛甚多。愍帝聞知。下敕收取其餘。以歸內府。因問索琳道。漢陵中物。何以如此之多。索琳對道。漢天子卽位一年。便治山陵。每年剗取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以充其中。武帝享國日長。及崩茂陵。不復容物。赤眉所取陵中。

之物不能減半。霸杜二陵。不過比較稍儉而已。見晉書可見文帝並非真正薄葬。但因當時將文帝遺命傳說於外。人民信以爲真。故可免赤眉發掘耳。清謝啓昆有詩詠文帝道。

大橫占得兆庚庚。三讓風高尙樸誠。產惜中人宮室儉。馬無千里屬車輕。玉杯闕下奸難售。金鼎汾陰祀未成。二十餘年致刑措。休將孝景比昇平。

後人因讀文帝遺詔所言服制。有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織七日。釋服之語。遂謂文帝始制短喪。僅有三十六日。期滿卽行除服。比起從前三年喪制。算是以日易月。不知文帝遺詔本係布告天下。蓋因當日臣民對於天子喪服頗重。文帝因恐重服傷生。特定此令。使天下吏民三日釋服。又使應在殿中哭臨者。旣葬之後。三十六日釋服。是文帝所定服制。乃臣民對於君主之服制。非人子

對於父母之服制。後世君主服其父母之喪。藉口文帝遺制。以日易月。而對於臣民。反勒令持服多日。並禁止其嫁娶宴會。其意無非欲顯君主德澤之深。人民哀慕之切。史臣書之國史。不曰如喪考妣。便曰遏密八音。累得人民婚嫁不能。宴會不可。真是可笑。文帝遺詔只定三日之服。一切不禁。可謂體貼民意。屏絕虛文。稱爲三代以後之賢君。誠無愧色。

當日景帝既嗣帝位。張釋之仍爲廷尉。記起從前景帝爲太子乘車入司馬門。被其劾奏之事。心中大恐。欲待稱病辭職。終慮景帝懷恨。尋事殺他。待要面見謝罪。又不知如何措辭。急得輾轉無策。便往王生處求計。

王生乃是一個老處士。善爲黃老之學。隱居不仕。名重一時。素與張釋之交好。文帝聞其賢。嘗召到朝廷。問以治道。一日正在朝會。

之際。三公九卿。盈廷序立。王生故意對著張釋之說道。吾襪帶解散。煩張廷尉替我結襪。百官聞言。盡皆錯愕。卻見張釋之恭恭敬敬。行至王生面前。跪在地上。替他結好。然後仍回原處。面不改色。衆人愈覺詫異。及朝會散後。有人責備王生道。君何爲當著大廷廣衆。將張廷尉如此折辱。王生見說。答道。吾自念年



老貧賤。對於張廷尉毫無裨益。張廷尉爲方今名臣。吾故聊使當廷結襪。正欲以此表見其賢。並非將他折辱。衆人聞得此語。盡皆讚美王生。敬重釋之。

如今釋之遭此困難。故往王生處求計。王生想了片刻。便教釋之面見景帝。直提前事。向之謝罪。可保無事。釋之依言。入見景帝。照著王生所教之言。說了一遍。景帝見釋之既已引過。也就不加罪責。但心中終覺不喜其人。過了年餘。便將釋之調爲淮南相。別用所愛張敞爲廷尉。又用鼂錯爲左內史。從此鼂錯得寵用事。言聽計從。建議削弱諸侯。以致演成七國之亂。欲知當日起亂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議削地鼂錯發難 擅稱兵劉濞首謀
話說鼂錯在文帝時。久爲太子家令。深得景帝信任。文帝曾親策

賢良。一時對策者百餘人。惟鼂錯得取高等。文帝擢爲中大夫。鼂錯又屢上書請削弱諸侯。更定法令。文帝雖奇其材。不盡聽從。獨景帝深以爲然。及卽位。用爲左內史。鼂錯自知爲景帝所信任。便欲趁此時實行其計劃。每獨自入見景帝。面陳時事。凡有所言。景帝無不聽從。於是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見景帝偏信鼂錯。任意紛更。心中甚是反對。屢次力爭。景帝不聽。申屠嘉自念身爲丞相。權力反不如一個內史。以此愈加憤懣。此時袁盎已卸吳相之任。告病回到長安。原來袁盎素來不喜鼂錯。鼂錯所到之處。袁盎遇著。立卽避去。袁盎若是先在。鼂錯聞知。亦便走開。二人也不知有何冤仇。彼此向未同堂共語。申屠嘉旣不喜鼂錯。便將袁盎引爲上客。一心尋覓鼂錯罪過。要想將他除去。恰好鼂錯所居內史之府。乃就太上皇廟餘地起蓋。廟外本有

短垣環繞。向東開門。出入均須繞道而行。勢甚不便。鼂錯恃著自己得寵天子。並不奏聞。竟將短垣鑿成一門。向南出入。事爲申屠嘉所聞。連忙修成表章。欲藉此事奏請治罪。誰知機事不密。卻被旁人得知。趕卽報與鼂錯。鼂錯聞信大恐。乘夜入宮來見景帝。自將此事奏明。到了次日早朝。丞相申屠嘉出班奏稱。內史鼂錯擅鑿太上皇廟牆爲門。應請發交廷尉訊明正法。景帝已得鼂錯奏聞。因說道。鼂錯所穿。非眞廟牆。乃是廟外短垣。且係我使爲之。鼂錯無罪。申屠嘉見說無言而退。回到相府。怒氣勃勃。對著長史說道。吾悔不先將鼂錯斬首。然後奏聞。以致爲兒輩所賣。申屠嘉竟因此氣憤成病。不久嘔血數升而死。景帝遂以御史大夫陶青爲丞相。內史鼂錯爲御史大夫。

鼂錯一旦氣死丞相。超升高位。愈覺意氣揚揚。便日夜尋伺諸侯。

王過失。對於吳楚等國。尤加注意。一日鼂錯入見景帝。說道。昔日高帝初定天下。因兄弟甚少。諸子年幼。於是大封同姓。孽子猶庶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灑王吳五十餘城。此三國已據天下之半。今吳王灑因挾前此太子之隙。詐病不朝。依法當誅。文帝不忍。賜以几杖。恩德甚厚。吳王理應改過自新。乃愈加驕恣。公然也山鑄錢。煮海爲鹽。招誘天下亡命。陰謀作亂。今削其地必反。卽不削其地亦必反。削之則反急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望陛下察之。景帝聽了鼂錯之言。意中固甚贊成。但因事關重大。遂命公卿列侯宗室會議其事。羣臣奉詔。知得此議實行。定起變故。又因鼂錯正在得寵。勢傾朝廷。不敢出來反對。恐致得罪。以此皆默然無言。獨有竇嬰極力爭辯。以爲不可。景帝因有人持了異議。便將此事暫行作罷。

竇嬰字王孫。乃竇太后從兄之子。素喜結交賓客。文帝時曾爲吳相。以病免官。景帝卽位。用爲詹事。后官太子學家此次力持異議。遂與鼂錯有隙。到了景帝三年冬。梁王劉武來朝。劉武乃景帝母弟。竇太后少子。初封淮陽王。後移梁王。最得寵於太后。連年入朝。每次來時。太后必留住京師數月。方許回國。景帝體貼太后之意。對著幼弟。格外優待。比衆不同。此次梁王來朝。隨帶太子劉買。到京。劉買此時年紀尙小。未及成人。太后見了愛子。已是歡喜。又見孫兒同來。愈覺得意。便喚劉買近前。詳細看他相貌。又用手撫弄一回。心中十分憐愛。巴不得他立即娶妻生子。自己得見重孫。何等快樂。因向景帝說知此意。景帝便對梁王道。兒可舉行冠禮。梁王辭道。禮年二十而冠。今兒年幼。未可舉行。景帝口中尙說兒可冠也。梁王不敢答應。過了數日。景帝又對梁王道。兒可娶婦。梁王辭道。

禮云：「三十曰壯有室。」兒尙童蒙。未知爲人父之道。不可強爲娶婦。又過數日。劉買隨父入宮請安。行到宮門。卻將足上所穿之履。不知遺落何處。景帝見了。方纔說道：「兒真年幼。」乃回覆太后。將冠婚之禮暫緩舉行。景帝又問梁王共有幾個王子。梁王答道：「現有五男。」景帝卽下詔。一概拜爲列侯。各賜衣裳器服。西京雜記見

梁王叩頭謝恩。太后見景帝如此親愛梁王。自然更加高興。

一日。景帝與梁王同在宮中。陪侍太后宴飲。酒到半酣。景帝此時未置太子。欲悅太后之意。乃從容對梁王道：「千秋萬歲之後。願將帝位傳之於王。」梁王心知景帝此語。並非出於真意。外面雖然謙言辭謝。內中亦自暗喜。太后聽了景帝之言。正合本心。不覺大悅。不料竇嬰在旁聞說。手持杯酒進上。景帝道：「天下者。乃高帝之天下。漢朝之法。父子相傳。陛下何得傳位梁王。」陛下失言。請飲此酒。

竇太后正在高興。忽見其姪直言諫阻。大拂其意。由此憎惡竇嬰。竇嬰素性伉爽。也將自己官職看得微薄。遂告病回家。太后發怒。除去竇嬰門籍。漢例出入殿門皆有門籍不准入宮朝見。

鼂錯見竇嬰得罪太后免官。朝中更無他人敢與反抗。於是重提前議。先尋得趙王劉遂過失。奏聞景帝。削其常山郡。又發覺膠西王劉卬賣爵作弊。削其六縣。恰好楚王劉戊來朝。鼂錯復查得楚王去年居薄太后之喪。私近婦女。奏請景帝誅之。景帝詔赦其罪。削去東海一郡。鼂錯見連削數國之地。諸侯王並無動靜。自以爲辦事順手。遂與羣臣定議。欲削吳地。早有吳王劉濞所派在京坐探之人。聞此消息。飛報劉濞得知。劉濞前因文帝賜以几杖。不究前事。暫將反謀擱起。自見楚趙膠西地皆被削。早料到吳國也將波及。如今得此報告。正在憤怒。又值

楚王劉戊密遣使者到來。約同起兵。劉濞反謀遂決。意欲聯合各國。同時舉事。但由自己一人爲首。尙恐不濟。素聞膠西王劉卬勇敢好兵。久爲各國所畏。得他出來倡議。便易成事。劉濞乃暗遣中大夫應高。前往膠西。面見劉卬。說道：「近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削諸侯。誅罰日重。古語有云：『舐糠及米。』吳與膠西皆知名之國。一旦被察。不得安枕。吳王身有疾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恐見疑。無以自白。竊聞大王以賣爵小事。致被削地。論理罰不至此。今竟如此。恐尙不止削地而已。劉卬道：「似此爲之奈何。應高道：「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此憂患。願乘時順理。拚棄微軀。以除天下之患。未知大王以爲然否。劉卬瞿然驚道：「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用法嚴急。爲人臣者。惟有死耳。安敢背叛。應高道：「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塞忠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

叛之意。事變已極。頃者彗星竟天。蝗蟲滿地。此乃萬世一時之機會也。大王誠能許諾。吳王卽率楚王。略定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掃治行宮。以待大王。大王幸臨。則大事可定。然後兩主中分天下。豈不甚好。劉卬聽說稱善。應高見劉卬已允。將言回報劉濞。劉濞尙恐劉卬翻悔。於是自己又裝作使者。親往膠西。與劉卬面行定約。膠西羣臣聞知此事。進諫劉卬道。諸侯之地。不能當漢十分之二。大王謀爲叛逆。致遺太后之憂。甚屬非計。如今承事一帝。尙覺不易。假使事成。兩主分爭。爲患益大。劉卬不聽。遂遣使往約齊趙。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等國。當日各國多遭削罰。人人震恐。怨恨鼂錯。今得膠西來使約會。遂皆許諾。

吳王劉濞既得各國允從。日夜訓練兵卒。部署將士。籌備器械糧餉。尅期舉事。此時朝廷已議定削奪吳國會稽豫章。

郟治在今江
 南昌縣

二郡之地。迨至削書到時。劉濞已先起兵。盡殺朝廷所置官吏。下令國中道。寡人年六十二歲。身自爲將。少子年十四歲。亦爲士卒之先。凡國中男子。年紀上同寡人。下同少子者。皆當從軍征進。於是調集全國士衆。得兵二十餘萬人。又遣使分往閩東、越、乞、兵。原約各國。聞得劉濞起兵消息。亦皆響應。未知成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吳王遣使告諸侯

七國連兵討鼂錯

話說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吳王劉濞稱兵於廣陵。原約各國。如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聞信。亦同時起事。

說起楚王劉戊。乃元王劉交之孫。先是劉交少好讀書。曾與魯人穆生、白生、申公。一同學詩於荀卿門人浮丘伯。及秦始皇下令焚書。劉交與穆生等。拜別浮丘伯。各自歸家。後來劉交立爲楚王。遂

用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優禮相待。劉交因穆生等素不飲酒。



說道。吾今可以去矣。醴酒不設。王之意已怠。若不去。將爲楚人所

每遇宴飲。必爲
 穆生等特設醴
 酒。也。甜酒。及劉交
 身死。傅子夷王
 郢客。至孫劉戊
 嗣位。皆與從前
 無異。一日。劉戊
 置酒會客。忽然
 忘卻設醴。到得
 罷酒。穆生退出

辱。遂卽稱病。高臥不起。申公與白生聞說。穆生臥病。特來看視。問知其故。因強勸道。汝何不念先王之德。今王一旦小小失禮。何足介意。穆生道。易經有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優加禮貌於吾三人者。本因重道之故。今竟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難與久居。吾豈但爲區區之禮乎。於是謝病而去。

申公白生見挽留穆生不住。只得聽之。二人心中。皆以爲穆生太覺拘執。自己遂仍留事劉戊不去。誰知劉戊享國日久。漸肆淫暴。如今因罪被削東海一郡。暗自憤怒。因遣使到吳。與之通同謀反。申公白生聞信進諫。劉戊不但不聽。反惡二人多言。處以胥靡之刑。其刑乃用鎖鍊將二人連繫一處。身服赭衣。罰使立在市上。舂米。二人至是始服穆生之先見。自己追悔。卻已遲了。

又有元王之子休侯劉富。乃劉戊叔父。聞知此事。亦使人來諫。劉

戊劉戊大怒說道。叔父若不與吾同心。吾將來起兵。便當先取叔父。來人回報劉富。劉富大懼。遂與其母奔往長安逃避。

劉戊既聞吳王劉濞起事。便欲發兵。旁有丞相張尙。太傅趙夷吾。上前苦諫。劉戊不聽。竟將二人殺害。尅期出兵。與吳連合。此時趙王劉遂亦殺其丞相建德內史王悍。領兵駐在趙國西界。欲待吳楚兵到。與之會同前進。一面遣使前往匈奴。請其派兵相助。餘如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等。亦一律響應。獨有齊王劉將闔忽然翻悔。不肯與之聯合。又濟北王劉志。因城壞未修。却被其國郎中令將王刼住。發兵堅守。以此不得如願。

當日天下諸侯王。共有二十二國。卽吳楚燕趙齊城陽濟北菑川濟南膠西膠東淮南衡山廬江梁代河間臨江淮陽汝南廣川長沙是也。此次起兵。僅有吳楚趙菑川濟南膠西膠東七國。齊與濟

北背約中變。城陽國小不與其謀。此外梁代二王皆文帝之子。河間臨江淮陽汝南廣川長沙六王皆景帝之子。當然不肯附和。尙有淮南衡山廬江三王皆淮南厲王劉長之子。劉長前被文帝徙往蜀地。途中餓死。劉濞料其三子定想報復父仇。又長沙王吳芮傳至玄孫吳產身死無子國除。景帝將長沙封其子劉發。吳芮有二庶子皆爲列侯。不得嗣立爲王。劉濞亦欲誘之同反。於是發遣使者分往各國致書。其書寫道。

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卽謂吳庶子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

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寡人

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也。當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

西走蜀漢中告越。言越地北當長沙。因王子定之。楚王淮南三

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膠西膠東當川濟南本齊。與趙王定

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

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

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

髓。欲壹有所出。謂發兵。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

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

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

凡皆爲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

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他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外於更舊與爵之邑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

吳使者奉書到了淮南。淮南王劉安將書閱過。念起父仇。便召其相商議。意欲發兵助吳。其相見劉安意決。自知力爭無益。因想出一計。假意說道。大王必欲與吳響應。臣願爲將。劉安見說甚喜。遂將兵事交付其相。其相既掌兵權。反將淮南邊境。派兵固守。劉安受欺。束手無策。吳使者又到衡山廬江二處。衡山王劉勃。一心爲

漢辭絕來使。廬江王劉賜得書之後，雖不發兵，卻常與南越通使。意在坐觀成敗。於是劉濞所致三國之書，皆無效力。吳芮庶子更不待言。

劉濞遣使發書之後，自率大兵西渡淮水。大將田祿伯獻計道：大兵屯聚西行，不出奇計，難以成功。臣願得五萬人，別沿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西入武關，與大王相會。此亦一奇也。劉濞欲從其計。太子駒諫道：王以反叛爲名，兵權不可假手他人，恐他人得兵，亦將叛王爲之奈何。且分兵而去，前途利害不可豫測。徒自受損。劉濞見說乃止。又有少將桓將軍對劉濞道：吳多步兵，步兵利於險阻。漢多車騎，車騎利於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必留攻，一直疾驅。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之粟，據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不入關，天下已定。今大王若一路徐行，略定城邑，待得漢軍車騎馳至梁

楚之郊。大事去矣。劉濞將言徧問諸老將。諸老將皆道。此人年少。可使臨陣破敵。安知大計。劉濞遂又不用桓將軍之言。引兵渡過淮水。恰遇楚王劉戊率衆到來。兩軍會合一處。直向梁地而進。此時膠西膠東菑川濟南四國。因齊王背約。合兵圍攻臨淄。齊王劉將闔發兵堅守。早有人將七國反書。傳到長安。景帝聞信大驚。急聚朝臣商議。未知景帝如何處置。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亞夫竇嬰同拜將 袁盎鼂錯兩相仇

話說景帝三年春正月。吳楚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趙七國。舉兵造反。警報傳至長安。景帝聞信大驚。急聚朝臣。會議出兵征討。鼂錯上前奏道。吳楚等存心造反已久。今又連合七國。其勢甚大。此次出兵征討。非數十百萬之衆。不易蕩平。兵數旣多。若但委任羣臣。恐不可信。以臣愚見。不如御駕親征。臣願留守長安之地。至敵兵

新起其勢甚銳不可輕敵。

徐盱在安縣。

僮泗在安縣。

僮泗在安縣。

一帶之地不妨棄

以與吳。我兵堅守滎陽。以逸待勞。可獲全勝。景帝見說。暗想當此

事急。要我自己親臨前敵。冒著危險。他反自圖安穩。留守關中。明

是懷有私意。因此心中不悅。又念羣臣之中。豈無一二可靠之人。

使之領兵。何必要我親往。沈思良久。忽記起文帝臨終曾說周亞

夫可使爲將。遂不用鼂錯之言。下詔將中尉周亞夫升爲太尉。統

轄三十六將軍。尅日出兵。往征吳楚。周亞夫受命而去。

景帝又念及齊趙二處。亦須遣兵前往。惟是統將甚難其人。朝中

諸將除周亞夫外。未可信任。只好就宗室及外戚中選擇。但選來

選去。僅有竇嬰一人。最爲適宜。此時竇嬰久已免官家居。景帝遂

卽遣使往召。竇嬰聞命。隨了使者入宮。景帝一見竇嬰。温言撫慰。

具述自己意思。欲命爲將。竇嬰生性褊狹。心想太后主上一向將

我冷落。如今事急。方來求我。我豈輕易由人播弄。於是賭氣辭道。臣材力薄弱。不能勝此大任。乞陛下另選賢才。景帝道。吾思之已久。除君之外。更無他人。望勿推辭。寶嬰仍執定不肯答應。適值寶太后也在座上。知得寶嬰意思。心中追悔。不該將姪得罪。除其門籍。致使懷恨。不願效力。欲待向他謝過。口中又說不出。因此對著寶嬰。不免露出愧色。景帝見此情形。也知寶嬰有意與太后爲難。此時由他發作。也就足意。因說道。國事正在危急。王孫寶嬰豈可固讓。寶嬰見景帝言詞激切。方始依允。太后也覺歡喜。景帝乃拜寶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寶嬰保薦欒布等人。景帝皆拜爲將軍。因命曲周侯酈寄領兵擊趙。欒布領兵救齊。使寶嬰進屯滎陽。監督兩路軍馬。

寶嬰既受將印。帶了所賜千金。回到家中。便命將金陳在廊廡之

下自己坐在堂上。辦理軍務。預備出征。每遇軍中將士因事來見。竇嬰便命其自己酌量。目下要用若干。儘管自向廊下。取去應用。直待金盡方止。並無一金入家。以此將士感激。盡皆踴躍用命。竇嬰見諸事完備。擇定吉日。將要起行。當晚忽報袁盎前來求見。竇嬰傳言請入。原來袁盎自從卸了吳相之任。家居無事。卻值鼂錯爲御史大夫。素來與之有隙。探知袁盎曾受吳王財物。遂遣屬吏究治其事。欲將袁盎辦罪。景帝念袁盎久事文帝。算是舊臣。下詔赦爲庶人。袁盎因此得免。及至七國反報傳來。鼂錯又想藉此重行報復。乃對屬吏道。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蒙蔽。言其不反。如今果反。諒袁盎必知其謀。應卽奏聞主上。將其拏究。屬吏答道。事若未發。先行究治。便可絕其根株。今吳已起兵。縱使追究。於事無益。且袁盎身爲大臣。不宜有謀。鼂錯本意挾嫌欲害袁盎。今聞屬

更此說。恐被猜破心事。因此遲疑不決。卻有旁人聞知此語。急來報與袁盎。袁盎已是驚弓之鳥。聞言大恐。心想鼂錯不知何故。與我死作冤對。前此遭其搆陷。幾乎性命不保。如今又要無風起浪。愈思愈覺可恨。眼見得我與他勢不兩立。他既存心害我。說不得我也設計害他。不如趁他未曾下手。先發制人。一時心急智生。想得一計。要入朝面見景帝。但苦無人介紹。忽然想到竇嬰。前與鼂錯爭議。種下嫌隙。如今新拜大將軍。爲景帝所倚重。自己又與之素來交好。正可託他引進。袁盎想定主意。見天色已晚。卻因事不宜遲。便乘夜來訪竇嬰。

袁盎見了竇嬰。並不提起鼂錯。但說自己前爲吳相。深知吳王謀反之故。事關機密。願入朝面奏。請先向主上陳明。竇嬰應允。次日入朝。奏聞景帝。景帝命召袁盎入見。袁盎奉召到時。卻值景帝正

與鼂錯商議調撥兵餉之事。二人素不見面。驟然相遇。不覺俱喫一驚。因在御前。不便迴避。但仇人相對。未免難以爲情。彼此暗自咬牙切齒。景帝何曾知他二人有隙。又兼軍務正忙。無暇留意。一見袁盎卽問道。君嘗爲吳相。亦知吳將田祿伯爲人否。今吳楚造反。以君意料。將來事勢成敗如何。袁盎應聲對道。陛下不必憂慮。吳楚指日可破。景帝見說。又問道。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招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非計出萬全。豈肯妄動。今君何以知其無能爲也。袁盎道。吳固有銅鹽之利。然安得豪傑爲彼招誘。若使果得豪傑。亦將輔以道義。不復謀反。吳所招誘。大抵無賴子弟。亡命姦人。所以煽惑爲亂。景帝未及開言。鼂錯立在旁邊。聽袁盎對著景帝說了許多言語。心中生厭。但望景帝立時命他退去。遂故意用言打斷道。袁盎所料甚是。誰知景帝因見鼂錯也贊成袁盎之

語。便又向下問道。如今計將安出。袁盎暗想。主上問到本題。正好實行其計。偏礙著鼂錯在旁。不便說出。因請景帝屏退左右。景帝便命左右近侍。一概避開。獨有鼂錯一人侍立不去。袁盎見鼂錯仍在心中發急。便對景帝道。臣所言之事。人臣皆不得知。景帝見說。遂命鼂錯暫避。鼂錯聞命。不得已走到殿之東廂。



心想我是主上最親近之人。如今連我都要迴避。到底不知他說甚言語。但覺自己仇人。反得主上親近。心中甚是恨恨。

袁盎四顧無人。方對景帝低聲說道。吳楚造反。彼此有書往來。皆言高皇帝封王子弟。各有一定分地。今賊臣鼂錯擅行謫罰諸侯。削奪其地。所以起兵。意在共誅鼂錯。各復故地。爲今之計。獨有立斬鼂錯。發使盡赦吳楚七國之罪。並還其地。則兵可不血刃而罷。景帝聽了。暗想我因七國有心謀逆。故不得已而用兵。若使七國本意不過如此。我又何妨依從。落得省事。於是默然良久。又問袁盎道。此計究竟如何。如果行之有效。我何愛一人以謝天下。袁盎被問。自念斬了鼂錯。七國未必便肯罷兵。不過我自爲復仇起見。故獻此策。若要我包他有效。如何便敢承任。因對道。以臣愚見。想得此策。尙望陛下熟思而行。景帝見說。點首無語。遂囑袁盎回家。

祕密收拾行裝。預備奉使起程。但暫時勿令外人知悉。袁盎受命退出。自去行事。

鼂錯直待袁盎退出。復到御前。計議軍務。心想袁盎適纔與主上密語多時。究竟所說何事。無從知曉。又不便向景帝動問。景帝此時已存心要殺鼂錯。自然也不告知。原來景帝天性猜忍。又怕動兵。自從聞了七國反信。見他來勢頗大。未免擔著驚恐。偏值鼂錯獻計。要他御駕親征。自願居守。景帝已是不悅。如今聽了袁盎之言。以爲歸罪鼂錯。便可息了兵戈。明知鼂錯無罪。一時要想將他塞責。也顧不得許多。因此景帝遂含含糊糊。竟將鼂錯殺死。欲知鼂錯如何被殺。且聽下回分解。

宋 人 芬 樓 精 印 小 說

宋 人 小 說 類 多 所 著 類 記 事 文 史 考 證 或 經 史 亦 詳 實 足 以 增 進 閱 者 之 文 思 向 來 單 行 不 易 購 取 此 類 小 說 均 為 舊 本 及 精 鈔 本 尤 加 付 梓 請 諸 君 有 意 購 者 請 向 本 館 接 洽 不 誤 此 佈

塵	默	脚	東	仇	蘇	稽	玉	齊	梁	老	氏	邵	邵	河	春	涑	歸	燈
			坡	池	黃		照	東	谿	學	開	氏	南	南	涑	水	田	下
		氣	志	筆	門	神	新	野	漫	庵	見	見	見	紀	紀		開	
					龍					筆	後							
史	記	集	林	記	志	錄	志	語	志	記	錄	錄	錄	聞	聞	錄	談	
王	王	車	蘇	蘇	蘇	徐	王	周	費	陸	邵	邵	邵	何	司	歐	佚	
得	鉅	若	軾	軾	轍	鉉	明	密	衰	游	博	伯	伯	遜	馬	陽	名	
臣		水					清	四	册	册	册	温	温	册	光	修		
								一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四	三	二	五	二	四	五	四	三	五	五	九	七	二	九	二	二	二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雲	夷	夷	夷															
麓	堅	堅	堅															
漫	三	支																
鈔	志	志	志															
趙	洪	洪	洪															
彥	邁	邁	邁															
衛																		

下列四種不日出版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永泰黃士恆著

前漢演義

編上

第五冊

前漢演義

第五十二回 鼂錯朝衣斬東市 亞夫堅壁老吳師

話說景帝自聽袁盎之言。想了十餘日。方始決計。但欲殺鼂錯。先須定個罪名。論起鼂錯。本來無罪。此次不過要借他向七國解說。免動刀兵。但若照七國所宣布罪狀。將他殺死。又恐事後七國仍然不肯罷兵。豈不惹人恥笑。况削奪各國土地。雖由鼂錯發議。原是自己決斷施行。不能全怪鼂錯。景帝卻記起鼂錯前曾獻議親征。便就此事。栽他一個罪名。又不便說是自己意思。暗地遣人通知丞相中尉等。使其出頭劾奏。於是丞相青陶中尉嘉不廷尉其聯名劾奏鼂錯道。吳王反逆無道。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鼂錯。議以爲兵數衆多。羣臣不可信。陛下宜自臨前敵。使錯居守。又徐僮之旁。吳所未得之地。可以與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意欲

離間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與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腰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景帝得奏。立即批准。景帝既已祕密定了鼂錯罪名。待要明白宣布。將他正法。又自念實對鼂錯不住。若使鼂錯聞知。定然心中不服。也要將景帝隱情宣露於外。惟有使他死得不明不白。方免許多周折。遂喚中尉近前。密囑如此如此。不可有誤。中尉奉命。乘車持節。直到御史府中。傳景帝命令。說是有緊要事件。令鼂錯即與中尉同車入朝。此時鼂錯正因辦理軍務。日夜忙碌。何曾知有此事。今聞中尉來召。遂連忙穿了朝服。出外登車。中尉見鼂錯上車。卻暗地囑付御者。揚鞭逕向東市而去。鼂錯見不是入朝之路。心中生疑。正待動問。早已行到東市。車忽停住。中尉喝令左右。將鼂錯拏下。不由分說。便就東市行刑。鼂錯死時。身上尙穿朝服。中尉既殺鼂錯。回見景帝。

覆命。景帝方將鼂錯罪狀宣布於外。又命將鼂錯家族一律收捕斬首。

先是鼂錯更定法令。議削各國之地。消息傳到各國。一時議論譁然。盡皆怨恨鼂錯。鼂錯之父本在原籍潁川居住。聞信大驚。急忙趕到長安。一見鼂錯。便說道。主上新卽位。汝爲政用事。專喜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以致衆口囂囂。歸怨於汝。汝又何苦如此。鼂錯見說答道。此乃當然之事。不如此則天子不尊。宗廟不安。其父長歎道。劉氏固安。鼂氏危矣。吾今別汝去矣。遂回到潁川。自服毒藥而死。臨死時對人說道。吾不忍見禍及身後。不如早尋一死。反覺乾淨。鼂錯之父死了十餘日。七國便反。如今鼂錯竟遭族誅。果應了其父之言。論起鼂錯爲人。也算是盡忠王室。不避勞怨。只因一念苛刻。遂至無辜枉死。禍及家族。清謝啟昆有詩詠鼂錯道。

刻深學本出申商家。令才多號智囊。兵事上言操國要。農田立法實邊疆。諸侯削地謀誠善。東市行刑義可傷。劉氏雖安鼂氏滅。城陽中尉識忠良。

景帝既殺鼂錯。遂一依袁盎之計而行。拜袁盎爲太常。又以吳王劉濞弟劉廣之子德侯劉通爲宗正。一同奉使前往吳國。告知已殺鼂錯。盡復各國被削之地。諭令卽日罷兵。說起太常職掌宗廟宗正管理屬籍。景帝特授二人以此官職。命爲使者。其意以爲此行乃奉宗廟之意思。聯親族之情誼。一心希望吳王劉濞能俯首聽命。罷兵息事。袁盎明知劉濞不肯順從。此去甚是危險。但景帝既聽其言。殺死鼂錯。替他報仇。暗自快意。况又是自己所獻之策。勢難推辭。遂與劉通起程同往。

當日周亞夫奉命東征。檄調各地兵隊。尅期聚集滎陽。聽候調遣。

自己率同諸將。乘坐驛車六輛出發。行至灞上。忽有一人攔住車前。說道：將軍此去東征吳楚。戰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事關重要。未知能否聽臣一言。亞夫見說。連忙下車。與其人爲禮。動問姓名。其人說是姓趙名涉。亞夫因問其說。趙涉道：吳王富有錢財。暗地蓄養許多死士。爲日已久。今聞將軍出兵。必先遣甲士埋伏於殺鵓。殺鵓北殺東接灑池鵓故稱殺鵓鵓山在今河南洛寧地險阻之處。預備半途截殺。將軍不可不防。且兵事尤貴祕密神速。將軍何不從此繞道右行。由藍田出武關而抵雒陽。不過稍遲一二日。於是直入武庫。鳴鼓聚兵。諸侯聞之。出其不意。以爲將軍乃從天而下也。亞夫依言而行。既至雒陽。遣派兵隊。前往殺鵓一帶搜查。果然搜出吳國伏兵。盡數擒來報功。亞夫心想。幸喜聽從趙涉之計。不然幾遭暗算。於是奏聞景帝。請以趙涉爲護軍。

亞夫素聞雒陽有個大俠。名爲劇孟。此次一到雒陽。便訪問劇孟消息。及至左右尋得劇孟來見。亞夫一見劇孟。心中大喜道。七國

謀反。吾乘坐

驛車。一路懷

有戒心。誠不

自料竟能安

抵此處。又以

爲敵人己得

劇孟。今劇孟

安然不動。吾

據滎陽。滎陽

以東。安穩無患。可笑吳楚欲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



矣。原來劇孟生平行事與魯國朱家大相類似。手下黨羽甚多。布
 滿河南一帶。爲人性好賭博。常與少年相聚遊戲。其母死時。自遠
 方前來送喪之車。不下千輛。如今吳楚起兵。若先使人與劇孟聯
 絡一氣。只須他一動足。河南一帶立時響應。所以亞夫身爲大將。
 得了一個劇孟。便似得一敵國。也可想見當時遊俠勢力之大。
 亞夫旣得劇孟。料得此間可保無事。於是起行前往滎陽。此時各
 路兵隊都已到齊。亞夫統領大兵。進至淮陽。今河南淮陽縣忽報梁王劉
 武遣使前來告急。原來吳楚合兵侵入梁地。梁王遣兵拒之。戰於
 棘壁。梁兵大敗。死者數萬人。吳兵乘勝而前。梁王續發兵隊迎戰。
 又被擊敗。梁王大恐。堅守睢陽。梁部故城在河南商丘縣南日夜盼望朝廷發
 兵前來救援。今聞周亞夫爲將。故特遣使催促進兵。亞夫得信。因
 問其父門客鄧尉道。計將安出。鄧尉道。敵兵新來。其鋒甚銳。不可

與爭。惟是楚人輕躁。不能持久。爲將軍計。不如移兵進駐昌邑。

城故

在今山東金鄉縣西北

深溝高壘。堅守不動。一任吳楚與梁相持。吳兵見梁

無援。必盡銳攻之。將軍卻遣輕騎。扼淮泗之口。斷其糧道。待吳兵

糧食不繼。然後以全力制之。破吳必矣。亞夫稱善。遂引兵駐紮昌

邑。梁王連遣使者求救。亞夫均辭絕不允。梁王由此大怨亞夫。不

得已。又遣使前往長安。懇知景帝。景帝下詔命亞夫救梁。亞夫不

肯奉詔。暗地卻遣弓高侯韓頽當。率領輕騎。從間道抄到吳。楚兵

隊後面。斷其糧運。梁王見亞夫終不肯救。心中無法。只得拚命固

守。又選得韓安國、張羽二人爲將。韓安國字長孺。梁人。張羽卽此

次死事楚。相張尙之弟。安國生性持重。張羽勇敢善戰。以此方能

阻住吳兵。不使前進。

吳王劉濞與楚王劉戊。連勝梁兵數陣。甚是高興。忽報亞夫兵到。

淮陽正擬分兵迎敵。又聞亞夫移駐昌邑。按兵不動。不肯救梁。劉濞大喜。以爲亞夫膽怯。不加防備。率衆併力攻梁。卻遇梁將韓安國張羽領兵拒敵。戰了數陣。彼此互有殺傷。一日劉濞與劉戊坐在中軍。忽報朝廷特遣太常袁盎宗正劉通前來。劉濞因劉通是他胞姪。便命其先行入見。欲知劉通入見情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論鼂錯鄧公鳴冤

救袁盎從史報德

話說吳王劉濞聞說朝廷特遣袁盎劉通二人到來。不知是何意思。因劉通是他胞姪。命其先行入見。劉通進到中軍。見了劉濞。具言朝廷俯從七國之意。業將鼂錯正法。並歸還各國所削之地。兩下各自罷兵。請卽出營拜受詔命。劉濞見說笑道。我今已爲東帝。更向何人下拜。劉濞既不肯聽從朝命。心想劉通是我姪兒。容易

打發。只有袁盎。雖曾爲吳相。本是舊臣。然其人素有口才。出語犀利。我若見他。不免多費唇舌。反恐辯他不過。不如不見爲妙。又因袁盎前爲隴西都尉。愛惜士卒。部下皆願替他效死。值此戰爭之際。若得此人歸降。必然有裨軍事。於是下令將袁盎留在軍中。遣人傳達己意。欲命爲將。袁盎不聽。劉濞又遣人百端刼制。袁盎此時惟有安排一死。毫不爲動。劉濞見袁盎誓死不從。心中大怒。遂命一都尉領兵五百人圍守袁盎。意欲將他殺死。

景帝自遣袁盎劉通去後。滿望吳王依言罷兵。早日議和。誰知一去許久。並無消息。正在盼望。一日忽報謁者僕射鄧公求見。並上書言兵事。鄧公乃成固。

城今陝西固縣人。

此次從周亞夫擊吳楚爲將軍。

適因事由軍中回京。景帝命其入見。鄧公具報軍情已畢。景帝因問道。君此次從軍中來。諒聞得鼂錯已死。吳楚能否罷兵。鄧公見

問答道。吳王蓄謀叛逆。已數十年。此次適遇削地。遂發怒舉兵造反。只因師出無名。故藉口欲誅鼂錯。其實意不在錯。不意陛下竟將鼂錯殺死。臣恐天下之士。從此拊口不敢復言。景帝見說。急問其故。鄧公道。鼂錯因慮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其地以尊京師。此乃萬世之利。誰知計謀始行。竟遭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景帝聞言大悟。此時悔已無及。不覺長歎一聲。說道。君言甚善。吾亦自恨不應如此。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又過一時。宗正劉通回來覆命。說吳王不肯奉詔。袁盎被囚軍中。自己得脫歸報。景帝益服鄧公明於見事。又聞袁盎被囚。雖屬禍由自取。但因其不肯降吳。景帝亦憐其忠。此時無法救回。只得聽之而已。

袁盎被五百人圍守軍中。欲待乘機逃走。無奈防範甚嚴。兵士晝

夜輪流梭巡。如何得脫。正在危急之際。忽來一個救星。先是袁盎為吳相時。有一從史。屬吳官相與袁盎侍兒私通。卻被袁盎察知。並不發作。仍同舊日一樣待遇。



偏是有人往告從史道。相公已知汝與侍兒私通。若不速逃。且將治汝之罪。從史大恐。連忙依言逃走。袁盎聞信。不及呼喚御

者。自己親自驅車追之。竟將從史追回。用言撫慰一番。並出侍兒賜之。仍命其照常辦事。從史因此感激袁盎。念念不忘。此次吳王派遣都尉圍守袁盎。恰好從史即在都尉部下。充當司馬。便想趁此時救出袁盎。報答恩德。無奈軍中耳目衆多。一時未能下手。欲待近前與袁盎說明。使他安心等候機會。又恐被人察覺。漏洩風聲。反爲不美。只得裝作不識。暗地自行算計。

其時正值正月。天氣寒冷。司馬心想。惟有用酒灌醉守卒。方可救出袁盎。偏又手邊錢財無多。不得已盡將隨身衣物變賣。湊得一筆錢文。向外間買了兩石醇酒。司馬屈指一算。同伴共有五百人。若要個個將他灌醉。再加五六倍之酒。尙恐不敷。如今只得兩石。若使五百人分飲。每人僅得四合。安能使醉。要想再行買湊。囊中更無餘錢。弄得不尷不尬。如何是好。忽又想起五百人。係散在四

面八方團團圍守。如今只須灌醉數十人。尋個出路。便可逃走。此酒已足。醉數十人。無須再買。司馬想定主意。將酒藏好。待到一日。天上降下大雪。一班兵士。蜷伏帳棚之內。凍得個個體僵。面無人色。司馬自己住在西南角上。到了黃昏時候。便取出兩石酒來。將甕打開。喚集同伙數十人。一齊飲酒。一班伙伴。正在飢寒交迫之際。加以口中又渴。忽聞酒香撲鼻。喉中已是作癢。一聞司馬請他同飲。個個歡喜異常。各把大碗前來斟取。彼此東一碗。西一碗。不消片刻。竟將兩石醇酒。飲得點滴毫無。一衆都喫得爛醉。又見天色已晚。此時也顧不得看守責任。各人展開被褥。倒頭便睡。司馬見各人都已睡熟。悄悄走近袁盎身旁。將他喚起。密語道。君可趁此逃走。吳王已定明日斬君。遲恐無及。袁盎見了司馬。卻不認識。只因相隔數年。早已忘懷。一時無從記憶。以爲我與他素昧

生平忽來喚我逃走。莫非是計。因此心中不信。便問道：君是何人。何爲如此。司馬見問。具道情由。袁盎何曾想到此人。聞言反喫一驚。定睛細看。果然不錯。暗想：難得他不忘舊情。臨難相救。但我也須替他打算。豈可但顧自己。遂向司馬辭謝道：感君厚意。惟是君有老親。我何苦累君。司馬道：君儘管放心前去。臣亦逃走。並將吾親藏匿。不致遇害。君可勿慮。因催促袁盎道：事不宜遲。卽此請行。袁盎見是雪夜。道路難行。便著上雙履。隨同司馬。走到西南角上。只見一班兵士。縱橫臥滿地上。酒氣撲鼻。鼾聲如雷。竟無一人醒覺。司馬與袁盎心中暗喜。但要逃走。須從大衆身上越過。若偶不留意。誤觸其身。致將其人驚醒。豈不誤事。二人到了此時。並無別法。只得提心弔膽。冒著危險。一步步輕輕跨去。到得營帳近旁。司馬拔出刀來。將營帳割開一條大縫。鑽了出去。袁盎隨後跟出。二

人到得營外。司馬指著一條去路。對袁盎道。由此前往。可達梁營。恕臣不能相送。於是二人道聲珍重。各自分手而去。

袁盎見司馬已去。便依著所指之路而行。此時手中尚持漢節。因恐被人撞見。便將節旄解下包好。放在懷中。足上蹬著木屐。趁雪光一路行去。卻喜並未遇見吳兵。袁盎一夜不曾歇足。行了七十里。天色微明。回望吳營。相離已遠。袁盎始覺放心。但是冒寒疾走。覺得全身麻木。腹中飢餓。人已十分困乏。兩足又腫大如椎。沈重難舉。更莫想移他一步。此時若有追兵到來。也只得束手受縛。袁盎立了片刻。忽見前面來了一隊馬兵。袁盎心中喫驚。詳細觀看。卻認得是梁國軍隊。不覺喜出望外。待得馬兵行近。袁盎向他述明原因。梁兵見是漢使。由敵軍逃回。便備了一匹馬。與之騎坐。遣人送回梁營。袁盎在梁營安歇數日。身體平復。便回到長安。來見

景帝。景帝見袁盎竟得逃回。也就歡喜。用言慰勞一番。命其仍供舊職。

當日吳營中自袁盎逃後。直至次早。方纔發覺。報與吳王劉濞得知。劉濞大怒。卽將醉卒辦罪。一面遣兵追趕。已被袁盎走脫。劉濞見逃了袁盎。又連日與梁兵交戰。未能獲利。心中悶悶不樂。一日忽有探卒報說。周亞夫遣兵截住淮泗路口。斷絕我軍後路。將運來糧草。全數刼去。劉濞聞報大驚。未知劉濞作何打算。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闖吳營灌夫復仇 走丹徒劉濞被殺

話說吳王劉濞聞說周亞夫遣兵斷其糧道。心中大驚。自念梁地攻擊不下。久駐此間。一旦糧竭。後無退路。如何是好。欲待舉兵西進。又因梁地各城防守甚密。不敢深入敵境。尋思無策。惟有率衆

往迎周亞夫之兵。與之決一死戰。劉濞計定。遂傳令即日移營北去。一路行至下邑。卻與周亞夫兵相遇。原來亞夫早料吳楚攻梁不下。一定起兵北來。故特進駐下邑。今聞吳楚兵到。亞夫知其遠來氣盛。軍中糧少。利在速戰。遂命將士堅壁固守。不得輕動。吳王劉濞三番五次。遣兵前來索戰。亞夫只是按兵不出。兩軍相拒十餘日。未曾交戰一次。劉濞與劉戊商議。要想退兵。又恐亞夫隨後追襲。不得已遂遣兵來攻亞夫營寨。亞夫嚴加防守。吳楚之兵攻打幾次。始終不能取勝。

一夜亞夫軍中。忽傳說敵人前來劫營。一時將士驚擾。以爲吳兵已入營內。黑暗之中。無從辨認。彼此自相攻擊。喧擾之聲。直達中軍帳下。亞夫知是訛言。力持鎮定。堅臥不起。傳出命令。飭各營將士各歸行伍。無得慌亂。少頃也就安靜無事。亞夫由此夜間防備

愈嚴。不過數日。吳楚兵隊。果然前來劫寨。只因吳王劉濞見日間不能取勝。便想出此計。冒險而行。當晚劉濞先遣一軍。虛張聲勢。由東南方進攻亞夫營寨。自與楚王劉戊各率大隊精兵。攻其西北。亞夫早有準備。聞得東南方面殺聲震地。暗想黑夜劫營。必須悄悄進兵。乘人不備。方能取勝。豈有擂鼓吶喊。反使人知之理。此必吳王詭計。要想誘我盡力防備東南。他卻由西北乘虛而入。想罷。遂傳下命令。將大隊人馬。調到西北防守。及至劉濞劉戊率兵到時。已是守備完固。攻打不入。只得退回。計點兵隊。反折了許多人馬。劉濞與劉戊收兵回營。心中懊喪不迭。

又過數日。周亞夫料得敵軍糧食將盡。士卒大半倦怠。遂下令出兵攻之。劉濞劉戊率眾迎敵。兩下交戰良久。漢軍校尉灌孟奮勇陷陣。匹馬當先。漢兵大隊隨之湧進。吳楚軍隊抵敵不住。大敗而

退。灌孟竟死於陣。

灌孟本姓張氏。乃潁陰人。先爲潁陰侯灌嬰舍人。甚得寵幸。薦於高祖。官至二千石。張孟感激灌嬰知遇之恩。遂冒姓灌氏。此次灌嬰之子潁陰侯灌何奉命爲將軍。隨同周亞夫出征。欲邀灌孟與之同往。灌孟年老家居。不樂從軍。卻被灌何極力懇請。灌孟卻之。不過只得允從。並帶其子灌夫。到了軍中。灌何遂命灌孟爲校尉。灌孟居在軍中。日常鬱鬱不樂。及至臨陣。拚命向前。竟死敵手。漢軍取得尸首回營。灌夫聞信。抱著父尸。大哭不止。旁人見了。俱覺傷感。一同上前解勸。備了衣衾棺槨。將灌孟殯殮。潁陰侯灌何自悔不該邀同灌孟前來。今見灌孟已死。便勸灌夫送其父喪回京。原來漢法。父子二人同在軍中。若有一人死亡。其生存者。例許送喪回去。灌夫心痛父死。日夜涕泣。聞得灌何相勸。那裏肯聽。奮然

說道。願取吳王或吳將首級。以報父仇。方始甘心。於是身披盔甲。手持畫戟。帶了家奴十餘人。又向軍中邀請平日交好壯士數十人。騎上戰馬。同往吳軍。決一死戰。灌何阻止不住。及出得營門。灌夫檢點人數。除自己家奴外。隨來壯士僅有兩人。其餘不知何往。灌夫知道衆人畏懼吳軍。不敢相從。只得由他。此時灌夫一心記著父仇。勇氣百倍。策馬前進。到了吳營之前。十餘人發一聲喊。奮



力殺進。灌夫怒馬當先。殺入敵營。東衝西撞。如入無人之境。吳軍將士被他殺傷數十人。一直衝至坐旗之下。卻遇吳軍大隊阻住。不得前進。彼此鏖戰良久。終因衆寡不敵。十餘騎死亡。將盡。灌夫戰到力竭。只得撥馬而回。吳軍將士人人畏其勇敢。不敢追趕。灌夫回到營中。隨身只餘一騎。自己身受重傷。十餘次。血滿戰袍。衆人爭來看視。盡皆歎服。遂將灌夫扶入後營。養病。並請軍醫診治。灌夫受傷過重。已是奄奄一息。卻好軍中備有治創良藥。價值萬金。用以敷治。方得不死。過了數日。灌夫傷勢稍愈。行動如常。又向將軍灌何請道。吾前次殺入吳營。熟知敵軍曲折。今願再往。定要取得吳將之首。報復父仇。灌何服其膽大。並感其孝心切摯。將言撫慰。勸其勿往。灌夫執定不肯。灌何心恐灌夫此去有失。急來告知太尉周亞夫。亞夫聞言也爲動容。卽遣人將灌夫召到。極力勸

阻。灌夫無法。只得依允。此事傳說出去。一時衆口爭加贊歎。灌夫由此名聞天下。

當日吳王劉濞戰敗之後。復遭灌夫率領十餘騎。前來踏營。出其不意。倉皇迎敵。死了數十人。竟被灌夫走脫。全軍爲之喪氣。加以糧食不敷。連日以來。將士竟有因飢而死者。亦有私自逃亡者。劉濞自知立腳不住。於是瞞著衆人。也不通知。楚王劉戊獨自率領心腹壯士數千人。乘夜悄悄出營。撇下大軍。一路東行。渡過淮水。直向丹徒。丹今江蘇縣而去。到得天明。吳營將士聞知吳王已逃。軍中無主。衆心大亂。各自四散。分頭前向亞夫及梁營投降。亞夫將投降兵士安插清楚。卽進兵來攻楚軍。楚王劉戊迎戰大敗。無路逃走。拔劍自殺。部下見王已死。一時投戈棄甲。相率歸降。亞夫大獲全勝。

劉濞逃至丹徒。投依東甌。

東甌故城在今浙江永嘉縣西南。

兵隊說起東甌。其先

君長名搖。曾與閩越王無諸同領越人佐漢伐楚。惠帝時封搖爲

東海王。建都東甌。世人遂稱之爲東甌王。及劉濞起兵。遣使分往

閩粵東甌。請其發兵相助。閩粵王辭絕不允。獨東甌王發兵萬餘

人來援。駐紮丹徒。故劉濞兵敗。特來投奔。一面使人收集逃亡兵

卒。意圖恢復。此時亞夫乘勝略定吳楚之地。聞知劉濞現在東甌

軍中。亞夫暗想夷人素性貪利。遂懸出賞格道。有人能斬吳王劉

濞之頭來獻者。賞以千金。又遣使往見東甌主將。誘以重利。東甌

主將見劉濞勢已窮蹙。自悔此次不該發兵。深恐朝廷討其助逆

之罪。又貪得重賞。於是允了漢使。設計往請吳王劉濞出來勞軍。

劉濞不知是計。慨然前來。東甌主將出其不意。遣人將劉濞殺死。

割下首級。馳驛送到長安獻功。景帝念東甌殺死吳王。不究其罪。

仍加賞賜。吳王太子駒見其父被殺，逃奔閩越而去。先是吳王劉濞起兵之際，所有隨從賓客皆得任用，獨有周丘。乃下邳人，亡命來投吳王。平日嗜酒，不修行檢。吳王心輕其人，不加委任。周丘見自己並無職事，乃入見吳王，說道：「臣以無能，不得效力軍中，今亦不敢別有所求，但願得一漢節，必有以報。」吳王見說，遂命將節與之。周丘既得漢節，乘夜帶了從人，馳入下邳城中。其時下邳已聞吳國謀反，發兵登城守備。因見周丘手持漢節，以爲乃是漢使，放其入城。周丘到了館舍，遣人往請縣令到來相見。預囑從人先爲準備，待得縣令入門，周丘卽喝令從人擊下斬首。於是喚到自己兄弟，與同當地富豪告訴道：「吳王舉事，不日兵到，若與拒敵，必遭屠滅，不如趁其未至，先往投降，可保家室。若有才能，且可取得封侯之貴。」衆人聞說，皆從其計。周丘遂據了下邳，召集

本地子弟得兵三萬人。遣人回報吳王。自己領兵北定城邑。一路收集士卒。及至城陽。有兵十餘萬。城陽中尉聞報領兵迎戰。卻被殺得大敗。周丘正欲乘勝長驅。忽聞吳王敗走。自料無人可共成功。於是心灰意懶。引兵回到下邳。背上忽發一癰。不久身死。吳地遂皆平定。此時竇嬰所監齊趙之兵。亦先後獲勝。欲知齊趙情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遭危急六王自殺 討叛逆七國蕩平

話說當日七國造反。吳楚合兵侵伐梁地。膠西膠東菑川三王因恨齊王背約。領兵合圍齊都臨淄。濟南王亦遣兵相助。併力攻打齊王。劉將閭聞信。發兵登城固守。一面急遣路中大夫前往長安告急。路中大夫奉使。星夜趨行。到了長安。入見景帝。具奏其事。景帝允卽發兵。仍命其回報齊王。囑令堅守。路中大夫受命。立卽起

程回國。

齊王既遣路中大夫去後。四國兵已到了。將臨淄都城圍了數重。架起雲梯。四面攻打。說起臨淄。本是戰國時齊之舊都城。高濠深。急切未易打破。無奈齊王將闔素來未親軍事。眼見四國兵馬。勢如潮湧。殺聲震天。自然日夜擔著驚恐。又盼望路中大夫去了許久。尙無回信。不知漢兵與吳楚對敵勝負如何。能否分兵前來救。但恐漢廷無暇發兵。或是救兵來遲。一旦防守力竭。竟被打破。便連身家性命都不能保。因與大臣商議。密遣使者出城。與各國議和。情願結盟通好。以救目前之急。

齊王與各國議和。尙未定約。恰好路中大夫已由長安回到臨淄。將至城下。遠遠望見刀鎗劍戟。密密層層。圍得水洩不通。路中大夫心想如何方能回報齊王。此時國事危急。說不得只有拚著老

命。冒險前進。計算已定。將馬加上一鞭。風馳而去。看看近城。早被敵人望見。便將路中大夫捉至營中。報知三國主將。主將命帶入見路中大夫。面無懼色。入到中軍帳下。三國主將問道。汝是何人。到此何幹。路中大夫直答道。吾乃齊國路中大夫。奉齊王之命。赴京求救。特來回報齊王。三國主將問道。汝將如何回報。路中大夫便將景帝囑付言語照述一遍。三國主將聽了。說道。汝可反說漢兵已爲吳楚所敗。齊國今應速降。不然城破。必遭屠戮。路中大夫見說。滿口應允。三國主將尙恐是假。又與路中大夫結下盟誓。不得違背。於是遣人將路中大夫引至城下。通知城上之人。傳請齊王相見。路中大夫望見齊王。立在城上。遂大聲說道。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卽日引兵救齊。齊須堅守勿降。三國主將見路中大夫背約。心中大怒。立卽將他斬首。路中大夫爲國

捐軀。真是難得。

齊王將闔得了路中大夫回報。回到宮中。召集近臣商議。近臣聞說漢兵擊破吳楚。不日將至。料想各國抵敵不過。遂勸齊王勿與議和。齊王依言。仍前固守。果然不久。漢平陽侯曹襄將軍爰布率領救兵到來。一陣殺敗各國兵隊。解了臨淄之圍。膠西膠東菑川三王各率敗殘兵卒。逃回本國。膠西王劉卬回國之後。自念計窮力竭。罪無可逃。深悔誤聽吳王劉濞之言。弄得家破國亡。還要累及老母。心中實是難過。於是脫下鞋襪。赤著雙足。席藁以藥草爲席飲水。對著太后謝罪。太后見其子作此叛逆之事。犯下大罪。悲痛怨恨。一時交集。眼看死在目前。無法可想。旁有太子德進計道。現在漢兵調回。臣觀其力已疲。可以襲取。事勢至此。一不做。二不休。請收聚餘兵。奮力擊之。若仍不勝。再逃入海。尙未爲晚。劉卬聞言。連

連搖首道。吾士卒皆已受傷。不可復用。遂不聽太子德之言。安坐待死。

此時漢將弓高侯韓頹當已破吳楚。奉周亞夫之命。領兵來到膠西。先遣人投書於劉卬。書中說道。奉詔誅討不義。來降者赦免其罪。不降者滅之。王今如何打算。望卽告知。吾將待以行事。劉卬得書。遂親到漢軍營前。肉袒叩頭說道。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勞將軍遠道來至窮國。今特自行請罪。韓頹當聞說劉卬到了。率領將士手執金鼓。出到營前相見。因向劉卬說道。王甚勞苦兵事。願聞王所以發兵之故。劉卬見問。叩頭膝行而前。答道。今者鼂錯用事。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之地。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所以連合七國。發兵誅錯。今聞錯已伏誅。卬等謹卽罷兵回國。韓頹當見說責道。王若以鼂錯爲不善。何不上書奏聞。且未有

詔書虎符。輒自發兵。攻擊守義之國。由此觀之。意實不但欲誅鼂錯而已。說罷。便從懷中取出景帝詔書。讀與劉卬聽道。

制詔將軍。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謂私

錢自鑄

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

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

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

足也

謀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

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

爲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

與擄

御物。朕甚痛之。朕

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

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也釋放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腰斬。

韓頽當讀詔已畢。對劉卬說道。王當自行打算。劉卬自知無望。因答道。如卬等死有餘罪。遂拔劍自殺。漢兵又分討膠東。菑川。濟南。三國。膠東王劉雄渠。菑川王劉賢。濟南王劉辟光。亦皆自盡。時景帝三年春三月也。

諸將既定四國。聞得齊王將閻。曾與四國通謀。議欲移兵伐之。齊王聞信大懼。竟服毒藥自殺。諸將見齊王已死。乃止。濟北王劉志。本與七國有約。後爲郎中令所刼。不得發兵。今聞各國相繼破滅。心中憂慮。惟恐朝廷追究同謀之罪。自念不如早尋一死。尙望保全妻子。旁有齊人公孫獲。音獲對劉志道。臣請爲王往說梁王。說如不行。死尙未晚。劉志依言。遂遣公孫獲前往。公孫獲一見梁王。進

說道。濟北之地。東接強齊。南隣吳越。北迫燕趙。四分五裂之國。權謀不足以自守。兵力不足以禦敵。雖與吳通情。並非本意。假使濟北據實不肯從吳。吳必先平齊及濟北。連合燕趙。如此則山東諸國。聯爲一氣。今吳楚合兵。西與天子爭衡。獨濟北守節不從。吳王因此失助。獨進。以至破敗。不可救藥。漢兵得勝。未必非濟北之力。大王試思。以區區之濟北。欲與諸侯爭強。不啻驅犬羊以禦虎狼。濟北王奉職惟謹。可謂忠義。然猶不免見疑於上。臣恐藩臣寒心。殊非社稷之利。方今能建言於朝廷者。獨有大王。大王若肯爲濟北剖明其枉。則上有全亡國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骨髓。恩加無窮。惟大王留意。梁王聞言大悅。卽遣使上言於朝。濟北王遂得免罪。

此外惟有趙王劉遂。當與七國定約時。率兵駐在西境。等候吳楚。

到來。一同進兵。後聞漢遣曲周侯酈寄領兵來攻。劉遂急引兵回到邯鄲。都城固守。酈寄圍住邯鄲。攻打七月不能破。劉遂本與匈奴有約。至是匈奴聞吳楚兵敗。亦不肯發兵入邊。劉遂死據孤城。外無救援。又值欒布救齊回來。與酈寄合兵攻打。設計引水以灌邯鄲。邯鄲城壞。劉遂自殺。於是七國盡皆平定。周亞夫與竇嬰率領諸將。奏凱回京。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廢皇后陰謀爭寵 易太子忠諫見疏

話說條侯周亞夫。大將軍竇嬰。平定吳楚七國。班師回京。入見景帝。景帝大加慰勞。仍以亞夫爲太尉。封竇嬰爲魏其侯。隨征將士俱加升賞。周亞夫甚得景帝敬重。竇嬰又是太后之姪。素性任俠。喜賓客。一時游士多歸之。二人新立大功。朝野仰望。每遇朝廷會議大事。皆推條侯魏其侯居首。公卿莫敢與之抗禮。過了數年。景

帝又以亞夫爲丞相。竇嬰爲太子太傅。二人當此時代。最爲得意。景帝聞齊王將闔服毒身死。以爲齊王因被各國迫脅。不得已與之通謀。死非其罪。遂賜諡將闔爲孝王。使其太子壽嗣爲齊王。又議續封吳楚之後。竇太后聞知此事。對景帝道。吳王年老。爲宗室表率。理應奉法守職。今乃首率七國。擾亂天下。奈何復立其後。景帝依言。於是僅立楚元王子劉禮爲楚王。將吳地分爲魯江都二國。移淮陽王劉餘爲魯王。汝南王劉非爲江都王。又移廣川王彭祖爲趙王。景帝因衡山王劉勃力拒吳楚。恪守臣節。心中甚悅。恰值衡山王來朝。景帝溫言慰諭。說是衡山僻在南方。地勢卑溼。遂下詔移濟北王劉志爲菑川王。移劉勃爲濟北王。以褒其忠。又廬江王劉賜與南越私自通使往來。遂移劉賜爲衡山王。並封皇子端爲膠西王。勝爲中山王。此時七國新平。各國諸侯王。畏懼朝廷。

之威。盡皆謹慎奉職。景帝便趁此時重定各國官職。將各國丞相改名曰相。裁去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等官。減省大夫謁者等員數。以示不得與朝廷比並。從此各國勢力漸弱。景帝又念楚相張尙。太傅謝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盡忠被殺。皆封其子爲列侯。

光陰迅速。已是景帝四年夏四月。景帝始下詔立皇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太子榮乃栗姬所生。膠東王爲王夫人所出。皆係景帝庶子。原來景帝對於皇后薄氏。毫無恩愛。不過迫於祖母薄太后之命。立之爲后。一向未曾生子。景帝故遲遲未立太子。如今薄太后已崩。薄后愈加失勢。景帝遂將庶長子榮立爲皇太子。時人因其母姓栗。故又稱爲栗太子。栗太子立了兩年。景帝竟將薄后廢去。薄后旣廢。景帝自應別立皇后。依理而言。栗姬當然有望。

誰知事情中變。不但栗姬不得立爲皇后。連太子榮都不得保其位。也算是出於意料之外了。

事因景帝胞姊長公主名嫖。嫁與堂邑侯陳午之即陳嬰孫爲妻。生有

一女。小字阿嬌。公主意欲將女配與太子榮爲妃。遂託人示意其

母栗姬。卻被王夫人得知此事。王夫人生性智巧。善知人意。因見

栗姬近多嫉妒。景帝寵幸稍衰。便設計欲奪栗姬之寵。使其子膠

東王徹得代爲太子。今聞長公主之女。欲與太子榮結婚。不覺暗

自喫驚。心想長公主本是太后愛女。又與主上姊弟十分親密。若

使此番姻事成就。栗姬得長公主的助力。自然佔了上風。如何是

好。王夫人沈思良久。忽然想得一策。遂遣人對栗姬說道。長公主

前曾引進許多美人。並蒙主上寵愛。可見長公主在主上前極有

勢力。汝何不暗地與長公主交結。使向主上進言。便依舊得寵專

房豈不是好。栗姬妒心最重。自見景帝後宮添了許多新寵。對於自己。恩愛漸不如前。心中不免怨恨。又聞說一班人都由長公主引進。遂遷怒劉長公主身上。怪他多事。如今王夫人反用言激他。要他去奉承長公主。栗姬聽了。愈觸其怒。自然不肯依從。正當此時。長公主遣人前來說親。栗姬憤怒未息。竟中了王夫人之計。一口將他謝絕。

當日長公主倚著自己勢力。欲與太子結婚。自以爲一說便成。及至來人回報。竟被栗姬拒絕。弄得一場掃興。不覺老羞成怒。暗罵道。我女欲爲妃后。原不稀罕他的兒子。他如此不識擡舉。想是無福消受我女。主上兒子甚多。我不妨另選一人爲女婿。設計奪了儲位。管教他兒子坐不穩東宮。叫他試試我的利害。長公主主意既定。從此便與栗姬有隙。王夫人卻趁此時機。來與長公主百般

要好。不消幾時。竟買得長公主歡心。二人十分親熱。

說起王夫人。本槐里

故平城在今陝西

人。母臧兒。乃故燕王臧荼孫。

女。嫁與王仲爲妻。生下一子兩女。子名王信。長女名姝兒。卽王夫

人。次女名兒姁。後王仲身死。臧兒挾了兒女。再嫁長陵田氏。又生

二子。田蚡。田勝。王夫人年已長成。嫁與金王孫爲妻。生下一女。一

日歸寧母家。適值相士姚翁到來。臧兒知其善能看相。所言多驗。

因請其徧相家人。姚翁一見王夫人。歎道。此乃天下貴人。當生天

子。又相次女。亦說是貴。臧兒聽說。心想我女嫁與金王孫。一個平

民。如何能生天子。追悔從前不該錯嫁。如今惟有趕緊離婚。將他

送入宮中。趁著青春美貌。不怕不得寵愛。主意既定。遂與王夫人

商議。王夫人也就應允。臧兒便將長女留在家中。託人向金氏要

求離婚。金氏見說。大怒不允。彼此議了數次。金氏執定不從。臧兒

見女已接回。縱使壻家不肯，亦無妨事。於是置之不理。過了一時，適遇朝廷選取良家子女，納入太子後宮。臧兒聞信大喜，急將長次二女，一同報名，送入宮中。迨至金氏聞悉此事，已不及出頭阻止。又不敢向官府控告，只得作罷。

王夫人入到宮中，恰值景帝身爲太子，見他姊妹貌美，甚加寵幸。王夫人得幸，一連生下三女。一日景帝夢見一個赤彘，從雲中冉冉而下，直入崇芳閣中。及至夢覺，景帝便到崇芳閣內坐下，忽見有霧成爲赤龍之形，蒙蔽窗戶。問起宮內妃嬪，皆言望見閣上有丹霞燦爛而起，未幾霞滅，見一赤龍盤旋棟間。景帝因召姚翁問之。姚翁道：此乃吉祥之兆，將來此閣必生命世之人，攘除夷狄，獲得祥瑞，爲漢家盛主。然而也是大妖。景帝聞言，遂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改名爲猗蘭殿。欲使應此吉兆。過了十餘日，景帝又夢有

神女捧日。授與王夫人。夫人吞之。誰知王夫人也。夢見日入懷中。醒時告知景帝。景帝道。此乃貴兆。從此王夫人懷孕在身。及至臨盆。產下一男。景帝先期夢見高祖對他說道。王美人生子。可名爲彘。及生。遂取名曰彘。後乃改名爲徹。劉徹自少聰明多智。與宮人及諸兄弟遊戲。能揣測各人之意。與之相應。因此無論大小。並能得其歡心。當著尊長面前。應對恭敬。儼如成人。自太后下至近侍。皆稱其迥異常兒。年方三歲。景帝抱於膝上。試問道。兒樂爲天子否。劉徹對道。由天不由兒。兒但願日居宮中。在陛下前戲弄。亦不敢荒惰。以失子道。景帝聞言。不覺愕然。由此大加敬異。至年四歲。遂封爲膠東王。

長公主既與王夫人交好。又見膠東王姿稟不凡。便欲將女許之。自向王夫人商議。王夫人滿口應允。長公主又與景帝言及。景帝

因膠東王年幼。未卽應允。長公主只得暫緩。過了一時。長公主帶同女兒入宮。來到王夫人處。見了膠東王。卽將他抱在膝上撫弄。戲問道。兒願娶婦否。因指左右宮女。逐一問他。是否中意。膠東王皆說不要。長公主乃指其女問道。阿嬌好否。膠東王雖屬小兒。卻甚作怪。一見問到阿嬌。便含笑答道。甚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公主聞言大悅。於是苦纏景帝。要招膠東王爲壻。景帝只得許諾。婚事由此遂定。

及薄后被廢。長公主惟恐栗姬得立爲后。遂暗地尋其過失。日在景帝之前。譖說栗姬種種悍妒。又說栗姬崇信邪道。嘗與諸夫人相會。卻令侍者暗向各人背後詛咒。希望諸人失寵。自己獨得親幸。景帝本意欲立栗姬爲后。卻被長公主說得心動。一日景帝意欲探看栗姬到底如何。因對他說道。吾百歲之後。諸姬所生之子。

汝當善爲待遇。栗姬正在怨恨諸人得寵。聞了此言。心中愈怒。不肯答應。又在背後暗罵景帝爲老狗。卻被景帝聽得。由此記恨在心。尙未發作。以上各節皆參考漢武故事及武帝內傳長公主又向景帝誇說膠東王如何好處。景帝自己也覺此子可愛。又記起歷來夢兆。心想此子將來定非凡品。但因太子榮並無過失。一時未便廢立。王夫人知得景帝心事。卻想出一計。暗地使人催促大臣。請立栗姬爲皇后。諸大臣心想栗姬乃是太子之母。立爲皇后。事屬無疑。自然贊成。到了景帝七年春正月。遂由大行大行官名即奏稱。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爲皇后。景帝見奏。觸起舊恨。不覺大怒道。此事豈汝所當言者。立命將大行交與廷尉辦罪。一面下詔廢太子榮爲臨江王。旁有丞相周亞夫。太子太傅竇嬰。見栗太子無故被廢。極言諫阻。景帝不聽。竇嬰負氣告病辭職。歸到藍田山下隱

居去了。亞夫也因此事觸忤景帝，漸被疏遠。不如從前那種親厚。栗姬聞其子被廢，心中愈加憤恨。景帝此後又絕跡不到他的宮中。栗姬不得見景帝一面，自知恩愛已絕，無可挽回。不久憂鬱而死。王夫人與長公主見其計已成，心中各自暗喜。料得膠東王徹安穩做了太子，誰知中間卻又生出曲折。幾被他人坐享現成。此人卻又不是景帝之子，欲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竇太后溺愛少子 膠東王正位青宮

話說景帝七年春正月，下詔廢太子榮，爲臨江王。其時梁王劉武適在京師，見此情形，心中大喜，說起劉武，藉著太后寵愛，故得移封梁國。據有四十餘城，多是膏腴之地。劉武在國已歷二十餘年，平日無事，只是縱情娛樂。國都地名睢陽，故城在今河南劉武尙嫌城郭太小，下令另行建築，加大至七十里。又闢東苑，方三百餘里。

睢陽城東。本有平臺。乃是離宮。梁王不時到彼遊玩。因其距離稍遠。往來不便。於是建築複道。跨空而過。由宮中直達平臺。計長三十餘里。又作曜華宮。築兔園。園中有山名百靈山。山上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等勝景。又有鴈池。池中有鶴洲。亮渚。此外宮觀相連。不下數十里。奇花異草。珍禽怪獸。無不具備。見西京雜記加以太后想念愛子。不時遣人頒到賞賜。不可勝數。府庫存積金錢。不下數百千萬。珠玉珍寶。比較天子內府尤多。梁王於是廣招四方賓客。禮待游士。遂有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吳人枚乘、嚴忌、蜀人司馬相如等。皆聞風來至。公孫詭尤得寵幸。初見之日。梁王卽賜以千金。官至中尉。號爲公孫將軍。鄒陽枚乘先事吳王劉濞。因見劉濞謀反。二人上書諫阻。劉濞不聽。遂皆遊梁。與嚴忌司馬相如。並以文學著名。常陪梁王遊宴。作爲辭賦。所以梁園賓客。一時稱盛。

梁王享此富貴。也算窮奢極欲。偏他心中尙不滿足。更要謀得儲位。以便將來嗣立爲帝。方纔稱心滿意。他起此念頭。並非無因。一則得了太后之助。二則景帝前此未立太子。也曾當面許他。以此引動高興。又有羊勝公孫詭百端迎合。替他種種算計。梁王大喜。愈加優待二人。枚乘嚴忌。知得此事不妥。心中雖不贊成。卻也不敢諫阻。只有鄒陽爲人頗有智略。生性慷慨。不肯苟合。見梁王聽信二人之計。遂力爭以爲不可。羊勝公孫詭素來嫌忌鄒陽。因向梁王進讒。引得梁王大怒。竟將鄒陽下在獄中。意欲殺之。鄒陽含冤莫白。乃由獄中上書自明。梁王得書感悟。立命赦出。仍待之爲上賓。

適值七國造反。梁王用韓安國張羽爲將。拒敵吳楚之兵。及周亞夫破滅吳楚。梁兵前後擒殺敵人。幾與漢兵相等。景帝念梁王立

有大功。乃賜以天子旌旗。梁王自恃其功。又受此種特別賞賜。心中愈加驕傲。於是出入排起轡駕。千乘萬騎。傳呼警蹕。所有禮節。竟與天子無異。事爲景帝聞知。心中甚是不悅。恐傷太后之意。不便責備。太后也知景帝意思。只得假作發怒。每遇梁國使者到來。不許進見。並將梁王作事種種不法之處。嚴加詰責。景帝便趁此時立了太子榮。太后見景帝違背前言。自立太子。心中雖然不悅。但因梁王也有不是之處。故亦不便開口。梁王聞說景帝已立太子。甚是懊喪。又見太后也來責備。愈加憂懼。便遣韓安國爲使入京。代爲剖明。

韓安國奉命到了長安。卻想得一法。先往見長公主。哭訴道。梁王爲子盡孝。爲臣盡忠。何以太后並不加察。前日七國並反。關東搖動。梁王心念太后皇帝在京。惟恐梁地有失。致被侵入。親自跪送。

臣等使領兵力拒吳楚。吳楚破滅。皆梁國之力也。今太后因瑣細禮節。責備梁王。梁王平日見慣父兄皆爲皇帝。故出入皆稱警蹕。所有車旗。又皆皇帝所賜。梁王不過欲以此誇示諸侯。使天下皆知己爲太后皇帝所愛耳。現在梁使一到。便遭詰責。梁王心中恐懼。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以梁王如此忠孝。太后不加體恤。所有此中情節。非公主不能代達。故臣特來奉懇。長公主依言轉達太后。太后本意原欲梁王自己設辭解說。今聞安國之言。心中大喜。便向景帝說知。景帝也就釋然。反免冠對太后謝過。自己兄弟不能教導。致累太后憂慮。遂命盡召梁使入見。厚加賞賜。太后見韓安國善於言語。能替梁王解說。大加賞識。安國竟得了太后與長公主賞賜。共值千餘金。從此景帝與梁王消除意見。日加親密。皆由韓安國之力。韓安國也由此顯名。

到了景帝七年冬十月。梁王思念太后。始復入朝。景帝聞信。先期遣使用御車駟馬。前往函谷關迎接。梁王既到長安。入見太后。景帝遂留在宮中住下。景帝與梁王入則共輦。出則同車。又下令梁國隨來侍中謁者等官。並許其任意出入殿門。與天子宦官無異。梁王在宮住了兩月。恰值景帝發怒。廢栗太子爲臨江王。梁王便想趁此時機。遂他多年心願。太后意中亦欲梁王得嗣帝位。母子二人計議已定。專待見機行事。

一日景帝與梁王同在宮中。陪侍太后飲宴。太后乘著酒興。便對景帝說道。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後日當以梁王爲託。景帝聞言。心中不甚理會。還當是太后說他自己死後。要將梁王託付與帝。遂將身跪起。謹應道是。太后以爲景帝已經聽得明白。慨然應允。不覺大悅。梁王在旁聞說。也就暗自歡喜。及至罷酒。

之後。景帝記著適纔太后言語。心中狐疑。卽召到袁盎及精通經學大臣多人。向之備述太后言語。問是何意。袁盎等齊聲對道。太后之意。欲立梁王爲皇太子。景帝又問道。此語如何解說。諸人對道。殷道親其所親。故太子死。則立其弟。周道敬其本始。故太子死。則立嫡孫。景帝聽了。方始明白。因問袁盎等道。君等對此意見如何。袁盎等對道。不可。昔日宋宣公死。不立其子殤公。而立其弟穆公。穆公死時。歸位殤公。穆公之子莊公。與殤公爭國。殺死殤公。宋國禍亂不絕。所以春秋說宋之禍。皆宣公所爲。如今漢家向用周制。周制不得立弟。臣等請面見太后。說明此事。景帝許諾。袁盎等遂入宮中。見了太后。請問道。聞太后之意。欲使皇帝傳位梁王。將來梁王身後。不知更立何人。太后被問答道。吾當復立皇帝之子。袁盎等遂引春秋宋宣公之事爲證。說是宋宣公援立不正。致生

禍亂。不可再蹈覆轍。太后見衆意反對。心中雖然不悅。又尋不出言語來駁他。只得命將所議作罷。梁王因事不成。頓覺神氣蕭索。暗中痛恨建議諸人。又不敢再求太后替他設法。遂無情無緒。辭別回國。景帝乃下詔立王夫人爲皇后。膠東王徹爲皇太子。長公主與王夫人所謀得就。自然十分得意。姚翁之言至此也就應驗。先是臨江王劉闕早死。無子國除。至是景帝旣廢太子榮。遂封之爲臨江王。劉榮到國。過了一年。景帝下詔改元。是爲中元年。此時劉榮因建築王宮。並無空地。遂就文帝廟外餘地起蓋。忽有人上書告發。說臨江王侵佔太宗廟地。景帝中二年。下詔召之入京。劉榮奉命起行。照例在江陵。臨江王都卽今湖北江陵縣北門舉行祖祭。何謂祖祭。只因古代相傳。有共工氏之子。名修。性好遠遊。後人以爲行神。每遇出行。必先祭之。因將所祭酒肴。相聚宴飲。故名祖祭。劉榮祖

祭既畢。上得車中。車軸無故忽然斷折。全車毀壞。劉榮雖未受傷。卻已喫一虛驚。只得換車前進。當日江陵百姓。聞王出行。都來道旁。圍住觀看。中有父老多人。見此情形。以爲乃是不祥之兆。不覺暗自流涕。私相竊議道。吾王此去。必然不返。

劉榮到了長安。景帝將他發交中尉府。訊問侵佔廟地之事。說起侵佔廟外餘地。原不算是何等大罪。前次景帝寵愛鼂錯。鑿那廟外短垣爲門。尙然替他遮掩。何況劉榮曾爲太子。如今雖然失勢。終是景帝之子。豈有說不明白之事。無奈劉榮時運不齊。偏偏遇著中尉卻是郅都。乃係著名的兇神惡煞。以致一命送在他手。欲知劉榮如何身死。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朝有蒼鷹人側目 墓來羣燕鳥鳴冤

話說郅都乃楊縣

洪故洞城在今山西

人。初事文帝爲郎。至景帝時累

遷中郎將。郅都爲人勇猛。尙氣節。居官公廉。不受他人贈送。請託。嘗自言道。吾已背親出仕。身爲官吏。自應奉職死節。更不能顧及妻子矣。於是立朝專務直言敢諫。稠人廣衆之中。對著公卿大臣。面斥其過。不少退讓。以此朝中羣臣。皆畏其人。

一日。景帝隨帶賈姬。前往上林遊玩。賈姬辭了景帝。登廁而去。景帝在外等候。賈姬尙未到。正在盼望。忽見遠遠來了一個野彘。走入廁所。原來上林之中。本養有許多動物。大抵凶猛野獸。都加圈禁。其次也用欄檻關閉。偏值守者失於防範。竟被野彘竄了出來。說起野彘。雖然不甚兇猛。亦能傷人。景帝見野彘走入廁所。知得賈姬尙在廁中。未曾出來。不免喫驚。心恐野彘傷了賈姬。急擬命人往救。恰好郅都侍立一旁。景帝意欲使之前往。卻又不便出口。只得以目示意。郅都明知景帝意思。假做不會理會。立住不動。

景帝情急。自己立起身來。取了兵器在手。便欲親自往救賈姬。都連忙上前。俯伏奏道。陛下亡了一姬。又有一姬進來。天下豈少此輩。陛下以萬乘之軀。冒



此危險。縱然自輕。其如宗廟太后何。景帝見鄧都說得有理。方始歸座。少頃。卻見野彘由廁出來。逕往別處。賈姬隨後亦到。並未受傷。事爲太后所聞。深喜鄧

都能知大體。特命賜金百斤。景帝也心感郅都之言。又另加賜百斤。由此郅都得了景帝寵眷。

當日濟南地方有一大姓闕音氏。全族共有三百餘家。恃著人衆

勢強。武斷鄉曲。抗拒官府。種種橫行不法。一方之人。莫敢與較。連

歷任官府。都無如之何。有司將此事具奏上來。景帝甚怒。心想須

擇一個嚴猛郡守。方能懲治。徧觀朝中諸臣。只有郅都或可勝任。

遂下詔拜郅都爲濟南郡守。郅都受命赴任。下車之後。先訪得闕

氏一族首惡數人。立命擒拏辦罪。誅其三族。其餘皆嚇得股戰。從

此不敢妄爲。郅都在那年餘。威行四境。道不拾遺。連隣近十數郡

郡守。皆畏懼之。如長官。後景帝既廢太子榮。又將栗姬家族。交與

中尉治罪。其時衛綰爲中尉。景帝因嫌衛綰爲人過於長厚。不忍

盡力捕治。於是免去衛綰之職。召拜郅都爲中尉。使之辦理此案。

郅都奉命便將栗氏親屬。盡數捕拏治罪。太子榮之舅栗卿等皆
 牽連被殺。說起中尉。職掌巡察京師。防備盜賊。郅都既爲中尉。愈
 覺傲睨。氣凌一時。丞相條侯周亞夫。極其尊貴。郅都相見。不過一
 揖。其餘官吏。自然更不在他眼裏。當日人民風氣純樸。畏罪自重。
 郅都用法。偏喜嚴酷。一味雷厲風行。不問貴戚豪門。少有違犯。便
 行重辦。以此列侯宗室。見了郅都。盡皆側目。大眾將他起個綽號。
 叫做蒼鷹。

至是郅都奉命審問臨江王劉榮。侵佔廟地之事。郅都便將劉榮
 嚴詞責問。劉榮年小膽怯。今見郅都那種威嚴。以爲自己犯下大
 罪。非常憂懼。又被軟禁在中尉府中。不得入見。景帝當面謝過。心
 中焦急。便想寫成一書。上奏景帝。因向府吏借取刀筆一用。古書人
皆用刀 郅都聞知。禁止吏人。不得借與。劉榮見連筆都不肯借。愈

加羞憤。卻好魏其侯竇嬰見了。心中不平。便遣人持了刀筆。乘著無人之際。交與劉榮。劉榮既得刀筆。作成一書。向景帝陳明此事。當晚便在中尉府內自縊而死。

次日鄧都聞知劉榮身死。只得奏明景帝。並將遺書呈上。景帝見書。雖然追悔。卻並不怪鄧都。但命將劉榮以禮殯葬。諡爲閔王。因其無子。便將臨江國除爲郡。劉榮死後。葬於藍田。忽有燕子數萬。銜土置其墓上。百姓聞知。盡皆歎息憐憫。說他死得冤枉。事爲竇太后所聞。哭了一場。念起長孫平日並無大過。如今竟不明不白。死在中尉府內。明被鄧都威迫所致。於是發怒。大罵鄧都大膽。竟敢迫死王子。若不將他斬首。不足以平我恨。景帝心愛鄧都。見太后發怒。恐他性命不保。急將鄧都免職歸家。以平太后之氣。一面又賞識鄧都材幹。心想將他廢棄。未免可惜。遂瞞著太后。遣使就

郅都家中拜之爲雁門

平今山西部代州及寧武北其境

太守命其

便道赴任。不必來京覲見。並許以便宜從事。郅都受命而去。

當日景帝雖與匈奴和親。匈奴卻仍不時入邊小小擄掠。邊境尙

難安靜。雁門地方本爲胡騎出沒之地。自從郅都做了郡守。匈奴

素聞其名。畏其威嚴。竟將沿邊兵馬一律退回。不敢再來侵犯。匈

奴又曾刻一木偶以像郅都。將他放在一處。作爲箭靶。

音朋遣騎兵

對之放箭。誰知胡人久被郅都聲威所懾。如今對著偶像。便如見

了活人一般。不敢正視。只得胡亂射去。輪流射了多人。並無一箭

中他身上。匈奴見此情形。愈加恐懼。不說自己膽怯。反說郅都是

個天神下世。連他的偶像都有神靈。所以射他不中。於是相約勿

去惹他。直到郅都身死。雁門邊境一帶全不見有胡騎蹤跡。

景帝將郅都任爲雁門郡守。料想可以保全無患。誰知竇太后好

察外事。過了一時。竟被查知。郅都仍得任用。不覺大怒。使人搜尋。郅都過失。坐以重罪。定要殺他。景帝便向太后哀求道。郅都乃是忠臣。乞免其一死。釋放歸家。竇太后因前次被景帝用計袒護。使他得了便宜。如今更不肯輕易放過。因說道。臨江王獨非忠臣。何爲枉死其手。景帝見太后執定不肯。也就無法。只得依著太后意思。竟將郅都斬首。一時怨恨之人。莫不稱快。說起郅都居官也算公正。只因他心腸太狠。手段大辣。遇事苛刻。不存厚道。後來司馬遷修史。將他列入酷吏傳中。

且說當日臨江王劉榮身死未久。梁王劉武忽又興出一樁大獄。原來梁王自從謀嗣帝位。不得成功。回到梁國。心中怏怏不樂。深恨袁盎等十餘人。破壞其事。待要趁此作罷。心中又屬不甘。遂又與羊勝公孫詭議得一法。上書景帝。說是乞賜容車之地。由梁國

直至長樂宮。自使梁國人民築成甬道。以便不時朝見太后。景帝得書復命袁盎諸人議其可否。允許。袁盎等覆奏道。此事違背先帝制度。萬不可行。景帝依議。辭絕梁王。梁王聞說。又是袁盎諸人從中作梗。心中十分痛恨。無處發洩。乃召到羊勝公孫詭。密議刺殺袁盎。由此遂鬧出大禍來。未知袁盎如何被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遭刺客議臣橫死

辨兇器磨工明冤

話說梁王召到羊勝公孫詭。告知景帝不許所請。因說道。寡人謀事三番兩次。不得成就。皆由賊臣袁盎等從中作梗。離間我母子兄弟之親。每一念及。令人切齒。寡人意欲設法除此賊臣。稍洩胸中之氣。不知君等有何妙計。羊勝公孫詭齊聲答道。大王欲除此賊。並非難事。只須破費重金。購買刺客。乘其不備。將他刺死。不過一夫之力。此等無頭命案。神不知。鬼不覺。縱使皋陶復生。也難究

出下手及主使之人大王若有意報仇。此法最妙。梁王聽了稱善。又說道。既然如此。就煩君等替寡人行事。但千萬須要祕密。勿得露出破綻。二人奉命出外。暗地搜尋刺客數十人。許以重賞。命其分頭前往長安。覓便行刺袁盎。及當日與議諸人。刺客依言。分作數起。前往長安而去。

袁盎自從七國破後。景帝命爲楚相。後來因病免官。家居安陵。安陵當地富豪。因袁盎是個貴人。如今告老回鄉。爭來結納。袁盎雖然做過大官。卻不排起架子。對著鄉里之人。無論貴賤貧富。皆用平等看待。一味與衆隨和。平日間居無事。便隨著一班少年。鬪雞走狗爲樂。毫無官場習氣。以此鄉評甚好。關中一帶。皆慕其名。一日袁盎正在家中。忽報劇孟前來相訪。說起劇孟。此次因事由洛陽來到長安。聞袁盎之名。特來拜謁。袁盎也知劇孟是個有名大

俠。急命請入。厚禮相待。當地有一富人。見袁盎與劇孟甚是相得。心中不覺疑惑。因問袁盎道。劇孟乃是賭博之徒。將軍何故與之交好。袁盎答道。劇孟雖是賭徒。然其母死時。遠近送喪之車。至千餘輛。可見其人亦有過人之處。况緩急人所不免。一旦遇有急難。叩門求救。慨然不辭。爲天下所仰望者。獨有季心與劇孟耳。今足下出門。必使數人騎馬相從。左右擁護。此種行徑。不過徒飾外觀。若遇緩急。何足倚賴。袁盎說到性起。便將富人罵了一頓。以後不與往來。此語傳播於外。人人聞之。愈加敬重袁盎。說起季心。乃季布之弟。也是一個大俠。氣蓋關中。待人卻甚恭敬。曾因事殺人。逃到吳國。適袁盎爲吳相。季心藏匿其家。以兄禮事袁盎。後爲中尉。屬下司馬。其時中尉正是鄧都。見著季心。也不敢不加禮貌。少年子弟。往往冒稱季心門下。其爲人欽仰如此。故袁盎以之與劇孟。

並稱。

袁盎雖然家居。甚得景帝寵信。每遇朝廷有事。常召袁盎到來會議。或不時遣使就其家中問之。往往依議而行。梁王兩次計謀。皆爲袁盎等十數人直言破壞。以此怨入骨髓。特遣刺客多人。勻作數起。前往行刺。第一次奉命往刺袁盎之人。行至關中。沿途向人問起袁盎。無不極口道他好處。刺客聽了。心中暗想道。原來袁盎是個好人。我豈可下此毒手。不如索性賣個人情與他。打算既定。遂一直來見袁盎。說道。吾受梁王之金。前來刺君。因聞君是好人。心中不忍。但後來刺客。尚有十餘人。未必皆與我同意。故特面告君。須早爲防備。說罷揚長而去。袁盎聞言。喫了一驚。從此心中忽不樂。家內偏又生出許多怪異。袁盎憂愁無計。不知如何是好。聞當地有卜者楛生。能知未來之事。遂前往楛生家中問卜。以

占吉凶。也是袁盎命該橫死。當日由棊生處問卜回來。路經安陵郭門外。適遇梁國後來刺客。在此守候。望見袁盎行近。尙恐錯誤。迎前問道。來者是否袁將軍。袁盎舉目觀看來人。並不相識。此時心中頓忘前事。遂直答道。我卽袁將軍。君來見訪。莫非有誤。其人聞言接口道。是。話猶未完。一劍迎面刺來。袁盎不及提防。早被刺中要害。立時倒地而死。其人見袁盎已死。恐被路人遇見。忽促之間。不及將劍收回。拔足飛奔而去。袁盎死時。其劍尙著身上。清人謝啟昆有詩詠袁盎道。

公言曾下使臣車。日飲無何計豈疏。司馬解酬從史德。鬪雞恆共博徒居。能令斬錯紓羣怨。孰使誅袁有客狙。不忍刺君君已死。棊生占問竟何如。

袁盎旣死。不過數日。與袁盎一同建議之十餘人。亦皆遇刺。行刺

之人均被脫逃未獲。有司見地方上出此重大案件。連忙奏聞景帝。景帝聞奏。又驚又怒。暗想此事從中必有人主使。雖不知其人是誰。揣度原因。必係由於報怨。但與袁盎等十數人有怨者。除卻梁王之外。更無他人。又况行刺多人。尤非具有絕大勢力如梁王者。不能辦到。由此看來。刺客定是來自梁國。然未經尋出證據。不能平空究治。景帝便命有司。將此案詳細研究。務期水落石出。有司奉命退下。立即遣派多人。四出查訪。一連多日。並無絲毫影響。有司見此案尋不出一點頭緒。又被景帝幾次催促。急得坐立不安。寢食皆廢。忽念道。行兇證據。只有袁盎身上被刺之劍。是個證物。如今既無別法。且就此劍上檢查一番。或可由此發現踪跡。想罷。遂命將劍取至。詳細把玩。見此劍既無文字表記。形式又與普通人所用無異。並無特別不同之處。不覺失望。於是將劍放在案

頭看了又想。想了又看。竟被他看出破綻。便喚到一個從吏。附耳囑付。如此如此。從吏奉命持劍而去。

當日從吏持劍出到長安市上。徧尋磨洗刀劍工匠。將劍與之觀看。令其認明此劍是否曾經其手磨洗。一連問了十餘人。皆言非是。末後遇見一匠。將劍細看。認得是他經手磨洗。從吏因問道。此劍係由何人交汝磨洗。工匠想了片刻。答道。十餘日前。有梁國郎官某人。手持此劍。令我磨洗。從吏聞言。連忙據實回報。有司查得梁國郎官。尚在長安居住。遂不動聲色。差人前往。將其捕獲。嚴行訊鞫。梁國郎官無法抵賴。只得直供。說是梁王寵臣羊勝公孫詭。遣其帶領刺客。來幹此事。有司見案情明白。遂錄了供詞。回奏景帝。景帝聞奏。心想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似此膽大妄爲。竟敢殺害大臣。真是目無法紀。於是大怒。立遣使者前往梁國。查辦此事。

讀者欲知有司如何想出此法。竟得破案。說起也就平淡無奇。其初有司本想就劍上考查那行刺之人。到底是誰。或且留下何種證據。可以辨認。誰知搜尋許久。並無所得。只得將劍放下。末後想來想去。除卻此劍。更無下手方法。不如且將行刺之人。放下一邊。單就此劍身上。詳加研究。看是如何。遂又將劍反覆看了幾遍。只見劍柄頗覺陳舊。劍鋒卻白如霜雪。並無一點鏽澀。由此沈思。忽然大悟。不禁拍案叫絕。原來他見劍柄上留有塵垢。便斷定此劍久已經人佩帶。必非出於新鑄。既知此劍是個舊物。又爲人所常用。那劍鋒上總不免有一二鏽澀之處。如今竟通體雪白光亮。儼如新打出來的。必是刺客當殺人之前。重行磨洗。若說刺客自己磨洗。他未必學習此種技藝。斷不能修治得如此光亮。不消說得定經工匠之手。但此等工匠。每日經手磨洗之物甚多。此劍又是

通常式樣。事後未必認得。即使認得也。未必記是何人交來。豈不又枉費心機。然而此層可不必慮。只因同是一物。在通常人眼中觀之。似乎形式相似。難於區別。若經專門工匠之手。便覺得一物有一物不同之處。况磨洗舊劍。要到十分光亮。便費許



久工夫。不比零星物件。一時刻。便可交還。定要將物主姓名住址記下。以免錯亂。所以只須尋得經手工匠。此案便有眉目。此種工匠。除卻長安之外。僻地罕有。故命從吏出查。果然被他查得。此事看似淺顯。常人每易忽略。有司也是從無意中偶然得來。現在世界上各種稀奇古怪之偵探案。大都如此。不過人情愈加變幻。情節較爲繁雜而已。誰知我國二千餘年之前。已用此種方法。發現大獄。不過無人將他情節編作小說。以致一向埋沒。未免可惜。欲知此案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景帝遣使興大獄 梁王悔過出罪人

話說景帝遣派使者前往梁國查辦行刺之案。使者臨行。景帝囑付務將羊勝公孫詭二人拏獲澈究。奏明嚴辦。使者奉命而去。卻說梁王當日接到探報。說是袁盎等十餘人。一律被刺身死。行刺

之人亦皆脫逃。梁王心中暗喜。密召羊勝、公孫詭到來告知此事。獎其辦理迅速。並將許多珍物賞賜二人。二人受賞。各自歡喜退出。梁王高興異常。料得朝廷對此案件。雖然不免疑心到我。但是並無一毫證據。諒也無從查辦。此舉既可出我一口惡氣。又可使一班朝臣心懷恐懼。將袁盎等作個榜樣。以後不敢與我作對。我便可穩坐龍廷了。

誰知不過數日。梁王又得探報。說是案情敗露。天子遣使查拏羊勝、公孫詭二人。使者不日將到。梁王聞信。驚得手足失措。急召羊勝、公孫詭責備道。吾曾切囑作事須要秘密。何以留下破綻。致被查出。今鬧出禍來。如何是好。梁王說罷。連連頓足。歎氣不絕。二人見了探報。知是指名拏他。呆了半晌。又被梁王埋怨。驚懼媿悔。一時交集。想起自己性命要緊。欲待逃走。外面拏捕甚急。無地容身。

說不得惟有哀求梁王保護。於是二人一同跪在地上。對著梁王叩頭。要他設法搭救。梁王心想此二人若被漢使拏去。供出實情。連我都要辦罪。爲今之計。惟有將他藏在宮中。使漢使無從捕拏。料他不敢到我宮中搜尋。梁王想定主意。遂將二人安置宮中密室。囑付近侍人等。毋得漏洩。及漢使到梁。傳景帝之命。要此二人。梁王假作不知去向。使者無法。只得奏聞景帝。景帝見二人是梁王寵臣。如今忽然不見。難保非梁王將他藏匿。或縱使逃走。由此看來。梁王對於此案。顯有嫌疑。因此心中愈怒。又接二連三續派使者多人到梁。督同梁相軒丘豹。就全國中大行搜索。只除王宮未曾入內。只因此事。弄得人民家家戶戶。雞犬不寧。使者及當地官吏。忙亂了月餘日。二人卻安坐宮中。何處尋其踪影。

當日景帝本意深恨梁王。定要將此案澈底窮究。誰知卻被竇太后聞知。料得此事梁王必定預謀。眼見景帝雷厲風行。又不便將言阻止。心想案情若訊得明白。照著法律辦理。梁王性命難保。自己垂暮之年。豈忍令愛子陷入死地。縱使現有我在。結局可免一死。也須受苦遭辱。雖然是他自取。但自心終覺難過。竇太后因此日夜憂慮。三餐飲食懶進。終日長吁短歎。眼中不時流淚。景帝見母親如此。知是爲著梁王之事。自己也覺愁悶。欲待含糊了事。實在氣他不過。若是認真辦理。又恐累太后愁急致病。究不知此事應如何辦理。便召集親信大臣。與之商議。有人獻策。請選擇通知經術明白大體之人。前往辦理此案。方免錯誤。景帝依言。遂選出田叔、呂季主二人。命其前往。

說起田叔。前爲趙王張敖郎中。因貫高事發。張敖被逮。田叔與孟

舒等十餘人。自己髡鉗爲奴。隨張敖赴京。後張敖得釋。薦於高祖。高祖召見。拜孟舒爲雲中郡守。田叔爲漢中郡守。田叔在郡十餘年。因事免官家居。至是景帝特命與呂季主二人爲使。辦理梁事。二人奉命到梁。梁王已聽韓安國之言。勒令羊勝公孫詭自殺。韓安國此時官爲梁國內史。先是安國自爲梁使。受知太后。得了許多賞賜。歸國之後。忽因事犯罪。下在獄中。卻遇獄吏田甲。將他當作平常犯人。百般凌辱。安國受辱不過。一日對田甲道。俗語有言。『死灰尙能復燃。』汝何便將我輕量。田甲冷笑道。死灰若能復燃。我當澆之以尿。安國聞言。雖然不免動怒。但此時無可奈何。只得忍住。不過幾時。梁國內史缺出。梁王寵愛公孫詭。意欲請朝廷命爲內史。竇太后卻記起韓安國。便對景帝說知。遣使持詔到梁。拜安國爲內史。安國一旦由犯人出爲二千石。田甲得信大驚。

惟恐安國報怨。連忙逃走。安國遣人傳諭田甲家屬道。田甲不出就職。我便誅滅汝族。田甲聞知。只得出來。向著安國肉袒謝罪。安國一見田甲。笑道。汝今可以用尿矣。田甲俯伏。連連叩頭。口稱萬死。安國又笑道。汝輩豈足計較。遂命起去。後仍照常看待。人皆服韓安國度量之大。

及刺客案起。朝廷先後遣來使者。將及十人。坐在國中。勒令官吏擒拏羊勝公孫詭。日夕催迫。已經通國搜盡。惟未曾搜到王宮。外間不免有人擬議。說是二人現在避匿宮中。韓安國聞得此言。暗想漢使迫到無法。必然來搜王宮。屆時若被搜獲。梁王何以爲地。於是想得一法。入宮來見梁王。

韓安國一見梁王。便涕泣說道。臣聞主辱臣死。今大王左右並無良臣。以致國中紛亂至此。羊勝公孫詭久拏不獲。臣請辭官就死。

梁王見說安慰道。何至如是。安國淚流滿面。說道。大王自念對於皇帝。比起皇帝對於臨江王。何人爲親。梁王道。吾自不及臨江王之親。安國道。皇帝與臨江王。至親父子。臨江王本是太子。不過因其母一言之失。廢爲臨江王。後竟坐侵佔廟地。自殺於中尉府。此是何故。蓋因治天下者。終不能以私害公也。今大王列在諸侯。聽信邪臣之說。犯禁違法。天子因體太后之意。不忍加罪。太后日夜涕泣。希望大王改過。大王偏不悔悟。假如太后宮車晏駕。大王更有何人。可以倚賴。梁王聽安國語。語刺入心坎。不待說完。眼中已流下數行淚來。乃與安國商議。迫令羊勝公孫詭自殺。恰好田叔呂季主到來。梁王遂將二人尸首交出。

梁王到此。也就深悔誤聽二人之言。犯下大罪。惟恐景帝發怒。自己不免。急命韓安國赴京。面見長公主。託其代向太后謝罪。並懇

太后極力保全安國奉命而去。梁王又念鄒陽前曾諫阻。當時不用其言。反聽羊勝公孫詭譎語。幾乎將他殺死。如今方悟他是忠臣。自覺對他不住。遂遣人召之大宮。鄒陽應召而入。梁王見了鄒陽。深自謝過。命左右取出千金。交與鄒陽。託其尋求方法。解救此難。鄒陽應允。袖了千金。回到家中。想起自己平日相識之人。惟有齊人王先生。年已八十餘歲。素多奇計。不如前往求之。於是尅日起程。直赴齊國。

鄒陽到了齊國。尋見王先生。告知此事。求爲設法。王先生聽了搖頭道。此事甚難措手。犬凡人君懷著私怨。必欲施誅。其勢不易挽回。縱使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難阻止。何況臣下。鄒陽聞說。不覺失望。只得起身告辭。王先生問道。足下此去。將往何處。鄒陽答道。吾聞鄒魯之人。篤守經學。齊楚之人。口辯多智。韓魏之人。間多奇

節。吾將徧歷各地。勤加訪問。王先生道。足下此行。歸途仍請過我一談。然後西上。鄒陽許諾。遂辭別王先生。到處尋求謀士。問以計策。誰知奔走月餘日。竟無一人能替設法。鄒陽垂頭喪氣。回到齊國。又來尋見王先生。告知所謀不就。並說道。吾今即將西行。不知先生有何妙計。能否見教。王先生被問方始說道。吾前日本有愚計。因恐掩了別人長處。而且自覺淺陋。所以不敢說出。今足下既別無奇策。聊以奉告。足下此行。務須往見一人。除卻此人。更無人可以爲力。鄒陽急問何人。王先生不慌不忙。說出其人名字。欲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梁孝王伏闕請罪 周亞夫失寵免官

話說王先生對鄒陽道。汝此去可往見王長君。王長君者。卽王皇后之兄王信是也。鄒陽聽說心中頓悟。欣然領諾。遂謝了王先生。

卽日起程。只因奔走各地費了許多時日。惟恐誤卻梁王之事。決計不回梁國。一直取道前往長安。鄒陽晝夜趨行。既到長安。卽託人介紹入見王長君。王長君便將鄒陽留在門下。鄒陽在王長君門下住了數日。一日乘著王長君無事之際。近前說道。臣並非爲著長君無人使用。故來隨侍。生性愚戇。竊不自量。有一要事特來奉告。未知長君願聞之否。長君答道。先生若肯賜教。不勝幸甚。鄒陽因請屏退左右。近前說道。竊聞長君女弟得寵後宮。天下無兩。惟是長君平日行事多不循理。今袁盎之案。若窮究到底。梁王不免伏誅。如此則太后哀痛少子。積怒在心。無所發洩。對於主上貴臣。必然切齒。臣恐長君危如累卵。長君聞言。心中驚慌。急問道。似此爲之奈何。鄒陽道。長君若能力替梁王切實向主上陳說。對於梁事不加窮究。便可結好太后。太后感德長君。永

久不忘。長君女弟又得兩宮之寵。不但長享富貴。且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傳後世。在此一舉。不可錯過。惟願長君熟思而行。長君聽了。立即許諾。遂乘間對景帝力言。景帝本來甚怒梁王。因見太后憂泣不食。心腸不免稍軟。又得王長君極力解勸。怒氣消去一半。此時韓安國亦已託長公主代達竇太后。太后自然更加關切。但景帝因此案既經遣使查辦。須俟田叔呂季主二人回京。看他如何覆命。方能定奪。

田叔呂季主一到梁國。不久梁王便將羊勝公孫詭二人尸首交出。在梁王之意。要他二人自殺滅口。免得攀到自己身上。然事不瞞真。羊勝公孫詭雖然死了。尙有行刺兇手。與同案中。有關係之人。竟被田叔呂季主捉到數個。將案情澈底訊究。就中梁王如何起意。羊勝公孫詭如何主謀。如何遣派刺客行事。證供確鑿。無可

諱飾。田叔呂季主見案已查辦明白。便帶了案卷。起程回京。此時梁王性命。操在二人之手。若竟據實覆奏。縱使太后出力救護。景帝有意寬恕。無奈國法如此。萬不能因私害公。梁王卽死一死也。須喫個大虧。卻虧田叔早已定下主意。一路行至霸昌廐。西在長安分付從吏。取出案卷。用火焚燒。不消片刻。化爲灰燼。二人空手回到長安。來見景帝覆命。景帝一見二人。急問道。案情辦得如何。梁王是否預謀。田叔答道。梁王實有此事。按律應該死罪。景帝問道。如今案卷何在。田叔從容對道。願主上勿問此事。景帝問道。何故。田叔道。此案認真辦理。梁王若不伏誅。則是國法不行。但梁王如果伏法。連累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乃陛下之憂。遂將自己辦理此案意見。述了一遍。景帝大悅。急命二人入見太后。說道。此案梁王並不知情。乃是

幸臣羊勝、公孫詭等所爲。今已將他誅死。案情了結。梁王安然無事。太后正在憂愁成病。臥牀不起。左右傳達二人言語。太后聞之。又驚又喜。立時起坐。只因連日氣苦。飲食少進。此時心花大放。方覺腹中饑餓。左右進上御膳。太后飽餐一頓。身體立即平復。毫無病狀。景帝見了。心中大喜。十分看重田叔。拜爲魯相。梁王自從遭此大獄。僥倖免罪。也就收心斂跡。不敢別有希望。過了一時。探得景帝怒氣漸息。遂上書自請入朝。景帝許之。梁王起程來京。於路尋思。此次入見皇帝、太后。記起前事。定加責備。須要設法解免。但不知如何方好。便與隨來近臣商議。旁有大夫茅蘭附著梁王之耳。低說如此如此。梁王點頭稱善。一路行經多日。早望見函谷關。梁王分付將車馬停在關前。自己換了行裝。依計行事。

景帝聞說梁王將到。照例遣使至關迎接。使者奉命到了函谷關。問知梁國車騎駐紮關外。遂急出關來迎。誰知兩下相遇。使者問起梁王。梁國從官詫異道。王命我等在此等候。自己先行入關。何以未曾遇見。使者聞言大驚。回到關門。徧問守關吏人。皆云不見。於是彼此遣人四出尋覓。擾攘一日。竟不知梁王去向。使者無法。只得回報景帝。景帝也覺可疑。料得此事不能隱瞞。便來告知太后。太后正在一心盼望梁王到來。忽聞此言。喫了一嚇。子細一想。梁王好好來朝。尙有許多人馬相從。何至彼此相失。此定是皇帝懷恨。將他害死。卻用假言前來騙我。想到此處。一陣心酸。不覺涕泣說道。皇帝殺了吾子。景帝極口分辯。太后何曾肯信。景帝見此情形。心中憂懼。只得又遣多人分頭查訪。正在紛擾之際。忽報梁王已到關下。

原來梁王聽從茅蘭之計。就關外換坐一輛布車。隨帶兩騎。悄悄離了衆人。一直入關。關吏何曾知是梁王。梁王一到長安。逕來投奔長公主。便藏在長公主園中。後聞景帝太后尋他不著。十分發急。自料此時出見。可保無事。於是身伏斧鑕。來到闕下謝罪。內侍傳報入內。景帝太后聞信。盡皆大喜。如得異寶。立命召入相見之下。彼此抱持悲泣。母子兄弟。遂皆和好如初。景帝下令將梁國從官悉數召入關中。梁王用此巧計。雖得免責。然景帝畢竟懷恨在心。礙著太后。不便發作。外面看待也就冷淡許多。不比從前同車共輦。那種親熱。梁王心畏景帝。不敢在京久住。便卽告辭回國。過了一年。是爲景帝中三年。丞相周亞夫因事免官。先是栗太子被廢。亞夫在帝前力爭。言辭切直。大拂景帝之意。由此恩遇遂衰。又值梁王劉武入朝。記著舊怨。便常向太后訴說亞夫短處。太后

將言告知景帝。景帝聞得，愈加不悅。及至梁王刺殺袁盎，興了大獄。王皇后之兄王信，依鄒陽之計，在景帝前力替梁王解說。後來梁王竟得保全。太后心感王信，一日忽對景帝說道：「皇后之兄王信，應卽封之爲侯。」景帝聽了，正合其意。但口中卻謙辭道：「當日南皮與章武」南皮侯竇彭祖太后兄長君之子章武侯竇廣國太后之弟先帝在時，並未行封。至臣卽位，方得受爵。依理而言，王信未得封侯。太后道：「人生行事，各因其時。何必拘守成法。吾每念及吾兄竇長君生存之日，竟無爵位。到得死後，其子彭祖反得坐享侯封。吾甚以爲恨事。帝可速封王信。」景帝見說，因答道：「應請與丞相計議行事。」

景帝既奉太后之命，心中高興，便出坐朝。召到丞相周亞夫，告以此事。問其意見如何。亞夫奏道：「先前高皇帝立下誓約，說是非劉氏不得封王。非有功不得封侯。若有背約，天下共擊之。今王信雖

是皇后之兄。並未立功。若封爲侯。未免有背誓約。景帝被亞夫說得掃興。默然無語。只得回明太后。將此事作罷。但心中以爲亞夫借著高皇帝來壓制他。暗自蓄怒。至是適值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漢。景帝意欲各封爲侯。以勸後來投降之人。周亞夫諫道。此輩背叛其主。來降陛下。陛下封之爲侯。將何以責人臣之不能守節者。景帝見亞夫事事與之反對。心中久積不平。此時再忍不住。遂怫然變色道。丞相所議不可用。竟盡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見景帝發怒。不聽其言。因此告病辭職。景帝也不挽留。卽下詔以桃侯劉舍代爲丞相。劉舍乃劉襄之子。劉襄本姓項氏。係項羽族人。隨高祖征戰有功。與項伯同日受封。賜姓劉氏。劉襄死後。劉舍承襲侯爵。頗得景帝寵幸。至是遂代周亞夫爲相。欲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周

死

梁孝王失意病終

話說周亞夫自罷相之後。不免失意。但仍在長安居住。以列侯歲時入宮朝見。景帝念亞夫立有大功。雖然因事觸忤。但已將他免相。既往不咎。故仍照常禮待。不時召入談話。

一日。景帝無事。坐在宮中。恰值太子徹來見。原來漢制太子每五日朝見一次。卽坐東廂。省視御膳。見漢儀景帝一見太子。忽然觸起

心事。因念太子年紀尙幼。自己若有不測。須先選擇大臣輔佐幼主。遂記起周亞夫。是先帝臨崩囑付之人。其人材幹。自是可用。但嫌他性氣過於倔強。如今家居無聊。諒已自知改變。不如趁太子在此。將他召來。當面試他一試。看是如何。景帝想定。卽遣人往召亞夫。一面囑付左右數語。左右奉命自去預備。不消片刻。亞夫應召到來。見了景帝。景帝卽命賜食。左右進上看饌。卻是一塊大肉。



雖已蒸得爛熟。未曾切碎。亞夫向席上一看。自己面前並未置箸。心想此肉如何喫法。終不成將他一口吞下。亞夫一向鬱鬱不平。今見此種情形。知是景帝有意作弄。不覺面現怒色。回顧

尙席。

名官

命其取箸。

景帝留心觀察。

亞夫

有異。

心想此

人全無耐性。

稍不如意也。

值得如此動氣。

乃即著亞夫笑道。莫非

君意有所不滿。亞夫見說。只得免冠謝罪。景帝命之立起。亞夫賭

氣。竟自一徑趨出。

此時太子徹在旁。兩眼注視亞夫。未曾稍歇。及亞夫走出。景帝便

問太子道。汝何故頻頻看他。太子對道。此人面目可畏。必能作賊。

景帝聽說。不覺好笑。因目送亞夫出外。口中說道。因此小事。便自

怏怏。不可爲少主之臣。

參考太平御覽八十八引漢武故事

從此景帝遂有欲除亞

夫之意。

過了一時。亞夫之子。因見亞夫年老。便替他預先備辦後事。卻私

向尙方

官名掌管御用器物

官吏。買得葬時所用甲楯五百具。尙方器物。本

禁民間購買使用。其子以爲此是葬器。無關緊要。竟自出主意。將

他買來。連亞夫都不得知。偏被亞夫家中所僱工人看見。若使彼此不結冤仇。也就無人管此閒事。誰知亞夫之子倚著侯門勢力。自己舉動有錯。並不留心檢點。反要虐待工人。晝夜命其作工。不許休息。至各人應得工錢。又故意種種留難。不肯發給。弄得一班傭工。人人心中懷恨。欲圖報復。便將此事作爲把柄。上書告發。說他私買犯禁之物。案情連到亞夫身上。景帝聞知。便將亞夫發交有司訊問。

有司奉命。傳到亞夫。問起此事。亞夫自想與我並無關係。因此不肯對答。有司無法。只得據實奏聞。景帝見亞夫始終倔強。心中大怒。便罵道。吾亦不用他對答。遂命將此案直送廷尉。廷尉知得景帝甚怒亞夫。於是迎合意旨。責問亞夫道。君侯何故欲反。亞夫答道。臣所買者。乃是葬器。何謂之反。廷尉道。君侯縱不欲反地。

上。便是欲反地下耳。是言謂呂氏篡位遂不由分說將亞夫下入獄中。

日夜迫脅供招甚急。亞夫平日生性何等高傲。如今遭此无妄之

災。豈甘受人凌辱。自入獄中。安排一死。不肯進食。一連餓了五日。

怒氣上衝。頓然嘔血而死。據漢書亞夫死於後元三年。今參考史註謂

表及前後事實斷景帝聞亞夫已死。卽下詔封王信爲蓋侯。

先是文帝時。亞夫官爲河內郡守。許負曾看其相。向之說道。君此

後三歲封侯。封侯八歲。身爲將相。手握國權。貴重一時。人臣無兩。

但是再過九年。便當餓死。亞夫聽了。笑道。吾兄已代吾父爲侯。將

來兄死。其子當襲爵位。安得輪到我身。卽如汝言。我旣封侯。貴極

人臣。又何至於餓死。請問餓死有何證據。汝可指示與我。許負見

說。乃用手指其口道。直紋入口。照相法合當餓死。亞夫心中不信。

過了三年。亞夫之兄絳侯周勝之。有罪削爵。文帝果封亞夫爲條

侯。後來歷官將相。皆如許負之言。此次被人告發。吏役來捕亞夫。亞夫便欲自殺。其夫人聞知。極力勸阻。道此等小事。何至便死。亞夫因此不得自盡。竟在獄中餓死。方知許負之言不謬。許負本河內老婦。卽前看薄太后之相者。高祖因其相術甚精。封之爲鳴雌亭侯。婦人封侯。也算古今少有。

當日梁王劉武聞說周亞夫下獄身死。覺得平日怨恨。一朝發洩。心中十分暢快。待到景帝中六年冬十月。遂又入京朝見竇太后。見了梁王。自然歡喜。景帝不過表面周旋而已。梁王此時早將謀嗣帝位之心。消歸烏有。心中但望得與太后常常親近。便已足意。原來梁王生性頗孝。住在國中。每每思念太后。偶聞太后抱病。口不能食。夜不安寢。常欲留居長安。侍奉太后。以此太后愈加憐愛。至是梁王遂上書景帝。請在長安居住一時。景帝不許。

原來漢時定例。諸侯王來朝。天子皆有一定禮節。初來入見。謂之小見。到了正旦朝賀。謂之法見。後三日。天子爲王置酒。賜以金錢財物。又過二日。復入小見。便卽辭去。大約前後入見四次。留在長安。不過二十日。只有梁王得寵太后。前此來朝。往往留到半年。始行歸國。自從刺殺袁盎。失了景帝歡心。以後來朝。便按著定例辦理。不肯將他留京。梁王弄得無法。此次只得自行陳請。誰知景帝竟絲毫不肯容情。連太后都不便挽留。梁王自覺沒趣。只得束裝歸國。

梁王回國之後。日常忽忽不樂。一日北到梁山。

在今山東平縣西南

打獵

解悶。有人獻上一牛。形狀奇怪。四足生在背上。梁王見了。心中甚是嫌惡。遂命罷獵回宮。到了夏四月。抱病發熱六日。遂卽身死。梁王旣死。早有有司具報入京。竇太后聞信。臥床大哭。因想起梁

王來朝。曾請留京。偏是皇帝不准。硬要逼他回國。以致鬱悶而死。於是一面哭一面說道。皇帝果殺吾子。景帝見太后十分傷心。日夜啼哭。飲食不進。已是焦急。又聞太后言語歸咎自己身上。更加憂懼。想盡種種方法。百般勸慰。竟不能解釋分毫。景帝心中惶急。便來與長公主商議。長公主知得太后意思。遂教景帝速封梁王諸子。景帝依言。卽下詔賜諡梁王劉武爲孝王。分梁地爲五國。盡立孝王五子爲王。女五人亦皆賜與食邑。太后聞知。心中稍慰。方纔進了飲食。

梁孝王當未死之時。所擁資財。不計其數。平日享用奢華。揮霍無度。到得死後。府庫尙餘黃金四十餘萬斤。此外錢財。約計起來。也有此數。梁孝王坐享富貴。不知自在受用。反弄出許多風波。到得後來。竟至失意而死。可見富貴真不易享受。

景帝自梁王回國後。見長安中宗室貴人。每多犯法。因念及郅都前爲中尉。一班貴族豪門。人人恐懼。不敢放肆。京師甚覺安靜。可惜因事觸怒太后。竟被誅死。如今要想尋個替人。甚是難得。景帝尋思良久。忽然想起一人。平日行徑。頗與郅都相似。諒來可以稱職。遂下詔。命爲中尉。欲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景帝論相押竇嬰 太后崇老怒轅固

話說景帝中六年。下詔拜寧成爲中尉。說起寧成。乃南陽穰在故今城縣河南鄆人。初事景帝爲郎。生平一味任氣。性又苛暴。其始爲小吏

時。專好欺陵長官。不肯服從其命。及至自爲人上。卻又待下嚴急。毫不寬容。平日辦理職務。純是狡猾姦詐。好逞威風。偏他官運亨通。居然一路升遷。竟做了濟南都尉。本帝稱郡尉恰遇郅都正爲濟南太守。本帝稱郡守改守。若論官職。太守治民。都尉掌兵。官皆二千石。地

位本屬平等。無如鄧都威名久著。前數任都尉到官。都是步行造府。託府吏入內通報。然後進見。儼如屬吏來見長官一樣。其爲同僚所畏。至於如此。此番遇著寧成。卻不把鄧都放在眼裏。不但不肯卑躬曲節。反做出高傲樣子。竟要駕乎其上。讀者須知鄧都原不是好惹的。今被寧成撩起虎鬚。豈不大觸其怒。誰知鄧都久聞寧成之名。以爲是他同志。轉加退讓。不與計較。二人遂結了交情。相得甚歡。至是景帝因念鄧都記起寧成。卽召之爲中尉。寧成旣爲中尉。辦事一倣鄧都。專尙嚴酷。惟是持身廉潔。尙遠不及鄧都。然而一班貴戚。見了他也就頭痛。

景帝旣拜寧成爲中尉。過了一年。是爲後元年。又下詔將丞相劉舍免官。用衛綰爲丞相。直不疑爲御史大夫。衛綰乃代國大陵城故

在今山東西北

人。初以戲車

亦名弄車。謂以車輪爲戲。

爲郎。得事文帝。積資格升

他人。景帝見了。心想衛綰清廉忠實。一心事主。甚是可嘉。不久便拜爲河間王太傅。及七國造反。衛綰奉命帶領河間之兵。從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封建陵侯。景帝既廢栗太子。遷怒到其外家。詔下中尉究治。卻因衛綰爲人長厚。恐其不能盡力。遂賜衛綰告假回家。用郅都代爲中尉。未幾景帝立膠東王爲太子。召拜衛綰爲太子太傅。升擢御史大夫。至是遂代劉舍爲丞相。衛綰爲相。每入朝奏對。大抵皆例行之事。自從爲郎。以至丞相。無咎無譽。只有景帝記著文帝遺言。以爲衛綰秉性敦厚。勝過周亞夫。可以輔佐少主。大加尊寵。賞賜甚多。

直不疑乃南陽人。其始亦事文帝爲郎。郎官職掌宿衛。官署也在宮中。人數旣多。不免數人同住一舍。一日有同舍郎告假歸家。無意中誤將他人金錢攜帶而去。及至其人發覺。失了金錢。卻疑是

直不疑取去。便來追問不疑。不疑竟不分辯。反向其人謝過。說是實有其事。自己立即措辦金錢。照數償還。過了許久。告歸郎官。假滿入宮。仍將原金帶回。交給失主。於是失主方知並非不疑取去。深自慚愧。衆人聞知此事。皆稱不疑爲長者。後不疑漸升爲中大夫。一日正值朝會之時。有人當衆毀謗不疑道。不疑相貌甚是美觀。無如偏喜盜嫂。不疑聽了。也不發怒。但說道。我並無兄。原來不疑專學老子。務爲韜晦。不喜立名。所居官職。一切照舊。惟恐人稱其治績。景帝卽位。升爲衛尉。後因擊吳楚有功。封爲塞侯。及衛綰拜相。不疑遂由衛尉代爲御史大夫。

先是劉舍罷相之後。竇太后心欲其姪竇嬰爲相。向景帝說了數次。景帝答道。太后之意。似以爲臣愛惜相位。不肯付與魏其侯。只因魏其侯爲人。平日沾沾自喜。舉動輕率。不能持重。實難任用。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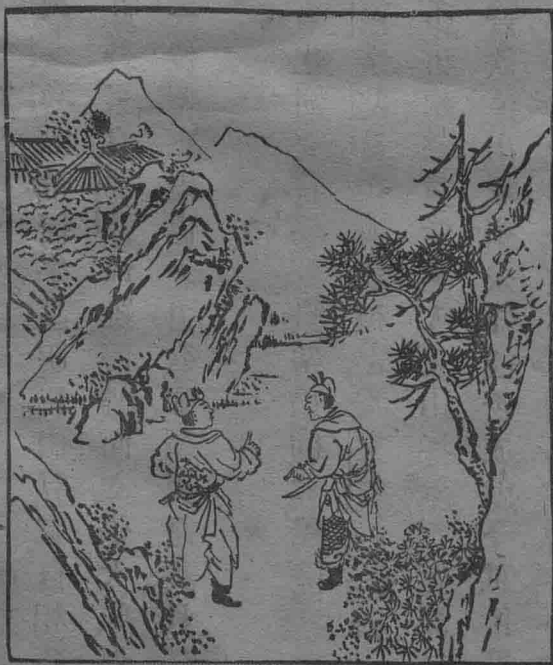
相太后聽了。方始無語。竇太后素性最喜黃帝老子之學。因此連景帝並外家諸竇。皆不得不讀老子。尊崇其術。太后平日留心朝政。一時公卿大臣。務取清靜無爲。如衛綰直不疑等。至於有名儒生。不過用爲博士。聊備顧問而已。

一日景帝偶召博士。問及湯武之事。博士中有齊人轅固。與黃生在景帝前忽起爭論。各執一說。黃生說道。湯武不算受命。乃是放弑。轅固駁道。此說非也。當日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順人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爲天子。非受命而何。黃生又說道。桀紂雖然無道。乃是君上。湯武雖然聖賢。終是臣下。君有過失。臣不匡救。反因其過而誅之。篡奪其位。非弑而何。轅固又駁道。若如汝言。是高皇帝代秦而爲天子。亦有不是之處。景帝見二人爭辯許久。心中已覺厭煩。又聞說到高祖身上。恐其不識忌諱。言語冒

犯。生出事來。因將言解說道。食肉之人。不食馬肝。不算是不知味。論學之人。不言湯武受命。亦不爲愚。說罷。便命二人退去。當日學者聞得景帝言語。以後對於此事。遂皆不敢再發議論。

竇太后既好黃老。常讀其書。心中便要人人稱贊黃老。方纔足意。長日閒坐宮中。忽想起一班博士。崇拜孔子。講習經書。論起孔子。本是老子弟子。不知此輩儒生。對著老子之書。其意以爲何如何。妨召來一問。於是立即命人往召博士。偏是博士人數雖多。別人不召。單單召到轅固一人。轅固入見太后。太后取出老子之書問道。此書何如。轅固答道。此家人之言耳。之謂平常太后平日將老子之書。奉爲金科玉律。異常尊重。如今卻被轅固說是無足重輕。幾於一毫不值。心中頓然大怒。罵道。安得司空城旦之書乎。司空城旦罪之當名時原來太后因轅固說老子平常。他也說儒書苛刻。比於

刑法。太后深怒轅固。要想置他死地。卻又不能辦他罪名。便命轅固前往上林獸圈之內。擊死野彘。景帝在旁。知得轅固直言無罪。因見太后盛怒。不敢上前保救。密令左右取了一柄利刃。暗地交與轅固。轅固一個書生。如何敵得野彘。自料此去必死。如今得了利刃。便也膽壯。左右將他放下獸圈。轅固見了野彘。仗著利刃。儘力刺去。恰好正中其心。野彘應手倒斃。



太后見了，默然無語，不便再行加罪。轅固遂得保無事。景帝因轅固爲人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當日儒生雖不得大用，然齊魯一帶經學昌明，皆由私家自相講授。各有師承，傳爲家法。此外又有蜀郡地雖偏僻而文學大興。亞於齊魯。溯其原因，皆由一位循吏提倡之力。欲知循吏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文翁化蜀立官學 景帝崩御葬陽陵

話說此位循吏，姓文，名黨，字仲翁。後人皆稱之爲文翁。見文翁字記乃廬江舒舒今安徽縣人。自少好學。家貧，嘗與人入山採木，行至深林之中。文翁忽對同伴道：「吾欲遠出求學，未知能否成就。今試投吾斧於高樹之上。如果所志得遂，斧當掛住不墜。說畢，遂將手中之斧盡力向上一擲。果然掛在樹上。文翁甚喜。於是徑往長安從師。

求學。

事見廣博物志

後由郡縣吏出身。累經薦舉。遂被任爲蜀郡

太守。

文翁到任之後。對於地方利弊。甚是注意。所有地方上應興應革

之事。無不斟酌緩急。實力舉行。因見繁縣

故城在今四川新繁縣北

地方一片

良田。卻恨缺少水利。文翁察看地勢。鳩集人工。開鑿河道一條。引

湔江以注之。共灌溉繁縣田地千七百頃。由此收成大旺。人民皆

感其德。

文翁生性仁慈愛人。尤喜講求教化。因見蜀地從前本係蠻夷居

住。開闢未久。秦時始將犯罪之人移居此地。居民習慣。猶未脫野

蠻風氣。而且學校未設。人民並不知識字讀書。文翁以爲小民衣

食雖足。若不教以學問。地方安能進化。但是人民愚蒙無知。縱使

苦口勸導。未必便肯聽從。惟有用獎勵方法以引誘之。文翁想定

主意遂就本郡及屬縣中選擇小吏之聰敏有材者得張叔司馬相如等十餘人。文翁親自勉勵一番。送往長安。令其從博士受讀經傳或學律令。

張叔等十餘人。既由文翁送京留學。所有來往川資。以及束脩膳費。自然都由郡守津貼。預算起來。也是一筆大款。此款又不能動用官帑。音餼。即作正開銷。文翁惟有自將郡署用度。力加節省。按照預算數目。籌出此項錢財。已是十分費力。更有一樣難處。當日交通不便。行人稀少。既無輪船鐵路。一直運送。又無郵政銀行。可以匯兌。况蜀道號稱難行。距離長安。又有二千餘里。此款如何寄法。只有本郡每年照例派遣吏人。齎持錢米簿籍。前往長安報告一次。名爲上計。託其帶去。最爲便利。然欲其攜著現款。行此遠路。也是爲難。一則太覺累贅。二則恐遭搶劫。文翁卻又想得一法。盡

將現錢購買貨物。如書刀布匹等。書刀乃供寫字之用。蜀郡所鑄。號爲金馬書刀。最是著稱。時人所重。其刀形似佩刀。刀柄有環。鑄一馬形於刀環上。外鑲以金。故名金馬書刀。又本地所織布匹。甚是細密。一匹價值數金。見揚雄賦此二物算是蜀郡有名土產。文翁便付與上計之吏。隨帶入京。比起現錢。自然輕便許多。吏人到京之後。照著文翁囑付。將刀布等物。分送博士。作爲學費。博士見了書刀。正合其用。便是蜀布。也可裁衣。自然滿心歡喜。

過了數年。張叔司馬相如等。學成回到蜀郡。文翁用爲郡吏。任以高職。次第舉薦。遂在成都蜀郡治即今四川成都市中設立官學。命司馬相如爲教授。見蜀志招集屬縣子弟入學讀書。免其徭役。到得畢業。考驗學問。最高等之學生。卽補爲郡縣吏。其次命爲孝弟力田。蜀郡本來荒僻。人民得爲官吏者。甚屬寥寥。平日看見官吏。覺得十分

尊貴。心中雖然羨慕，但不知如何方可得官。如今見此情形，方知作官須由求學。遂有許多人民願送子弟入學。文翁又想設法招徠，更選擇學生。命在自己左右學習辦事。每遇出巡各屬縣，也帶同學行優美學生，與之同往，使其出入內室，傳達命令。當地人民見了，盡皆嘖嘖稱羨。蓋當地人民看重官吏，不必親身做官，但使得與官吏親近，已算十分榮耀。所以見此情形，爭遣子弟入學。無奈學額有限，不能容得多人。遂有一班富人，心中盼望子弟入學得官，不惜花費金錢，求爲學生。文翁便趁此時機，推廣學校。不過數年，一郡之中，文化大進。後來蜀人前往長安求學者，日多一日。竟與齊魯一同稱盛。連巴郡等處，皆聞風興起，爭立學校。地方風氣爲之一變。

文翁後來竟終於任。蜀人思慕功德，爲之設立祠堂。春秋祭享，不

絕。至今四川成都地方尚有文翁講臺遺址。唐人盧照隣有詠文翁講臺詩曰。

錦里淹中館。岷山稷下亭。空梁無燕雀。古壁有丹青。槐落猶疑市。苔深不辨銘。良哉二千石。江漢表遺靈。

當日魯國亦有名宦一人。亦卒於官。卽田叔是也。田叔自被任爲魯相。事魯王劉餘。劉餘乃景帝之子。生性最喜建築宮室苑囿。到國之後。連年大興土木。所居之宮。與孔子舊宅隣近。劉餘欲將孔子舊宅拆毀。以廣自己宮殿。遂命工匠動手。工匠拆至屋壁。搜出書籍數十篇。皆是古字。形如蝌蚪。魯王自來督工。偶然閒步上了孔子廟堂。忽聞金石絲竹之音。一時並作。魯王心中大懼。知是孔子顯此靈異。急命停工。已拆之處。修葺完好。與同壁中所得書籍。一概歸還孔氏。此壁中書。乃孔子八世孫子襄。當始皇焚書時所

世。藏其書爲禮記尙書論語孝經等。後經孔安國寫以隸書。並傳於

魯王。又喜狗馬禽鳥。遣人到處搜求。布滿苑囿。皆用米穀喂養。單

是孔雀、鳩鵲、雞鴨、鵝雁等。每年所費俸穀。竟至二千石之多。見西京雜

記似此浪費無度。自然入不敷出。不免向民間勒取財物。弄得人

民怨聲載道。及至田叔初次到任。便有人民百餘。前來訴說此事。

田叔佯作不理。命左右將告狀人驅逐出外。魯王聞知。自覺慚愧。

取出私財。遣人交與田叔。囑其代爲償還。田叔辭道。王自使人還

之。不然。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不可。魯王依言。自行全數償還。以後

遂不敢妄取人物。

魯王又常出到苑中打獵。田叔並不諫阻。但是每遇王出獵。必親

自隨到苑中。魯王憐田叔年老辛苦。便命其回去歇息。田叔卻出

到苑外露坐待。王有人入報魯王。魯王又遣人請田叔回府安歇。



屬。作爲祭禮。田叔少子田仁。見了說道。我豈肯因爲百金致損先

一連催促數次。田叔始終不肯回府。因說道。吾王現在苑中暴曝音露。我何敢獨自安居。魯王無法。後來也就不大出遊。過了數年。田叔病卒。魯人感其恩惠。大衆湊集百金。送與田叔家。

人之夕。遂力辭不受。人皆嘆息而去。

光陰迅速。此時已是景帝後三年。皇太子徹年已十六歲。照例加冠。娶長公主之女爲太子妃。景帝因想試以政務。一日廷尉奏上犯人防年一案。事因防年繼母陳氏殺了防年之父。防年爲父報仇。亦將陳氏殺卻。有司依律處斷。以子殺母。罪應大逆。景帝見了。覺得可疑。遂問太子。太子對道。俗云繼母如母。可見繼母原不能全與母比。不過因父所愛。故謂之母耳。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是下手之日。母恩已絕。防年不宜處以大逆。景帝聞言點頭。遂依太子之議。聞者稱善。見漢武故事

是年景帝得病。正月甲子。駕崩於未央宮。景帝年三十二卽位。在位十六年。壽僅四十八。二月葬於陽陵。羣臣上廟號爲孝景皇帝。太子徹嗣立。是爲武帝。後人言漢治世。必曰文景。其實景帝爲人。

遠不及於文帝。不過安靜節儉。與民休息。尙不失爲守成之主而已。欲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